

我的探險生涯 (上)

斯文赫定 著
孫仲寬 譯
丁道衡 校

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一

H 45

亞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西北科學考查團印行

每部二冊實價四元 保留版權不許翻印

河北省第一

室出

我的探險生涯 (上)

斯文赫定 著
孫文衡 譯
丁道衡 校

西北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一

自序（附原文）

前些日子，劉復教授告訴我這本書——我的探險生涯——已經譯成中文，再有一個月即可出版，我實在覺得非常欣快，因為我希望這本書的內容可使中國學子——對於他們大國內部的探險同科學考查工作有興趣的——有少許的益處。

如書中所述，我在一八八五年開始我在這大陸的各地漫遊。自從我第一次旅行出發以來幾乎經過半世紀；當時我只二十歲，現在已是六十八了。而我對於亞洲戈壁及山嶺的留戀決未減低。可正相反，我覺得對於牠們的留戀仍如四十八年前一樣，那時我把早年旅行的歲月都消耗在亞洲西部各國裏面。

在一八九〇年我最初走進中國國境，從此在中國停留下來，很少例外的時候。

從一八九六年我引導我的注意到新疆地方，更有十分幸運的是在那裏發現兩個古代佛教城市的廢址，並在一九〇〇年發現一個一千六百年前的中國古城名叫樓蘭，在一九〇一年我又重到那裏，在一間房子中找着一百五十一塊有中國文字の木簡及紙片，這些發現引起各專門家在亞洲這些部分考古學上作一個比較澈底的發掘。

另一個極其引人入勝的問題是樓蘭湖遷移的歷史，這個問題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間我們現時考查園中確切的解決了。

話雖如此，我的時間及注意大部分却用在西藏區域，那時牠的許多部分尚未為歐洲人知道。我在西藏最有興趣的地理上的發現是與喜馬拉雅山脈平行的偉大的山系，我命名為外喜馬拉雅山系（本書譯為岡底斯山）。

如書中所述，我在末一次旅行西藏時，我深進到世界上最出名的二條河流——雅魯藏布同印度河——的發源處。

世界大戰阻止我在亞洲的旅行，我利用戰期中及以後的幾年去整理我地理的工作，將結果發表在我的南西藏書中。

在一九二六年我回到北京預備西北科學考查團，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由北京出發，繼續工作直到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爲止，實際上包涵這大陸的內地的全部，亦可稱爲中央各部，面積有四百六十萬方公里。團中中國方面的團長是徐炳昶教授。這次考查團是從來在亞洲中心工作裏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我們有比較以前任何考查隊好的可能去繼續進行一個科學考查的工作。學者們從未能去研究地質學，古生物學，氣象學，量地學，考古學不斷的至於六年，也從沒有這樣大的面積爲地形學家所測過，還從沒有這樣多的各種科學代表在一個考查團裏，在這同樣的考查團裏。

當第一期一九二七—二八年考查團費用的供給是我在德國零星的捐款。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費用大部分是瑞典政府，一部分是中國政府及中國學術團體所負擔。考查團始終欣幸中國政府有力的保護。

我願意不久在別一文中，有一個機會去告訴世界我們中外學者當考查團時所做的事情。但我不能放過這個機會不去指出我們與中國朋友合作進行的最佳方法。我們在一起工作如手足一樣，沒有絲毫的嫉妬，齟齬或誤會。我們沒有介意國籍或種族，唯一的目的是爲國際的科學服務。

在這點，從前有些西方旅行家惡劣的違犯中國國民的感情，因此遇到困難的事，在我們中決無所聞。中國人在他們國內是在家裏，外國人只是客人，若果那些客人對於自身的利益，沒有適當的機變和智慧，用寬宏合禮的態度去對待他們的中國主人，由他們不好的態度，自身必食其報。就我所關涉的說，我將永不忘記這六年的快樂時光，我能有這種特別去與新中國的一些最特出的學者在野外同北平工作。我抱着同情及感謝終身願記着他們中的每一個人。

現在我必定非常欣快，若是這本書在著者與中國青年讀者之間能够作爲一種連絡的新工具！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九日 斯文赫定於北平

longing for them as 48 ²
years ago, when I spent my
early travelling years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Asia. In 1890 I first entered
Chinese territory, and have
with a few exceptions, re-
mained in Chinese countries
ever since. From 1896 I directed my
attention to Chinese Turkestan
and was fortunate enough
there to discover the ruins
of two ancient Buddhist
cities, and, in 1400, a Chinese
city, 1600 years old, again
Iou-lan, which, when I
visited in 1901, with its houses,
found in one manuscript
151 Chinese and paper, these
on wood and gave rise to a
discovery more thorough exploration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se parts
of Asia by experts. fascinating
Another very interesting
problem was the history of
the wandering lake Iou-lan,
which was definitely solved
1928-1933 by my present ex-
pedition. The country to which I
dedicated the greatest part of

time and attention was, however, Tibet, which,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was still unknown to Europe in those days. The most interesting geographical discovery that I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make in Tibet was that of the gigantic system of mountain ranges, parallel with the Himalaya, and called by me Trans-Himalaya. This book I

penetrated in my last journey in Tibet to the sources of two of the most famous rivers in the world, the Brahmaputra and the Indus. The great war interrupted my travels in Asia and I used those and my following years to work out my geographical results and to publish them in my work "Southern Tibet".

In 1926 I returned to Peking, preparing the Swedish Expedition to the Sino-Western Provinces, which started from Peking on May 9th 1927 and continued passing practically the whole northern or central parts of the Continent,

of an area of 4,600,000 4
sq Km. The leader of the
Chinese contingent of the
staff was my friend
Hsu Hsing Cheng. This
expedition was the greatest
and best equipped that ever
had been undertaken in the
heart of Asia. We had better
possibilities to carry out a
continuous scientific work
of research than any before.
Various expeditions had
had scholars been able to
study the geology, palaeon-
tology, meteorology, geodesy,
and archaeology for an
interrupted period of six
years, and never before had
such enormous areas been
covered by topographers. It
had never before been re-
presented in one and the
same expedition. (first period)

1927-28 the expedition got
generous support from
of mine in Germany. From
1928 to 1934 the expenses
were covered by the Swedish
Government and partly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Chinese learned institutions.

From its beginning to its ⁵
end the Expedition enjoyed
the powerful protec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 another place I will
soon get an opportunity to tell
the world what our scholars,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ers,
have done during this ex-
pedition. But I cannot let
this opportunity pass without
pointing out the excellent
way in which our collabo-
ration with our Chinese Colleagues
and Friends was carried out.
We were all working together
as brothers without any kind
of jealousy, friction or dissun-
derstanding. All of us, disre-
garding nationality or race,
had only one aim, viz. to
serve international science.

On this point some pre-
vious travellers from the West
have shown badly against
the national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and have therefore met
difficulties which remained
completely unknown to us. The
Chinese are at home in their
own country where the foreigners
are only guests. If these guests
have not sufficient tact and
wisdom, to their own benef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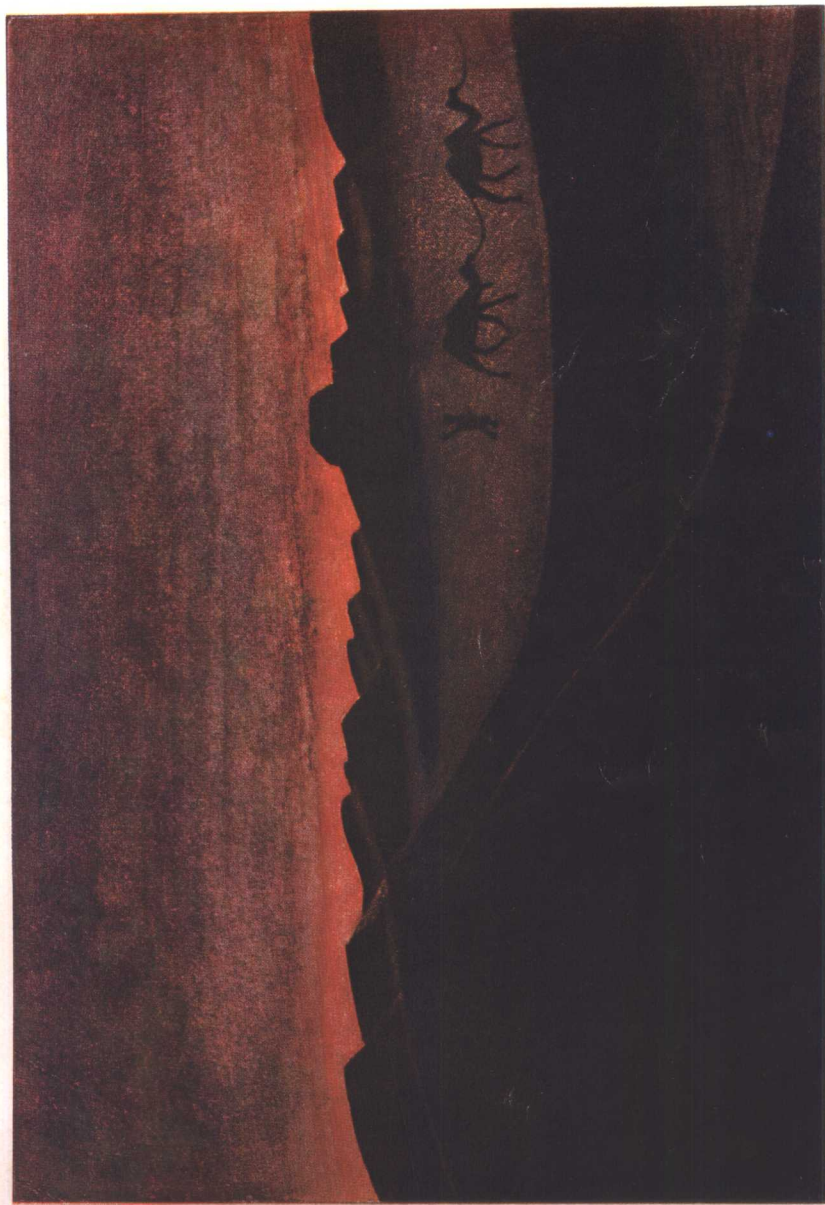
to treat their Chinese hosts 6
in a generous and decent way,
they will have to suffer from
their bad manners themselves.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six
happy years during which I
had the privilege to work in
the field and in Peking to
gather with som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scholars
of modern China. To my
last day I will remember
every one of them with sym-
pathy and gratitude.
And now I would be
very happy if this book could
serve as a new bridge be-
tween its author and its young
Chinese readers!

Peiping

June 19,
1933

Svein Hedin

507 323/10



不 祥 地 駐 最 後 的 一 瞥 (見一三二頁)

我的探險生涯目錄

上冊

自序 附原文

- 第一章 怎樣的起始……………一
- 第二章 經過厄耳布爾士山脈到德黑蘭……………九
- 第三章 騎着馬經過波斯……………一五
- 第四章 經過美索布達米到巴格達……………二三
- 第五章 經過波斯西部的冒險騎行……………二九
- 第六章 君士坦丁堡……………三八
- 第七章 往見波斯王的一位大使……………四四
- 第八章 一片墳地……………五〇
- 第九章 到德馬溫得山頂……………五四
- 第十章 經過叩拉撒——太陽的地……………六一
- 第十一章 麥什特殉道者的城……………六八
- 第十二章 布喀拉和撒馬爾罕……………七〇

第十三章	到亞洲內地	七九
第十四章	和 <u>布喀刺</u> 巡撫同處	八五
第十五章	坐車行了二千哩——一個在『世界屋脊』上的冬季旅行	九二
第十六章	和 <u>啓耳基茲</u> 人同處	一〇三
第十七章	我和『 <u>雪山之祖</u> 』的奮鬥	一一一
第十八章	我走近那沙漠	一二一
第十九章	沙海	一二八
第二十章	旅行隊慘遭不幸	一三五
第二十一章	末日	一四四
第二十二章	荒野人跡	一五三
第二十三章	第二次到 <u>帕米爾</u> 去旅行	一六二
第二十四章	我在沙漠中發現了二千年前的古城	一六七
第二十五章	野駱駝的極樂園	一七四
第二十六章	返回一千二百哩	一八〇
第二十七章	亞洲中部的一段偵探小說	一八七
第二十八章	我第一次到 <u>西藏</u>	一九三

第二十九章	蒙古人同野驢與野犏牛	二〇〇
第三十章	在 <u>唐古特</u> 強盜的區域內	二〇八
第三十一章	到北京去	二一五
第三十二章	回到沙漠中	二二四
第三十三章	我們在 <u>亞洲</u> 內地最大的河上的生活	二三二
第三十四章	和 <u>冰塊</u> 奮鬥	二四二
第三十五章	大沙漠中危險的旅行	二四九
第三十六章	我們在 <u>羅布</u> 沙漠中發現了一個古城	二五八
第三十七章	我們在 <u>塔里木</u> 支河上的最後幾個星期	二六八
下冊		
第三十八章	在 <u>東西藏</u> 的探險	二七五
第三十九章	死裏逃生	二八五
第四十章	不帶水經過 <u>戈壁</u> 沙漠	二九三
第四十一章	埋沒在沙漠中的 <u>樓蘭</u> 城	三〇〇
第四十二章	回到 <u>西藏</u> 高原	三〇六
第四十三章	假裝着一個香客到 <u>拉薩</u> 去	三一七

- 第四十四章 西藏人的一個囚犯……………三二六
- 第四十五章 被軍隊擋住……………三三四
- 第四十六章 經過西藏到印度再回西藏……………三四三
- 第四十七章 和四國政府爭抗……………三五〇
- 第四十八章 風濤中航行……………三五九
- 第四十九章 冒死前進穿過北西藏地方……………三七一
- 第五十章 經過那大白空地——『未經考察』的地方……………三八二
- 第五十一章 聖河中的香客……………三九一
- 第五十二章 和班禪喇嘛在一起過年……………三九六
- 第五十三章 在扎什倫布和施履資所得的經驗……………四〇五
- 第五十四章 奇怪的廟宇——黑屋裏的僧徒……………四一二
- 第五十五章 新的岡底斯山山路——摩汗默德·愛撒的末一次旅行……………四二二
- 第五十六章 雅魯藏布江源流的發現……………四二八
- 第五十七章 聖湖馬納薩羅發……………四三四
- 第五十八章 魔湖刺卡斯塔爾……………四四一
- 第五十九章 從聖山到印度河的發源地……………四四五

第六十章	在西藏北部悽涼的冬天·····	四五三
第六十一章	我變成一個牧人·····	四六二
第六十二章	又成了西藏人的俘虜·····	四七二
第六十三章	經過沒有人曉得的地方的新旅行·····	四八五
第六十四章	到印度去·····	四九四
第六十五章	結論·····	五〇一

我的探險生涯

斯文赫定著

第一章 怎樣的起始

人在幼時認清了他終身事業的趨向，是快樂的！那實在是我的幸運，當我十二歲的時候，我的志向已是很明顯了。我最引為同志的是飛尼科拍（Fenimore Cooper），朱里斯味倫（Jules Verne），立溫斯敦（Livingstone），史坦利（Stanley），佛蘭克林（Franklin），派厄（Payer）和諾登瑟德（Nordenskiöld）一班人，尤其是那些無名英雄同北極探險殉難者。那時諾登瑟德正向斯匹次卑爾根（Spitsbergen）新地島（Novaya Zemlya）及葉尼塞（Yenisei）河口冒險旅行。當他完畢東北航程，回到我的故鄉斯突柯木（Stockholm）時，我剛十五歲。

一八七八年六月，諾登瑟德乘着帕拉蘭得船長（Captain Paland）駕駛的『威加』號（Vega）船，從瑞典起身。他沿着歐洲和亞洲的北岸航行，一直等到他在西伯利亞北冰洋岸的極東端被凍水阻住。他在冰中困住了十個月。國內對於這位探險家同他的科學隊與水手們的命運感覺很大的焦急。美國首先派人援救。詹姆士本涅特（James Gordon Bennett）以為史坦利駕駛航行「尋見立溫斯敦」而有名，一八七九年七月，派船長得隆（Delong）坐了美國『斐奈得』號（Feanette）船去探險北極，完成東北航程，並且設法援救瑞典的探險團。

不幸那些美國人遇着了危險，『斐奈得』號船在冰中衝壞，大半的人都被淹死。但是『威加』號船却脫離了冰塊的包圍，渡過伯合海峽（Bering Strait）入了太平洋。東北航程已經一人不損地完成了。橫濱首先來電報告，引起了斯突柯木全城的狂熱，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諾登瑟德沿着亞洲和歐洲的南岸航行歸國，是空前的勝利。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四日，『威加』號進了斯突柯木的碼頭。那時全城光亮，水邊的建築上滿了無數的燈炬，宮殿前用煤氣燈綴成『威加』二字的一個星形。在這燈燭輝煌的海上，『威加』號慢慢底駛進了碼頭。

當時我和我的家人在南岸高處望見全城的景況，使我受了重大激刺，我終身都要記着那一天，我一生的事業便從此決定了。城中各處都滿了春雷一般的歡呼。我心中想道：『將來我也要這樣底回來。』

從此以後，我對北冰洋的探險，便盡力研究。我讀了兩種探險的新書同舊書，並畫了各個探險隊的地圖。我們北方冬令的時候，我常在雪地上打滾，並開了窗戶睡覺，來鍛鍊我的身體。因為等我長成了以後，若有人願意供給我到北極去探險，我便立刻可以招集同伴，願備船隻和冰櫃，一直向那祇有南風的地方去。

但是事與願違。一八八五年春季的一天，我將離校的時候，校長問我願否到裏海（Caspian Sea）沿岸的巴庫（Baku）去担任半年的教職，教一個程度很低的小孩。他父親是諾貝爾（Nobel）兄弟所雇的總工程師。我便毫不猶豫底答應了，我想不知等到何時，纔有人來供給我赴北極去探險，現在既有機會到亞洲游歷，也是不可輕易錯過的。我便受了命運的驅使，前往亞洲。因此我幼年往北極探險的幻想漸漸的消滅。一生的光陰便消磨在世界最大的陸地上了。

一八八五年，春夏之時，我心中急盼動身，腦海裏已聽見裏海的波濤，和駱駝的鈴聲。不久我便可以看見東方動人的景物。我彷彿已獲得到那奇異之鄉去的關鍵。當時有一個供人觀覽的動物班來到斯突柯木。其中有一頭土耳其產的駱駝，我便將牠當作遠方來的同伴，常常去看望牠。我想我不久便可以得着一個機會，去問候牠在亞洲的親屬。

我家中的人多不放心我去作長途旅行。但我並不獨身去，我的學生去，我的學生的母親和幼弟也一同去。我和家人

告別以後，便從斯突柯木乘船起身，渡過巴爾的海（Baltic）和芬蘭灣（Gulf of Finland），到了克琅斯大得（Kronstadt）○我們看見聖以薩克（St. Isaac）禮拜堂的圓頂光亮耀目。過了數小時，我們在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尼瓦魁（Neva Quay）上岸。



我的探險生涯

莫 斯 科

我們在聖彼得堡休息了不久，便乘大車取道莫斯科（Moscow）向高加索（Caucasus）去，我們的路程共需四日。沿路無窮的平原很快地向後掠過。我們經過疏林和田原的時候，看見將熟的秋禾，在風中波動。由莫斯科向南，大車在閃耀的鐵軌上，行過了若干崎嶇不平的道路。這是我首次的旅行，所以沿途的風景都不會忽略。小村中的禮拜堂帶着葱頭式的綠色圓頂。鄉下人披了紅色斗篷，穿着笨重的皮靴，在田地裏工作；有些用四輪車拖運乾草，和可食的植物根。道路非常之壞，汽車不能通行，但見三馬拖的車輛來往如梭。

我們離開羅斯托甫（Rostov）之後，在那極大的頓河（Don）流入阿速夫海（Sea of azov）（黑海的一支）的河口不遠的地方渡過了河。火車隆隆底前進不息。我們看見沿路的車站上，有哥薩克人（Cossacks），兵丁，衛隊，和俊秀的高加索人。他們身材都很高大，穿了棕色的衣服，帶着皮帽，胸前掛着子彈，腰間佩着小刀。



穿過高加索山脈的軍用道路

火車在高加索山麓間前進，慢慢地上了北面的山脚，到了勒克河 (Terek River) 邊，便是那美麗的倭拉的喀市喀斯 (Vladikavkaz) 小城所在的地方。這城稱為高加索的首領，和海參威 (Vladivostok) 稱為東方的首領一般。我們到了這城，那位總工程師已經預備好了馬車來接。我們須坐了他的車，沿軍用道穿過高加索山，費兩日的功夫，走一百二十哩路程。路上共有十一站，每到一站，須掉換馬匹。當上哥德站 (Fodaur Station) 的時候，

因為地勢高過海面七千八百尺，我們的車子須用七匹馬拖着前進，等下山的時候，兩三匹馬便够了。欹斜的道路又不平坦，有時我們被驅入一個崎嶇的山脊上去，繞過四五个曲折的路程，下到山谷裏面；然後又須上山。

這是一個偉大的旅行我一生徒未有過別的事可和牠相比。我們四圍盡是高加索的大山，峻峭的山壁間露着奇異的景色後面襯着被雪覆蓋着的尖峯。其中最高的是入雲際，一萬六千五百四十呎加資伯克峰 (Kardok)。

這路很算不壞。是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I) 在位時費了很多錢財所修成的。所以尼古拉王說道：『我以為這路是黃金的，那知竟還是石築的。』路的外邊臨着深淵，有一道矮的石牆以防危險。在山壁上，我們經過足有十尺厚的



一萬六千五百四十尺高的加資伯克山最高峰之一

避雪廊子；因為那地在冬天常有大冰塊從山上滾下來，填滿了山谷。

我們的馬終日拚命快跑。我因為靠近御者坐着，每當轉灣的時候，便覺得頭昏。我們好像懸在空中，時時有墮到深谷下的危險。

我們一路平安無事，到了高加索的名城地勿列斯（Tiflis）。城中的生活，五光十色，無奇不有。房屋建築在哥拉河（Kura）岸的山坡上，如半圓戲台一般。街道上滿了駱駝，驢馬，車輛和各種的人——俄國人，亞美尼亞人（Armenians），韃靼人（Tatars），佐治亞人（Georgians），塞加西亞人（Circassians），波斯人，吉普思人（Gipsies），和猶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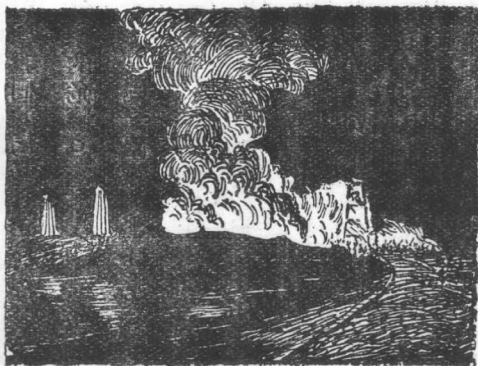
從提勿利司我們又上火車，接續旅行。那時正在炎夏，天氣非常之熱。我們坐的是三等車，因為比起來最為通風。車中同伴有波斯商人，韃靼商人和亞美尼亞商人各帶着他們的妻子同小孩。還有別的東方人，容貌也如服裝一樣皆可以入畫。他們不管這樣熱的天氣還帶着大羊皮帽子。幾個從麥加（Mecca）回來的香客，在火車前進的時候，他們將祈禱薄氈子鋪在火車的地板上面。等到太陽落在地平線下去，他們便面向聖城（Holy City）一齊跪下祈禱，這事我想起來很覺得奇怪。

我們有時行在庫爾河北邊，有時行在牠的南邊，遠遠底望見兩岸綠色的熟地。有時經過一片荒野地，其中有的地方竟和沙漠一般，但大部分都是草原，有些牧童在那裏放羊。向北望去，藍色的高加索山脈脊上，點綴着白的稜紋，好似一幅懸掛着的輝煌圖畫。這就是亞洲！我看着這迷人的風景，不覺出神。此時我已酷愛這無涯的曠野，日後更將遠入東方了。

到了烏機利 (Ujic) 地方，依照我通常的習慣，我下車去在我的小冊中作了幾個草圖。我剛畫了不久，突有沉重的手掌加在我的兩隻肩膀上，像虎頭鉗子似的緊捏着，我是被三個警察捉住了。他們對我生了疑心。粗魯地問了幾句話。一位會說法國話的亞美尼亞女子替我繙譯，因為我當時還不會說俄語。那三個警察拿過我的畫冊去，對於我的解釋，只是冷笑。他們顯然是捉了一個想要危害俄國國家的好細，打算把我帶走，或者想將我囚禁起來。四面有一大群人圍住了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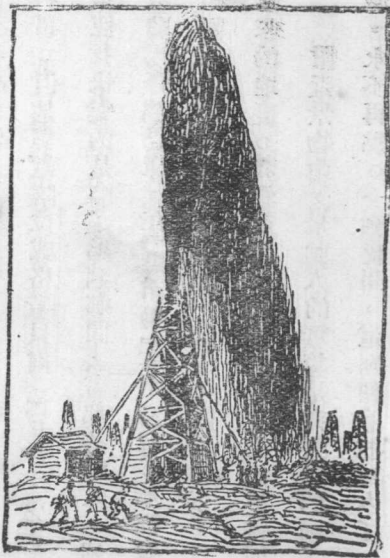
這時火車已在響第一次鈴預備開行。站長過來分開衆人，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故。他拉着我將我護送到車邊。第二次鈴已經作響，我便走上火車。那幾個警察跟在我的後面。車輪已經動轉，我便一溜煙的穿過了兩三輛火車，在一個角上躲着。等我回到原處，那些警察已跳下車去了。

一個燃燒着的煤油池



我們快到裏海了，那時正刮着一陣大風。大片的灰土在地面捲着。起先祇是不見高山，後來無論什麼都辦不清楚了。風越刮越大，成了狂風——一個迅雷疾雨的暴風潮。火車仍是頂着風前進。沿着海岸，我們一路呼吸很是困難，祇模糊的望見海中白色浪頭，湧了上來，又破碎開去。火車到了巴庫就停止前進。這城向有『大風城』的名稱，今日纔知真是名不虛傳了。

亞畢什倫半島 (Apscheron) 向東伸入裏海約五十里。巴庫在這半島的南岸。諾貝爾氏和其他煤油大王的煉油廠所在的黑城 (Black Town)，就在巴庫的東邊。煉成的油從此用鐵管輸送出去，經過高加索



多時地面上所有的物件都焚毀了。離我們最近幾個鑽井機，在耀眼的火光中現着白色怪像。韃靼人趕快盡力將牠們折倒，用盡了人力，方阻住火路，幾點鐘後油池便燒完了。地面仍復原了黑暗。

巴 一個冬天的深夜我們正圍燈坐着，忽然聽見窗外路上有人呼道
拉 『楊果，楊果』（火起，火起）。韃靼人一面奔走，一面大聲呼喊，喚
于 起每家入家。我們趕快跑出去。整個的油田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着
尼 火的地點離我們不過數百碼遠。土堆間一池的油正在燃燒，一個架子
的 也着了火。火焰被風吹着，好像破旗似招展，棕色的濃煙騰騰直上。
煤 各種東西沸騰起來，四外噴散。韃靼人想用土來壓滅，但仍是無用。
油 井井口的架子都離着很近，風帶火花，便沿着架子一個一個地燒去。不

第二章 經過厄耳布爾士山脈到德黑蘭

我在巴拉克尼 (Balakhany) 過冬的時候，學會了流俐的韃靼話和波斯話；一個青年的韃靼貴族，每天晚上來教我。次年四月初，我教書的期限已滿，決意用我賺得的三百盧布往南旅行，經過波斯再到海濱。倍克卡諾夫 (Baki Khanof) 也一同前去。

一天晚上，我和鄉人告別，上了一艘俄國汽船。當時貝庫正颺着極大的北風，所以船主不敢開行。第二天早晨，風勢平息，我們的船便鼓輪前進，向南開駛。經過了三十小時的航程，我們在裏海南岸的恩最利。(Enteli) 登陸，立刻又改乘小船渡過很大的木達布 (Murtab, 淡水湖或『死水』(Deadwater))，到了一個四面長着青草的小村。我們從此騎馬前進，直往勒士特 (Resht)——一個商業的中心點。

我已將我的錢換成波斯的『克蘭』，當時一個『克蘭』值一個佛郎。所有的錢我們兩個人均分，各自縫在腰間的皮帶內。我們的衣服很是輕便。我除去穿着一套冬裝以外，祇帶了一件短衣和一條氈子。我還帶了一柄手槍。倍克卡諾夫。在他衣服外面掛着一枝長槍，皮帶上拴着一把刀子。

在勒士特四外的森林中，常有印度榜革爾 (Rogat Bengal) 種的老虎巡行覓食。在卑濕的草地中，有一種瘴氣使人生熱病，有時還發生可怖的時疫。有一次，城中約死了六千人；死尸過多，不及掩埋，都堆在清真寺院中。這些寺院有矮的尖塔，和紅色石板的屋頂，非常美觀。城中的攤子都有雜色的布帳遮避日光。沿海的鄉間的主要出產有絲，米，和棉花。

我去拜訪勒士特的俄國領事倭拉索夫 (Vassoff) 。他邀我當天晚上在他的住宅吃晚飯。我去的時候穿着簡便的行裝，和騎馬穿的靴子。我踏進了他那金碧輝煌的屋子，見他穿着正式的晚禮服，使我很是不安。我很後悔，還不如和倍克卡諾夫留在樸素的客店裡好。但是我沒有晚禮服，祇得勉強應付過了這次晚餐。

第二天清晨，兩個馬夫牽着兩匹馬，在客店前面等候着。我的行李擱在馬鞍後面的軟包中。我們上了馬，馬夫在後面跟着走，一半帶跑着。我們進了一個深密的叢林，遇見許多步行的和騎馬的旅客和大隊的駝都子，馱着運往俄國去的貨物，其中有用皮箱裝的菓乾。驢子的鈴聲在林中引起回音；每一隊居首的驢子，頸上所掛的銅鈴聲音格外沉重。

到了科頓 (Kodom) 我們在一個客店裏住了一夜，那處有很多的燕子，在生滿青苔的屋頂上作巢。他們常常飛進飛出，並且從開着的窗洞中穿來穿去。

再向前行，道路向山脈斜傾。我們沿塞斐特河 (Seef-rud) 或『白河』 (White River) 的邊前進，夜間住在風景美麗的鄉村裏，四圍滿是橄欖樹，菓樹，楊樹，和柳樹。我們未曾帶着食物，祇可買些鄉間出產的東西——如鷄，鴨，雞蛋，牛乳，麪包，和水菓——充饑。牠們價值的便宜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以後進行的道路漸漸峭險。我們在厄耳



布爾士 (Elbure) 山脈中向上去。樹林漸漸疏稀，直到了盡頭。

在門德吉爾 (Mendji) 我們走過一個年代很久的八孔石橋。那日天氣灰暗而且有風。山上完全被雪覆着，愈到上

面，積雪愈深。後來天亦下雪了，整個曠野只見茫茫的白雪。我沒有穿得適當以備這種天氣。我的身子和馬鞍子差不多

被雪凍在一塊了，冷氣穿透了肌骨。地上的積雪太厚，路徑也看不清楚。我們

的馬走入雪堆中好像海中的浮漂。雪片一陣陣的打到我們臉上。眼前只見一片

白雪，我們以為是迷失了道路，這時隱約望見風雪中間有些東西，臨近細看，

原來是一羣騾馬，與我們同向而進。前面有兩個人騎着馬用長叉試探道路，以

免跌入山澗裏去，或是懸崖下面。我們凍得冷而又冷，終歸到了馬斯拉 (Ma-

經 中 雪 風 過 厄 布 魯 士 山

sta) 村的一間小屋裏。那間屋子非常污穢，質狀如同地洞一般。我們在地上生

了一個火。於是四個韃靼人，兩個波斯人，連一個瑞典人都圍住了火取暖，蘇

活大家的手足，并烘乾各人的衣服。

從那裏起身，繞過厄耳布爾士山最高的峯，到了山的南坡，就不見雪了。

走盡了草原便到喀斯平 (Kaxvin)。有一個預言家曾經說過：『你們應當尊重

喀斯平，因為牠是在天堂的門口』。回教最大教主哈倫·阿刺細德 (Haroun

Al-Raschid) 會將喀斯平修飾得很華麗。波斯王坦馬士第一世 (Shah Thamas) 在



r-es-Saltanet) 或『皇座』("Seat of Royalty")。四十年後，波斯王大阿拔斯 (Shah Abbas the Great) 將京城遷到伊斯巴拿 (Ispahan) 喀斯平的光榮便漸漸消滅了。

有一段故事論到喀斯平的一個詩人羅克門 (Lokman) 一天當羅克門快死的時候，告訴他的兒子說：『我沒有財產留給你，但這裡有三瓶仙水。若是你將第一瓶的水灑幾滴在死人身上，他的靈魂便立刻回來。再灑幾滴第二瓶的水，他便能坐起來。等你將第三瓶的水倒在他身上的時候，他便完全復活了。但是你須節省着用』。當那詩人的兒子自己年老，將死的時候，將仙水的用法告訴了他的僕人。令他僕人一等他死，便即刻如法辦理。那僕人將他的屍體按放在浴室內，將第一第二瓶水都滴過了。他的主人果然坐起來，大聲喊道：『倒呀！倒呀！』。但是那僕人看見死屍忽然起來喊叫，嚇得將第三瓶水扔在地上，急忙往外逃跑。可憐那羅克門的兒子依然死去。從此這浴室的地窖裏面，常時可以聽見『倒呀！倒呀！』的呼聲。



在馬拉斯村的間一休息裏

喀斯平在厄耳布爾士山南的平原上。從喀城到波斯的京城德黑蘭 (Tehran) 共有九十哩，分爲六站。旅行的人須坐俄國式四輪馬車，路上共換五次馬匹。現在天氣已暖，好似春天。我們乘車覺得很是暢快。我們的馬盡力快跑車輪將灰塵揚起，似雲霧一般。北面可以望見那被雪蓋着的厄耳布爾士山脊。南面祇見一片平原，渺無邊際，在散漫的村莊裏點綴着幾處鮮綠的林園，配成了單調蒼黃的情境。

有一次，我們聽見一輛馬車的聲音在我們後邊。一會的功夫，那車便如飛地駛過我們的車。那車上坐着兩個韃靼人，大聲譏誚我們道：『快樂的旅行』。現在他們可以先到第二個站去換好馬。但是我並不甘心。我允許多給我們的車夫兩個『克蘭』，若是他能够趕過那兩個韃靼人坐的馬車。於是車夫立刻加鞭前進，等快到第二站的時候，我們趕過了那兩個韃靼人。我亦對着他們大聲喊道：『快樂的旅行』。

我認識一個瑞典醫生海本涅特（Hybennet）他的品級同波斯的貴族一樣，帶着『漢』（Khan）或王子的稱呼，他從八七三年起就當波斯皇帝的牙醫。我一到德黑蘭便直到他家裏去。他遇見了同鄉，很是快樂，非常親熱地招待我。在他很美麗的家裏住了幾日。他的房子裝飾與波斯式相仿。我們每日到街上去游玩，並到各處去參觀。一切情形，將來再細細的告訴讀者。現在有一件事情要先說一下，因為後來與我很有關係。

有一日我同海醫生在多灰的街上走着，看見街道的一邊是黃色陶土牆，一面是房屋。街道寬的地方，兩邊有窄的陽溝和樹木——楊樹，柳樹，桑樹，和白楊樹。我們正在走着，忽然看見一隊傳令官，穿着紅衣，帶着銀盔，手裏拿着長的銀條，叫路上的行人讓道；因為『萬王之王』來了。傳令官的後面，跟着五十個騎兵。再後面就是波斯皇帝，坐着灰色馬車，用六隻黑色的壯馬拉着，馬背上披了華麗的銀馬衣，左邊每隻馬上有一個人騎着。波斯皇帝身上披了一件黑色大衣，頭上帶着一頂黑帽，上面有一塊大的翡翠，和一粒寶石釦子。皇帝的後面又跟着一隊騎兵。在最末後有一輛空馬車，預備皇帝的車子壞了，可以換掉的。路雖不甚平坦，但是人馬走的時候，並未揚起灰塵來。因為皇帝未出來以前，已經用驢子拉着皮袋澆過水了。一二分鐘的功夫，那威嚴的行列已經走遠了。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波斯國王那士勒登（Nasr-Ed-Din）。他的容貌很是尊嚴，黑色的眼睛，灣曲的鼻子，和一大片

黑鬚。我們站在道旁，車子走過我們面前的時候，皇帝指着我向海醫生道：「那人是誰？」他立刻回答道：「是一個來拜訪我的同鄉，陛下」。幾年以後，我得着一個機會和他接近，他是波斯最末一位皇帝，帶着真正亞州專制君王的態度。

第二章 騎着馬經過波斯

夏季快到了。天氣一天比一天熱。我們向南的旅行不可再遲延了。但是倍克卡諾夫忽然發起熱來，他祇得回到貝庫城去。我便在四月十七日獨自動身前進。

但是旅行人獨自騎着僱來的馬一站一站的經過波斯，那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馬夫，然後到了一站可以將馬送回去。賃兩匹馬要用兩個克蘭，在站裏住一夜也要用差不多的錢。馬夫和馬到了一站便換一次。旅行的人若是不嫌勞苦，亦可以日夜不停的走。兩站相離從十二哩至十八哩不等。我所有的行李都放在馬鞍後面的雙層袋子裡，我的銀錢有約六百克蘭（一克蘭價值一佛郎），都繞在腰上的皮帶裡。要用錢的此時，便將皮帶上的口袋割開。一路食物都很便宜。

我一出德黑蘭南門，便看見無窮的曠野。亞州這種開豁的平原使我很是快樂。騎馬的人，駱駝隊，回教僧和各種動物，我都拿他們當作朋友看待。我很可憐那些疲乏的小騾子，馱了盛着紅西瓜和黃甜瓜蘆編的筐子，掙扎在牠的下面。那可疑的托比特的書中（Book of Tobit）所說的古城——『狂暴的塔』（Tower of Rages）——立在我的左邊。波斯皇帝阿都亞西姆（Shah Abdul-Axim）在這塔的黃金圓頂下長眠着。十年以後，那士勒登皇帝就在此處被狂妄的毛拉薩死。

曠野更加荒涼，林園見着更少，過了大草原以後，便完全和沙漠地一般。我們的馬有時急走，有時奔躍。我們遇見一隊從麥加回來的香客。我的同伴下馬去吻他們外套的邊緣。

在庫姆（Koom）有一個聖廟，裡面靠着神聖的法提馬（Fatima）；許多香客常來拜訪。墓上有金製的圓頂在日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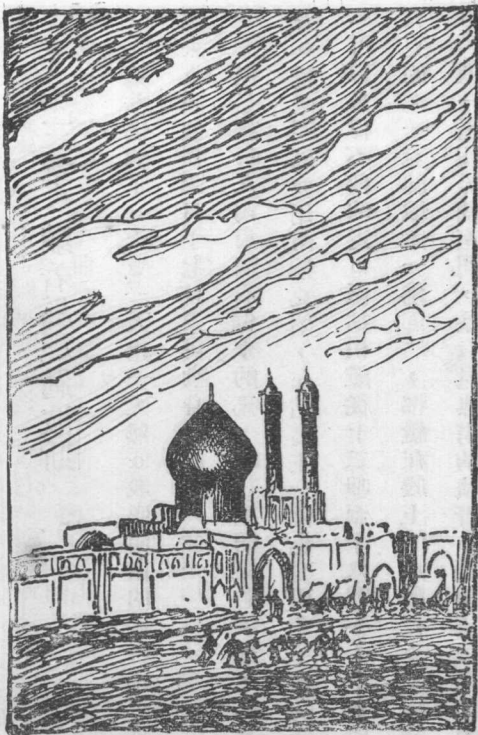
閃耀着，旁邊又有兩個高而又細的尖塔。

我們向南走經過那商業要地加珊（Kashan）以後，道路便向另一山脈升上。我離開加珊的時候，沒有注意我的馬夫——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子——自己騎了一匹好馬，反給我一匹疲乏不堪的馬。等到了鄉下，我便向他調換。他現在跟不上我，幾乎要哭，哀求我不要捨棄他。但是當時我很着心說道：

『這裡的路你比我熟識些。你定可獨自到庫勒特（Kahrud）站。我在那裏等你就是了。』

『我雖然認識道路。但是你看天快要黑了，我不敢獨自騎馬經過樹林。』

『不！沒有一點危險。你盡力的快趕就是了。』



庫勒特城中的聖花提馬的墓

我便騎着馬向南走去。那小孩落在後面很遠看不見了。太陽已經下去。天色到了黃昏漸漸黑暗。我祇要看得見道路，便不要緊。但後來祇得聽我的馬自己走去。牠很快地跑到了庫勒特山脈。我一點也看不見那處的風景。但有時我擦過一棵樹桿，或有樹葉從我面上拂過去。我的馬也許走錯了路，我還不如起來隨着那識路的小孩走好呢，但現在祇得完全仰仗着我的馬了。牠只顧往前走。黑暗是沒有盡頭的。祇有微細的星光在山谷間閃耀着，有時隱隱地可以看見遠處

的燈光。在黑暗中走了四小時以後，我看見樹林中透出一條光線來。急忙奔去，原來那是一個游牧的帳篷。我便下高馬掀起帳篷問道：「裏面有人麼？」一個老年人責備我不應當在這半夜裏驚擾他和他的家眷。但經我告訴他說我不過要問問我是否在到庫勒特站去的路上；他便出來陪着我在樹林中走了一程的路。還指示我應當走的方向，便一言不發的回去了。我終久到了庫勒特站。我很心懣棄的那個小孩已經立在門口，向着我笑。他比我先到了數小時，還以為我已被土匪綁去呢。我吃完鷄子，茶和鹹麪包，即將馬鞍子上的行李拿下來放在地上當作枕頭。我便躺下休息，不久的功夫就入了睡鄉。

穿過波斯的英印電報線在庫勒特算是到了最高點——高出海面七千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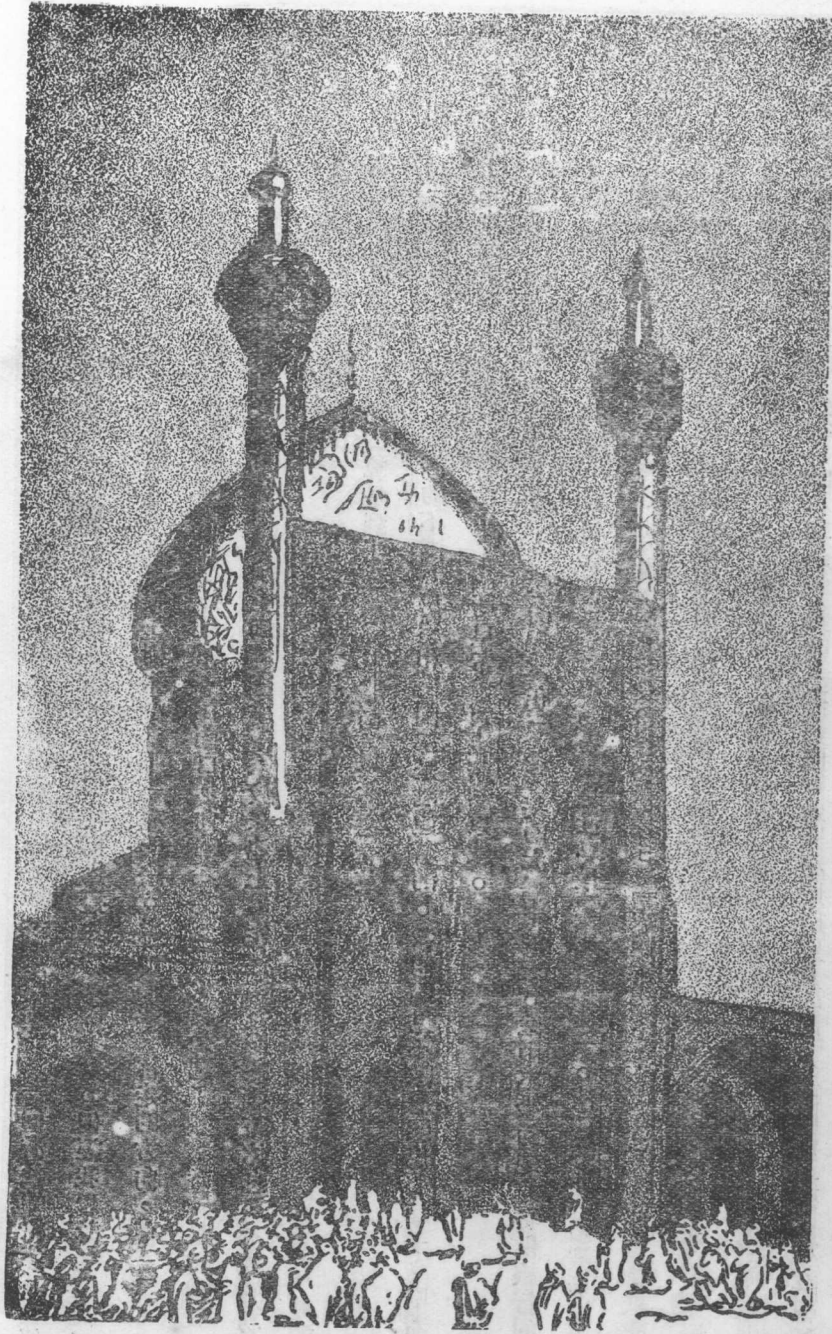
我們快到一城了，路上的景緻漸漸的不同。房屋和田園都是毗連着的。我們遇見小隊的驢馬和馱子，馱着水菓和穀類。後來進了一條街就到了有名的伊斯巴——波斯皇帝大阿拔斯的京城。

有一條繪達河 (Zendh-rud) 橫穿這城，溫卷的泥水在三百多年的大橋下流着。城中不少的地方可供旅行的人游覽。那裏有二千呎長七百呎寬的美丹益薩 (Maidan-i-shah) 遊戲場，是世界最大遊戲場之一。門啓特沙 (Mesjid-i-shah) 皇宮的前面有用采盜砌成的牆壁很是輝煌。在奇黑爾薩吞 (Chelak Sattun) 『或四十根石柱的皇宮』，那裏雖祇能數到二十根石柱，但連宮前水池裡照的影子計算起來，便可明瞭這個名稱的來源了。

在貧苦的亞美尼亞人所住的約而發 (Yulfa) 鄉裏，我聞見桃子，梅子和葡萄的香味。

在那石牆造成的大市場裡，驢馬隊在擁擠不堪的人羣裏而行走，小販叫賣貨物聲，銅匠做工聲，和其他種種的聲音振得我的耳鼓都要聾了。

從這城兩的高處，我在馬上回頭看見繁茂的林園中修着無數的房屋，光亮的圓形屋頂，和轟立着的尖塔。都露在目



伊 斯 法 罕 皇 家 回 教 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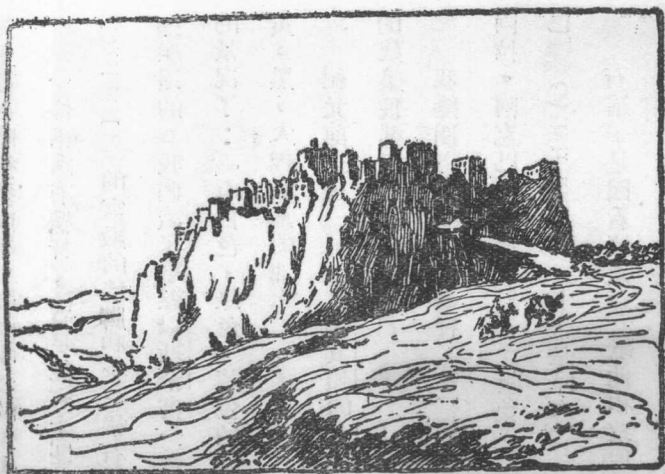
前，真是明媚入畫了。

我又騎馬走過一片荒野，這裏有些紅的蜘蛛和灰的藍的蜥蜴在他們穴中伏着，還有些游牧的人民放着羊羣。我便登了帕薩加地（Pasargadae）城的舊跡，在一間高階沿上的大理石的小屋內，休息了一刻。這屋子雖然經過了二千五百年之久，現在仍舊好好的存在那裏。

波斯人稱這個紀念坊爲『馬得亦薩利門』（Mader-i-Suleiman）或『索羅門的母親』。他們相信她是葬在這裏階沿上頭的一個十呎長七，寬的小屋內。歐洲人都稱爲波斯王居魯士（Cyrus）的墓，雖然無人知道居魯士王是否真的和他的刀，弓，盾，項帶，耳環和衣服葬在這四圍掛着巴比倫來的花瓶包金的石棺裏。

我記得居魯士曾很驕傲的說過，『我父親的疆土南面到了沒有人跡的熱帶，北面到了冰天雪地的寒帶。所有在這中間的境域，都是波斯皇帝所轄據的各省了』。

經過這多山的地方，我們到了麥達士（Merdasht）平原。我便騎馬去游覽一個更有名的上古時代的百泄波里（Persepolis）古跡，——從前阿契米尼（Achaemenia）君主的京城。斯波國裏所有存在的古跡要以此爲最美麗宏大了。這個古跡是在一個差不多完全荒野的平原上，在那裏看不見一點生物。地上的



黃土都被晒得裂開了。我吩咐我的馬夫帶着馬回站去。我在這裏留連了一天。

一條兩邊有欄杆，寬足能容十匹馬同時并行的石階通到一個廣大的平台上。那平台上還遺留着波斯皇大流士一世（Darius I）的宮殿的牆脚和十三根石柱。那石柱本有三十六根，是二千四百年前，薛西斯（Xerxes）的皇宮用牠來支撐屋頂的。我們讀了聖經以斯帖書一章六節所描寫蘇薩（Susa）城裏亞哈隨魯（Ahasuerus）的宮殿，就可以想見這宮的景況了：『有白色，綠色，藍色的帳子，用細麻繩，紫色繩從銀環內繫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銀的床榻擺在紅，白，黃，黑，大理石鋪的地上』。

紀元前三三一年，當馬其頓的亞歷山大王（Alexander of Macedon）得了勝，在狂飲以後，將這些皇宮放火焚燒，雄偉的建築便都化為灰燼。

我離開這裏在向南進行。從一個小道上，我們望見下面平原上的石羅子（Shiraz）城。波斯人稱這小道爲『唐——易——

阿拉·阿克巴』（Tang-i-alah Akbar）因爲他們第一次走近石羅子在遠處望見牠的時候，驚訝的呼道：『阿拉——阿克巴』（Allah akbar）（上帝是偉大）。

石羅子是因着淳酒婦女歌曲和玫瑰花而享名，山邊有釀成的美酒；空氣中充滿了濃厚的花香；詩人的玫瑰墓上種着柏樹。最著名的是波斯詩人——『谷力斯坦』（Gulistan）或『玫瑰花園』的著者——薩弟（Sadi）（生於一一七六年），和『睡榻』（The Diran）的著者和菲茲（Fafiz）（生於一三二八年）兩人的坟墓，和氏寫了他自己的碑文：『我的愛人，到我的墓前來喝酒，唱歌。你們快樂的聲音和悅耳的歌曲或者能使我復活從墓裏起來。』

當和氏生前。帖木兒（Tamerlane）因爲羨慕他的詩，曾在某次出征的時候，

到石羅子去
拜訪他。

波斯的回教僧有幾等。每一等頭目稱爲『派歐』(Pir)各等教僧的風俗和規矩都不相同。有的口內常呼『阿拉漢姆』(Allahum) (啊……上帝呀!)。有的常呼『耶——呼——哈克!』(Ya hu, ya hack) (上帝是公平的,上帝就是真理!)。有較爲嚴酷的,用鐵鍊鞭打他們的肩膀。但各等教僧差不多都有一點相同之處:他們一隻手拿着一根木棒,一隻手拿了一個椰子殼,盛他們要來的東西。

一八六三年,一個瑞典醫學博士名叫法革格林○○(Fagerren)的來到石羅子,一共住了三十年的功夫。死了以後,便葬在那邊耶穌教墳地裏。他活着的時候,有一天一個回教人來打他的門。法氏將門開了,扔給他一個銅錢。那僧人侮慢地呼道,我並不是來要錢,是來感化一個不信回教的人。法氏說:『你先證明你有那種奇異的能力』。那僧人答道:『我能對你說任何一種方言』。法氏用瑞典語說道,『那麼你說一點瑞典話吧』。那僧人用瑞典話大聲的背了幾段滕內耳○○(Tegner)的詩——『夫立司痾夫的故事』(Frithofs Saga)。法氏很是驚奇,不敢自信。那個僧人想着已醫經攪擾了這醫生不少時候,便脫去,化裝,現本出來面目。他原來是阿民厄阿斯凡具里(Arminius Vambery)——日後世界聞名布達佩斯(Budapest)大學的東方語言教授。

我却並沒有改裝,到了石羅子,和一個可親的法國人法革斯(M. Fargues)住了些時日。他曾在法國作官。當一八六六年,告了六個月的假到石城來游歷。等我一八八六年到那裏,他還未回去。四年以後我在德黑蘭再遇見他,他已竟捨不得離開波斯了。

山裡海起身，統共的路程中，要算從石羅子到裏海岸這一段最難走了。經過法爾西斯坦山脈的路崎嶇而又非常危險。我們上山下谷，走過荒野和日炙的碎裂岩石。又經過三個隘口——辛——易——金費特（Sin-i-sefid）（白鞍關）怕——易——山（pir-i-san）（老婦關），和科泰耳——易——達克脫（Kotel-i-dukhter）（女兒關）。有一次，我的馬失脚踏到斜坡下面，所幸我當時跳下馬鞍，在路上站住。

天氣熱得悶人。山脈慢慢變小了，漸漸降到平坦的港地，乾燥得如同沙漠一樣。另一天晚上，我不帶年老的馬夫，獨自一個騎馬人出去。這些地方常有強盜搶劫。可是我未遇着得以平安無事。天快明亮的時候，一道光線閃過我的前面好似雪亮的劍鋒。數點鐘以後，我到了布什爾（Bushire）海口。我已經旅行二十九日的功夫了，在波斯國王的領土內行了九百餘哩的路程。

第四章 經過美索布達米到巴格達

我在亞洲經歷的各城中，要算布什爾為最可惡了。在這裏住着或者作事簡直是受罪。除了一兩棵棕樹以外，看不見別的植物；房屋都是兩層的白色樓房；街道築得狹窄，為的是可以保着陰涼；通年日光很強，夏天尤其是熱得厲害；溫度在陰地上有一次竟到弗氏表一百一十度，有時還可升到一百十三度多；閃爍的日光照在波斯灣（Persian Gulf）溫的鹹的無生命的死水上。

我同和露的歐洲人住在一處。床是支在屋頂上面，四面張着蚊帳。但是太陽未出來之先，我即須趕快來下到陰地裏以免生那極痛苦的水泡。

有一日，一艘英國汽船『亞西利亞』號（Assyria）到了，停在布什爾外的海口。我赶快上了船。因為我的銀錢愈來愈少，我便買了那沒有逢的上艙船票。這船載着人和貨，在孟買（Bombay）與巴索拉（Basra）間來往。從印度，波斯和亞拉伯來的東方人一齊擠上船來。渡過波斯海灣的路程並不算遠。到了大的沙特厄阿拉伯（Shat-El-Arab）河口，尙未看見陸地的時候，乾船就減低速地，船主很小心地在三角洲有水的地方的泥岸間駕駛。這河是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發拉的河（Euphrates）合併而成，水中挾着多量的沙土，以致那三角洲每年向波斯海灣伸長一百七十五尺。

我們的船向上游開駛。河岸上有棕樹，小屋，黑的帳篷，成羣的牛羊，和在那裡掘泥的水牛。『亞西利亞』號到了巴索拉城外，有三十幾隻小船破浪過來靠近牠，載運搭客和貨物。在河水深的地方，那些亞拉伯船夫用寬的五彩漿划着。到了淺水裡，他們便跳到船尾，用長的竿子來撐。

商店，貨棧，和歐洲的領事館全在河岸上。我在巴索拉沒有什麼事可做，便租了一隻小艇，在一條灣曲的小河中獨自划着。我穿過了一個很密的棕實林，空氣熱而潮悶，一點風也沒有，但是棕樹的香味很是濃厚。據一個波斯詩人說，棕實樹共有七十種，牠們有三百六十三種不同的功用。棕實樹稱爲『伊斯蘭的福樹，』因爲那些美味的菓子是大部份人民的主要食品。

巴索拉在一六六八年被土耳其人克服。城中的房屋都是帶着洋台的兩層樓房。婦人們從格子窗裏望着狹窄的街上景緻。在那些帶椰子的小酒店裏，有土耳其人，亞拉伯人，波斯人，和別的東方人，在那裏飲茶或咖啡和吸煙。這城中很臟容易使人得熱病。大街小巷裏，堆積許多殘渣廢物，無人清掃。到了夜間，有些土狼和豺類從沙漠洞裏出來尋食吃，啣些回去。

「美希地」號 (Meidiën) 乾船在五月底從巴索拉起身，向巴格達 (Bagdād) 駛去。我在上艙定了一間房。那船上的職員是英國人，水手是土耳其人。除去我一個白種人外，所有的船客均是東方人。從上層甲板臺上，可以望見下面水手住處的景況——亞拉伯商人坐着玩棋戲，波斯人吸着煙管，並吹他們茶爐下面的煤火。還有些年輕婦女在那臨時用藍布圍着的內室裏，靠在羽毛床上的墊子上吃糖菓，飲茶和吸煙，來消磨她們的時間。一個回教僧給一羣小孩子講寓言，講完了之後，拿子椰子殼向大眾要食物吃。

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的斯河——天堂的河——在科拿 (Korna)。會合亞拉伯人說太初的時候，伊甸園 (The Garden of Eden) 就在這兩條河中間的半島上。他們甚至於指出了那棵「分別善惡的樹。」有的人說幼發拉的河是男的，底格里斯河是女的，科拿是他們結婚的地方。在地圖上看，這兩條河很像一對牛角，並且科拿這個字的聲音很和拉了文

「角字」(Cornu) 相仿。

幼發拉的河有一千六百六十五哩長，是亞洲西方最大的河，發源在亞美尼亞的高原，離亞拉拉特 (Ararat) 山脈不

遠的地方。幼發拉的河同較短的底格里斯河包圍起來中間的地方名叫美索不

達米 (Mesopotamia) 一厄爾業茲勒 (El-Yezirah) ——，或亞拉伯人所稱的「

烏」。數千年前，當亞西利亞 (Assyria) 和巴比倫尼亞 (Babylonia) 正是強

盛的時代，牠們曾在那裡打過世界大戰。上古時代的巴比倫城就是在那裏。

那放肆的人民因為在那裏造了向天的巴別塔 (Tower of Babel) 招了上帝的怒。

在底格里斯河邊我們看見上古時代尼尼微 (Nineveh) 城的遺跡——西努基立

王 (Sennacherib)，伊撒哈頓王，(Esarhaddon) 和薩達那佩拉王 (Sadana-

pals) 的京城。

我們離了幼發拉的河口，慢慢地向那灣曲的底格里斯河上游進行。亞美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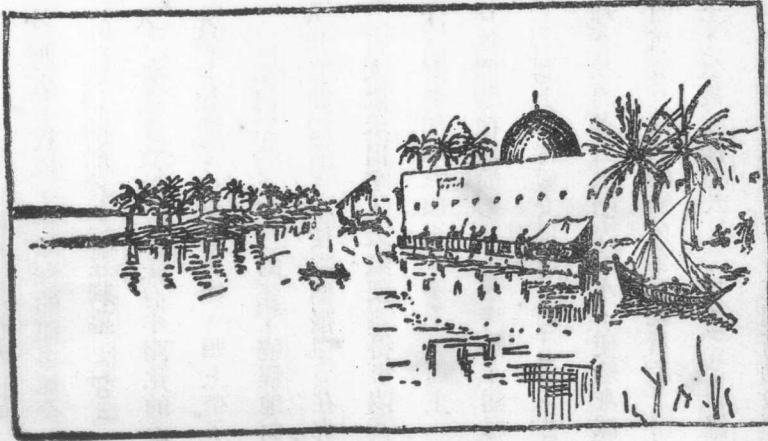
亞山和托雷斯山 (Taurus) 間融化了雪水一齊從河中沖下來。我們的船要用四

天的功夫方能到巴格達。在水淺的地方，因為沙岸隱在豆汁一般的河水底下不

斷的升高，汽船常常擱淺，因此船上的貨物和水櫃裏的水必須起出來，客人亦

都得下船，以便減輕重量，好使船浮起來。若是發生這種事情，便須費七日的

功夫，方能到巴格達。水漲的時候，從巴格達到巴索拉順流而下，祇要四十二



我的探險生涯

小時。」

我們的船停在厄茲刺墓 (Tomb of Ezra) 邊，那裏棕樹的倒影反映在河中，快樂的會太小孩子搖船出來，迎接客人，並搬運貨物。岸上有半開化的孟德飛克 (Montefik) 和阿簿摩罕默德 (Abu Mohammed) 種游民，騎着他的牲口走過。他們手中拿了長槍，頭上帶了馬線圈子，箍住他們披散在肩膀兩邊的頭巾。

小帆船張了白色的篷，輕輕地向上游前進。遠遠地可以望見古的斯坦 (Kurdistan) 山脈。有一羣水牛正在渡河，牧人用長槍趕着，不使牠們散亂。在那極熱的草原上，有黑的帳篷支着。到了夜間，野火的光亮從黑暗中透出來。

太陽未出來，天氣便熱得很悶。晚上我們受蚊子的攪擾。白天空中滿了蝗虫，牠們整羣的在河邊上飛翔；並落到船上，在我們的衣服上，手上，面上，到處亂爬亂跳。所以我們必得關住船艙的門窗，免得牠們飛進來，到晚上和我作伴。牠們碰在熱的烟窗上，烤焦了翅膀，跌在烟窗底下，愈積愈多。

到小庫特爾安馬刺 (Kut-el-Amara) 我們船上裝了許多包羊毛。忽然船在沙岸上擱淺。我們便停止前進，向後退却。我們排去水櫃內的水，使船身減輕重量；然後藉着每小時走二哩半的水力，得以脫險。再向前去，我們遇着一個灣曲河道。我們的船在裏面繞着走了兩小時又四十分鐘。若是有人步行着橫穿這海角，只須半小時功夫便够了。在這海角上，有被帕提亞人 (Parthians) 羅馬人，薩薩尼朝人 (Sassanids) 和亞拉伯人先後佔據過的忒息豐城 (Ctesiphon) 的古跡。此外欲存着那塔克刺斯勒城堡 (Tak-Kosra) 的舊址；因為紀念那薩薩尼亞王卡斯卑·紐細凡 (Khosru Nushirvan) (五三〇年——五七八年)，這城堡又稱爲「卡斯卑的弓」。

我思上岸去看看。我見船主並不加阻攔，便坐了一隻四個亞拉伯人搖的小船；其中有兩個人陪着我穿過那海角。碎

的瓷片在我們的脚下踏着，吱吱作響。我在塔克斯勒城堡停了一點鐘畫圖。這一片荒地便是從前忒息豐京城。那個時候，皇帝的花園是非常的華麗，但是花園中間有一塊地方，祇長了好些蘆葦和薊草。

羅馬教王的一個使節問那荒地的緣故。皇帝回答道，那是一個窮寡婦的產業，但是她不願意出賣。使節說，在皇帝的花園裏，這片地可算是最美麗的了。

在六三七年，業茲狄澤德王第三世 (King Yazdegerd III) 迫於行軍迅速的亞拉伯人的優越勢力而求和。他們議和的時候，皇帝說道：『我看過許多的國家，可是沒有一國像你們這樣窮的——拿老鼠和蛇當作食物，拿羊皮和駱駝皮當作衣服。你們何以能打勝仗呢？』。那個大使回答道：『你說得不錯。我們是又餓，又沒有衣服穿，但是上帝給了我們一位先知，他的宗教就是我們力量』。

我們離巴格達不遠了！那荒涼的景色被濃霧籠罩着。我幻想到天方夜譚中的故事，和使阿拔斯教主的京城能在東方享着盛名的那些富貴榮華。但等霧消雲散以後我祇看見平常的土房和棕樹。我的幻想因此也就消滅了。底格里斯河上架了一座不牢穩的浮橋。灌田用的水車使馬拉着大輪子抽上壩去。在河岸的右邊，我看見哈倫阿剌細德教主的愛妻左巴特 (Zobeide) 的墳墓。『美希地』號船在稅關外下了錨。有一大羣介殼式的划子 (Gulfas) 圍着我們的船，將我們一齊送到岸上。希臘歷史家希羅多德 (Herodotus) 曾說：『這種船既沒有船頭，又沒有船尾，簡直是一個盾牌』。

阿簿·雅法·阿希達拉·阿爾曼蘇教主 (Abu Jaffar Abdallah Al-Mansur) 在七百六十二年建了巴格達，稱神為『達—厄斯—塞蘭姆』 (Dres-Selam) 或『和平之地』。在他孫子哈倫阿剌細德——『正直的王』——的時代，這城最為興盛。到了一二五八年，巴格達被一班由赫雷 (Hulau) 領着的蒙古人搶掠焚燒過一次。但在一三二七年，易達巴圖塔

(Ibn Bauta) 看了這城的偉大和壯麗，很爲驚駭。等一四〇一年，那可怖的帖木兒到了巴格達，將城裏所有的東西，除了教堂以外，大都搶掠一空，並用九千多個人的頭顱堆成一個尖塔。

自從教王消滅以後，巴格達沒有多少景物存在——不過一片小客棧，一個城門，左巴特的墳墓，和那個高出二千多人民所住房屋的蘇克爾迦薩爾尖塔。(Suk-el-Gasi)。城裏的街道狹窄而好看。我被擠入一羣衣服華麗的亞拉伯人，貝督英人 (Bedouins)，土耳其人，波斯人，印度人，舍太人，和亞美尼亞人中。市場裏那些大多數從印度運來的極美麗的地氈，花瓶子，絲帶子，和綢緞使人看見眼睛都花了。

城裏的房子都是兩層，並有洋臺，和那預備夏天住的地窖。天花板上掛着一架風扇，一個小孩不住的用繩子拉動牠搧風。高大的棕樹蓋着屋頂，夏天的熱風將牠的枝葉磨得發響的響。

第五章 經過波斯西部的冒險騎行

在巴格達我去拜訪一個英國商人希爾伯 (Hilbert)。他和他的夫人十分殷勤地款待我。我在他們家裏住了三日，所吃的東西都很好，有時我到城裏和郊外去游玩，有時在河中划船。

他想我是一個粗心的青年。我從前一個人來到巴格達，現在不帶僕人，又要經過沙漠回去，經過危險的古的斯坦和波斯西部往德黑蘭去。我不敢告訴他我身上祇剩了一百五十個克蘭。我決定寧可到荒地裏去當一個驢夫，也不願意顯出我的窮苦來。

他陪着我到市場隔壁的一個大客店裏。在院子裏有幾個人正在包裝貨物，預備裝在鞍上。我們問他們往那裏去。他們答着：『到岐曼沙罕 (Kermanshah) 去』。

『一共需幾日功夫？』

『十一日或十二日。』

『你們的旅行隊有多大？』

我們有五十個馱貨物的驢子，還有十個騎馬的商人，幾個從麥加回來的香客，六個從克伯拉 (Kerbela) 來的香客，和一個加爾底亞 (Chaldean) 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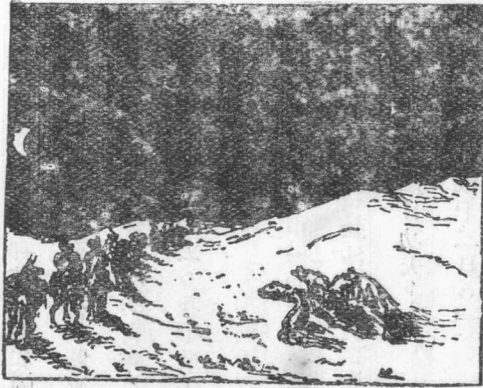
『我能否加入你們的旅行隊？』

『若是你肯多給我們錢就可以。』

『從這裏僱一匹馬到岐曼沙罕需多少錢？』

『五十個克蘭』

希爾伯先生勸我答應了這個價目。在六月七號晚上，我須到他家裡候着。到了那定好的時候，來了兩個亞拉伯人，將我的波斯鞍子放在那僱來的馬上。於是我告別了那狼和善的主人，騎上馬便由那亞拉伯人領着，經過巴格達到了牠邊界上的客店。



土 狼 令 食 一 隻 死 駱 駝

那時正是回教中的九月。在這月中，所有的信徒，當有太陽的時候，都不吃，不喝，也不吸煙。等到太陽下去以後，他們都聚集在市場裏的露天酒店裏晚餐，來補足他們日間的缺乏。我們正從那羣衆裏穿過。他們的水煙管裏出來的煙，在狹窄的過道中，如雲霧一般的浮着。油燈的火在那裏和黑暗掙扎。

早晨兩點鐘時候，我們的騾子才裝好貨物。那一隊旅客便從店中出發。森林和田地漸漸的稀少，我們的四圍盡是黑暗的荒漠。小鈴叮鐺的響着，領頭的騾子項間所掛的銅鈴發出鐺鐺的聲音。天還沒有亮之前，我們看見路的兩邊有些影子。牠們是從夜間覓食回去的豹和土狼。

四點半的時候，太陽便出來照在沙漠上。再過四小時，我們在本易塞特 (Ben-i-said) 客店停住，卸下騾子所馱的貨物。旅客藉着睡覺度過了那最熱的時候。

到了狄愛拉河 (Divala) 邊的小城巴庫巴 (Bakuda)，一隊看守邊境的兵丁圍着我們；因為我的瑞典護照沒有加

印，不許我穿過土耳其和波斯交界的地方。他們要用武力奪我的東西，但我用獅子一般的勇氣來抵抗他們。我們便扭打起來。那幾個同走的亞拉伯旅客也幫着我。後來我們一齊去見地方長官，由我付了六個克蘭的簽字費，才算了結這場爭執。

第二天晚上旅行的時候，我盡力振作精神，不使我睡；但終久在馬鞍上睡了不少的工夫。有一次，我的馬看見一隻死的路駝，驚跳起來，我便不知不覺地被牠摔在地上。那馬還是在黑暗中奔走，後來兩個亞拉伯人將牠捉住；那時我已經完全醒了。

六月九日晚上，我們隊中一個老亞拉伯人（他騎了一匹純粹的亞拉伯馬）趕上了我們。我已經立定了主意不再同那旅行隊一齊走了。我覺得在夜間（路上的風景完全在黑暗中）去走一百八十哩路程到岐曼沙罕，是沒有什麼意思。但是我不敢自己作主，所以我同那個加爾底亞商人和那個新到的亞拉伯人小心商議。加爾底亞商人竭力勸我不要獨行，說我們或者要遇見強盜，被他們殺死。但那個亞拉伯人並不害怕，不過除了旅費以外，還要我給他二十五個克蘭一天，他纔允許同我一道去。那樣，我不必用九夜，只要四日便能到岐曼沙罕。等我口袋裏的錢完全用罄了，我將如何，尚不得而知呢。畢竟我不致於餓死，我可以當一個旅行隊裏面的騾夫，或者學回教僧一般的討飯。

但另有一個亞拉伯人偷着聽了我們的計畫，將這消息告訴了他的同伴。他們決定不讓我們離開，因為一個人離開他們，沒有什麼關係，但是一隻馬是不可輕易去失的。我便假裝服從他們，我們夜間照常起身。月已上升了。光陰慢慢地過去。那疲倦的商人在馬背上被那單調的鈴聲催入睡鄉去了。有幾個雖是口中唱着歌，勉強醒着，但不久他們便都停止了歌聲。似乎沒有一個人理會我和那一個老亞拉伯人並走。他受了我的銀錢引誘，便不顧他的同伴了。我們慢慢地靜靜

地向前走，到了旅行隊的前面。等月光下去，天色十分黑暗，我們便一點一點地離開他們。我們的馬蹄聲都被鈴鐺響聲遮住。我們加快前進，那時鈴聲愈來愈低，後來竟完全聽不見了。我使用力夾緊了馬，和我的同伴飛奔地向岐曼沙罕前去。

日出以後，我們在一個小村中停了一回，看見有幾隻鵝鳥剛銜了青蛙飛回巢去。我們重復上馬了！忽然下了一陣大雨。我們後面的棕樹已看不見了。我們在危險的山間行走，那裏常有強盜出來打劫。我雖預備好了手鎗，但我們只遇見幾個騎馬和步行的人，和幾個旅行隊。

一羣香客騎着騾子到巴格達銀馬士革 (Damascus) 和麥加去。他們從阿刺法特 (Ararat) 山頂望見了聖城，就可以滿足他們終身的慾望。他們在那神聖的黑石卡巴 (Kaaba) 上禱告過以後，就可以得那尊重的名稱「朝過麥加香客」。

在一個特別危險的地方，我們和一隊同道的旅客聯在一起。過了些時，有一小隊的波斯兵（他們穿着藍白大衣帶了繡銀的皮帶）也和我們一塊同行。在路上他們演習各種馬技。演完了，向我們要錢；因為他們說若沒有他們保護着，我們一定要被強盜搶劫。我沒有錢可以給他們，但為保全我的面子，只可說我並沒有要求他們保護。

六月十三日，我進了岐曼沙罕城，騎着馬經過那些嘈雜的市場。那裏有騾子，回教徒，旅行隊，騎馬的人，買物的人，和商人，我們必須在他們中間擠着前進。

到了一個客店的院子裏，我便隨着那同走的老亞拉伯人一齊下了馬。我給了他一百克蘭馬費以後，我還剩幾個銀幣。但那老人因為旅行完了，固執地（正常的）向我要賞錢。我便給了他。我只剩下一個值十五分錢的小銀幣，買了兩

個鷄子，一片麵包，和幾杯茶當作晚餐。然後我便與那老人告別，自己扛着我的物件走進城去。

城裡沒有一個歐洲人。我又沒有一封給回教人的介紹信。就是在沙漠中，我也沒有這樣的孤獨寂寞。我坐在一段破壞的土牆上。看着行人。一羣嘈雜的人圍住了我，看我如同野獸一般。他們之中沒有一個和我一般窮的。我在世界上將作什麼呢？過了數小時，天便昏黑了。我應當到那裏去過夜以免被豺狼吞食呢？人羣常是狠心的，誰來照顧一個不信回教的人——一個耶穌教徒呢？

『我預料我須將我的馬鞍和氈子』賣去。我自己心中想着。

但忽然我記得在布什爾和巴格達的時候，我曾聽見一個亞拉伯富商名叫亞加·穆罕默德·哈森 (Aga Mohammed Hassan) 的。他的驛馬隊走偏亞洲亞部各處——從赫拉特 (Herat) 到耶路撒冷 (Jerusalem)，從撒馬爾罕 (Samarkand) 到麥加。並且他又是英國在波斯西部的代表，他定可幫助我。若是他再逐我出去，我只得到客店裏去在旅行隊中籌一個事了。

我站起來問一個容貌和善的人知道亞加·穆罕默德·哈森住在那裏否。他答道：『唔，我知道的。跟我來。』我們不久到了一個門口，便打門上面的鐵環。守門的人開了門以後，我告訴他我的來意。他帶我走過一個花園，到了一所華麗的房子裏，便跑上樓去；不久他回來說那富商人願意見我。

他又帶着我走過幾間大廳，裏面鋪着波斯地毯，掛了喀什米爾 (Kashmir) 來的花氈和織品，擺着睡榻和銅器，後來到了亞加·穆罕默德·哈森的書房裡。他坐在地氈上，四圍堆着許多公文和信件。兩個秘書在那裏寫他口述的話。同時有幾個客人立在牆邊。



我待招地氣客很森哈，德默罕穆，加亞商富伯拉亞

頭』那個名稱一直到現在東方得名。

我回答道：『我是由從前忒默巴士當王的地方來的。』

亞加·穆罕默德·哈森聽了這話好似很關心便低下頭去想了一會。

『你必須在這裏住六個月作我的賓客。我所有的完全是你的。你只要吩咐就是了。請你原諒我，我必得辦我的公事；但那個人是將來你的僕人，他會帶你到我花園裏的一所房子裏去，在那裏我希望你諸事不要客氣。』

我便立刻同卡狄克愛布狄 (Khadik Efenbi) 和未紮米薩克 (Mirfa Mysak) 到了近處的一所波斯式的房子，裏面的屋子都很精緻——有美麗的地氈，黑緞的睡榻，和燦爛透明的玻璃燈。我吐了一口氣，並且差不多要去抱着那兩個歸

亞加·穆罕默德·哈森是一個有灰色鬍鬚的中年以上的人。他的容貌和善而高貴。他戴着一副眼鏡和一块白的頭巾，穿了一件織金的白絲大衣。他立起來請我向前去。我穿着破褂和很污的長靴——那是我惟一的財產——走過那柔軟的地氈。他伸手讓我坐下，詢問我的旅行和我的計劃。對於我的回答，他多點點頭表示領會的意思。惟獨他所不明瞭的是瑞典和牠的位置。我對他說瑞典是在英國和俄國的中間。

他思索了一息的功夫，問我是否由從前忒默巴士 (Temipash) 當王的地方來的。查理十二世 (Charles XII) 靠着忒默巴士或『鐵

我吩咐的僕人。半小時以前，我是站在街上灰土中的一個窮漢，四周都是衣服襤褸的人；現在『阿刺亭』(Aladdin)的神燈在我面前亮亮地燃着，靠着時運的魔力，我便成了一個天方夜譚中的王子。

我們談話的時候，有幾個僕人一聲不響地走進房裏，在地上鋪了一塊布，將夜飯擺好——有穿串的小片烤羊肉，幾個碗盛滿着小雞，米飯，乾酪，麵包，糖棗汁，末後有土耳其咖啡，和波斯水煙 (Kalian)——我便盡量大吃。

等後來我要睡的時候，有一架睡榻擺在花園中大理石金魚池邊的石沿上。池子中間噴出一絲的水，亮似水晶，細似頭髮，在月光底下照着，好似銀子一般。花園裏的空氣，如夏天一樣，並且充滿了玫瑰花和丁香花的香味。與那污穢不堪的客店真有天淵之別。這好像是一段神話，或是一個夢。

那天晚上實在甜蜜；但我急盼到了第二天早晨，好去試試亞加·穆罕默德·哈森的馬。一早起來，我便招呼我的僕人。不久，馬都在門外預好了，我便同着米紫米薩克和一個馬夫到塔克普士敦 (Tak-i-Postan)——薩薩尼朝皇帝的穴那裡去。我看見小石山刻着各種凸出的人像——約從三八〇年以後不少皇帝在馬上的像，和卡斯牢二世拘佛茲 (五九〇年——六二八年) 穿着盔甲，手中拿了長槍，騎在他的活潑的戰馬沙布德茲 (Shabden) 上的像，還有皇帝騎着象追熊，騎着馬追羚羊，坐在船上打海鳥，種種打獵的像。

我每天游玩會宴，但是我囊中却還是空空如也。我雖沒有一個銅錢可以給乞丐，外面還要顯出我是一個上流的人物。但是我不能這樣的長久過下去；所以後來大胆的和卡狄克愛分狄說，我的旅行已經超過預算之外，現在連四分之一便士都不剩了。他聽了這話狼爲驚訝，但仁慈地笑了。(他意料得到這種事麼？) 然後他說：『你無論需用多少錢都可以向我要。』這句話我永遠不會忘却的。

我決定在六月十六日半夜動身，和一個信差同走。他帶了三個武裝騎兵以防強盜。他對我說我或許在路上落在他們之後；因為從岐曼沙罕到德黑蘭的路程差不多有三百里遠，除在哈馬丹（Hamadan）城休息一天，或一夜的功夫，在別的站上只有換馬和吃些錫子，麵包，水菓和茶的功夫。但我已經二十歲了，而且好高。我雖在馬鞍上顛的粉粹，得叫那信差阿利·亞克伯（Ali Akbar）看看我是能受這種辛苦的。

到了半夜，我和亞加·穆罕默德·哈森吃那末次的酒宴。我們談論到歐洲和亞洲。他現出和善仁慈的樣子，但關於我經濟困難的話，我們總沒有說一句。我站起來謝謝他，便告辭了。他笑着祝我一個快樂的旅行。等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他已竟死去，葬在幾個聖人的墓傍不少年了。但他的影像，和我對於他的感謝與敬愛，在我腦海中是永久不消滅的。

我末次進我的『宮室』的時候，米紫米薩克交給我皮袋的克蘭。（這錢日後會照數還他。）我立刻將錢放在馬鞍裏，同阿利亞格伯和三個騎兵在黑夜出發。

這路實在是困難！在頭十六小時內，我們走了一百〇二哩路。第二天早晨，我們望見那被雪蓋着的阿爾凡得（Alvand）山峯（這山峯的高度有一萬〇七百呎。）我們在山腳下的哈馬丹城停了一日。我睡了半日，還有半日功夫消磨在厄斯忒的墓（Tomb of Esther）和厄克巴塔那（Ecbatana）的古跡上面。

然後我們一村一村的前進。每到一站，我們都疲乏得要死，便躺在火爐旁邊休息。等新馬搭好鞍子，茶水預備好了，我們又飛奔着經過那無數的山脈，隘口，樹林，山谷，橋樑，和河流。白天的時候，我們被日光炙着。到夜間，我們驚散了那在路旁吞食死獸的土狼。我們晝夜的奔走，日月的運行，都在我們眼前。月亮在藍黑的天空掛着，如銀殼一

般。有一次，我們遇見一隊騾子，馱着死屍運到克伯拉 (Kerbela) 去葬在回教首領胡聖 (Imam Hussein) 的墳墓相近的地方。死屍是用布單子包裹着，未到以前，我們已聞見牠們的臭味了。我們在六月二十一日早晨，到了德黑蘭。我們全都已經五十五小時未曾合過眼。計算每人跑乏了九匹馬。

等休息完了之後，我們再經過厄爾布魯士山脈裏海邊的巴爾佛魯什 (Bartmsh)。然後乘船沿忒科曼 (Turkoman) 海岸到克刺斯諾服斯克 (Krasnoovodsk) 再到巴庫，從那裏坐火車經過提弗利可到黑海邊的巴統，(Batum) 再坐船到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在亞得里雅那堡 (Adrianople) 我因為畫圖本子被拘留了起來。我在八月二十四日到索非亞 (Sofia)。我走得離砲台太近，衛兵差一點用槍要打我。那時巴騰堡的亞力山大 (Alexander of Battenberg) 被革命軍推反了才不過三天。在斯特拉爾松得 (Stralsund) 我上了一艘瑞典船。不久我就到家鄉，我的父母，兄弟，妹妹，很高興地來接我。這樣我便完成了我第一次亞洲的長期旅行。



運往克伯拉去死的屍

第六章 君士坦丁堡

我現時在烏布薩拉 (Upsala) 大學，柏林大學，和斯德哥爾摩高等學校 (Stockholm Högskola) 學習地理和地質學。在柏林我的教習是·李希霍芬男爵 (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他因在中國的旅行而著名，也是當時的第一位亞州地理學家。

我現在初次試着著作：我將在波斯旅行的故事寫成了一本書，裏面還附着我自己畫的圖。一個老而和藹的發行者到我家裏來，願意出一百二十磅錢買我的旅行日記的出版權。我從前既沒有寫書出版過，聽了這話不大敢信。我不過希望自己能不出錢將這書出版。現在有可愛的老人願意買我的稿子，并且那價值按我的境況看起來，可算不小。我知道這是一個好機會，就如同外交家似的，故意皺着眉說所給的價錢不足以償我旅行中的極端的危險和艱難。但終久我讓步了，答應下那個價錢。其實我早已高興的想跳起來了。

受了這次成功的鼓勵，我便將俄國軍官普赫赫爾斯開 (N. M. Przhensky) 在亞洲內部旅行的記載翻譯出來，并將他縮短一些，合成一本出版。因為這不是我自己的著作，我只得了四十磅的代價。

在一八八九年夏天，不少東方人來到斯突克荷會議。城裏的街上充滿了亞細亞人和亞非利加人。亞細亞人中有四個有名的波斯人是波斯王那十勒登派來給鄂斯加王第二世 (King Oscar II) 送一個皇家勳章的。同這些波斯人談話好比家鄉裏吹來的風，我想再去拜訪他們鄉土的心因此更添了一層。阿拉亭的神燈又燃着了牠的火光，(註)西洋神話：阿刺亭得了一盞神燈。盞燃着的時候，
清處是作幸運的意思。和在亞加·穆罕默德，哈森的花園裏的時候一般清楚。
無論何物都可應心而來。

到了秋天，我和我的母親，姊妹在斯突柯木南邊海岸上一個農場裏住了一個月，那農場是屬於『威加』號的英雄諾登瑟德的。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父親給我的信說道：『明日早晨十一點鐘的時候，你必須來到城裏去拜訪首相。明年春天，皇帝將派大使去見波斯王命你也是一同前去。可喜呀！』

我們住的茅屋裏便充滿了歡呼之聲。我們對於這事，討論了不少時候。那天晚上我一刻沒有睡着，因為第二天早晨四點鐘就得起來。從達爾比烏 (Dalbyö) 到斯突柯木的路程是狠苦。我須走過不少樹林，並要划着船穿過七哩長的羣島，方能上汽船。但我跑着穿過樹林，並且如野鴨一般的飛渡過水，便准時到了斯突柯木。

那時瑞典與挪威聯合在一個皇帝之下。他派了一他挪威侍臣特稜斯周 (F. W. Treschow) 當大使首領，匡厄 (C. E. von Geijer) 當秘書，留埃霍卜特伯爵 (Count Claes Lewenhaupt) 當軍事參贊，我當翻譯官。我們在一八九〇年四月初起身，經過大陸，到了君士坦丁堡，正是九月回教中封齋的時候。

君士坦丁堡可算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處在那狹窄的波斯破魯斯海峽，(Bosphorus) 金角灣 (The Golden Horn)，和馬摩拉海 (Sea of Marmora) 上。

君士坦丁堡和羅馬與墨斯哥一般城中有七座小山。城中的主要市是有土耳其特性的斯坦波爾 (Stamboul)。牠是在一塊三角形的海角上，靠着陸地的一邊有帶城樓的牆保護着牠和波魯 (Pera) 與加拉太 (Galata) 之間，有深的金角灣分開。斯坦波爾市中白色，同鮮艷的各色房屋，高處望去好似波濤的海面，其中矗立着教堂中雄壯的屋頂，和細的尖塔。封齋月——九月——的晚上，教堂中的尖塔上，滿點了幾萬盞的燈，排成先知神聖教士的名字。

斯坦波爾市中最大而且美的廟是五四八年拜點庭 (Byzantine) 皇帝查士丁尼 (Justinian) 莊嚴地所封的聖索非亞

堂——『聖智』(Holy Wisdom)。她的圓頂和邊廂，是用一百根柱子支着；其中有的是深綠色的大理石，有的是深紅色的雲斑石。

在那些時候，圓頂上有耶穌教的十字架。但九百年後，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狼狽的晚上，摩罕默德得勝者和他的游民拿了先知的綠旗到了城外。羅馬的末一個皇帝君士坦丁，經過了一次勇敢的抵抗，便脫下他的紫色大衣，無人知曉地死在一堆屍體裏。得勝的薩爾坦人 (Sultan) 看見了君士坦丁皇宮的雄麗，想到人事的變遷，覺得很是悲傷，便引用波斯詩人的話歎道：『蜘蛛在皇宮裏作了網；貓頭鷹在『阿夫累檣亞布』(Afrasiab) 的塔上唱牠的晚歌』

數萬受驚赫的耶教徒到聖素非亞 (St. Sophia) 教堂去避難，並且將門門上。但那些血熱如狂的土耳其人將門打破，闖了進去，大行屠殺。一個希臘牧師穿着教堂的衣服，立在高高的聖餐枱上，大聲的替死的念彌撒曲。後來祇剩他一個耶教徒的時候，他忽然停止，拿了聖餐杯走上樓梯。那如虎如狼的土耳其人在後面追他。他到了牆迹，一扇門自己打開，等他進去以後，門又關上了。土耳其人用長鎗斧頭砍打，亦開不開。四百五十多年以來，希臘人相信等聖素非亞教堂在歸到基督都徒手中，那牆便會再開，牧師仍拿了聖餐杯出來，並且他還德立在聖餐枱上繼續念那彌撒曲。但是上次歐戰的時候，君士坦丁堡被聯軍佔領了，那牧師仍未出來。

我們游歷的時候，看見那土耳其的旂章尚存在圓頂和尖塔上。祈禱師從塔中的圓形洋臺裏報告祈禱的時間；他清楚地響亮地向四方喊道：『上帝是偉大的！上帝以外並無他神！摩漢默德是上帝的先知！來祈禱。來享永久的天福。上帝是偉大的！拉·衣拉哈·衣·阿拉！(La) (Ilaha il Allahi)』

在那點着無數油燈的大教堂的洋臺裏，我們看見數千信徒深深地在那裏祈禱。

滾望去，可以看見非常壯麗的景緻。

皇宮中有好幾處房建築同公堂，都有牆門隔開。雅尼紫重斯公堂（Court of the Janizaries）的『中牆門』（Middle-

我的探險生涯



摩漢默德得勝者奠

了皇宮的基石四百年以

後，阿卜都麥機德（Ab-

聖（Juli Mehid）在博斯破魯

斯海峽造了多爾馬巴格

奇（Dolma Bagche）直

到現在已有二十五個教

皇在那皇宮裏住過。那

希宮是在城中最高的地

方。宮中的尖塔，每天

早晨首先被日光照着，

到了晚間，最後昏暗，從

牠的臺地上向着馬摩拉

海，金角灣及亞西亞海

(Gate) 有兩重雙扇門，在牠中間有一間帶地窖的黑屋子。有一次，一個土耳其的省長被皇帝召進宮去，等他進去以後，聽見第一重門碰然關了但第二重門却没有開。他便知道他的末日到了？因為犯罪的省長都是在那裏正法的。

第三重大門，『福門』(Gate of Felicity) 以內，是一個庫房；那裏除別的珍寶以外，有土耳其皇柵林一世 (Sultan Selim I) 從波斯王伊斯邁爾 (Shah Ismail) 那裏得來的金製寶座，珠子，紅寶石，和翡翠。先知摩罕默德的旗幟，外套，手杖，軍刀，和弓都藏在宮中一間幽閉的房內，生人一概不許進去；連波斯王自己每年祇到那神聖地點去一次。在封齋的月裡，土耳其王請我在益爾第茲基阿斯克 (Yildiz Kiosk) 吃晚飯。鄂斯曼·加西·帕沙 (Osman Ghasi



世二德米哈都卜阿皇其耳土的故已

Pasha) 代作主人，他曾在一八七七年保守普利佛那城 (Plevna) 抵抗過俄國的精兵四個多月的工夫，因此就著了名。餐室狹小顏色并灰暗，但裏面點了不少燈燭。外面天色漸漸昏黑。當時因為等着放日落炮我們都默默地向着金質盤子坐着，好似偶像一般，最後日落的炮聲已響，僕人們便將夜飯擺起來。

後來土耳其皇阿卜都 哈米德二世 (Abdul Hamid II) 出來接待我們。他的身體矮小，目光敏銳，面貌美而蒼白；長着鬍鬚，和鈎形的鼻子；戴了一頂紅帽子，穿着一套深藍色的軍裝。他左手靠在軍刀的柄上，很和藹地接授我們國王委我們帶來給他的親筆信。

我們又去游覽『死人城』(City of the Dead) 斯坦波爾和斯庫台里 (Scutari) 外面的墳地裏充滿了沉靜和平的氣

象，地上種了許多深綠色的高清扁柏，還有無數的石碑立在那教徒墓上。平的碑上常有碗形的渦，裏面積着雨水，小鳥常到這裏來喝。牠們來時所唱的歌曲或者可以安慰死者的靈魂。

第七章 往見波斯王的一位大使

四月三十日，我們上了俄國船『羅斯托夫·敖得薩』號 (Rostov-Odessa) 從博斯破魯斯海峽開駛出去，左邊是歐州海岸，右邊是亞州海岸，一路的景緻特別的美麗動人。到了黃昏，末幾個燈塔出了視線，我們便駛進了黑海。我們走的路線，我很熟悉。我們在小亞細亞 (Asia Minor) 沿海的城邊停了以後，到巴統上岸，從那裏又坐火車，經過提弗利司 (Tiflis) 到了貝庫。我看見各種景緻——如旅行隊，騎馬者，牧人，和灰色水牛拉着美觀的車——和前次我來的時候一樣。

這一次，我們又到巴拉克尼去游覽諾貝爾的油田。當時(一八九〇年)共有四百一十口井，其中一百一十六口是屬於諾貝爾的。但祇有四十口正在採油，還有二十五口正在往下開掘，有一口油井在二十四小時內，能出油十五萬『布特』。所有的井大半是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帕馬』深，輸油管的口徑最大的有二十四吋。每日約有二十三萬『布特』的粗油，由兩個管子流到貝庫，鍊了以後，可以出六萬『布特』淨油。

五月十一日夜深的時候，我們和幾個諾貝爾油廠的工程師，上了『米雪爾』號 (Michail) 汽船。我們正坐在船尾談話的時候，聽見四圍刺耳的汽笛聲。白色的火焰從那『黑城』升起來，上面冒着棕色濃烟。那些瑞典工程師趕快上岸，向着起火的地方跑去。『米雪爾』號船在火焰的光亮裏啟碇，向南方的波斯海岸前進。

我們在恩最利登陸的時候，岸上有人吹着軍號，並放了四十發禮砲，表示歡迎我們。河邊立着兩個高貴人員，穿了帶金邊的輝煌的軍裝，羊皮帽子上有太陽和獅子式的帽章。一個是摩罕默德·阿加大將 (Mohammed Aga) ——正式接

待我們的主人——他代表波斯王來歡迎我們。他帶了一大隊隨員，衛隊同行，李隊陪着我們到德波蘭。我們坐了小船，由穿着寬衣的夫役拖着向勒士特跑去。他們一面在矮樹叢中穿行，一面對我講些山中的鬼怪。勒士特的長官備了五十盆食品請我們吃飯。五月十六日，我們離勒士特，所有的一切帳篷，氈子，被褥，傢俱，和食物載滿了四十四隻驢子。還有那穿黑色制服的衛隊，帶了來福槍，軍刀，和手槍騎着馬匹一同前去。

這一次的旅行和古時小說上所說的相仿。波斯人的奢華壯麗足以代表他們國家的偉大。那時正是春天，樹林裏充滿了花香，河水潺潺地流着，小鳥也唱着婉轉的歌曲來歡迎我們。我們每日行兩段路程，早晨行一段，傍晚行一段。當白天最熱的時候，溫度在八十六度以上，我們便在橄欖樹和桑樹陰下的帳篷裏休息。我們每經過一個村莊，便有那白鬚的長者出來歡迎我們。他們穿着長可及地的袍子，戴着白色的高頭巾。

我們以前的旅行再也沒有像到喀斯平的時候那般熱烈。市長帶了一大隊衛兵，在城外很遠的地方來迎接我們，後來總督也帶了一百馬隊出來歡迎。我們的人馬漸漸地增加，成了一個極大的隊伍，在路上跑着，有時揚起一陣黃灰色的塵土，隱蔽了人馬。一隊穿黑衣的傳令官，和一隊穿紅衣的傳令官都戴着白羊皮帽子，衣服上釘着銀帶，在最前面騎着馬開道。他們後面是吹號的馬隊，兩邊又有穿藍軍服的兵士隨着奔跑。他們表演了不少驚人的技術。有時在馬跑得最快的時候，他們在鞍子上面站着，或者是灣下身軀，從地上拾取物件。有時他們將槍向空中一擲，等牠落到手中的時候，立刻就放。有時他們要起薄鋒軍刀，雪亮的刀鋒在日光中閃耀着。我們的隊伍便如此嘈雜地前進，經過葡萄園和樹林，進了喀斯平城門，在市場和大街中行走。

有一次，我們遇見一個波斯出喪的行列，和我們的隊伍完全不同。兩面紅旗和兩條黑的飄帶在最前面開路，後面

是大木盤，盛滿了麪包，米飯，和糖食，四角上點着蠟燭。再後面是一羣人悲傷地哭號着『胡森 哈森』(Husein

Hassan)

。後面是死者的灰馬，上面覆着華麗的鞍子和繡花的氈子，鞍鈕上繫着一塊綠色頭巾，表示死者的出身是

一個先覺者，那棺車的架子很高，上面蓋着一塊棕色氈子。路上的觀者都可以去執拂，而且人人都喜歡去執拂，因為死者是一個很有名望的牧師。行到最後是一大羣戴着白色頭巾的教徒。

進 在喀斯平備受歡迎以後，我們便坐馬車到德黑蘭去。有一次，我們遇着一陣雨雹，我們的車上灑滿了雪水。還有一次，在路上被一隊駛地氈的騾子塞住。牠們聽見後面的車聲，便慌亂地跑。綁氈子的繩子鬆了，氈子便一條一條的落下來。牠們的担負因此減輕，便跑得更快。牠們歡喜得只顧在車前面雞亂地奔走。我們看了這種光景，笑得喘不上氣來，但那些可憐的騾夫却很高興，因為他們沿路須從地上拾起那些穢污的氈子。

平 我們進德黑蘭的那一日，東方的榮華可算達到極點了。和我第一次進德城的景況何等不同！那時我是一個窮學生，現在是皇帝的專使。整隊騎兵全副武裝出來，街上滿站了步隊。音樂隊騎在馬上奏瑞典國歌，不少高級官員都在花園裏歡迎我們。那裏我們將人馬排列整齊。他們還送來幾匹亞拉伯馬給我們騎，馬鞍底下墊着繡金銀花的布和豹皮。連那些馬聽了音樂，也高興



起來，跳躍着走進了城門。全城的人差不多都出來看我們。我們的行列到了一個花園裏，便停止前進，那處的美麗和奢華，我從未見過。在花園中間，就是預備給我們住的那壯麗的厄馬勒特·塞帕·薩拉（Emaret Sepa Sala）皇宮（元師的皇宮）。

酒席吃了一次又是一次，如此足有十二天的工夫。我們有馬隊和官員伺候着，出去的時候，他們便如影隨形地跟着。吃飯的時候，波斯王的內弟——那很好的老雅喜雅可汗（Yahya Khan）——和我們坐在一起；到了晚上，有一個音樂隊在皇宮前面的大理石池旁奏曲。

我們到了幾天以後，波斯王召我們去見他，不少的侍臣和高級官員隨同前去，我們都坐了皇家馬車，每輛車由四匹尾染紫色的白馬拉着。穿紅衣的傳令官拿了銀條，在我們前面跑着。

我們在前廳休息了幾分鐘，有一個侍臣出來說，阿拉，哈斯勒特（Ala Hasret）（波斯王）已經預備好了。他便領我們到一間大屋子裏，屋內用地氈和掛布照波斯式裝飾得很華麗，牆邊排列着不少的侍臣和文武官員，穿着老式的繡花長袍，一個一個都絲毫不動的站着，和偶像一般。

波斯王那士勒登在一扇到地的大窗，和那孔雀寶坐的中間，靠着外牆站着。那寶座像一個長方的大靠背椅，上面鑲着金葉和寶石，如張開的孔雀屏一般，坐位下面還有幾級階步。這個椅子是約在二百年前，波斯王那得（Nadir Shah）征伐印度的時候，從大蒙古皇帝得利（Great Mogul of Delhi）得來的。

波斯王那士勒登穿着黑色的衣服，胸前掛着四十八塊大金剛鑽，每一個肩章上有三塊翡翠，黑帽上有一塊金剛鑽的鈕子，腰邊掛着一柄軍刀，鞘上嵌着寶石。他莊嚴地立在那裏，定眼看着我們，不愧是一個尊貴有權的亞州君王。

我們專使的領袖將瑞典王送給他的波斯表兄的寶星遞給了繙譯官。波斯王看過之後，和波斯每人談話，問了幾件關於瑞典和挪威的事。他告訴我們他曾經到歐洲三次，他下次還想去游歷瑞典和美國。

當時一切的禮節都照着波斯的舊俗。但十五年後，那士勒登的兒子穆薩法勒登 (Shah Mussaffar-ed-Din) 接待我的時候，禮節已簡單了不少，現在更又完全摒除了。

後來的幾日，有各種的游藝供我們娛樂。有一次，特地在皇宮裏，預備了豐美的酒席，表示敬意，所有的高級官員一同在座，那波斯王并不出面在廊子裏留意我們。



已故的波斯新皇那士勒登

我們還到波斯王的博物院去游玩，那裏的門平時是封鎖着，除了有貴顯的客外，是不輕易開的。我們看見那粒達理阿易努 (Daria-nur) 金剛鑽，或『光海』(Sea of Light) 和一個直徑二尺大的地球模型，上面的海洋是用密集的深藍寶石嵌成，南北極用的是金剛鑽，晶瑩透澈如同晶形，德黑蘭另用一種寶石。我們還看見玻璃瓶裝滿了巴林羣島 (Bahrain Islands) 產的珠子，尼沙普爾 (Nishapur) 產的藍寶石，和巴達克善 (Badakshan) 產的紅寶石。

波斯王的馬房前面的院子裏，擺着他的九百馬匹的標本，每個上面騎着一個馬夫。

城外操場裡兵士的操演可算壯麗絕頂了。一萬四千個兵士排作四方形；我們隨着波斯王檢閱一番。然後他在一個大

紅帳篷覆坐下，我們亦到旁邊的紫紅色的帳篷裏，那時步兵整隊走過向皇帝行禮，馬隊很快跑過。最好看的是穿紅衣的騎兵，頭上包了紅的結髮帶。

有一日，我們騎着馬到刺格斯 (Races) 城的遺跡去游玩。在上古沙爾馬泥則 (Salmanasar) 的時代，刺格斯很是興盛。托比特 (Tobit) 書中有牠的記載。當亞力山大出了『裏海門』 (Caspian Gates) 走完一日路程之後，曾在這裏休息過。一千多年以後，阿爾曼蘇教主將這城修飾過一次。教主哈倫，阿刺細德就生在那裏。亞拉伯人歌頌牠的榮華，稱牠爲『地球上門中之門』。在十三世紀的時候，蒙古人將這城焚毀，所以現在祇剩保存完全的一座塔立在殘址裏面。

我在德黑蘭覺得很是爲難。我是否應當對於這些無謂的盛筵便覺滿足，還是當利用這機會再到亞州內部去游歷一直到那大陸的中心呢？這樣的旅行或者可以作將來戰大事業的預備。因此我想慢慢地到那尚未去過的沙漠和西藏高原去的念頭便不可遏止。

我的同伴也贊成我的計劃。我便給鄂斯加王打電報，要求他允許我向東繼續游歷。他不特允許了，并且答應給我旅費。

所以到六月三日，除了我和我的朋友海本涅特留在德黑蘭，其餘的專員都從原路回瑞典。我那時手中的旅費足夠我到中國邊境之用。

第八章 一片墳地

瑣羅亞斯德教 (Zoroastrianism) 是世界上最老宗教中之一，創自瑣羅亞斯德 (Zoroaster)。教中的聖經名叫贈達味 (Zond-Avesta)，從前曾有世上最強的一族人民崇奉過這教，興盛了足有一千年的工夫；後來勢力漸漸地衰微，又過一千多年；直到紀元後六四〇年，回教主奧瑪 (Omar) 在厄克巴塔那 (Ecbatana) 相近的地方打败了波斯人以後，瑣羅亞斯德教就從此屈伏。伊斯蘭出征的時候，許多瑣羅亞斯德教徒已經坐船從和爾木斯逃 (Hormuz) 到孟買。現時在印度大約還留着十萬信徒，在波斯約有八千。所以那聖火尙未熄滅。

在上一章內我已經說過在貝克附近的蘇刺卡尼 (Surakhani) 地方有一個新近冷落的大廟。在波斯的雅茲德 (Yezd) 也有要多冷落的火廟。但古時的情形却是不同。在百泄波里 一共有七個拜火祭壇。色諾芬 (Xenophon) 說：

「居魯士從宮裏出來的時候，他的前面是獻給太陽的幾匹馬，和一輛飾着白花圈的車子；後面又是一輛車子由幾匹飾着紫花的馬拖着；再後面有許多人拿着一大盆火。不久便將馬殺了，獻給太陽；同時又按波斯僧侶所定的風俗向地獻祭。」

瑣羅亞斯德未生以前，在波斯和印度，已經有僧侶，他們崇拜天上的星宿和水火。妖道巫術很是興盛。

瑣羅亞斯德教是個二神教：一神名叫阿胡刺馬茲達 (Ahramazda) 主管一切光明善事。一神名叫阿利曼 (Ahriman) 代表黑暗與罪惡，帶了許多魔鬼。二神永遠爭鬪不息並且正人應當幫助阿胡刺馬茲達去得勝。

在刺格斯點着的火，可算是最老的聖火。太陽與火是上帝萬能的表示。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如火一般的近乎完全神聖，因為牠發出光和熱，並能清除污穢。死屍污了地面，所以死人必須葬在塔裡，四圍用高牆隔開。死屍移到塔中去，

經過道路，亦能將道路污濁了。但是若用一隻眼圈上有黑點的白狗或黃狗，在出殯的儀仗後面跟着，那路便可以洗清了；因為狗能驅逐魔鬼。暴露着的死屍上面羣集的飛蠅是些妖怪——阿利曼派來的女魔。敵人的屍體不污濁土地，因為他們是善良勝罪惡的表示。

波斯的回教徒輕視而且憎惡拜火教徒。所以他們多在自己的村庄裡隱居起來，以便遵守他們的宗教禮節。許多火教徒是商人和田夫。數千年以來，他們仍舊崇奉着賈羅亞斯德的法規：每家都點着一盞燈；吸烟是侵犯火的一種罪惡；無論那裏着火都不許撲滅，因為人類不可反抗火的力量。

拜火教徒死了以後，便將他穿上白長袍，頭上用白布包着，油燈點起來，屍體放在一個鐵的屍架上，腳後面放着一片麵包。並讓一隻狗進來，若牠將麵包吃了，那人就算真死了。不然，他的靈魂尚不離身，屍體必須放在架上，直到開始腐爛。然後洗屍的人來，將屍體洗滌乾淨。那洗屍的人算是不潔淨。他的家裏沒有人敢走進去。

四個脚夫，穿着在河水裏洗過的白衣，將屍架搬到安葬的地方，名叫安息塔。(Tower of Silence) 實在那並不是一個塔，不過是周圍二百二十三尺，高約二十三尺的一道圍牆。屍體放在裏面的一個淺的長方穴裏。然後將死屍的衣服解開，頭上的包布除掉，送葬的人便退回牆邊散去。下葬的時候，就有鸞鳥停立牆脊上，大鴉在空中來回盤旋。人散以後，牠們便下來分食，不久祇剩一架屍骨在日光下暴露着。

波斯的拜火教徒傳說是古時賈羅亞斯德信徒的後裔，所以他們可算最純的印歐 (Indo-European) 族。

我尚未離開斯德哥爾摩以前，一個很有名的醫學和人類學教授，託我無論如何必得設法帶幾個拜火教徒的頭顱到瑞典去。所以在六月中間天氣最熱（在陰處亦有一百零六度）的時候，我和海本涅特醫士身到德黑蘭東南的安息塔拜火教

徒的葬處)去，我們選了正午剛過的時候去盜塚，因為那時人人都怕熱，息在家裏。

我們帶了一個軟的馬鞍袋，裏面裝了稻草紙張，和兩個人頭一般大的西瓜。

我們生了馬車，經過波斯皇阿卜都亞西謨的大門。街上如乾的河牀一般地空曠。不少駱駝在城外的草地上走來走去，吃些蘊草。一陣陣的灰沙，常在地面上吹着好似妖氣。

我們取道哈舍馬巴德 (Hashemabad) 村，為的是可以向鄉人借一甕水。和一架梯子。到了安息塔以後，我們將梯子靠在牆上；但是約還短三尺。但我爬到最高的一級，抓住了牆頂，將身子轉上去。然後我又幫着海本涅特醫士上了牆。

我們便嗅着觸鼻的死屍臭味。海本涅特醫士坐在牆上，以便留意那車夫，免得他窺察我們的動作。我便走下那洋灰階梯，到墓地裏的圓穴去。那裏一共有六十一個敞着的淺穴。約有十個穴裏臥着骨骼和正在腐爛屍體。牆邊堆着不少潔白的枯骨。

我斟酌了一回，便選了三具成人的屍體。最新的一個葬了不過才有幾天的工夫。但他的肌肉和腸腑已被鳥類食盡，眼已啄出，臉上別的部位却還存在，乾硬得如羊皮紙一般。我拿下那死屍的頭顱，將牠裏面的肉性質倒空。第二個也如法泡製。第一個頭顱在太陽裡已晒了很久，腦子都乾了。

我們會把馬鞍袋子和水甕帶過牆來，假裝我們是到這裏來吃午飯。我用那甕裏的水洗手，然後將口袋中的西瓜拿出，將頭顱裏面裝滿了稻草，用紙包好了放在口袋裏放西瓜的地方。袋子的形狀便同從前一樣，不致使我車夫生疑；只有觸鼻的臭味或者使他奇怪。我們回到馬車裏的時候，車夫在牆下陰處睡得狠熟，所以他並未洩漏我們的動作。回去的

時候，我們將梯子和水裝滿了鄉人，然後經過那無人的街道到海本涅特醫士的家裏。

我們將頭顱埋在地裏，過了一個月以後，放在牛乳裏養，直到牠們潔白如象牙一般。

這事須得秘密進行。若是那迷信的波斯的人和拜火教徒，曉得我們不信教者從他們墓裏盜取頭顱，他們要拿我們當作什麼呢？並且海本涅特又是波斯王的醫生——特別是牙醫。波斯人或者以爲我們取了頭顱上的牙齒，備裝在皇帝口裏。這事亦許引人民的暴動，那麼我們必受攻擊，末了還得受人民的處置。但是諸事幸得平安過去。

第二年，我回到瑞典去的時候，在貝庫的船埠上，差一點和稅關的人員發生爭執。他們狠嚴地檢驗我的行李，末後有三個用紙包着，如足球一般圓的東西滾在地上。

檢查員問道：『這是什麼？』

我不閃眼的答道：『人的頭顱。』

『我未聽清楚，人的頭顱麼？』

『是的，你可以看一看。』

檢查員將一個球打開，一顆頭顱便露了出來。他們就驚愕得彼此癡看着。後來一個稽查員向別的稽查員說：『包起來，給他放回去。』他又對我說：『拿着你的物件，快離開這裏。』他亦以爲那些頭顱是三件命案的証據，他還不如不混在這種麻煩的事情裡好。

那些拜火教徒的腦殼現在還存在斯得哥爾摩城裏的頭顱博物院中。

第九章 到德馬溫得山頂

每年夏天，波斯王總得到德馬溫得山去游歷，以便避開德黑蘭和牠的郊外的暑熱。那年定在七月四日動身。我因為是海本涅特醫生的朋友，亦被波斯王邀着一同前去。我們將在那裡住一個多月。還有波斯王的一個常年法國醫生費甫里（Dr. Feuvrier）亦和我們同去。歐洲人實在沒有幾個會伴着波斯王一塊去游玩過。

那地的景緻是獨一無二的動人。啓程的頭一天一個御前侍臣來拜訪我們，告訴我們的路程，皇帝還命他帶來一手把波斯金幣。這是一種風俗，預祝我們永不缺乏金錢的意思。

我們向東北前進，到山脈裏以後，再到查查河（Jai-rud）和刺河（Tar）的流域。查查河是向着沙漠南流，刺河是向北流入裏海。我們還須經過兩處極高的山道其中一處有九千五百呎高。

我們到了山脈，沿着彎曲的道路前進，走過許多的石巖，小道山谷田園。我們忽然看見路的兩頭都完全塞住，原來是二千隻牲口——有騾馬和駱駝——負着皇帝的大臣與僕人的帳篷。食品和行裝。這一次旅行隊裏共有一千二百個人，其中有二百兵丁。我們晚上搭了帳篷住了的時候，荒野的山谷裏，好似建了一座三百個營帳的小城。

除了僕人以外，每人都有兩副帳篷。不論我們走得如何快，早晨將帳篷拆了以後，晚上到了第二個休息的地方。我們看見帳篷早已搭好了。

皇帝的帳篷，是用戴着長的紅羽毛的駱駝拉着。他的箱子，上面都覆着沿黑邊的紅布，用騾子負着。他的馬也都帶着紅羽毛；白馬的尾巴都染了紫色。

帳篷的排列，總是有一定的次序。每人都知道他的帳篷紮在何處，並知道帳篷間的路線。皇帝除了他住着的大紅帳篷以外，還有專備吃飯和吸煙的帳篷，和專為後宮住的帳篷。他帶來的後宮實數不知多少，但有人說共有四十。這個數目是連她們的女僕算在內的。差不多每天我們騎馬從皇帝的妻妾前面走過。她們蒙着很厚的面紗，橫跨在馬上。但我們當走近她們的時候，因為禮教和機智的關係，我們便轉過頭去。太監和矮子在她們前後護着。

圍着皇帝的帳篷，有一層高的粗紅布簾子，用桿子支着。裏面便是皇帝的內院。外院的四圍，是衛隊，庫房和廚房等等的帳篷。這種帳篷的排列方法，是和色諾芬所說，二千四百年前居魯士皇所用的帳篷一樣。

帳篷內一切秩序，是由前相愛密易教皇 (Emin-i-sultan) 負責。廚房監督和軍需處長是波斯皇的親戚麥澤德多甫雷 (Mejed-lovleh)。其餘如管理御馬，馬廄，衣房，臥房（管理臥房的頭目是一個老人，終日睡在皇帝帳篷門前），衛隊，太監，男僕，廚役，灑水夫，理髮師，支帳篷者，和洗水水管者的頭目，都是重要的職員。

海本涅特和我有三個帳篷在大行城的中央。一個帳篷我們二人住，一個作廚房一個給我們的僕人住。每天晚上，各種聲音雜亂得難以形容。各處可以聽見馬夫和衛隊的呼叫，鈴聲，馬嘶，嘶鳴，和駱駝咆哮的聲音。到了十點鐘，常可鐘，軍號吹過以後，若是沒有口令，無論何人，不許走近皇帝的帳篷一定距離以內。當夜間未得許可的人，來往行走的時以聽見更夫的警告聲。各處燒着野火，帳篷裏發出燈光。凡是出來拜訪朋友的人，前面必有一人，手中提着燃油的紙燈籠。

帳篷中的裁判官由可靠的人擔任。若使皇帝的驢馬踏了鄉人的田稻，受害人能得賠償，但虛報的鄉人也得受罰。

波斯皇每日同了他的國務大臣，辦理國家政務，有時他還叫他的首席繙譯官厄得馬達薩爾達涅特 (Erdemad-salan-

(c) 將法國報紙譯念給他聽。他常同一大隊隨員出去打獵，若得着可吃的獵品，便分給我們和他的隨員。獵隊經過一個鄉村的時候，人民都出來觀看他們的『萬王之王』，皇帝便將金幣分給他們。他騎馬的時候，常穿着一件棕色的掛子，戴着黑帽，並帶着一個黑的遮太陽的罩子。他的馬鞍和馬鞍底下的氈子都用金線繡的。

在刺河邊，我們釣了不少鮮美的鱒魚。近處有許多游牧人，在黑的和各色的帳篷中住着。有時候，我向裏面望着他們，速寫幾張畫圖。有一次，我想畫一個美貌的牧游女子，但她的父親絕對的不答應。我問他爲何害怕，他說：『若是波斯王看見了她的像片，他一定要娶她作妻』，

波斯王自己亦有一點愛圖畫，他對於我的速寫畫很感興趣，有時他叫我拿到他的帳篷去給他看。

我們隊裏。有一個有趣的人物，我未曾提過。他名叫亞西斯易教皇 (Asis-i-Sultan) 意思就是(皇帝的寵者)，年紀只有十二歲，是一個很難看而且病癯的小孩子。他是皇帝的護符或福星，皇帝沒有他便不能旅行，或做任何事，甚至不能生活。波斯王有這種迷信的溺愛，是因爲從前曾有人預言，皇帝將和那小孩子同時死。所以那小孩子便十分小心地被人看護着。他有他自己的朝臣，侏儒，戲言者，黑奴，按摩者和僕人來仰承意旨。在軍隊裡，他也是個大帥。因爲他力傾皇帝的關係，無論何人，都爭先替他出力，但他們心中却都希望他早死。

波斯王好像總得有一種動物，寄託他的愛寵。亞西斯易教皇尚未得勢以前，波斯王最愛的是五十隻貓。牠們亦復有皇家住所，波斯王出去旅行的時候，他用鋪絨的筐子帶着牠們同去，他最愛的貓名叫巴汗 (Bahrtan) 或虎貓，牠每

日早晨同皇帝一起吃早飯。有時那些貓養了小貓，便都爬在他氈上，若是僕人們不小心，失足踏了牠們，那可不得了啦！

總說起來，我們夏天的日子過很快活。我出外散步，有時書寫，有時書寫，并因為全隊中只有我一個人懂英文，我有時繙譯給厄密易教皇的英文公文。我們在德馬溫得山相近的刺河流域的時候，我起了一個念頭，十分堅決他想登那一百八千七百呎高的德馬溫得山峯——波斯最高的山峯，從前德黑蘭的歐洲外交家常登這山。

德馬溫得山是一座死火山，山中都是粗面岩，雲斑岩和岩流，硫磺噴口，周圍約有半個基羅米達，上面永覆着一層白雪，上古的時候，波斯詩人做詩會贊美德馬溫得山。牠的原名傳說叫狄甫班得 (Dīvband) 或『神仙的家』，直到現在，還有人相信善神和魔鬼都住在這山的頂上。

波斯王對於我的計劃，很是注意，但怕我非有充分的預備，並帶着大隊隨員，不能夠達到山頂。他便命首相寫了一封信給洛那 (Rahna) 村的長官，命他預備一切，使我的旅行得以無阻，因為我們去登德馬溫得山，須從那裏起身。

波斯王的臣雅法 (Jafar) 在七月九日早晨來接我；我便騎着馬，他騎着騾子，一同到洛那去，在那裏住了一夜。那村的長官聲稱惟我命是聽。我只要很少的行李，兩個可靠的領路人，和兩日的食品。他立刻派了克伯雷·塔季 (Kebelā Tāsi) 和阿利 (Ali) 和我同去。這兩個人已到德馬溫得山頂去採過磺硫三十次。

早晨四點半鐘，我們起身的時候，德馬溫得山的尖峯正藏在雲中。領路人帶了鐵尖的爬山杖，和我們的食品同儀器。

我們沿着崎嶇多沙的山坡，慢慢的前進，穿過石叢，渡過小河——如此的便過了一日。到了黃昏，我們在一個山洞中停住，打算在裏面過夜。但那時離山頂尚很遠，我便命他們繼續前進。天色黑了以後，土地不平地很，我們須在石塊間步行。等到了第一處雪地，我叫他們停下住一夜。我們在樹裏生了一個火，煙氣上升，好像一幅幔掛在南邊山坡上。

我們吃了麵包，鷄子和乾酪以後，便在露天躺下睡覺。

那天晚上很冷而且有風，我們將火不熄地燃着，大家靠近火邊，擠成一堆如刺蝟一般。

第二天早晨四點鐘，我被阿利驚醒。他立在我旁邊叫道「薩希布貝薩！」

（Sahib berim）（先生，我們起來罷！）我們起來，飲了幾口茶，吃了一點麵包，便動身沿着雲斑石和灰凝石的山脊上前進。德馬溫得山的形狀很像一個正的火山錐。到了離水平線一萬一千尺的地方，我們遇見那永存的白雪，在山頂上如小帽一般地覆着，並向四面山坡的凹處伸張下去。我們在那樣的兩個雪的舌形物中走。

太陽在清天中升起來，金黃的光線照在壯麗的野景上。在西南方的帕爾易浦拉（Pul-i-Palur）石橋邊我們看見山谷中有許多白點。這就是頭一天晚上移來的波斯王的三百個帳篷。但不久天空滿聚了黑雲，雹子打到我們身



可以看見高度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七尺的德馬溫得山頂的火山口

上如鞭子一般。我們只得得住蹲伏在兩塊石頭下面，但雹子仍打在我們的背上。

後來我們仍踏着險峻的路向上走去。那引導人踏在地上，輕如羚羊一般，但我覺得很是吃力。因為我不慣於登山，以前既沒有練習。更從未嘗試登過高山。每走十幾步，就得停下舒一舒氣，然後再走。我的額角跳動，頭亦很痛，簡直累得要死。

我們走完了石道，便到了雪地。過了一會，我便躺在雪地上。我將堅持去到那山頂嗎？到了，有什麼好處呢？轉去

豈不是較好嗎？不，決不！因為我的一生，我不能去到波斯王面前承認我已經失敗。過了一會，我便昏睡在地上，但阿利推着我又說：『我們走罷』。我又起來，向前走了不少時候。有時我覺得那山頂是無窮的遠，有時牠藏在雲裏，或被雪片蔽着。末後阿利解下他的帶子，將一頭牢牢地綁在他自己身上，一頭綁在克伯雷塔季的身上，我拉住了帶子中間。這樣的走起來比較容易些，他們便如此拉我經過雪地。

天空清亮起來，山尖好像近些。我們費了十二個鐘點，在四時半到了山頂。在那裏要煮開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溫度下降到二十九度，風勢很大，氣候澈骨地冷。我畫了一張草圖，拾了幾塊硫磺標本。我從雲縫裏望見裏海和南邊德黑蘭四圍平原的景緻，非常優美。

休息了三刻鐘，我命大家動身下山。我的領路人引我到一個覆着雪的山縫的開端，這裂口沿着山坡一直的尖下去。在這裏他們緊坐在薄的雪殼上，將鐵尖的雪板按在上面，一直很快地滑下山去。我也學着他們這樣做去。我們須用腳後跟當殺車，前面濺起了雪花，好似船頭的浪花一般。我們這樣嘶嘶的滑下了七千多尺。末後積雪愈薄，我們便起來，在石路上步行。太陽正下去的時候，雲又上來。我們在晚上到了山澗。雅法和幾個牧童帶了我的馬在那裏候着，過了幾分鐘我便睡得很着了。

過了幾天，波斯王召我前去。他坐在大的紅帳篷裏，四圍站着幾個侍臣。其中有的不信我實在已經到過那山頂。但波斯王看見了我所畫的草圖，對他們說，『勒夫特，勒夫特，巴拉布德』（*Refte, refte, bala bood*）——他去了，他到過山上了。那些侍臣都俯首及地，他們的疑團亦如德馬溫得山上的雲一般地消散了。我們在那清涼的山中住了幾天，便和波斯王與他的侍臣回到京城去了。

我末一次在德黑蘭所得的印象是殘忍的。城中正在舉行祭禮。一隻駱駝帶着銀的韁轡，高的羽毛，與精細的繡氍，被人拉到一個公共地方。那裏聚了幾千個人，樂隊奏着樂，騎兵在跳躍的馬上來回奔走，「僕人們」拿了長的軟條，維持觀衆的秩序。

獻祭用的駱駝臥在人羣中間。牠前面放着一把草，牠吃的時候，便有人將他身上的裝飾品拿下來。十個穿着圍裙捲着袖子的屠夫出來。其中有一個很強壯的用刀在駱駝的胸前極重的刺了一下。牠動了一動，便躺下來，牠的頭垂在地上。同時又來了兩屠夫，用力將牠的頭切下，然後剝皮切塊。四圍的人便如餓狼似的擠到血污的屍體邊，每人搶着一小捲肉走開，讓別的人來。幾分鐘的工夫，那裏祇剩了一片血迹。但這適當的犧牲是爲主持人類命運的上帝而設的。



從德馬溫德山的雪坡滑下來

第十章 經過叩拉撒——太陽的地

一八九〇年九月九日，我從德黑蘭動身向叩拉撒（Khorasán）（叩拉撒稱爲太陽的地，是波斯本部的香客的主要聖地）的省城麥什特（Meshed）去。從德黑蘭到麥什特的道路很遠，中間共有二十四站。

遠在薛西斯王和達理阿王的時候，這路上已設立了郵站。帖木兒的時候，有郵差來往送公文，那時路上的站數和現在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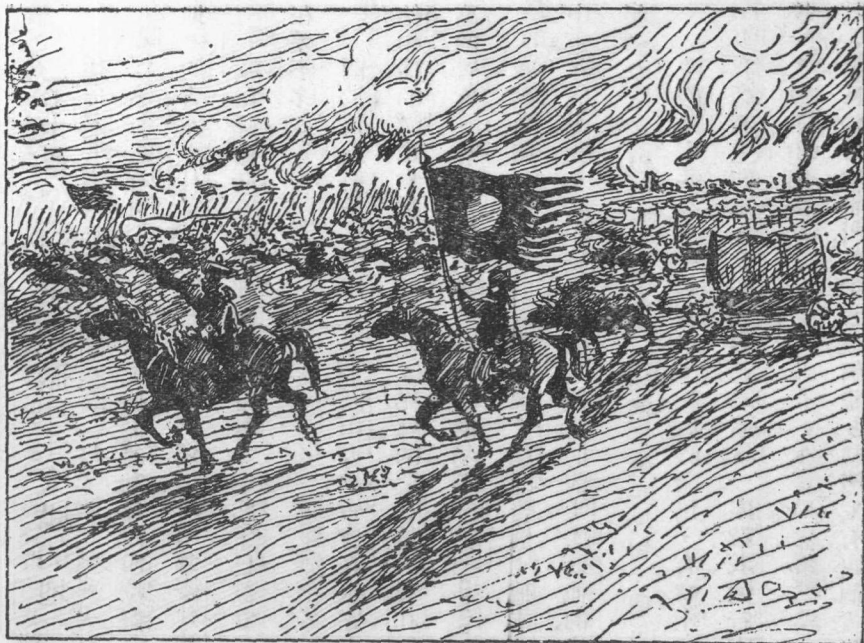
關於這路有許多的歷史：亞歷山大皇帝會在這路上追着達理阿第三世，科多曼那司（Codomanus）；哈倫·阿刺伊德和他的游民會從這路沖出來；兇猛的蒙古族人會在這路上劫掠殺戮；路上的遺跡表示古時那得沙王的戰爭。還有幾十萬的香客，曾從這路到麥什特地方的易萌立紮（Imam Riza）的墓去。

我動身兩日以前，向波斯王那士勒登告別。他支着一根金頭的手杖，獨自在薩爾坦尼塔巴特的花園之間，已有四代中走。他祝我一路平安，說完之後又向前走去。他的玄孫現在正登位不久。他自己在位四十八年。但在他死後二十八年皇帝。

我的路程共有三千六百里，我有時騎馬，有時坐雪車，馬車同火車。我竭力節省我的旅費，統共祇用了二百磅。

我帶着三匹馬，一匹我自己騎着，一匹拉我的行李，一匹給我的馬夫騎着。和上次到波斯海灣去一般，每到一站便換一次馬匹和馬夫。

我們從叩拉撒門出了德黑蘭城，城門上有四個黃藍白三色的瓷質小樑。我們給看門人一個小錢，他便向我們說了一



劫 搶 火 放 城 撤 拉 叩 在 人 古 蒙

句好話：『西阿勒特 馬巴勒克！』(SiarehMbarek) (一個快活的香客！) 在我們右邊，波斯王阿卜都·亞西姆的墓上的圓頂，光亮耀目如金球一般；安息塔就在那墓的圓丘的腳下。在我們左邊，德馬溫得山上浮着薄雲，不久牠就套上冬季的白衣。在大草原中各處，支着許多游牧人的黑帳篷。黃昏的時候，我們到了庫柏得 姆柏得 (Kubed Gumbed) 村，在那裏我們和貓狗同住了一夜。

騎馬的郵差快要到了，因壯馬將先讓他挑選去，我們還在半夜繼續我們的路程。我們使馬疾走一段，再快跑一段，然後再慢慢地走一段，這樣，牠們可以免得疲乏。天氣和暖，獵戶星出現，月亮亦已上升。我們遠遠地聽見旅行隊的一陣鈴聲。過了一息，許多的駱駝很快在我們旁邊走過。

次日，我們差不多整天騎馬前進。有時我們在路旁的咖啡館休息；有時和停着的旅行隊在一起；有時在游牧人的帳篷裏，那裏有紫銅色的皮膚小孩和狗羊玩耍。有一次，我睡着覺，到太陽下去的時候，忽然一陣很大的『拉，衣拉

哈，衣，阿拉！』(La ilaha il Allah) 的聲音將我驚醒。到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天氣還有九十三度。

在得易那馬克 (Deh-i-Namak) 村，頭一個郵夫趕上了我們。他是一個很端正的人，勸我們同他一起走。所以我們在晚上起身的時候一共有五匹馬。沿路因幾千年來被多少人，馬和駱駝走過有無數的足印。我們取道塞謨那 (Semnan) 到千什 (Gushak)，中間經過許多村落。有一次，我們遇見二十四個帶綠白頭中的回教徒。他們是從麥什特回到他們的家鄉徐士忒 (Shuster) 去。還有一次，我們遇見幾個白髮的香客，他們年紀很大，所以祇坐着駱駝負的檯牀。

在千什祇有兩間房子：一個客店和一個郵站。站在郵站的屋頂上，向南和東方望去，可以看見那如凍海一般的克味耳 (Kevin) 『鹽的沙漠』。一次我騎着馬在那沙漠邊和閃耀的白的沙漠上走了一天。我走了三十一里路以後到了一個地方，那裡的鹽有九生的密達深。沙漠的南邊一望無際。十六年後，我又從兩條道路經過這片可驚的荒地。

在路上的一座山上我們又看見那曾被蒙古人剝掠過的達謨加 (Daman) 城和牠的田園。現在那裡尚有一座帶着高塔的美麗回教堂，另有一座老而破敗的教堂，但裡面的拱門和廊子尚很美觀。

到了這裏我打定主意拐到路北六十哩的阿斯特拉拔城 (Asterabad) 去玩一次，但我必須經過厄爾布魯士山 (Elburz Mountains) 和山坡上的森林。我僱了兩匹馬和一個馬夫，便向那裏出發。

我們預定第二天到沙得 (Chardn)，一個四圍都是荒山的小村。但我的馬夫沒有將我領到那村去，因為那裏有著名的有害動物。我們到了村莊幾百碼的一個田園，四圍有五十尺高的沒有門的泥牆，所以我們就從牆上爬進去。馬夫將我的地氈鋪在蘋果樹底下，將毯子，外套和枕頭擺成一個牀鋪，將兩個箱子放在旁邊，安排好了，他便牽着兩匹馬到鄉裏去買雞，鴨，鷄子，蘋果，和麪包。不久的工夫，他帶了兩個人回來。我們便預備晚飯。吃剩的東西都放在我牀邊的

箱子裏，於是他們三個人一同回到村裏去。

天尙亮的時候，我坐在牀上寫字。四外不見一個人影。有時只聽見遠處幾聲狗叫。等到天黑了，我便躺下睡覺。

晚上箱子裏忽然發出一陣刮刺的聲音將我驚醒，我便坐起來靜聽。但一點聲音也沒有，我便又睡下去。不久，我又被一陣抓皮箱的聲音喚醒。我坐起來，靠着星光，模糊地看見六隻土豹，因見了我嚇得向牆邊暗處偷逃。我那時已完全醒了，留神的守着。我看見那些土豹如影子一班的逃走，並在後面聽見牠們淅瀝的脚步聲。後來從土堆裏和草原中又來了幾隻。

我知道按理土豹並不是有害的動物，但是我現在祇有一個人，不敢說沒有危險。我便想再吃些夜飯來消磨時間。但土豹已經將箱子裡的東西都吃盡，祇剩些蘋果了。牠們愈來愈胆大，並且走近牀邊。我便拿一個蘋果盡力地向牠們羣裡擲去。我聽見一聲悲鳴，知道一隻土豹已打中了。但牠們仍復回來，而且愈加胆大。我便抓住一條皮鞭，向皮箱上亂打，想把牠們嚇走。時間過的很慢。我本來仍可睡覺，但是四圍有許多土豹呢喃的叫着，並有幾隻爬到面前來，怎能叫人睡着呢！

後來天色漸明，雄鷄亦啼了。那些土豹跳出牆去，不再回來。我方能安睡直到馬夫來叫醒我。在我們下次住宿的地方，我聽見幾個土豹的故事。有一個人騎着騾子從一個村莊到別處去。不久，有十隻土豹在後面隨着走，他很難以讓牠們走開。餓的土豹吃人的故事也常可以聽得。

我們騎着馬經過松林，夜間在野火旁露宿，我又走過橡樹，楓樹，楊樹，和橄欖樹的深林。沿路有峭險的絕壁。北面的山谷籠罩着白霧。我們走過那一度強盛的約馬德忒科曼族人 (Yomud Turkomans) 住的地方，後從美塞得蘭 (Mas-

anderan) 門進了阿斯特拉拔城。

我在俄國的領事館裏住了幾天。波斯王生日的那天，阿斯特拉拔城的長官請我們去吃飯。那一次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晚上放了許多美觀的花炮，表示慶祝。騎兵騎着紙馬，拿了頭上漬着黑油的木鎗，來到武場比賽。一個樂隊有銅鈸，笛子，蘇鼓，和皮鼓很吵鬧地作樂。小孩子扮了女人跳舞，並且大家還飲了不少的酒，雖然這是可蘭經上禁止的。我們向前進行，經過茂盛的樹林和危險的峭壁，一直向東，後來入了波斯坦 (Bostam) 和薩勒特 (shahrud) 城間的旅行大道。在波斯坦我們看見幾個綠琉璃蓋的老房子，一個紀念土耳其王巴查則特 (sultan Bajazet) 的尖塔和兩個別的尖塔。名叫波動之塔。



一隻波斯駱駝的頭

後來我們向東走，經過荒野和草原，地勢微有起伏如波浪一般，左面的山脈將忒科曼的國境和北邊分開。五十年前，這裏住着的人民聽見忒科曼族這個名字，便嚇得了不得。忒科曼族人向波斯境界侵掠，得了不少財產貨物，牛，羊和奴隸。賣奴的風俗漸漸的興盛起來。一八二〇年木拉威夫 (Muravjeff) 在基發 (Khiva) 俄國大使的時候，那裏共有三萬奴役，有的是波斯人，有的是俄國人。基督教徒因為反對回教就被活活地埋死，或用長釘子將他們的耳朵釘在牆上讓他們餓死。一八八一年斯科柏勒夫 (Skobeljev) 得着佐克特普 (Geok-Tepe) 的時候，放了二萬五千奴隸。

路旁有四十尺和五十尺的高塔，本地稱爲『勃治』(Buri) 塔的數目，

愈來愈多。這些塔從前是波斯的守望隊住着，看守東方和北方，以便警告左近的人民他們逃走或藏躲起來。這個地方名叫查易卡夫 (Jai-Kuf) 或『恐怖之地』，因為哥克拉克科曼族人 (Goklan Turkomans) 常來劫掠。

沙漠中間的米安達士特 (Miyandash) 客店，可算回教區域中最大客店的一個。東西兩方來的旅客都在此歇腳；香客們也在此休息一兩天。婦人，啼哭的小孩，回教徒，兵丁和商人都聚在一起，形狀不一。有的在那裏談論，有的從院子裏的井中汲水，有的在小攤子上買水菓。一隊駱駝剛在那裏卸貨。又有一隊旅客預備好了要走。我看見一個美貌女子，坐着一乘兩隻驢子肩的轎子，進到客店裏，後面跟着幾個步行和騎馬的人。

從這裏向東，便和沙漠一般。我們在路上看見一隻被人遺棄的半死的駱駝，並遇着四個回教徒肩上了他們的負鞋子以免得穿破。又有一大羣的烏鴉，在我們前面飛了不少時候，好似一羣衛隊。到了晚上，我在一間小屋的樓上住宿，外面旋起的沙土一陣陣地向裏捲來。

我們後來到了薩布則發 (Sabzevar) 。這城以出產菜類著名，共有一萬五千個人民，有兩所大教堂，幾所小教堂，和一個售賣雜貨的市場。城中還有一個礮台，現在已成遺跡，因為忒科曼人已不來搶掠。並且又有地窟中的鴉片館。我同了一個亞美尼亞人到一處鴉片館裏去。兩個人躺在地上，氈子上吃烟。鴉片槍是一根長竹管子，頭上有一個帶孔的泥球，孔裏裝着一個豆子大的鴉片烟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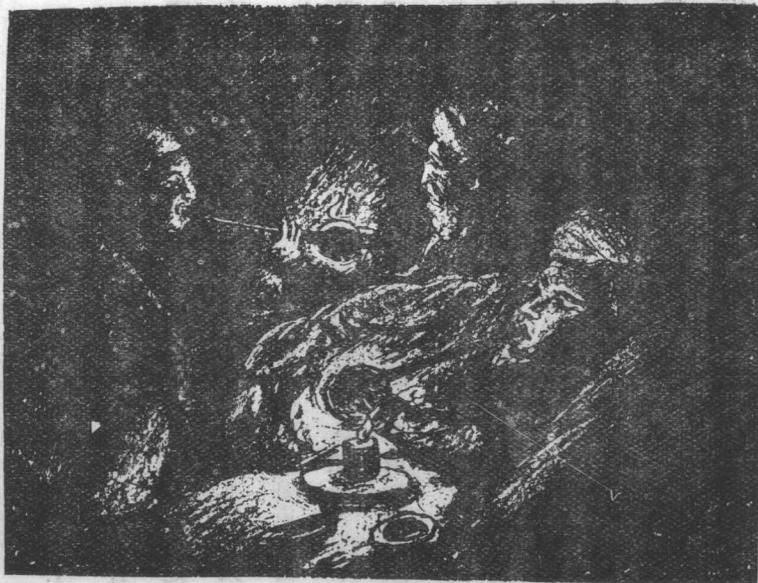
薩布則發市場的中錢商

那烟客將烟管對着火，便把那有毒的烟吸入口中去了。烟泡一個個裝進去，那烟客便慢慢地睡着。四個煙客已經失了知覺躺在牆邊。我也試抽了幾口，覺得那味道和燒牛角一般。

從薩布則發到尼沙普爾的路上，我們遇着一隊商客，共有二百三十七隻駱駝；還遇見一隊香客，其中有十幾個婦人坐着背籃。男人們在騾子上睡覺。一個牧師領着這羣香客到易萌立紫的墓去，路上給他們講些聖經上的故事。

我們下次經過的是尼沙普爾城，這城在東方向以出產世上最好的藍寶石著名。城北的丙那拉德(Binalud)山脈中含有金、銀、銅、鉛、錫和孔雀石。在前幾世紀裏，這城毀了又建，建了又毀，足有好幾次，亞歷山大皇帝曾經一度毀過這城。

又過了幾天我們到了忒普易薩拉米(Tepe-i-Salam)『恭賀山』。不少年來，曾有無數的香客跪在這裏禱告，因為從那山上，他們可以看見那聖城麥什特，『殉道的地方』。山上有無數的石堆，每一個香客必在其中的一堆上放一塊石頭，算是一



薩布則發城中吸鴉片的人

種表示誠心的貢物。

我的探險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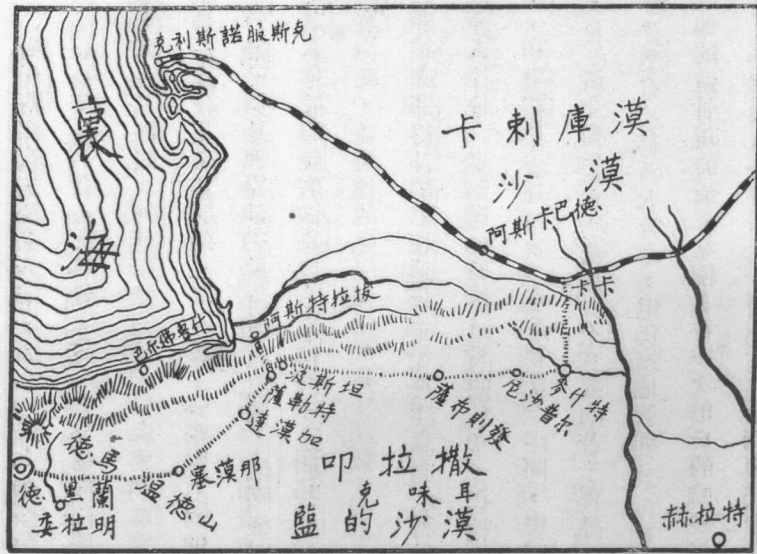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麥什特殉道者的城

麥什特葬着三個名人的屍體。八〇九年回教主哈倫·阿刺細德想到麥什特去平定叛亂，不幸在中途死去。

九年以後，第八世回教徒首領立紫也葬在麥什特。波斯的犀阿派（Shi'ahs）回教徒以阿利和他的十一個後代為承繼摩漢默德之首領。阿利和他的兒子哈森與胡森算是第一世；立紫是第八世；玄妙的厄爾馬的（El-Mandi）是十二世，他就是那想在上帝審判的日子在地上再建設天國的人。

第三個是那得沙的墓。他是一個韃靼強盜，自剗掠了叩拉撒以後，勢力便強盛起來；幫着波斯王坦馬士二世將土耳其人佔據的幾省波斯地方重復奪回，開拓波斯各方的境界；然後廢了波斯王，又叫人暗殺了他；一七三九年將德利在血裏淹死，並將他的兒子眼睛弄瞎；在教堂頂上用人的頭顱堆成尖塔；並在他的銀幣上刻着這些字：『銀幣啊，你須將世界雄主那得沙的君權傳佈到各處。』一七四七年春天，他將他的軍隊駐在麥什特城外。一天他對他的波斯兵士大怒，便命人等他一發暗號的時候，將他們完全殺掉。但他的計劃並沒成功。有人看見那些土耳其，阿茲柏格（Uzbec，武科曼，和韃靼兵士在那裏磨他們的刀劍。波斯兵士沒有別的法子，祇得去殺那得沙。一個衛隊團長名叫舍爾伯克（Sale Bek）晚上偷到那得沙的帳篷裏，將他的頭一刀割下。他的屍體後來葬在一個陵墓裡，但在二七九四年阿加·摩漢默德·可汗（Aga Mohammed Khan）（現在的回教皇宮的創立者）得了勢，將那得沙的墓掘開，讓狗來分食他的屍體。說他的遺骨現時尚在某園裏小山下的四株桑樹底下。

那聖地在麥什特差不多成了一個獨立的小城。麥什特中最美觀的，要算基上八十尺高的包金圓頂，那些砌瓷的尖塔



由德黑蘭至卡卡，與屋宇正面，和帶四室的院子，四室內可容三千香客和他們的面盆與鴿子。城中還有一所帖木兒的愛妻造的帶藍圓頂和兩座尖塔的教堂。在這些神聖的房屋裡，藏着無數的財寶。我去游歷的時候，聽說每年有十萬香客到麥什特來。當時並有一萬具屍體搬來葬在回教首領的墓相近之處，以便在復活的日子，可以讓他帶入天堂。土豹在坟墓邊來往覓食，到了晚上，牠們簡直走進城去，到了園子裏。城中有八萬居民，其中五分之三是僧侶，回教徒和香客。靠近了那坟墓，窮人就可得着食物，瞎子就可見着東西，癱子就可恢復他的四肢的運用。到聖地去的路都用練子攔起來。在那界限裏面，犯人亦得平安自由，所以有不少殺人和搶掠的罪犯便拿牠當了藏身之地。

在那加刺卡勒 (Nagara-Khaneh) 或鼓樓上，有一個奇怪的樂隊，每天早晨太陽出來的時候，便奏樂歡迎，到了晚上，又奏起樂來送牠西沉。

第十一章 布喀刺和撒馬爾罕

十月中旬，快到秋季的時候，我同一個馬夫帶着三匹馬，從麥什特動身，經過赫薩麥斯吉特山脈 (Hesar-stid Mts.) 中的峽道，隘口，和那堅固的天然城堡刻拉提依那第里 (Kelat-i-Nadir)，向着北方的外裏海鐵道 (Transcaspian Railway) 前進，到了卡卡 (Kahka) 車站。

在外裏海的首城阿斯卡巴德 (Askabad) 我認識了那城的軍事長官——俄國庫路帕特京大將 (General Kurpatkin) 俄土戰爭之時，他曾在普利佛那臨陣；俄國征服外裏海的時候，他亦有些功績；日俄戰爭那一次，他是俄國軍隊的總司令。後來我在撒馬爾罕，塔什干 (Tashkent)，和聖彼得堡遇着他幾次。我很感激他，因他在我的旅行上幫過不少的忙。

我到阿斯卡巴德四外游玩。我注意到忒科曼族人已經漸漸從游牧生活進化到耕種生活，安居在鄉村裏做農夫了。我去游覽阿瑙 (Anau) 地方美麗的回教堂，在牠的正面琉璃牆壁的圖案上組成了若干中國的金龍，甚是有名。我在那地頭一次看見裏海和阿姆河 (Amu-daria) 中間，與叩拉撒和鹹海中間的黑沙漠，卡刺庫謨 (Kara-kum) 那裏有野豬，野驢，老虎和土豹，來往覓食。土耳其的若干部分，已被俄人佔領，如基發及裏海東岸皆在統治之下，在卡刺庫謨中的綠洲雖有達克忒科曼人牧畜，但仍歸他管理。

起初俄國人遇着反抗，有一次出兵的時候，一萬八千隻駱駝只剩了一千隻。忒科曼族人便驕傲起來。所以必須痛擊他們，使他們永遠不忘。因此斯科柏勒夫又出兵征討，演出亞洲空前的慘劇。結果，忒科曼族人失去了勢力，直到列寧

的時候。

一八八〇年十二月，斯科伯勒夫帶了七千個兵，七十架大砲，向那沙漠前進；同時安內科夫（Annenkoff）大將神速

地在沙漠上鋪設了鐵道，以便運兵。忒科曼族人喚安

一 內科夫叫『俄國茶壺大將』（“Samovar Pasha”）喚

個 火車叫『魔鬼』（“Carts of Devil”）四萬五千個亞喀

忒 爾——忒克——忒克曼（Akhal-Teke-Tur Komans）

科 族人，其中一萬是馬隊，帶了婦女和小孩，在四面圍

着高牆的佐克特普城堡中（綠山）備戰。他們的頭目

是馬克當科立汗（Makdam Knli Kean）他們有來福

槍，隨身的軍器和一尊打石彈的砲。

一八八一年一月，俄國軍隊靠近城堡進攻，並在



地下掘洞穿過那城牆。忒科曼族人聽見地下掘洞聲音，以為俄國人必從那洞裏一個一個的爬進城去。他們便都預備好了軍刀等着，那知一噸火藥爆炸起來，死了不少的忒科曼人。

俄國軍隊分三路跑進城去，兩路由庫路怕特京與斯科伯勒夫領着。斯科伯勒夫騎了一匹白馬，穿着白軍衣，捲了頭髮，用香料打拌得和新郎一般，在軍樂聲中走進了城。忒科曼族人一共死了二萬。祇剩下五千個婦孺和波斯奴僕。俄國軍隊祇死了四個軍官和五十五個兵丁。從那次戰爭以後，忒科曼族人一聽見俄國軍樂便哭，因為他們每人至少有一個親

賊死在佐克特普。

祇要幾年的工夫，俄國人的統治勢力便達到只距赫拉特一天路程的地方。對於印度的危險和俄國人向中亞細亞迅速底前進，使英國人起了恐怖。

一八八八年到撒烏爾罕八百七十英里長的鐵路開始通車。約在十月底的時候，我由那條鐵路到了麥爾夫 (Merv) 的沙漠田。在賈羅亞斯德教的聖典中，波斯王達利阿·喜斯塔斯皮 (Darius Hystaspes) 喚這地叫莫洛 (Moru)。波斯巡撫馬加 (Marra) 就駐在那裏。

麥爾夫處在土蘭 (Turan) 和伊蘭 (Iran) 的邊界上。幾千年來，不知換了多少主人翁。紀元後五世紀時，有一個斯託利 (Nestorian) 教派的牧師住在麥爾夫。六百五十一年薩薩尼的末一代王，業茲狄澤德第三，帶了四千個人，舉着聖水，從雷機茲逃到麥爾夫。韃靼人便來猛攻。那王獨自徒步逃走，到一個磨麪人那裏，他答應將王藏匿起來，祇要薩尼王肯替他還債。業茲狄澤德便將自己的軍刀和寶貴的刀鞘給了磨麪人。到了晚間，磨麪人看見王的衣服美麗，起了貪心，將他殺了。後來韃靼人被人赶走，那磨麪人也落得身首異處。

札庫特 (Jakut) 是一個學問淵博的亞拉伯人。他曾在麥爾夫的圖書館裏讀書，並作詩贊美沙漠田的清水，西瓜，和棉花。麥爾夫在一二二一年遭過成吉斯汗 (Jenghiz Khan) 的兒子，都雷 (Tutai) 的一回搶劫。到一三八〇年那沙漠田又入了鐵木兒的手中。麥爾夫的忒科曼族人很使人可怕。在某發和布喀刺 (Bokhara) 的人說：『你若是遇見一條毒蛇和一個麥爾夫人，先殺了那麥爾夫人再殺那一毒蛇。』

我在麥爾夫的時候，沙漠田裡每個星期日都有市集，本地的工業出品——尤其是牛血色，帶白花的美麗地氈——擺

在番布棚裏或露天底下出售。路上的羣衆熙熙攘攘，很是有趣——有戴高皮帽的人民，有巴克特里亞（Bactrian）產的駱駝，有著名的頭大頸細的科忒曼馬，有騎馬的人，有旅行隊和車輛。還有老麥爾夫（拜刺謨阿刺）（Bairam ali）的遺跡和圓頂也很好看。

老從麥爾夫起，鐵道在變移的沙堆間蜿蜒地鋪着。沙堆上種着垂絲柳和別的植物，免得那變移的沙土將鐵軌覆沒。火車在阿母河上一架兩俄里長（合七千英尺）的木橋上橫過。阿母河從帕米爾發源，流入鹹海，共長一千四百五十英里。

布喀刺是我們所遇見的亞洲西部第二個文化和歷史的中心——亞洲的羅馬——世界上的精華。

這城曾受過希臘人，亞拉伯人和蒙古人的蹂躪。希臘人稱牠為索格狄亞那（Sogdiana）羅馬人稱牠為德蘭斯奧克斯那（Tinsoxiana）十一世紀時布喀刺是回教經學的中心。有一句俗話說道：『世上別的城市，光亮都從上面照到地上，但在布喀刺光亮是從下面上升。』

布喀刺有一百〇五所宗教學校，和三百六十五個回教堂，所以一年中每個信徒可以每天在不同的教堂內獻祭。

成吉斯汗和鐵木耳曾都劫掠過這城。一八四二年英國的斯托得德團長（Colonel Stodeart）和昆諾力上尉（Captain Connolly）到布喀刺去游歷。當時布喀



刺的長官那烏拉 (Nasr-ullah) 很是殘忍。他將那兩個英國人拘起來拷問，然後將他們投到有名的毒蟲坑裏，結果了性命。一八六三年凡貝里 (Vambéry) 假裝回教僧混進布喀刺去以後，纔把城裏奇怪的情形傳了出來。

布喀刺的人民共分幾種。最重要的是伊蘭種的塔吉克人 (Tajiks) 受過教育的人和牧師都屬於這族；還有蒙古種的阿茲柏格人 (Uzbeks) 和查加泰土耳其人 (Chagatai Turks)；平常的人和永久住在布喀刺的居民多屬於一個混合種的



布刺克城中老年的塔吉克人

纏頭 (Saris)；此外又有許多前的東方人；和波斯人，阿富汗人 (Afghans)，啟耳基茲人 (Kirghiz)，韃靼人，高加索人，和猶太人。

在布喀刺城裡光線不足的拱門下，陳列得五光十色，生活非常忙碌。在那裏你可贊賞布喀刺紡織工藝的優美；在古玩舖裏可以看見希臘和薩薩尼的金銀幣和別的珍品。極多的棉花，羊毛，羊皮，和生絲從布喀刺運出口，所以在市場左近的客户裏，包件堆着如山一般的高。城裡有很好的餐館和茶

館。從遠處就可以聞見茶，咖啡，和洋葱同香料做的饅首的香味。一個小饅首賣波斯銅幣普耳 (Pool) 一枚——三百二十枚普耳合盧布一文。

街道狹窄而美觀，兩旁都是式樣有趣的兩層樓房。路上有車輛，馬匹，駱駝和行人，很是擁擠。我在其中行走，總

不覺倦。有時，我停住畫一禮拜寺或街景的草圖，便有一羣嘈雜的人衆圍住了我，和我同行的俄國使館的一僕個人薩伊德·穆刺德 (Said Murad) 使用他的鞭子驅逐頑童。一次，我出去散步，沒有帶着他。那些小孩子便來報復，合夥地攻



布 喀 刺 城 中 的 講 古 事 者

擊我使我不能畫圖。他們四面進攻，用爛蘋果泥塊和拉圾當作武器。我沒法抵抗，祇得赶快回到公使館去叫薩伊德穆刺德。

一二一九年成吉斯汗進了麥斯吉狄，伊，卡蘭 (Mesthid-Kalan) 大同教堂，肆行屠殺。不到二百年之後，帖木兒又將那教堂修復。離現在三十五年以前，審判官尚在教堂內一百六十五尺高的尖塔頂上，大聲宣布犯人的罪狀，以後便將罪犯從上面擲下來。現在上面祇有鸛鳥做窠，並也不許人上去，因為在那裡可以望見附近人家的內院。

在大同教堂的對面，是中亞細亞最有名的麥，亞拉伯 (Mir-Arab) 宗教學院。那裏有幾個圓塔，兩個綠盜的圓屋頂，和一間有四個大門的屋子，裏面有一百十四間房子，預備給二百個教徒住的。

是中亞細亞的精華撒馬爾罕。我在十一月一日到了那裏。當亞歷山大皇帝征服這些國家的時候，將索格狄亞那的古都喚作馬拉坎大 (Maracanda)

直到現在，那馬其頓 (Macedonian) 名字易斯坎得，伯克 (Iskander Bek) 仍舊存在。撒馬爾罕雖然有十一萬能拿兵器的人，也抵抗不了成吉斯汗，終久投降，整個城市便成了平地。

第三個得勝者和撒馬爾罕更有密切關係。帖木兒是一個韃靼人，生在一三三三年。他從基發逃走以後，在卡刺庫謨的沙漠裏遇着不少危險，他在斯柶坦 (Sistan) 受傷跛足。所以人都叫他帖木·楞克 (Timur Lenk) 或帖木雷因 (Timur Lane)——這個名字後來遂變成了帖木兒。在一三六九年他平安地在

撒馬爾罕做了皇帝。後來他便開始出征。他先得了波斯。前面已經說過他在設刺子遇見了和非茲。當他征伐各處的時間，在撒馬爾罕造了不少極偉大的建築，所以這城在建築上可算世界無雙。直到現在，那明亮的綠色圓頂還在青翠的田園中矗立着，尖塔和圓頂的瓊玉亮藍色與天空的淺藍色襯映着。

一三九八年帖木兒帶兵經過興都庫什 (Hindu Kush) 打败了印度斯坦 (Hindustan) 的王馬穆德 (Mahmud) 並在德利搶了無數財物，用奪得的象載着運回撒馬爾罕。後來帖木兒又得了巴格達 (Bagda)

阿勒普 (Aleppo) 和達馬士革士 (Damascus) 。

一四〇二年他在安哥拉 (Angora) 打败了土耳其皇巴查則特 (Bajazet)，據不可信的禪史傳說，帖木兒將那獨眼的土耳其皇放在一個鐵籠裏，後來拿到亞洲各城去陳列。帖木兒從德黑蘭回到麥什特的時候，卡斯提爾和雷翁的皇帝，亨利第三世，的大使隨在帖木兒後面，將他旅行中事記載下來。



帖木兒末一次出兵，是在一四〇五年一月。他從撒馬爾罕出發，想去攻打明朝最強盛的永樂皇帝。但帖木兒在色爾達里雅 (Sirdaria) 那邊的俄特拉 (Orta) 死了。死時年七十歲。他的屍體運回撒馬爾罕，照他自己的意思在那裏建了一個世上最美麗的陵墓。他的屍體灌了香料和玫瑰花水，並用麻布包裹，放在一口象牙棺材裏。在他陵墓的圓頂底下的葬穴上，爲一塊世界上最大的白玉，六尺長，一尺半厚，一尺半寬。有一面壁上，用大理石嵌成亞拉伯凸字：『假使我還活着，人類將要害怕』。

回教紀元起始的時候，一個穆漢默德的後代卡栖姆·易逢·阿拔斯 (Kasim Ibn Abbas) 到撒馬爾罕來傳教。但那兇暴的人民將他捉住殺了他的頭。據說他的頭雖被殺掉，仍能用手夾着頭顱，逃往一個地突中隱滅。日後，帖木兒的夏日的行宮，就是造在這穴上的。那裏七個深藍色的圓頂，至今還在黃土地上矗立着。帖木兒會在那裏舉行過飲酒比賽，飲得最多的人便賜他武士的稱呼。從宮裏一個洞中可以望見地穴裏那個人用手夾着頭顱行走。所以人叫他薩易信德 (Shah-i-Sindeh) 或活皇帝。那皇宮現在欲叫這個名字。當俄國軍隊漸漸地侵入亞洲來，有人預言說，若他們到了撒馬爾罕，薩易信德將從洞裏出來，高舉着頭顱來救帖木兒的城。但是考富曼 (Kaufman) 得了撒馬爾罕的時候，亦未見他出來，所以回教徒都不大信仰他了。

帖木兒紀元以後，在世界上最美麗的曠野利吉斯坦 (Rikistan) 造了三個宗教學院，麥紮·烏拉·伯克 (Misza Uluk Bek) 替拉卡 (Tiliah Karch) 和馬拉薩瑟達 (Madrasah-i-Shirdar) 三個學院正面壁上的瓷質圖案極其宏壯。俄國畫家味勒士察金 (Verestchagin) 會將那裏美麗的圓頂和尖塔繪入畫中。

在撒馬爾罕城外，我去游覽葬着帖木兒的愛妻——中國皇帝的女兒拜比卡南 (Bibi-Khanum) 的回教堂。那教堂是在

一三八五年造的，現在雖已經頹廢但仍很是偉大。

一天晚上，我同了一個法國人到舞女的地方，北卡帕克 (Par-Kabak) 去。我們進了充滿香氣的屋中，地下鋪着氈子，沿牆擺着許多躺椅。幾個美女正用巧細的手指彈着絃琴和琵琶。另有幾個美麗的女子也是一樣精巧文雅地打着手鼓，她們常須將鼓放在火上烤一會，使鼓面緊張。

夜間音樂。起，那些舞女便穿着飄盪的薄衣，嫵娜地舞蹈。她們中間有些是波斯人，有些是阿富汗人，還有些是鞏



波斯

第十三章 到亞州內地

『度加』(duka) 洞上鐘聲鏗鏘的時候，我便離開了撒馬爾罕。藍色的圓頂遠遠地隱下去。阿夫索極亞布小山被旭日一照，便有了生色。

我坐了一輛三隻馬拖的車，經過許多在黃紅的秋色中閃耀着的田園。我度渡過了那則刺夫善(Zarafshan)河(又稱『金滾浪』(Gold Roller)——就是那灌溉撒馬爾罕和附近沙田的河流)。後來我又經過那叫作『帖木兒門道』的狹窄山道，和『哥羅特內阿』(Golodnaya)或『饑饉草原』。後者是俄屬土耳其斯坦兩大河流阿母河與查克薩提(Jaxartes)河中間的克慈庫穆(Kizilkum)沙漠(又名紅沙地)的一角。

我們渡查克薩提河(土耳其人叫作色爾達里雅)的時候，用一隻大船。船上除了我們以外，還載着十隻駱駝和十二輛車子和馬。渡河以後，我們又換了不少次馬匹，方到了俄屬中亞細亞的首都塔什干。

從前成吉思汗的兒子若加塔·汗(Jagatai Khan)曾統治過這城。到一八六五年，俄國的瑟尼亞夫(Cherniaieff)大將占據了這城。那時城內有十二萬居民。瑟尼亞夫大將祇用二千人便將牠克復了。克復的那夜，瑟尼亞夫帶了兩個哥薩克兵，騎着馬走過街道到土耳其澡堂洗澡，還在市場裏吃飯。這樣的勇敢給了人民很深的印象。

我到塔什干的時候，縣長勒斯啓男爵(Baron von Mrenski)在那裏長住，前便在他家裏下榻。他給我預備了些地圖，一張護照幾封介紹信，并待我十分地客氣。一八七三年瑞典王在斯突柯木加冕的時候，他曾當過俄國大使。

我們換了車輛繼續前進，渡過查克薩提河到科真德(Khojent)，進了斐加那(Ferghana)的肥沃的山谷，再到科

坎德 (Khokand) 在那裏我們去游覽科第汗 (Knodier Khan) (末一個可汗) 的皇宮，并到茅舍中去拜訪唱歌的回教僧。離了科坎德我們又到亞歷力山大坎所在的馬革蘭 (Marcelan)。

我們在明亮的月光底下騎着馬前進，直到奧榭 (Osh)。當時那裏的長官是兌布涅團長 (Colonel Deubner)。我決意想到喀什噶爾 (Kashgar) 去。那是中國極西的城子，在接連天山和帕米爾的山脈的那方。從俄屬土耳其斯坦的奧榭到中國新疆的喀什噶爾去須經過山上的最高處，這路名叫特勒克達坂 (Terek-davan)。或白楊道。牠的高度是一萬三千呎。

兌布涅團長告訴我上一班的旅行隊早已出發，又說天氣已到降雪的時候，祇有那些耐苦而熟識路徑的啓耳基茲人纔敢過那山道。但是我並不因此胆怯。兌布涅團長便竭力的幫助我。我買了些食物，一件皮外套和幾條皮氈；僱了四匹馬（每匹馬每天須要俄幣六十個『戈比』）和三個僕人，一個是馭馬的，名叫克呂木，蔣 (Kerim Jan)，一個是馬夫，名叫阿塔，巴依 (Ata Bai)，一個是廚子，名叫阿順 (Ashur)。

我們在十二月一日穿着厚衣和軟的氈靴出發。雪下得很大。山間的景色白如壘粉，中間有些黑點，那便是遠處啓耳基茲人的大圓帳篷。到薩菲庫干 (Safi-Kurban) 去的那天，我們走了最多的路，一共四十二哩。到了那裏，我們在啓耳基茲人的帳篷裏，圍着火吃食，休息和睡覺，和我們在別的帳篷裏的時候一樣。在薩菲庫干有一處五十個帳篷的村落。那村的首領科特，比 (Khoat Bi) 狠和氣的接待我們。在他的地火裏，我的廚子阿順做了一種貝士巴馬卡 (Bech barnak) 湯（五指湯），因為這湯很濃可以用手指來抓食。湯裏有羊肉，白菜，蘿蔔，白薯，大米，葱，胡椒和鹽。十二月五日天氣很冷（六度）。我們離開薩菲庫干向勒克達汾出發。我的僕人們穿着，大得可以將全身的衣服套進

去的皮褲子，上面一直到了腋部。

我們經過冰凍的小河上的脆木橋。山谷的斜坡下長着不少的赤楊和杜松。我們後來到了山壁中一條不够二十尺寬，名叫達凡塞 (Darvasch) (大門) 的一條小道。那險峻的路在雪中曲折。我們差不多費了一天的工夫纔到了那山道的最高處，一條極清楚的路。路上存着那些在風雪中死去的人馬的枯骨。

向東方和南方望去，我們看見一片偉大的景緻，有荒野曲折的山脈。那些在天暖時向東流的小河都到羅布淖爾 (Lop-Nor) 爲止。那些向西流的小河都注入鹹海。



中俄交界伊爾克士坦地方啟爾基茲人

我們下山的時候驚走了一群野山羊。牠們很閑雅的下下山坡。我們經過一個一個的帳篷，下了山谷，經過俄國堡壘伊爾克士坦 (Irkeshtam) 和克茲楚 (Kizilsu) 河一直到了那加刺加爾底 (Nagara-chalili) 森林。那裏有一百個啟耳基茲人住在二十個帳篷裏。他們的首領請我們去吃飯，有酸牛乳，油羊肉，牛肉湯和茶。

在中國的城堡烏靈察特 (Uuschat) 駐着柯安統領 (Khang Darin) 所帶的八十個啟耳基茲衛隊和二十五個中國兵。到了晚上，那隊長帶了三個頭目和十二個人來訪我，并且送給我一隻肥羊。

每天我們走過新的鄉村。我們看見東邊有無窮的曠野伸入沙漠。十二月十四日我們經過喀什噶爾的沙漠田四圍的鄉村，後來到了城外的俄國領事館。一個身材高大，有白鬚的中年以上的人，帶了金邊眼鏡和尖圓的綠帽，穿了長袍，出

來很客氣的接我們到院裏去。他名叫尼哥拉·非奧多羅威赤 (Nicolai Feodorovitch Petrovsky)，是新疆的俄國總領事和俄國樞密院顧問官。我在他的家裏住了十天。我以後幾次旅行住在喀什噶爾的時候，他對我也很好。

不少雅立安 (Aryan) 人或蒙古 (Mongolian) 人統治過喀什噶爾，看了這城使人回到成吉思汗和鐵木兒的時代。這城會數次屬於中國。從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七七年，俄屬土耳其斯坦的雄主亞庫布伯克 (Yakub Bek) 專擅地治理着天山和西藏中間所有的土地。等他死了以後，政權又屬於中國。

喀什噶爾是一個特別的城子，因為牠在世界上離海洋最遠，中國的長官是道台，但那裏最有勢力的是倍特老斯克，本地的人稱他為『新若加塔汗』。領事館中有四十五個哥薩克兵和兩個長官。



喀什噶爾的興都族人商

在喀什噶爾有四個人使我想起來覺得感激而且同情的。但是其中兩個已經死去；還有兩個朋友楊哈斯本德上尉 (Captain Younghusband) (後來稱法蘭西斯爵士) (Sir Francis) 和馬卡特尼 (Macartney) 先生 (後來稱佐治爵士) (Sir George)，因為歐戰的關係和我分離。楊哈斯本德最近完成了他第一次的亞洲長途旅行，經過了穆斯塔格 (Mustagh) 隘口。他現在住在城外欽那巴 (Chim-nebarh) 園裏。他沒有房子，祇有一個大的帳篷，地板上鋪着氈子，牆上掛着貴的披肩，和克什米爾出的氈子。馬卡特尼是他的華語翻譯官。他的僕人有阿富汗人，廓爾喀人和別的印度土人。我和這兩個和氣的英國人度了不少值得回憶的黃昏。

有一天我們在領事館的書房裡談話的時候，一個戴眼鏡，穿着棕色長袍的白鬚回教僧走進來，用瑞典話和我寒暄。他是亨特立克神父（Father Hendricks），一個荷蘭人。一八八五年他和一個坡爾人（Pole）亞丹伊納提夫（Adam Isn-artief）從托木斯克（Tomsk）經過伊犁（Kulja）到喀什噶爾來。他到了以後，從未接着一封信。並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他自己亦沒有說過。伊納提夫是一個身體高大刮面平頭的白髮老人，穿了白袍，頸上帶着一個十字架和練子。有人知道他曾在波蘭末次革命的時候，幫助別人殺過一個俄國教徒，因此他被逐到西伯利亞。他住在領事館旁邊一間破茅舍裏，每天在領事館裏吃飯。

在一個印度人的旅店裏亨特立克神父佔了一間泥地紙窗的空屋，裏面只有一椅，一桌，一牀和幾個酒桶，因為他是一個有經驗的造酒者。一面牆上掛着一個十字架，這屋便又當了禮拜堂。他永遠不會忘記去獻祭。他的會衆裡有亞丹伊納提夫。亨特立克對伊納提夫講了幾年的經，後來二人起了爭執。亞丹伊納提夫就被逐出教會，以後這些會衆便散了。但那牧師仍向着室牆和酒桶獻祭，亞丹祇得在門外將耳朵附在鎖孔上偷聽。

城門口有幾個中國兵駐着，但大多數的衛隊是紮在七哩地外的疏勒（Yanci Shahr）城。在喀什噶爾的市場裏有些不帶蒙面巾的婦女，在露天的貨攤上賣物，景象很是好看。黃灰色的土屋間常有一座教堂來打破牠們的單調。哈茲勒特（Hazret Apak）喪葬教堂外面的院子裏的桑樹和楊樹底下，葬着亞庫布伯克的屍體。據說中國人重佔那城的時候，將他的屍體燒了。喀什噶爾四圍還有許多別的聖徒的墓。數目實在太多，連那地方的人民也覺得可笑。當時有一段故事說道：一個亞刺伯伯克常在喀什噶爾外的一個聖徒的墓邊，教他的門徒可蘭經。有一天一個學生來和伯克說：『神父，請你給我些錢和食物，讓我可以到世上去試試我的運氣。』那伯克回答道：『我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給你，祇有一隻驢子。你

拿了去罷，我願上帝保佑你的旅行。」那年青的人騎了那隻驢子日夜行走，後來過了那大沙漠。那驢子疲乏而死。他便掘了一個壘穴將牠葬了。他因驢子死去，感着寂寞，便坐在地下哭起來了。有幾個富商同他們的商隊走過，看見了那個年青的人，問他說：「你爲什麼哭？」他回答道：「我喪失了我惟一的朋友，我的忠心的旅伴。」那些富商對於他的忠實非常感動，決定在山上造一個偉大的墳墓。大帮的商隊搬運瓦和磚到那地方去，沙漠中便多了一座建築，一個光亮的圓頂和高聳入雲的尖塔。那個新聖徒的墓的消息傳播得很快，不少香客從各處來獻祭，過了很多年以後，那個喀什噶爾的老伯克亦到這裏來。他看了他從前的學生在一個如此有名的聖徒的墓地當伯克，覺得很驚奇，他問道：「實在告訴我誰葬在這墳裏？」那學生小聲回答道：「這不過是你給我的那隻驢子！你現在告訴我誰葬在你從前教我經典的墳墓下？」那個老伯克回答道：「那是你這隻驢子的父親。」

第十四章 利布喀刺巡撫同處

耶穌聖誕節前一夜我又動身作一個肆意而飛快的旅行，有時騎馬，有時坐着雪車或馬車，去游歷亞洲西部。領事館裏的三個哥薩克兵已經滿了當兵的期限，正要回到俄國邊境有七條河的塞米烈辰斯克 (Semiretchensk) 的那林斯克 (Narinsk) 去。我便同他們一齊動身。

我們同了一小隊駝貨的馬向北前進，經過冷氣襲人（冰點下四度）的山谷和半凍的河流。在那裏可以看出哥薩克兵很是有用。他們騎着馬在靠岸的冰上走，等牠破裂以後，馬便躍入水中在冰塊間行走好似河豚一般。我常怕馬的肚子被那銳利的冰塊割破。水到了我們的馬鞍中間。我們必須曲着腿使身子平衡以免靴靴着水。

再向前走，河流完全凍結。我們的馬在水晶似的水面上有時溜着走，有時狂跳。我們騎馬經過中國邊境圖魯加特 (Turgat) 隘口（一萬一千七百四十尺），橫穿凍水而覆着雪的察提爾庫爾湖 (Chayr-kul)，再越過塔什拉波特 (Tash-Rabat) 隘口（一萬二千九百尺）。我們到了山谷的曲折處，四面圍着天山的支脈。

從塔什拉波特隘口下來，路上轉了不少險峭的灣，兩邊都是尖利的石頭和橫嶺，在那個時候一部份還覆着冰雪。有一隻駝貨的馬滑了一下，滾下山去，跌斷頭頸而死。



我們經過那半冰的河流時候，馬匹須跳入水中

天氣常常下雪；一八九一年元旦那落下來的雪片如織得很密的白面紗一般。到了那林斯克，旅行隊分離了。我一個入坐了雪橇行了一千多哩路，直到撒馬爾罕。那雪橇路非常之好。我們平常用兩隻馬拉，但到了雪厚而鬆的地方，我們用三隻馬。趕橇的人坐在右邊的位置上，將他的腳垂在外邊搖擺，並且摧他的馬說「好，小鳥，就是這樣；我的孩子，再試一下；拖開去，小爹。」。馬上的鈴叮鐺地響，雪不住的下，我們四邊好似圍着面紗，路上兩邊的積雪有好幾尺深。兩我們的馬拚命的跑。雪橇在不平的路上斜着走好像一隻船，但是不容易傾倒，因為有兩個橫的安全滑木，當橇將倒的時候，可以當作緩衝機。祇有一晚，我們的橇完全倒在一個溝裡，但不久我們將牠立起來，放在較平的路上，以後又顛簸地在黑夜中前進。

到了伊斯克庫爾 (Issik-kul) (因為牠的溫暖泉源和深度，不致凍冰，又叫『溫湖』) 極西的狹邊，我立定。在一主意到俄國大游歷家普增發爾斯啓的墓那裏去。靠近那墓的小鎮亦叫他的名字。從亦息庫爾湖到那坟墓有一百二十六哩。個小山上立着一個帶耶穌像和桂花圈的黑木十字架。不到兩年以前，普增發爾斯啟在將要完全他的亞洲中部旅行的時候，便死在這荒地裏。

我們沿着亞歷山大山脈 (Alexander) 的北山脚向西前進，到了奧力·阿塔 (Anlie Ata) 小鎮。渡亞撒 (Asa) 河淺水 (三尺半深) 的時候，旅客和行李都載在一輛兩個高輪的車中，那空雪車便用馬拉了如船似的浮着渡河。

雪不住的下着。溫度降到冰點下九度，所以雪都很鬆。我們的三匹馬跳過數尺高的雪堆，雪花在車子四圍飛揚好似泡沫。但當我走近琛肯德 (Chinkent) 和塔什干 (Tashkent) 的時候，雪堆小起來；到了首部的西邊，地上沒有雪堆了，我便不用雪橇坐車子前進。

在欽那斯 (Oninas)，我到了包爾達黑雅河邊。河面浮着冰塊，渡船不能通行。我和一個從庫爾蘭 (Cour Land) 來的年輕的中尉坐了一隻不牢固的小船，三個強壯的船夫用包鐵的篙子在漂流碎裂的大冰塊中撐着前進。

渡過了河以後，我們每人坐了一輛三隻馬拉的車子再向前進。在到麥紫拉波特 (Misa-rabat) 站的半路裏，我的車子的後軸忽然折斷，一個輪子落下來，車身擦着地，馬便驚嚇起來胡亂地向大平原奔去。車子顛簸地在石堆間撞着。我須緊握着車身以保全生命。後來那馬力乏了停住。我和我的車夫抬起我們的行李，都將牠們都裝在一匹馬上。我們滑騎着餘下的兩匹馬，捨了那破車子，前到麥紫拉波特。那個年輕的中尉已經在那裏等着我們了。

後來有一天深夜裏，我渡過伊薩克 (Isak) 河的時候，又遇着一件不幸的事。那夜天空滿佈黑雲，風颯得很大，天氣潮濕而又寒冷。快到半夜的時候，我們到了河邊。河水很深，裏面滿是漂流的冰塊。我們的車到了淺水的地方，一個人也看不見。

那個從庫爾蘭來的中尉先到那滿冰的河裏去。他的車子走了不到幾步，便在碎的冰塊間陷住。車上滿堆了冰塊，馬便不能行動。費了幾次氣力，我們纔將馬卸下來。那中尉拿着他的行李同了他的車夫騎着馬匹到岸上。車子祇得捨去了。若是那車在冰塊破裂的時候，不被碰碎，到第二年春天大概牠還留在那裏。

那車夫知道在河分叉的地方，還有一處可徒涉的淺灘。那庫爾蘭人的兩匹馬便套在我的車上。他的行李和我的放在一處。他背向着馬坐在馬夫的座位上手扶着車棚的前椽。

各事都預備齊了，我們便動身去渡那第一個河叉。我們的車子隆隆地走過冰上的時候，冰很堅固而能吃重。馬蹄四圍飛着冰花。有一隻馬滑了一腳，但並未跌倒。一路平安直等我們到了第二個河叉，那裏河岸斗直底向下斜，在右邊急



夜間在伊薩克河的外意的事

轉一個灣。

那車夫大聲的呼喊，並用鞭子抽打趕着馬前進。我們的馬全身肌肉緊張，口內吐着泡沫，用後足立起猛勇地躍下坡去，直到牠們的身體一半淹在水裏。我們到了灣處，右邊的兩個輪子還在冰塊上，左邊的兩個已經滑倒河裏。這是片刻間的事。我看見不好，便將身體緊靠着的篷右邊。轉灣的時候，馬盡力的奔跑。車子在三尺深的水裏覆倒，因為力量很大車篷便完全粉碎。前面的兩隻馬倒下而且被馬具繫住幾乎淹死。正當那時，車夫跳到河裡去救牠們。水深到他的腰邊。那庫爾蘭人從車上跌下來，碰着一塊冰，受傷出血。我的箱子落在水中只露出一隻角；我的氈子，皮外衣和地氈幾乎被流水沖去。我們不少物件都被毀壞，沒有一件東西不被水漬。連我們自己也淹在水裏。我們將東西一件一件的撈起來，裝在馬背上，讓牠們負着過河。我們從這冰塊跳到那冰塊，跟着他們過了河。離開第二個站不遠了。我們便在那裏曬乾我們的東西，拾起我的能用的東西。但那可憐的庫爾蘭人幾乎要死。當我將他送到撒馬爾罕地方的醫院裏的時候，他的熱度很高。

布喀刺的巡撫薩伊德·阿卜都·阿哈特 (Said Abdul Ahad) 曾約我去見他。當時他住在離撒馬爾罕不到五十里遠地方的薩伊薩布斯 (Shahr-i-sabs) 城堡裏。一三三二年帖木兒大王生在這裏，薩伊薩布斯便因此有名。我現要去拜訪帖木兒的後代，其實是一個皇帝的陪臣。從前在莫斯科參與亞歷山大三世登基典禮的時候，有人問他最愛的東西是什麼，他回答道『冰檸檬水。』

一隊騎兵到邊界來愈來愈多。晚上我們停除了正餐以外，還有許一個朝臣沙德貝克·喀 (Shigaul) 帶了一羣穿紅來迎接我，並且代表巡們大隊的人馬。

在啓塔柏 (Kitab)

典和俄國的關係。所以後來那巡撫很明瞭瑞典的情形。

看了克拉微和 (Clavio) 記載他到撒馬爾罕城帖木兒的宮中的時候所受的歡迎，可知五百年來禮節沒有什麼變更。

在土耳其皇巴卑爾 (Baber) ——印度斯坦的第一大蒙古人——的傳記中，載着從前在薩伊薩布斯和啓塔柏的四圍，有一座公共的墻，到了春天墻上長滿了綠色草木，所以呼作青翠的城。



土其斯坦的回教僧

迎接我，後來他們伴着我走過村莊，衛兵下休息的時候，有鋪着地氈的暖屋，各處多的饅首，葡萄乾，杏仁，水菓和糖食。拉爾·貝吉·喀爾 (Shahibek Karaol Begi) 藍絨褂，騎着披繡金花鞍布的駿馬的官員撫表示歡迎。各處都有成羣的人民來看我城，縣長請我去吃飯，問起我的國家並瑞

一所雄壯的皇宮聽我使用。飯餐是用三十一隻大盤子成着拿來。我的牀上鋪着紅綢單子，地上鋪着大張布格拉出產的新奇的地氈。許我帶二條回家嗎！

第二天早晨九點鐘開歡迎會。我穿了我頂好的衣服，騎着馬走過從前帖木兒的皇宮阿克薩雷 (Ak Serai)。穿藍軍服的官員伴着我，五十個人向我舉槍，還有三十個人的樂隊奏着音樂。前面有兩個傳令官，穿了繡金花衣，手裏拿着金板領導。

我們走過三個大院子，纔在新城堡遇見了朝臣。他們領我到一間大客廳裏，中間放着兩張大椅子。一張上面坐着巡撫。他立起來用波斯話歡迎我。他是一個純粹雅利安式的人，高而美觀，長着黑鬚。他頭上戴着一個白綢頭巾，穿了一件藍絨褂，帶了肩章，皮帶和腰刀。他的衣服上釘着金銅鑽。



布喀刺的巡撫伊薩德卜阿都哈德

我們談到我的旅行和瑞典，俄國和布喀刺的情形，用了二十分鐘。後來啓塔柏城的知事設了一桌豐富的席，共有四十樣食品。在席上他將巡撫送我的一個金的紀念物給我。他還演說了一番。他起始時還說着這些奇異的話。

『現在伊斯特科爾姆的斯文赫定先生 (Sven Hedin) 到土耳其斯坦來游歷，因為俄國「」皇帝和我們的感情很好，我們允許他進了有福的布喀刺，到我們的面前來，做我們的朋友。』

我沒有東西可以送給布喀刺巡撫和他的侍臣，因為我的旅費不多。

我所能辦到的，是用適當的舉止去試保持瑞典與帖木兒朝友善而無力的執政者間的誠實聯歡的令譽。

後使我來在布喀拉的俄國公勤塞 (Lesar) 家裏住了一個星期。他是俄國駐在亞洲最有學問最高貴的一個公使。

我後來經過卡刺庫謨 (Karakum) 沙漠，裏海，高加索，諾服羅西斯克 (Novorossiysk) 莫斯科，聖彼得堡和芬蘭，
回到斯突柯木我的老家裏。

第十五章 坐車行了二千哩——一個在『世界屋脊』上的冬季旅行

我在一八九一年春天到家的時候，覺得好像征服了極廣的土地；因為我會經過高加索，美索不達米，波斯，俄屬土耳其斯坦，和布喀刺並且到了中國的新疆，我因此自信我再能夠從西到東遍行亞洲全部。我雖然在亞洲探險隊裏已經有了幾年經驗，但還有很重大的地理問題擺在我的前面。我很希望再去探一次險。我已經一步一步的深入世界最大的陸地中間去游歷。我現在非去游歷那從前歐洲人尙未到過的地方不能使我滿意。

我的旅行需三年六個月又二十五天，經過的路程比兩極的距離還遠。我已畫出的途徑約有一萬〇五百基羅米達，等於地球圓周四分之一。所有的五百五十二張地圖共有三百六十四尺大，其中三分之一或三千二百五十基羅米達的地方從來沒有人去過。旅費約計不到二千鎊英金。

我非等李希霍芬男爵將亞洲地理教授我熟習以後我不願意身動。所以直到一八九三年十月十六日我纔和我的家族告別，上船東去到聖彼得堡。

從俄國舊都到奧倫堡的二千二百五十基羅米達的路程中，我們如飛的穿過莫斯科，坦波夫 (Tamboff) 森林和傑爾加河 (Volga) 上的四千八百六十七尺的長橋。奧倫堡是奧倫堡哥薩人的京城。他們的長官稱爲『阿塔曼』 (Ataman) 或頭目。我們看見了巴士克人 (Baschkirs)，啟耳基茲人，和韃靼人便知已到了亞洲。

我第一個要到的地方是塔什干。從裏海到塔什干去的南路我已經熟悉。這一次我要從北邊走，經過二千〇八十基羅米達長共有九十六站的啟耳基茲大草原。全個路程須坐馬車，並且旅客因爲免得搬移九十六次行李，通常都用自己的馬

車同零件，外帶汽油和食物。站長大半都是俄國人。車夫是韃靼人或啟耳基茲人，每年得六十五個盧布工錢以外，每個月還得一個半『柏特』的麵包和半隻羊。車站內有設着棹椅牀鋪的房間，預備旅客住宿。在一角上有一個偶像，桌上還一本普智法爾斯啟贈的聖經。

亞那考夫造的撒馬爾罕的鐵路延長到了塔什干以後，使經過啟耳基茲草原的馬車道受很大的影響。但是因為軍路關係，那路還是有用，後來牠的地位終被鐵路奪去。

我在奧倫堡化了七十五個盧布買了一輛車子，後來到了馬克蘭將牠賣去，得了五十個盧布。我的行李有三百個基羅克蘭姆重。箱子是用蘆蓆包着，有的細在車子後面，有的細在車夫座上，其中有兩箱極重的軍火。若不是上天佑我，我一定炸死了；因為車子猛烈地震動將子彈變成了粉。但是門藥並未爆發，這是一條很奇怪的事。

十一月十四日我離開奧倫堡的時候，天氣冷到攝氏表二十一度，冬令刮人肌膚的風雪正在狂暴。我坐在一堆乾草上蓋着一條氈子，圍着皮毛毯和頭巾，當時旋轉的風將一陣一陣的雪塵到車篷裏，令人喘不過氣來。在晚上，一個鬚髮斑白的老年郵差趕上了我。他在奧倫堡和鄂爾斯克（Орск）間的路每年上來面走三十五次，已有二十年的功夫，一共的路程比地球到月亮的距離還多六千哩。他身上滿着雪花，鬚上帶着霜，在片刻的休息時間坐在茶缸旁邊吃了十一杯狼熱的茶，鄂爾斯克是在烏拉（Ural）河靠亞細亞岸旁的一個小城。我的車離開末一條街，我便辭別了歐州向那裏海，鹹海，烏拉河口伊爾的什（Irish）中間的啟耳基茲大草原去旅行。那裏有很多的狼，狐狸，羚羊和野兔。啟耳基茲的游牧人帶了他們的牲畜在那裏漫遊。他們在流入鹹湖的小河旁邊支着蜂房式的黑帳篷和蘆葦帳篷。一個小康啟耳基茲人總有三千隻羊和五百匹馬。一八四五年，俄國人佔了這部份草原，造了幾個城堡，現在還有些衛隊在那裡。

車輪在凍結的雪地上作着轆轤的聲音。我們的馬有時急走，有時快跑，但車子不住的顛簸差不多將我撞碎。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但車子還在一片平原的中心。車夫不時的將車子停住片刻，以便馬匹休息。有時他用鞭子指着我們去的方向說：『不久，我們將遇見一輛從南來的車子。』

我用望遠鏡細細地看了一回，不過發現了一個小點。但那車夫還能說出那些馬的顏色。啟耳基茲人的草原生活使他們的知覺出奇地靈敏。夜間漆黑多雲的時候，他們還能認識道路。除了刮人肌膚的風雪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迷惑他們的方向。雖然電線杆子可以指示一點道路；但風雪大的時候，在兩根電杆中間也許迷失了道路，祇好停下直到天亮了。在那種夜裏旅客必須防備着狼羣。

我在塔謨狄（Tandy）休息了幾點鐘，那裏的站長用乾柴生爐子，有些狼來偷走了三隻鵝去。

十一月二十一日，溫度降到冰點下四度，那是我到塔什克去的路上最冷的一晚。第二站君士坦丁甫斯梭耶（Constantinovskaya）是很小，祇有兩個蜂房式的黑帳篷。那處的路是沿着阿拉海，一個和繼克多利亞湖（Victoria Nynza）差不多大小而多魚的鹽水湖。我們在沙堆中間走了七十二里路。三隻巴克特黑亞種的駱駝拖着我們的車子。車夫坐在當中的一隻駱駝上。牠們在路上走的時候。駝峯左右擺動，很是好看。

不久我們就到了較暖一點的地方。天下着雨，駱駝的軟蹄在濕的河裏拍拍地走。我們後來到了卡贊力克（Kazainsk），色爾達里亞河邊的一個小城。烏拉哥薩克人在那裏打鱒魚。他們經營的魚子醬商業很是興旺。道路沿着大河的邊。在極密的樹林裏有無數的老虎，熊和野鷄。一個獵夫供給我許多野鷄够我吃到塔什干，來顯示他的技術。

我們離土耳其斯坦還有一百八十哩路的時候，我們車子的前軸斷了。後來暫時修好，我們很小心地慢慢前進，到了

那古城。城中有帖木兒建立帶圓頂和尖頂的美麗教堂。聳臨在嘿茲勒特回教皇聖裔 (Hazret Sultan Khoia) 的臺上——啟耳基茲的守護神。

我們在大平原中不住的前進。有一次車子陷在泥裏很深，三隻馬也不能拉動一寸。那是漆黑夜裏。馬用腳踢着，直立起來，並且將馬具拆斷了。後來馬夫祇得騎着一匹馬到站上去叫人幫忙。時間一刻一刻地過去。風颳得很大。我直地等着，心中恐怕有狼來害我。終久馬夫帶了一個人和兩匹馬回來了。過了一息我們才能行動。

我們坐渡船過了阿立斯河 (Aris River) 以後，地稍有一點不平，五匹馬拉着我們的車子，頭一隻馬上坐着一個馬夫。那裏的馬車很快的轉下山去，馬亦跑得極快。我很怕頭一匹馬跌倒，上面的馬夫將壓在車輪底下。但那種不幸的事並未發生。我們到了琛肯德，那是我前一次旅行時所知道的第一個地方。十二月四日鈴聲釘鑼的時候，我們進了塔什干。

我如此地在十九日中走過了十一度半緯度，經過了三百根電線桿子，雇了一百十一個馬夫，三百七十四匹馬和二十一隻駱駝，並且從那西比利亞的冬季到了一個白晝熱到五十四度的地方。

我在塔什干住在長官勒斯啟男爵的家裏，在馬克蘭與裴加那的長官帕凡羅·士威科斯啟 (Pavalo-Siwikowsky) 大將住在一處，我買全了我的較重的行李——帳篷，毛毯，皮衣，氈靴，馬鞍，食物，廚房器具，新的軍火，俄屬亞洲的地圖，還有些送給鄉人的禮物如布疋，衣服，手鎗，玩具，刀子，短劍，銀杯，表，放大鏡和別的新奇物品。我買了幾隻包皮的木質箱子，以便裝那樣重的行李，放在馬鞍上。

我決定取道亞洲內部最有名的多山地界帕米爾前往喀什噶爾。帕米爾好像是一大團覆着雪的山脈，世上最高最大的

山嶺都山這山四外分佈出去：東北有天山，東南有崑崙山，（Kun-lin）穆斯塔格山（mustagh）或喀拉科隴山（Kara Koram）和喜馬拉亞山，西南有因都庫什山。所以帕米爾又有一個適當的名字，叫做『世界的屋脊』。

俄屬土耳其斯坦，布喀拉，阿富汗，英屬喀什米爾和中國新疆省在政治上的利益都在帕米爾接觸。我著這本書的時候，俄國與英國因為這個地方，在政治上起了很大的爭執。英國和阿富汗在帕米爾的西部南部造了城塞。中國也在東部造了城塞。一八九一年俄國人用武力佔據了北部；兩年以後，他們在阿姆河來源之一木耳加布（Murghab）造了帕米爾斯啓站城堡。祇要稍有一點粗暴的舉動含着挑戰的意義就可以促成戰爭。

從馬克蘭到帕米爾斯啓站有二百九十四哩路。這路雖不甚遠，但是因為冬天天冷有雪，很是可怕。夜間連水銀亦要凍結。人人都警告我說我在阿賴（Ali）山谷裏的厚雪中不能保持性命。祇有來往馬克蘭和城堡間的啟耳基茲信差能走條路；就是他們亦常常遇着可怕的災禍和痛苦。

我仍然固執不撓。因為以『世界屋脊』上雪的情狀來試述幾種結論正是引我入勝的。

帕凡羅士威科斯啟大將差了一個人騎着馬到路上啟基耳茲人的帳篷去命他們招待我並且幫助我。堡壘司令官薩特塞夫（Captain Saïseff）也知道我將去。

我的行李很是輕少。祇有三個人同我去：一個僕人勒希·拜（Rehim Bai）和兩個馬夫，其中有一個科伊斯蘭·拜（Islām Bai）後來當了我很多年的忠實僕人。我僱了一匹騎的馬和七匹馱貨的馬，每匹馬一天要一個盧布，如此我可以



我們的一隻馬跌到山谷底下立刻死了

不必管牠們的糧食。那馬夫又自己化錢帶了三匹馬裝糧食和乾草。

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我們動身。路上經過阿賴山北坡的易斯非蘭 (Isfahan) 河的山谷。愈向上走，道路愈壞。我們過了所有拓殖地和不牢穩的木橋。山谷漸漸小下去，直到和一個走廊差不多寬的路，在直立的山坡上繞着，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沿路的泉水都凍着冰。一匹馱貨的馬在一個有冰的地方滑了一下，翻兩個筋斗，碰在一塊突出的石尖上，將脊骨折斷，便死在河岸上。

一羣本地人陪着我們從末一站動身——我們實在是是非他們不可。那條路壞的很，好像在懸崖的窟邊。有時道路埋在雪裏，有時蓋着冰。我們須常用丁字斧和斧子，最滑的地方還須鋪沙。天漸漸的黑暗起來，夜間到了。我們離開駐紮的地方還有三小時的路程。我們向上慢慢地爬，在深淵的邊上滑過，晚上淵底是看不見。每一個人拉着一匹馬，後面又有一个人抓着馬尾。馬若是滑了便可以救牠。我們的呼聲在山谷裏引起了極大的回音。我們常須止步。一匹馬在邊上滑了一下，我們便須將牠拉住，等別人來將物件卸下。那一季常有雪塊和冰塊從山上崩下來。我們時時刻刻有被埋在雪中的危險。死馬的骸骨到處都有。常有全個旅行隊連人帶馬被那些雪塊埋住。

末後我們到了一個山谷較寬的地方，遠遠看見些野火，我們覺得非常心慰。過了十二個鐘點勞苦的旅行，我們到了郎加 (Langar) 那裏的啟耳基茲人已竟替我支了一個很好帳篷。

我在那裏差了八個啟耳基茲人拿着錘子，丁字斧和斧子，到阿賴山中的騰吉斯巴 (Tangishai) 山道去給我們的馬掘一條路。第二天我們騎着馬到刺巴特 (Rabat)，一個離海面九千五百五十尺高的地方。我和幾個同伴深深的覺得頭痛，心跳，耳鳴和惡心，這些都是高山病的特徵。我夜飯也吃不下便睡了。後來在西藏時我對稀薄的空氣也習慣了，

雖在一萬六千尺高的地方也一點不覺得難受。

第二日清早我們便動身沿着啟耳基茲人所掘的路前進。阿賴山脈在我們前面矗立着。我們走進了一個白如介粉的峻峭上升的溝裏。啟耳基茲人已經在六尺深的雪裏開了一條小路，走起來，此條路與木板放在泥塘上一樣，容易跌倒，若不留心便要沒到雪裏。我們轉了幾百個灣，到了一個隘道（一萬二千五百尺），從一大片被雪覆着的山梁上望去有很好的景緻。南面那阿賴山谷伸到阿賴和外阿賴山脈中間，有時向東，有時向西。

有一條小道通到阿賴山谷，我們沿着牠在小橋和雪梁上往復越過一條小河。我們的馬常常跑散，大家必須盡力拉住牠們，再將東西裝上去。前一天有一大團雪塊冰塊從山上崩下來，填滿了山谷，將道路埋沒。啟耳基茲人慶賀我們逃過了這種危險。我們現時在路上走，腳底下差不多有二十或三十碼深的雪。

我們從達罕特庫干（Daraut-Kurean）進了阿賴山谷，那處有一個小村莊，裡面祇有二十個帳篷。我們望見騰吉斯巴正有一陣大風雪廝着，啟耳基茲人又慶賀我們。我們若是早一天到那裏，便要埋在雪塊下；晚到一天，必定要在風雪中凍死。

三月一日前一天晚上那大風雪已經到了達罕特庫干。差不多毀壞那裏的帳篷，必須用繩子和石頭穩住。我醒的時候，看見枕邊有一堆如壙似的雪。那帳篷埋在雪中有一碼深。

我們休息了一天，又帶了啟耳基茲人做引導繼續旅行。他們用長的木板試探雪地。遠遠地在一望無邊的白雪裏，我很滿意的看見一個小黑點。這就是我們將在那裏過夜的帳篷。那地生着一個火，烟氣從烟板的洞中旋轉出去。當天晚上，有一個啟耳基茲人彈着一種帶絃樂器，給我們道遺。夜裏大風雪又颳起來。

我們向東沿着阿賴山谷前進。阿賴河的一個源流赫子爾楚（Хисилэ）（紅河）從那山谷向東流去。我們在那裏須用四隻駱駝先去爲我們的馬踏出一條路。有的時候牠們完全陷入雪裏，我們須將牠們趕到雪淺的地方。

我們離第二夜住宿的帳篷不到一百五十步遠了。但這條短路很不容易走。路上有一個積着九尺深雪的山澗。第一匹馱貨的馬完全陷下去看不見了，我們將牠馱的箱子卸下，再用繩子將馬拉起來。要鏟去雪是斷斷不可能的。啟耳基茲人想出了一個救急方法，從帳篷中取了幾條毯子鋪在雪上，然後將幾匹馬一步一步的從毯子上面拉過。我們費了很久的工夫，才將牠們完全拉過去。

帳篷外面四邊完全是如牆的雪堆。晚上溫度降到冰點下五度。第二天早晨，外阿賴山的最高的考富曼（Kaufmann）山尖（二萬三千尺）很美觀地矗立在我們前面。

從及普特克（Jipik）我們的駐地，我差了一個啟耳基茲人去求援。他的馬陷在雪裏，一直陷到他的膝邊。那時牠的樣子非常好笑。他祇得不向前去。我們差不多完全埋在雪裏。我們沒有別的法子，祇得等着。

終久有幾個啟耳基茲人帶着駱駝和馬來到這裏，幫了我們一刻。他們說這裏常有比這再深的雪，須用犁牛撞出一條隧道，然後馬和人隨着走過去。

他們又說一次大風雪的時候，一隻狼將他們的朋友的四十隻羊完全咬死。還有一個人新近丟了一百八十隻羊。狼是啟耳基茲人的最可惡的仇敵。在大風雪的晚上，一隻狼偷到一羣羊必定將牠們完全咬死。狼最喜歡吃羊的血。但若是啟耳基茲人捉住活狼的時候，他們便不饒牠！他們在牠的頸上綁一根重的木棍，並且在上下牙床中間放了一根木頭，用繩子將二木棍綁在一起。然後放牠走，用鞭子皮條打牠，用火炭燒瞎牠的眼睛，並且用乾的鍋烟塞在牠口中。我有一次

遇見了這樣的事，我乘機減短了牠的痛苦。

狼追野羊的方法是很有次序的，各處都有狼守着，牠們將羊追到一個壁立的山坡。野羊看見後面有紅眼氣促的狼追着，想跳下山坡用腳站住。但如此羊仍逃不了命，因為山坡底下還有狼等着，野羊因此死的很多。

我僱的一個啟耳基茲人在去年冬天帶了一個同伴經過阿賴山谷遇着了十二隻狼。但是幸而他們帶着軍器。他們打死了兩隻狼，其餘的狼立刻將那兩隻死狼吃掉。

不多時以前有一個啟耳基茲人從這帳篷到別的帳篷裏去，但不見他回來。後來有人在雪地裡尋着他的頭顱，骨骼和皮衣，並看見一個絕重的爭鬥所遺下的血跡。那個孤單的人的影像常在我的腦中。晚上我醒着想到他被狼圍着的時候的情形。他一定想逃到帳篷村裡去，但是四圍一定都有狼。他亦許拿他的短刃左右刺殺，但這反使狼愈加凶惡。他終久必定因為力乏而跌倒。天也黑了，他的咽喉便被狼的尖牙穿破。

我在結着一大條冰塊的邊上渡過奇悉耳組河，當中的水深而流得很快。我們的馬須從滑的冰上跳入水中，再躡身一躍，跳上對岸的冰上。

我們在離河不遠的地方除去些雪，便在裏面支了帳篷。那日晚上天氣很平靜，明亮的星光照在雪上十分美麗。溫度在冰點下三十度。我們的馬在外面凍着。我覺得很可憐。

我們騎着馬向東走的時候，我身子的右邊有太陽晒着，覺得很熱，同時身體的左邊在陰處凍得很冷。我的臉皮裂成碎片落下，但慢慢地堅實起來，如羊皮紙一般。

波多巴 (Bordoha) 是信差造的一小間土茅屋。我和一個啟耳基茲人先到那裏去。我們在三尺深的雪裏爬開一條槽

走着，一直到深夜才到那裏。我們看見附近有七隻狼的足跡。

從那裏起地勢高起來到了外阿賴的克茲阿特 (Kizil-art) 隘口有一萬四千尺。山頂上有一個石堆和幾根桿子挂着搖動旂幡。啟耳基茲人跪在那裏，感謝上帝保佑他們平安地走過那可怖的聖地。後來在西藏，我常看見這種風俗——同樣的石堆，同樣的桿子和旂幡，同樣對山神的敬拜。

在隘口的南邊，雪比較少得多。在我全部旅行中最低的温度是冰點下三十七度。那是在科克薩 (Koksa) 小土屋裏。

第二天我們經過一個小的門檻似的山脊，從那頂上可以看喀拉庫爾 (Karakul) (黑湖)的全景。太陽下去了，西方山影很快的遮在荒涼的冷地上。

三月十一日我帶着四個人五匹馬和足夠兩天的食物出發，到喀喇庫爾極大的冰面上去。其餘的人在東南岸等候我們。那湖的面積有一百三十平方哩。牠有十三里長，九里半寬。我想測量牠的深。我們在東頭冰上打了幾個洞，測水的深淺，晚上在一小石島上住了一夜。湖裏的冰發出奇怪的聲音，好似移動銅鼓和大提琴或是用力關汽車門一般。我的同伴相信是個極大的魚將頭撞在冰頂上所發出的聲音。

等測完湖的西域。知道最深處有七百五十六尺以後，我和啟耳基茲人便跟着前面同伴的踪跡走去。天漸漸的昏黑起來。我們到了一片無雪的地方失了他們的足跡。等我們又到了有雪的地方，仍看不見他們的足跡。我們騎着馬走了四個鐘點，大聲的呼叫；但得不着回聲。後來我們在產乾植物的地方停下，生了一個火，一面來暖我們的身體，一面給我們同伴一個記號。我們坐着談話，一直到了一點鐘，也沒有吃一塊麪包，或喝一杯茶，大家講着可怕的故事。然後

我們披起皮衣，在火邊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尋着了那旅行隊。我們走到穆斯庫爾 (Mus Kol) 山谷裏，通到一萬三千尺高的阿克貝塔爾 (Ak-baital) 山口。山谷裏面有「冰火山」，是由於噴出來的水都一層一層的凍成圓錐形而成功的。最高的有二十六尺高，底的週圍六百五十尺。

路上雪被風颳起來如同一個白幕一般。我們必得在這裏捨下一隻馬。怕米爾斯啟站的翻譯官科爾曼麥提夫 (Kornemann) (Mametiiff) 在一那邊等着我們。他是一個很快樂可親的啓耳基茲人，曾在俄國受過教育。等我們已經騎了一段路，向南指着寬的木耳加布山谷說：『你看見那面掛的旂子沒有？招展在帕米爾斯啟站上面。那是在俄國最高的堡壘。』

第十六章 和啟耳基茲人同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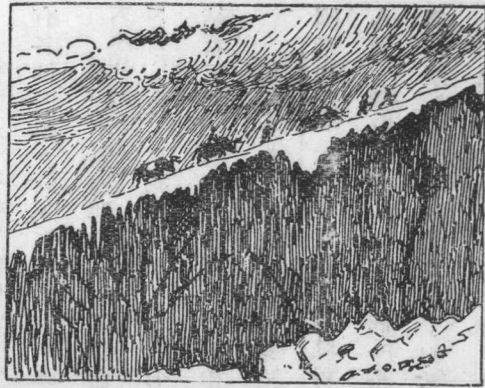
那堡壘是用大塊泥土和沙袋造成的。四角的礮座上架着大礮。當我們走近堡壘北邊的時候，全隊衛兵——一百六十個哥薩克兵——在堡壘邊排着歡迎。衛隊總司令薩特塞夫大尉（他曾當過斯科伯勒夫的副官）同了六個官佐在正門迎接。我到了那裏使他們單調的生活起了變化。他們整個冬天未曾見過一個白人。他們看我如同自天所賜，所以十分誠意地優待我，留我住了二十日之久。

那真是一個快樂的休息！我們出去散步，又騎着馬到當地的啟耳基茲酋長那裏去游玩，沿途我速寫照相。每星期日有各種遊戲，衛隊兵士隨着手風琴的音樂跳舞。每星期二我們用望遠鏡向北方看，希望有信差給我們送信和報來。

不知不覺地那快樂的休息已經完了。四月七日，我向他們告別以後，和我的幾個同伴騎上馬向東北出發到藍科爾湖（Rang-kul）。我在那裏一個沒有烟窗的尖圓帳篷中住了一夜。那湖雖祇有六呎深，但除了泉水流入的地方以外，湖面上結着三呎厚的冰。成羣的野鵝和野鴨常飛到這湖中來。

再向東行，我們從曲加泰隘口（Chugatai Pass）穿過薩里克庫爾山脈（Sarik-kol Mts）在曲加泰隘口較遠的那邊中國境內第一個啟耳基茲人的鄉村住下。有三個官長從附近到中國堡壘布倫庫爾（Bulun-kul）來看我們。他們點了我們的人數，並且細細的查看我們一番以後，便回去了。他們聽見一個謠言說：一隊俄國兵將要來佔領中國的帕米爾地方。他們甚至於相信我們藏着兵丁和軍火。但後來他們看見我不過是一個單獨的歐洲人同着幾個本地人，他們纔放心。

離布倫庫爾不遠的地方，那司令官趙統領親自帶了十幾個衛兵來拜訪我。他并不禁止我到穆斯塔格山（Mustagh-



我試上穆斯塔克山或「雪山之祖」兩次

ata)的西邊腳下去，不過約我須留下一半行李和一個同伴作證。到喀什噶爾惟一的道路是經過改子河 (Gartaria) (發源於布倫庫爾) 的山谷。

中國人很是懷疑。他們每天晚上派了衛兵和偵探在我們的帳篷外看守着，但他們並不攪擾我們。四月十四日，我和四個同伴帶了四隻馱物的馬向南前進，在寬闊的薩里克庫爾山谷中行走，經過那美麗的喀拉庫爾小山湖到了一個和善的啓耳基茲人多哥達幸伯克 (Togdai Bek) 所管理的鄉村。啓耳基茲人知道村中來了一個歐洲人，便將病人帶到我的帳篷裏來。我用些金雞納霜和別的無害的藥品盡力醫治那些病人。牠們的效力非常之大。

穆斯塔格山——『雪山之祖』——矗立在我們前面。山頂有二萬五千五百呎高，終年積着閃爍的大雪，穆斯塔格山的圓頂高聳在南北向的喀什噶爾山脈的上面（帕米爾高原就以這山脈界着東土耳其斯坦的盆地），從沙漠中部向東望去見好似一個守望台。

啓耳基茲人有許多關於穆斯塔格山的神話。他們相信牠是一個極大的聖徒的墓，摩西 (Moses) 和阿利都在裏面葬着。數百年前，一個老人上了那山。他在山頂上看見一個湖和一條河，河邊有一隻白駱駝在那裏吃草。還有幾個穿白衣的老人在梅樹園中閒游。他採了幾個梅子，便有一個白衣老人走過來和他說，幸而他未曾將梅子丟棄，不然便要如別的白衣老人一般永久留在那果園裏了。然後有一個騎着白馬的人將他挾上馬鞍，很快的跑下山去。

還有人相信穆斯塔格山頂上有一個城子名叫真那達 (Janadar)，城中的人民都極端的快樂，不知寒冷，痛苦和死

亡。

我不論到什麼地方，或在任何一個啟耳基茲人的帳篷裏，總聽見些關於那聖山的新故事。所以我自然而然地起了一種很堅決的念頭，想親自看看那山，和那峭險的山坡奮闢——不必一定到那山頂，但至少亦得走一段路程。

因此我將我的馬匹和兩個同伴留在山谷裏，僱了六個耐苦的啟耳基茲人，租了九隻強壯的犂牛將我的帳篷向上移了三千呎紮在一塊沒有雪的地方。那裏有岩床，礫塊和潺潺流着的小冰川。第一天夜間，我們在門外用乾草生火過了一夜。

我第一次試登那大山的結果失敗。我們帶了犂牛很費力的向上爬過雪地直到峭險的山棧。山棧的北邊與揚布拉克（Yam-bulak）冰川的深溝毗連。從這點我們看見奇觀，沙里克庫爾山谷一直往西，山峯下的盆地所流成的色白閃藍光的大冰川經過我們下面左邊牠自造的深溝滑下，由牠的山居伸出儼若鸞駕一樣。

但是我們沒有工夫細細地游覽。天廳起風來，在較高的山坡上已經有狂暴的風雪，一片一片的雪在我們四面旋轉，天色也黑了。我們必得趕快回帳篷去。

我們出去的時候，多哥達辛伯克帶了一個大帳篷到我們住的地方來過，他來的時候很巧。不久全個山山脈被風雪包住，什麼東西都看不見。我們幸而有充份的防備，不怕颳風了。

我知道要等天氣好了能再上山大概須過很多日子，所以我差了幾個啟耳基茲人到山谷裏去取些食物。

但不幸的命運使我的計畫失敗。我因為眼睛受了風濕，發炎得很利害，必須立刻到較暖的地方去。那旅行祇可作罷。我將眼睛包着，同了我的小旅行隊前進，經過喀拉庫爾和湖布倫庫爾湖，後來在那荒野的改子河的山谷——一個著

名的匪巢中行走。

我們屢次經過那在大石子間波濤洶湧的急流。我的同伴涉水過去幫助馬匹，否則牠們或者要淹死。很少的地方有橋。有一處用一塊大山石當作支墩，我們的馬在顫動的橋板上走過樣子很是有趣。

溫度昇得很快。我們下山到了夏季的天氣，溫度有六十六度。等五月一日我騎着馬到喀什噶爾的時候，我的眼睛差不多已復原了。

我將住在喀什噶爾時候的事情略給讀者一說。我多半是和我的老朋友倍特老斯克總領事，好客的馬卡特尼先生和多智的亨特立克神父在一起。

我到喀什噶爾以後，第一件事情是去拜訪新疆省張道台。他為人很好，我第一次到喀什噶爾的時候認識他的。他很和善見愛地接待我，允許給我護照并且讓我到各處自由游覽。

第二日，他來回看我。他的五光十色的隊伍排着走進領事館來，實在是非常好看。最先是個騎着馬的傳令官，每走五步很響地打一下銅鑼。後面隨着一隊步行的人，拿着鞭子和短刀給他們的大人清道。道台坐了一輛好騾子拉着的小轎車。兩邊還有人拿了很高的傘和帶黑字的黃旂隨着走。末後是一隊騎着白馬衣飾講究的兵丁。

有一日，張道台請俄國領事亞丹·伊柄提夫和我去赴正式宴會。我們的俄國式行列比中國的簡單些。一個西土耳其斯坦老商人騎着馬開道。一個騎兵拿着俄國國旗在我們的車子前面走。我們後面隨着兩個衛隊官和十個穿白軍衣的哥薩克兵。我們走過全城和各種商場。穿過市場敵地，經過「鐵市」那裏你可以買得故衣并可以帶回磁類。

我們到那道台衙門的時候，響了兩聲禮砲。主人和他的隨員在裏面院子中迎接我們。飯廳中間擺着一張大圓桌。我

們的主人挪了一挪椅子，舉了一下象牙筷子，仍放還原處。

我們便坐下開始慢慢地吃席，一共有四十六樣菜。我們并且還喝酒。亞丹·伊納提夫的食量和酒量（喝了十七杯酒還
不醉）真令人佩服。牆上貼着一句格言說：『飲酒并說刺激的故事。』我們兩件事都做了，但是我怕我們常常犯了中國
規矩。當我們吃飯的時候一個土人樂隊不息地奏着。我們吃完了末一道菜，便告辭了。



現在已到夏天最熱的時候，溫度升至九十五度。我尚不忘那『雪山之祖』——永
久的雪地——和那閃藍的冰川。我同了伊克蘭巴領着的小隊旅客，在六月間離開喀什
噶爾，騎馬前進到一個小城英吉沙（Yaqul-Issar）。那城的長官警告我那狹窄的山
谷中的布流正漲着水，并且為便利我的旅行起見，他差了尼亞斯伯克（Nias Bek）領
着幾個啟耳基茲人和我同去。

隊樂個一的地方地爾噶什喀
我們便向山中前進，到了那些奇卜察克（Kipchak）啟耳基茲人村莊裏，很受他
們的歡迎。有的村莊是些毛毯帳篷，有的是些泥石蓋的小屋。我們屢次看見穆斯塔格
山的白圓頂在地面上矗立着。那些山谷雖然荒野，但景色很好，河水深而且流得很

急。但我們一路前進，沒有遇見危險。各處的村莊散在寬闊的山谷中，那裏青草茂
盛，并且長着野玫瑰，山查和赤楊。我們到帕斯拉波特（Pasrabat）村的時候，遇着大雨。雨過之後，河水漲得很高，
都變成棕灰色，波浪很凶猛地在山谷中怒號。

最難走的路程是穿過騰吉塔（Tensitar）山谷的一段。那山谷兩面盡是相距數碼的峻險的山壁，河水在中間流着。

所以到帕米爾去的旅客必須從河中騎着馬過去。河水在轉動的山石間湧滾着。震人耳鼓的回聲充滿于窄狹的山峽。我們的馬踏不準牠們的脚步，很小心的在大圓石子中間摸索道路。他們背上平衡地驮着行李箱，時常跳在一塊石頭上，然後再用力跳到另一塊上去。到了最難走的地方，必須有兩個人跳下馬來，在合式的石頭上領着那馬，并且兩面扶着牠們。

當在灰色花崗岩的石壁間所見的一條藍天展開在較為寬大而且開豁的山脈上面。我們得了極大的安慰。我們離開了科克莫那克 (Kok-moinak) 隘口 (高度有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呎) 又到了那『世界的屋頂』。那裏的伯克在寬度的塔加馬 (Tarma) 山谷中很客氣的招待我們。



峻峭的石壁間的險道

我們在清爽潔淨的空氣中看見那高山最美麗的景緻同着高山生活的情形。穆斯塔格山從牠深而狹窄的裂縫中伸出如舌頭似的水川。還有清如水晶的小河也從山縫裏漣瀾地流下山坡，經過綠色草地。那草地上有大羣的犁牛和羊在那裏吃草，還支着八十幾個毛毯帳篷。

我們繼續北行，到了蘇巴什 (Subashi) 的平原地方。我們的朋友多哥達辛伯克在那裏接我們。他將他最好的一個帳篷讓給我們住。自此以後，我和啓耳基茲人住在一處約有三個月之久。我和他們一樣的住着，騎他們的馬和犁牛，吃他

們的食物——羊肉和酸牛乳——并且成了他們的朋友。後來他們常說：「現在你已成一個真的啟耳基茲人了」。

七月十一日，多哥達辛伯克在蘇巴什地方的平原預備了一個比賽，表示尊敬我們的意思。那處所有的伯克都穿了鑲金邊的華麗的大衣，在我們的帳篷裏聚集。我同了四十二個衣服輝煌的隨員，騎着馬到那將要舉行野蠻比賽的場所去。大羣的人在那裏等着我們。他們中間有一個一百一十一歲的老人科德(Khoat)和他的五個白髮的兒子。

整個廣場上滿了騎着馬的人等候信號，好開始比賽。號令一發，一個人騎着馬向我們飛跑過來。他在我們前面繞圈，用他的腳膝指揮他的馬，因為他左手拿了一隻活羊，右手拿了一柄快利的腰刀。他很準的一下將那隻羊頭割下，那有血而且扭着的身子在他旁邊垂下搖擺。

他在決鬪場上繞了一圈以後，帶了八十個騎馬的人在後面隨着，又飛跑的向我們奔來。那達達的馬蹄將地面都震動了。他們愈來愈近，有時隱在灰土中看不見，直到後來離我們很近，若是再過一分鐘，必要如同崩下來的水山似的將我們撞倒。但是他們離我們不過幾步的時候（那時沙土已竟濺到我們身上），便來回旋轉，將羊的屍體擲在我們的腳邊，那首領又跑回平原去，在塵土中隱沒了。

過了幾秒鐘以後，他們又回來了，開始爭奪那死羊。我們趕快退開。那個爭鬪的目的是試誰能從馬上搶着那死羊跑走——這是一件很奇怪的爭鬪。八十個人騎着馬一擁向前。有的馬直立起來，有的馬倒下。有的人從馬上摔下來，他們必得設法逃出一陣混戰以免被馬撞死。還有別的啟耳基茲人從圍圈邊上騎着馬向前擠過來，夾在那些已經水洩不通的馬隊中。有人看見了還以為是匈奴人在那裏搶鬪呢。

後來一個強壯的啟耳基茲人得了那羊的屍體，在平地上繞着圈子飛跑，別人如餓狼一般的在後面追着。這樣賽會完

了一次又來一次。

這種賽會使多哥達辛伯克如此地奮興，連他自己也冒味地加入。但是正在賽的時候，他從馬上翻下來，將頭碰出血，便中止了。

後來他們預備了很好吃的羊肉，米飯，酸乳，和茶請我們。我還將那銀幣式的獎章發給得勝者，其中有兩個強壯的啓耳基茲人業喜巴（Yehim Bai）和毛拉伊斯蘭（Mollah Islam）留作我的僕人。

天色漸漸朦朧的時候，那些游民騎着馬回到他們的帳篷裏去。穆斯塔格山腳下的平原便又到了昏黑的夜間。

第十七章 我和「雪山之祖」的奮鬥

我打算做的工作是將穆斯塔格山——「雪山之祖」——周圍的地方畫一個圖。我同了我的僕人和幾個啓耳基茲朋友到了喀拉庫爾湖——「小黑湖」——邊。我有一個很好的毛毯帳篷應用。我們的鄰居供給我們鮮乳，酸乳，發酵的馬乳和羊肉。白天的時候，我在外邊實地工作。到了晚上，啓耳基茲人來看我，我便向他們打聽他們境內所有的情形。若是遇見



兩個啓耳基茲小孩

大風或大雨，我便在帳篷裡作日記或給啓耳基茲人畫像。

一日，我們從非加那帶來的守犬不見了。後來有一次，我們在喀拉庫爾附近地方游玩的時候，一隻黃白而消瘦的啓耳基茲狗到我們那裏來。伊斯蘭巴和別的人用石子打牠，想將牠赶走，但牠總是走回來。所以我便將牠留下。牠吃了豐富的食物——肉和骨頭——以後，不久便長肥了，成爲我們的愛物。我們叫牠約爾達士 (Yoldash) 或「旅伴」。牠很忠心地看守我們的帳篷。牠做了我十個月的好友。我出外的時候總帶着牠去。後來牠很悲慘地離開了我們。但這是另一件事，我以後再告訴讀者。

啓耳基茲人在穆斯塔格山四圍看管羊羣，犂牛和馬。每一家有一定的夏季和冬季的牧場。他們雖然是回教徒，但婦人却自由的露着臉，不戴面紗。她們戴着頭巾似的高高的白頭飾。她們的生活是專心致志在牲口的健康。日落的時候，她們將羊趕入欄圈。有凶猛的狗守着牠們以防狼類。婦人們須料理羊羣一切的繁重工作，又得給牠們預備糧食。男子們多

半是騎着馬去拜訪別人，或到喀什噶爾的市場裏去，或看管犂牛和馬。小孩子們在帳篷四外游玩。他們常是美觀可愛。我們看見有一個八歲的小孩，除穿着他父親的靴子和戴着羊皮帽子以外，一點衣服也不穿地在那裏走。

我們在大霧中向着穆斯塔格山的北面山坡前進。那裏有不少冰川和手指似的下伸到薩里克庫爾山谷。我們祇有犂牛供我們騎坐和馱行李。騎犂牛必須要有耐心的。牠們的鼻口中雖然穿着一個鐵圈和一根韁繩，但是牠們頑強的叫着，任牠們自己的主意走去。

我們考查完了北面冰川以後，將帳篷搬到那山的西面去，然後徒步沿着那極大的冰川揚布拉克和坎折啟拉克（Kantak）去游玩。溶化的冰水在那藍綠色如水晶一般透明的水上漣漪地流過。各處冰川上張着深的裂縫，有些地方大塊的石頭做成美觀的冰川桌。

八月六日，我在日出之時帶了五個啟耳基茲人和七隻犂牛起身，去上揚布拉克冰川北面的峻險絕壁。那日天氣很好。八點鐘的時候，我們已經比白山（Mont Blanc）的頂高了。在一萬六千呎高的地方，我們遇着雪帶。地上的雪愈來愈深，面上都已凍住。我們慢慢的向前進行。犂牛時常停下休息，來恢復牠們的喘息。有兩隻已經疲乏之極，我們祇得將牠們捨去由牠們自己去了。

我們又到了一個絕壁的邊緣。正對我們的腳下一萬二千呎便是揚布拉克冰川。約又向上走了一千呎，莫拉伊斯蘭和另外兩個啟耳基茲人躺在雪地上睡着了。我便聽他們留在那裏，仍同了兩個啟耳基茲人和兩隻犂牛前進。那些犂牛是分明不願意我們這樣好似無用而且愚笨地爬那永無盡頭的雪山。

到了二萬〇一百六十呎高的地方，我們必須停下休息多時。那些犂牛將舌頭掛在外面站着，牠們呼吸的聲音如同鋸

木似的。當我和啟耳基茲人坐在地上吃雪的時候，我們覺得頭痛。我現在曉得若是我們再要向上行一二千呎，必須帶着食物和帳篷，預備晚上住在二萬呎高的地方。我立定了主意再作一次嘗試，我便回到帳篷去。

我們又在冰川間游歷幾次以後，終久在八月十一日第二次試着去登那穆斯塔格山。這次是從卡爾塔馬克 (Chal-tunak) 冰川南面峻險的山坡爬上去的。啟耳基茲人和犁牛帶着食品柴火和一個小毛毯帳篷，盡力地向上去，直到一萬七千呎高的地方，我們才停下休息了很久。

忽然從冰川北面連接的斗立絕壁那裏，發出一陣震人耳鼓的大聲。很久的工夫，深谷裏充滿着回響。穆斯塔格山的高處好似滿被冰塊覆着。那些冰塊從石壁頂上伸出來，因為過重，自己下落到冰川面上。大的冰塊滾下來時碰着突出的山石，便變成攪動的白粉，和起泡沫的水一般。

在更高的山中，我們看見四隻胆小受驚的野山羊，在雪地上飛奔過去。不久之前，我們曾看見兩隻淺灰色的大狼。牠們顯然是將那些山羊趕入無邊的雪地中，但後來因為力乏便不再追了。

冰地上積着兩呎深的雪，使我們的進行比從前更難。莫拉伊斯蘭帶了一隻犁牛領路。牠馱着兩大捆草原中所產堅如木料的柴火，(啟耳基茲人叫做『忒勒士墾』(Teresken))。忽然那隻犁牛不見了，好像地上張開一個陷阱似的。我們趕快跑到那個地方去，看見那犁牛被牠的右邊後腿，兩隻角和兩捆柴火吊在地面上。牠已經踏穿了那約有一碼寬的裂縫上的雪塊。牠的下面張着一個黑的深淵。幸而那受驚的牲口未曾動，否則，牠已不見了。啟耳基茲人拿了一根繩子捆着牠的肚子，然後別幾隻犁牛一同用力將牠拉起來。

我們慢慢地很小心地做第二次嘗試。又有一隻犁牛險些陷入裂縫裏去。還有一個啟耳基茲人亦逃脫了同樣的災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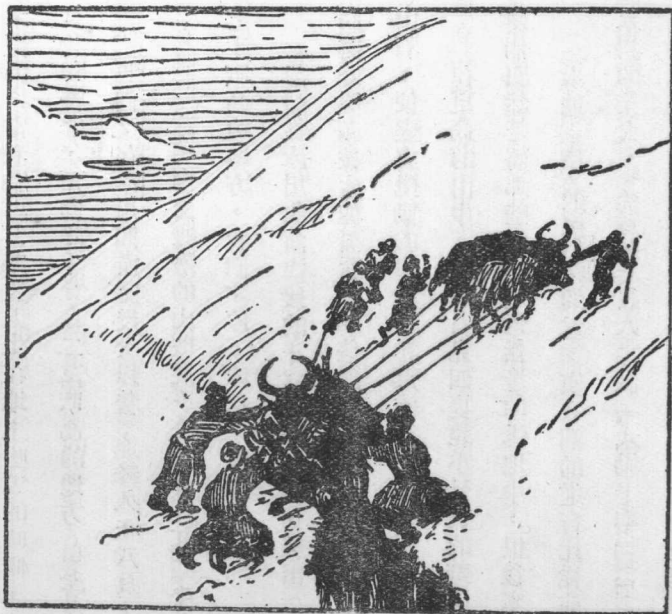
因爲他緊握住了裂縫的邊緣。我們到了兩座天藍色峻峭冰壙中間的約有三四碼寬，七碼深的一個裂縫。我們便小心的商量。那裂縫向兩面伸張出去，看不見盡頭。我們完全不能再向前進。那處的高度是一萬九千一百呎。

我回到帳棚以後，決定再由那揚布拉克冰川北面我們已經上過兩次的山坡去試登穆斯塔格山一次。

我們費了一天工夫，到了我們前次來過的二萬〇一百六十呎高的一個深淵的緣邊。我們必須打定主意是否向前進行；但是因爲我們帶來的那十隻犁牛已經十分疲乏，我們就決定在那裡住一夜，等第二日早晨再向上爬。

我們將犁牛，縛在突出在雪中的幾塊石板上，在絕壁上支起一個小毛毯帳篷，用繩子很牢固的縛在幾塊石頭上。帳篷裏的火使我們的眼睛痛苦，而且因爲沒有通氣孔很是氣悶。火四圍的雪融化成一個水潭，但夜間火滅以後，便凍成一塊冰餅。我讓兩個病着的啓耳基茲人下去，到空氣較濃的地方。我們都顯出高山病的病狀——患着耳鳴，耳聾，脈搏加快，體溫降低，和不眠之症。

太陽下去了。紫色的光線從穆斯塔格山的西面山坡漸漸地隱沒。當那一輪圓月已經升起在冰川南面的石壁頂上，我走出



救援那陷入裂縫中的一隻犁牛

去領略我在亞州所見最壯麗的風景之一。

山頂永久不化的雪地，冰川發源的區域，和冰川的最高部份，都在潔白如銀的月光中浴着；但那深不見底的山縫中却如漆一般的黑。稀薄的白雪在崎嶇地雪地上浮過，好似無數正在跳舞的山神。牠們或者是已故的啟耳基茲人的靈魂，同着他們的護神，脫離世上的折磨，而入快樂的天堂。他們或者是其內達妖城中好運的人民，在雪光下圍着『雪山之祖』跳舞。

我們所在的地方比乞力馬扎羅山 (Kilimanjaro)，白山和四大陸上所有的一切的山尖都高，和琛玻拉索 (Chimborazo) 山的頂差不多。祇有亞州和安弟斯的最高山峯比我們現有的地位高些。世上最高的俟佛勒斯 (Mt. Everest) 山峯比我們還高出八千九百八十呎。但是我信若以荒野和奇異的美景而論，世界上沒有他處可以勝過我現在眼前的景緻。我覺得彷彿立在極大的宇宙的邊上，那些神秘的行星在其中永遠運行不息。我和星宿祇隔了一步。我能用手觸着月亮。我覺得着足下的地球，受了萬有引力定律所支配，不住地循着軌道運轉。

帳篷和犁牛的影子很清楚地射在雪地上。縛在石上的牲口靜悄悄地立在那裏。除非有時牠們下顎的牙齒和上顎的軟骨相擦，或者牠們移動身體壓碎蹄下的雪，可以聽見一點輾軋的聲音。牠們的呼吸聲聽不出來，但是從牠們的鼻孔裏，可以看見見白的水氣。

啟耳基茲人在兩塊大石頭中間所生的野火已經熄了；所以那些耐苦而飽受風霜的山中居民將面孔朝下，額部觸在雪，大家擠在一堆睡覺的時候，常喃喃地埋怨。

我在小帳篷裏睡不着覺。天氣到不很冷（祇有十度），但我覺得我的皮衣重得如鉛一般。我因為呼吸急促，常須起

來吸些新鮮空氣。

天尙未亮，我們聽見一陣怒號之聲漸漸大起來。到了早晨，起了一陣大風雪。陣陣旋轉的雪將我們的帳篷密密地包住。我們等了不少鐘點。我們都覺得頭痛，沒有一個人想吃東西。我希望狂風能够止住，我們可以向上頂前進。但風愈颯愈大。等中午的時候，我知道是無望了。我要試試那裏歐耳基茲人的精神，便命他們裝好犂牛冒着風雪再向上爬。他們都聽從了，但是等我說要回到山下的帳篷裡去，他個便現出快活和感激的樣子。

我帶了兩個人起身下去。我騎了一隻和象一般強壯的大黑犂牛。我聽牠自己走去，因為若想去引導牠是無用的。疾轉的雪片似鞭地打過來，我伸手不見掌了。那犂牛有時在雪中跋涉，有時躍入雪中，有時縱身跳起來，有時沿着



在風雪中急速奔下穆塔斯格山坡

山坡滑下，好似隨波逐流的海豚一般。我的兩膝必須用力夾住牠，否則牠不時地驟然跳動，我一定要從鞍上顛下來。有時我仰臥在牠的背上，但一忽的工夫，我覺得牠的角碰在我的肚子上了。後來我們終久走盡了雪地，到了我們的帳篷。牠的高度和塞拉內華達山脈 (Sierra Nevada) 的輝特尼山頂 (Mt. Whitney) 相等——一萬四千九百呎。

我們和『雪山之祖』的奮鬥就此完了。我對這山已無他求，決意再到帕米爾斯啟驛站去游歷一番。但我經過俄國邊界的時候，必須不使中國人疑惑；因為他們或者驚擾起來，不讓我再回到中國地方來。

我將行李都藏在遠處的一個啓爾基茲人的帳篷裏，在半夜間帶了兩個同伴起身，穿過那難行的秘徑，向俄國的邊境前進。在月光之下可以望見遠處啓耳基茲人的帳篷，但是他們的狗卻沒有叫。我們在一陣風雪之中，平安地經過穆斯庫勞隘口（Mus-kuran Pass）進了俄國的境界。

這一次騎着馬走了很久而且難受。我們的狗約爾達士的兩個後腳腫痛，我們祇得給牠做雙襪子。但是牠穿了覺得很不自然。我想將後腳提起蹲着走，因為趕不上我們，牠又立起來用三隻腳跑，將兩隻後腳替換着落地。

我同着薩特塞夫上尉和別的兩個軍官橫過了帕米爾的一大部份，後來在業失爾庫爾湖岸（Yeshil-kul）（在高處的一個可愛的湖）也支了我的帳篷。從那裏我悄悄地回到了中國境內。我在俄國境界的時候，中國人因不見了我，便向各處尋找。若是掩藏我行李的那個啓耳基茲人被他們查出來，也一定要受連累。他將我的箱子搬到一個石堆邊，藏在兩塊大石頭中間，以免受人疑惑。九月三十日，當我又將我的帳篷支在喀拉庫爾的東岸時，沒有一個人曉得我已經在俄國境界經過十二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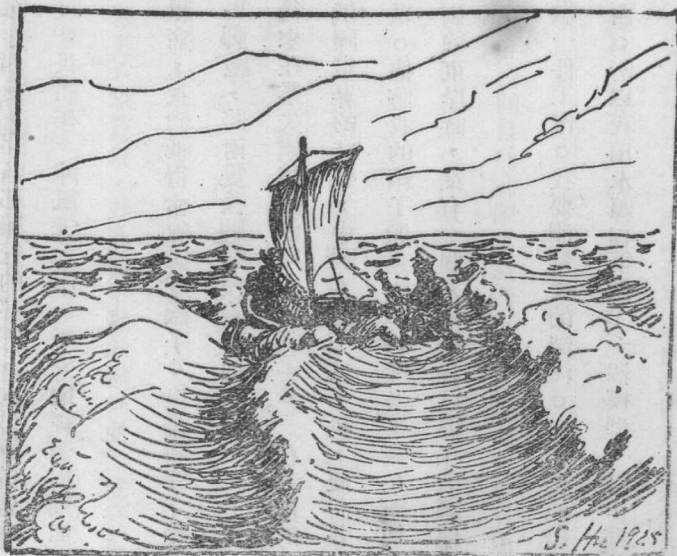
在我未回到我的大本營喀什噶爾之前，我還要在那美麗的小湖邊做一件工作。我要測量牠的深淺。但那裏連船的影子也沒有。啓耳基茲人從未見過一隻船，也不曉得船是怎樣的一件東西。所以我用木頭和紙做了一個模型，叫伊斯蘭巴監督着開始造一隻船。

將一張馬皮和一張羊皮縫在一起，張在一個帳篷木做的架子上，便成了船身。槳和帆柱是別的帳篷木做的。一個鏟子便當了船舵。那是一隻奇怪的船，凸凹不平，如同擲棄無用的沙丁魚罐似的。船的左右兩舷和船尾都用展開的山羊皮結住，使船身穩固。這件奇怪的用具形狀如同一個有史以前的動物坐在牠的蛋上一般。一個啓耳基茲人說他從未想到船

是如此的。多哥達辛伯克說：『若是你坐了這件東西到水上去，你一定要淹死。最好等湖凍了再去。』

但那隻船足以負我的重量。啟耳基茲人土多 (Turin) 不久也會划船了。在船下水的時候，那些游民帶了他們的家都聚在岸邊不出聲的看着。他們心中或者想我是發瘋了，不久我定要在清明如晶的水中淹沒。

我們向各方測量。有一天，我們預定去量那從南到北最長的路程。我們從南岸出發，走了不遠，忽然從南起了狂風。我們便收了帆。波浪愈翻愈高，白沫在浪頂上冒着，我們的船如同頑強的犂牛一般地顛動。我用那錘子把着舵。忽然船尾向下，一陣波浪打過來，船中滿了一半的水。一塊張着的羊皮已經鬆開，如一隻野鴨似的隨着波浪漂走。每一陣浪打過來，我們便受冷水淋一次。土多盡力地將船中的水汲出。我試着用錘子和那猛烈的波濤抵抗。我們的船愈來愈向下沉。船右邊的山羊皮並發出一種吱吱的聲音因為牠們裏面的空氣都被擠出來。我們很危險地傾側下去。底下的水也不知有多少深。我們能浮在水面直等到岸嗎？或是多哥達辛伯克的話將要應驗呢？啟耳基茲人有的騎着馬，有的步行着，聚集在岸邊來看我們淹死。但我們終久到了淺水的地方，便上了岸。我們全身都浸濕了。還有一次——在傍晚的時候，我們不過離北岸數百呎遠——一陣極大的北風颳起來，將



東帕米爾地方喀拉庫爾小湖上我的們的船

我們吹到湖中。夜間到了，但是幸而還有月光。過了會，風勢漸漸小下去。伊斯蘭巴已在岸上生了一個火，給我們作標識。最深的地方祇有七十九呎。

我屢次因為有大風雪和大雹雨，祇得留在帳篷中。那些時候有啓耳基茲人來看我，我亦總不嫌煩擾。他們對我講些經驗和冒險的故事，有時他們亦告訴我他們的困難。有一個年輕的啓耳基茲人愛了那美麗的尼爾華汗（Nevra Khan），但是沒有錢去給她的父親作不可少的嫁粧的代價。他到我的帳篷裏來，想向我借一筆款，但是我所有的錢過少，不足應付他的需要。

帕米爾各處已經傳偏了一個謠言，說有一個歐洲人到了那地，曾如羚羊一般的上過穆斯塔格山，並且如野鵝似的飛過湖。這個傳說經過適當的修飾和改正以後，或者尙能存到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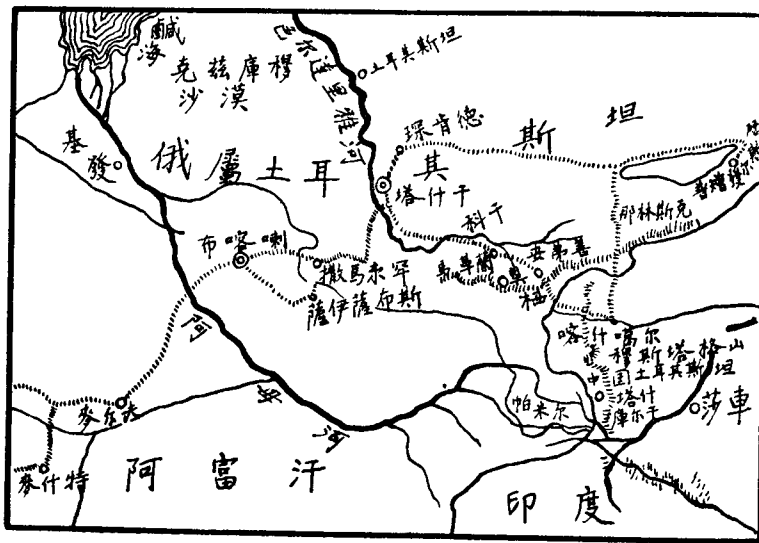
我和啓耳基茲人住在一處，很覺得相投。我離開的時候，他們和我告別的言語帶着戀戀不捨的情緒。我不是和他們同住成了他們的朋友嗎？他們的生活自由而不快樂。他們同寒冷的天氣和吝嗇的自然奮鬥。他們死了以後，便葬在山谷中的墓裏，那裏有一個聖人在白的圓頂下面長眠着。

我從一條新的路程回到喀什噶爾。我在那裏將我的發現總結一下，並且寫完了我的筆記。

十一月六日，我們在倍特老斯克領事館的飯廳裏，圍着桌上沸騰的燒茶缸坐着。一個滿身塵土的高加索信差喘着氣走進來，送了一個電報給那領事。電報裏祇簡單的說亞歷山大第三已經去世。每人便都立起來。俄國人在他們身上畫一個十字，他們顯然是受了極深的激刺。

耶穌聖誕節又到了。我和馬卡特尼先生，亨特立克神父和我的同鄉何格倫德（Hoglund）（他是一個教士，剛和他的

家族到了喀什噶爾不久）在一起過節。享特立克神父在半夜離開了我們，到他那放着酒桶和十字架的小屋中去紀念聖誕節。我覺得他可憐，因為他獨自（他永遠是孤獨的）從黑暗幽靜的城中走過。



布喀喇同俄屬土耳其斯坦

第十八章 我走近那沙漠

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七日，我離開喀什噶爾起身旅行。這是我在亞洲所有的旅行中最難的一次。

我們有兩輛四匹馬拉着的高輪車。一匹馬在車杠中間，還有三匹馬用繩子套在前面。每一輛車上有一個車夫趕着。車身上面有拱起的簾篷頂。我坐在第一輛車裏，帶了些行李。伊斯蘭巴帶了重的箱子坐在第二輛車裏。他的車子後面還繫着我們的兩隻狗——從帕米爾得來的約爾達士和由喀什噶爾得來的哈謨刺。(Hamra)

我們的車子麟麟地出了喀什噶爾的庫木達瓦什門 (Kum-Darvash) 或「沙門」，揚起了大片的黃沙。

我們接近着喀什噶爾河 (Kashgar-Darya)。向東前進我們的車子常常須從凍冰的水澆上趕過。有一次，我的車輛陷入冰中，一直到車軸，馬匹便躺下。這是夜間的事。所以我們生了一個大火，搬下車上的行李，將馬匹套在車子後面拉牠出來；以後我們便換了一個地方走。

我們夜間住在鄉村裏的時候，我們的車夫在車中睡覺以防有賊來偷行李。

經過楊樹林和長着垂柳的草原，我們到了巴楚 (Maral-Bashi) 小城。

在每一次停下的地方，我們總聽見些關於塔克拉馬坎沙漠 (Takla-Makan)——我們現在的目的地——的故事。有一段故事說到埋在沙漠中間的塔克拉馬卡古城。在那些樓塔牆垣和房屋的遺跡間，暴露着金條和銀塊。但是若有一個旅行隊到那裏去裝些金子在駱駝背上，駝夫便要受妖迷繞着圓圈走，直到精疲力盡為止。他們雖以為循着一條直綫走去，其實總是在那裏繞圈子。他們除非將金子擲去，不能脫除那妖法而得救。

傳說有一次，一個人獨自到那古城去盡力帶了許多金子。無數的野貓便來襲擊他。他將金條擲去，貓就不見，連影子也沒有了。

一個老年人告訴我說：若是一個旅客在沙漠中迷失道路，便聽見有喚他的聲音，他就受了迷惑，隨着那呼聲一步步向沙漠深處去，終至因渴而死。

這一段故事和六百年前馬可波羅在極東的羅布沙漠 (Desert of Lop) 邊境旅行時所說的簡直一樣。在他有名的游記中說道：

「關於這個沙漠有一樁極奇怪的事。旅客在夜間旅行的時候，其中若有一個落在後面，或者睡着了，等他再想趕上他們的同伴的時候，將聽見鬼怪談話，以為是他的同伴。有時那些鬼怪要喚他名字；所以常有旅客迷失道路便永遠尋不着他的同伴。因此有不少的人死亡。連在白晝也可以聽見那些鬼怪談話；有時還可以聽見各種樂器的聲音，鼓聲最是普通。」

我們向塔克拉馬坎沙漠前進的時候，我穿到沙漠內部去的念頭一日增長一日，這種奇異的引誘我竟不能遏止了。在我們每次停留的村莊裏，我總向本地人探問他們關於沙漠所曉得的各種事情。我聽着這些簡單迷信的鄉人說故事，比小孩子聽神話還要聚精會神。從樹林中各處都可以看見黃色沙山的稜脊，和波濤似的起伏。我決定犧牲一切去穿過牠們。

我們離開喀什噶爾河以後，轉向西南沿着葉爾羌河（主要河流）邊前進。我們的路交替地經過樹林和有很多野豬的稠密的草地。三月十九日，我們在河右岸相近的麥蓋提 (Market) 村停下，支了帳篷。這便是我們一段時期的大本

營。

我出去到村裏游玩一刻的時候，伊斯蘭巴將我們快起始旅行應用的物件都買好了。最難得的事情是去找合用的駱駝。我的旅行隊長總不回來，我等得不耐煩了，過了一個星期又是一個星期。在沙漠邊境上已經有春天的景象。天氣愈暖，沙漠中的旅行愈難。

但我也沒有什麼怨可訴。我住在村長托格達·科雅伯克 (Togda Khoja Bek) 的快樂的家中。他有裁判的權柄。我每日看他在法庭中判事。有一天，一個淫婦被人送到他的法庭裏來，他判決她有罪，將她的面部塗黑，兩手綁在背後，倒騎着一隻驢子去游過市場。

而強迫
又有一次，他審問一個被人打傷得很利害的婦人。她控告她的丈夫用剃刀割她，但他却不承認。村長叫人將他的兩手綁在背後，腳踝上結着一條繩子，整個人吊在樹上。因此他便認罪，受了一頓鞭打。後來他說也被他的妻子打過一次。但村長證明他是說謊，所以他又受了一頓鞭打。

東西，別人便塗黑他的面部，用一條繩子如野獸似的拉着他經過市場，讓羣衆嘲笑侮辱。

我患了兩天喉痛，托格達·科雅來問我可否讓他同一個村中的法師帮着給我醫治。我回答道：『歡迎得很！』我想去看他們驅逐那附在我身上的惡魔的情形，或者是很可笑的。三個身量高而帶鬚的人走進我的屋子，在地上坐下，開始用



手指拳頭和手掌打他們前面擺着的鼓。那鼓上的牛皮張得很緊，如同一片金屬一般。他們三個人和諧地用力打着，聲音如同祇有一個鼓似的。自始至終，他們用着極大的呼號，和諧的節奏和不絕的加大的鼓聲，覺得更興奮了。他們站起來跳舞，將三個鼓同時擲到空中，再一齊的接着用手撥擲在鼓面上。他們如此的演了一點鐘。等驅魔完了，我實在覺得好得多。但是第二天我的耳朵却半聾了。

伊斯蘭巴在四月八日回來。他買了四隻鐵櫃，六隻預備裝水用的羊皮袋，沙漠中喂駱駝用的芝麻油，各種食品——如麪粉，蜜糖，乾菜，通心粉等——鐵錘，廚房用具，和很多別的旅行所必需的物件。最重要的是他買了八隻駱駝，每隻化了三十五元錢。牠們全是壯的。除了一隻以外，都是巴克特里種或雙峯的。我們用那地方的雅加塔·土耳其方言 (Jaggatai Turki) 取了八個名字：『白駱駝』 (The White)，『波拉』 (Bohra) 或雄馬，『單峯』 (One-Hump)，『老人』 (Old Man)，『大黑』 (Big Blackie)，『小黑』 (Little Blackie)，『大黃』 (Big Fawnie) 和『小黃』 (Little Fawnie) 牠們進托格達科雅的院子的時候，三隻駱駝頸上挂着的銅鈴叮鏗地響着，約爾達士因為從未見過駱駝，吠得喉嚨都啞了。

除了伊斯蘭巴以外，我僱了三個新的用人和我一同到沙漠內地去。一個是老年白鬚的趕駱駝的，名叫磨默漢德沙 (Mohammed Shah) (他的家住在莎車 (Yarkand))；第二個是中年帶黑鬚的人，名叫卡栖姆 (Kasim)，他有力而肯盡責，是個管理駱駝的老手；末一個人住在麥蓋提 (Merket)，名字也叫卡栖姆，但是我們稱呼他約爾契 (Yolchi) 或『領導人』，因為他自己說他對於沙漠很是熟悉，無論在何處都尋得着路。末後我們的食物中又添了兩口袋新烤的麪包，三隻羊，十隻母鷄和一隻公鷄好讓我們在沙漠中的生活活潑些。鐵櫃和羊皮袋中裝滿了四百五十五斤水，足夠我們

二十五日之用。

那沙漠中我將要去的一部份是三角形的，西界葉爾羌河，東界和闐河（Khotan-Daria）（葉爾羌河的一個支流）南界崑崙山脈。我們的路程的大勢是從西至東；因為和闐河是從南向北流，我們假使不因缺水而死，早晚可以遇着牠。十年前（一八八五年），兩個英國人，揆主（Carey）和達爾格來士（Dalrymple），和一個俄國人普繪法爾斯威曾經旅行過和闐河的流域。牠的地位便因此知道了。他們曾在牠的西岸看見一條小山脈名叫麻札山（Masur-tagh）或『聖人墓的山』。在喀什噶爾河和葉爾羌河（我到麥蓋提的時候曾游歷過）的會口的中間，也有一座小山名叫麻札山。我推測這兩座山是一個從西北到東南伸入沙漠的山嶺的最外兩翼。假若這種推測是對的，我們應當在山脚下尋着沒有沙的土，並且或者可以覓見數千年前的遺跡。從麥蓋提和闐河祇有一百七十五哩，但是因為河流有無數的灣曲，路程便遠得多。我希望用不到一個月便可以經過沙漠，在夏季天熱的幾個月中，向西藏北部寒冷的高山前進。我們因此帶了皮大氈，毯子，和冬衣。我們所帶的軍火是三支來福鎗，六支手鎗和兩重箱的子彈。我帶了三隻照相機，一千張玻璃板和膠片，觀察天文和氣象所用的普通儀器，還有幾本科學書和一本聖經。

四月十日早晨，我們的八隻龐大的駱駝和他們的領導人從麥蓋提出發。駱駝的負載都很重，銅鈴慢慢底響着，好似出喪一般。村人聚在屋頂上和街中。他們的樣子都很莊嚴。我們聽見一個老年人說：『他們永不會回來了。』另一個說道：『他們的駱駝負得太重了。』兩個換錢的奧都人拿了幾個銅錢擲過我的頭並且喊道：『快樂的旅行！』有一百上下的人騎着馬送了我們一小段路。

我們的駱駝分着兩隊走，第一隊是由卡姆姆領着，第二隊由摩汗默德沙領着。我騎在第二隊的一隻駱駝『波拉』上

面，從高處望見平地上優美的景緻。

我們的駱駝肥胖而又得了休息，因此牠們起身的時候，精神很好。起先有兩隻較小的駱駝跑散了。後來又跑散兩隻，在草地上奔躍，將負載的貨物翻在地上。一只子彈箱在駱駝的邊腰搖擺地掛着。等不馴的幾隻駱駝被人拉住以後，每隻都由一個麥蓋提人捧着。

第一次我們將帳篷紮在草地和沙堆中的山峽裏。所有的牲口都卸下了載。生了一個火預備晚飯，有羊肉和米布丁。我所吃的和僕人吃的一樣。我的帳篷裏有一條毯子，一架軟床和兩箱日用的器具。那些麥蓋提人已經回去了。

第二日，我們偶然遇着很高的沙山。有兩隻駱駝滑了一下，牠們缺着的物件必須重裝一次。但是不久牠們便慣了那棉軟起伏的沙地，走得穩當而平安。我們最好多走幾日避開深的沙地，所以沿着邊向東北走。到一個駐地，我們便掘一口井，掘到三尺至五尺深便有水了。水帶着鹽味，但給駱駝喝還不算十分鹹。所以我們將鐵桶裏的水喝了許多。我們預定在未到沙漠內地以前，再裝滿牠們。四月十四日，我們的兩隻狗不見了。一會工夫，牠們回來的時候，身體濕到了腹部。我尋着了牠們飲過水的淡水池，那天夜間我們就在那池邊支了帳篷。

各處長着白楊樹。荒蕪的沙漠中還有大片的蘆田。我們每日約走十五或十六哩的路程。駱駝在草莽中前進的時候，深密的蘆草中發出囁囁的風聲。四月十七日，我們瞥見東北方忽隱忽現的小山。牠們就是北麻札山，我們從前不知道牠們伸向沙漠如此的遠，因為從來沒有人到過那裏。

次日，我們不料遇見一個淺水湖，便沿着湖邊向東走。我們經過一個荒野的樹林，深密得我們常常不得過去，祇能後退繞着灣走。有時我們非用斧砍了些樹木不能前進。我跳下了駱駝，免得從牠背上被上面的樹枝帶下來。

十九日，我們在另一個湖邊的白楊樹蔭下支起帳篷，住了一天多的工夫，幾日以後，我們在荒蕪的沙漠中，回想到住在湖邊的時候，有如天堂一般——微紫的山光，碧綠的湖色，嫩綠的白楊，蒼黃的蘆草和沙漠。我們已經殺了一隻羊現在第二隻又要爲我們犧牲了。第三隻我們想將牠留着。

四月二十一日，我們在兩座孤山的中間，沿着一個長湖西岸進行，繞過了湖的兩頭，到東岸那裏支下帳篷。東南面現在看不見山了。我們的帳篷是支在一個海角似的山梁的南頭。四月二十二日那天我們休息。我便走上那山。我向東方南方和東南望去，除了荒蕪的黃沙山以外，沒有別的東西。荒涼的沙漠在我們面前展着。

直到今天晚上，我們的帳篷外面總有淡水湖。我們的駱駝和別的動物可以盡量的喝。岸邊長着很多的蘆草所以我們的騎駝和那隻羊可以隨意的吃。來日的夜間，我們的動物亦許在夢中想到這片快樂的福地。看不起別的僕人，常是孤獨着的引導人約爾契在別人睡着之後，爬到火邊來生肝那將滅的火。他對我說，祇要再有四日向東的路程，便可到和闐河，我們未到那湖之前，也就可以得着水了。但我令他們帶足用十日的水，因路程亦許較他說的遠些。若是我們的鐵桶裝滿一半的水，我們就在沙漠內地可以給駱駝喝兩次。鐵桶放在木頭架子裏，外面又用蘆草包着，以免日光直曬牠們。當僕人們嘩嘩地灌水的時候，我便在這末一個湖邊睡着了。

第十九章 沙海

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清，我們將行李重裝在駱駝上以後，向東南出發。我想證明我們末一次所看的山脈並不伸入沙漠。兩小時以後，我們已經看不見蘆草。荒蕪沙山漸漸的高起來。再過一小時，牠們長到六十尺，片刻又長到八十至九十尺。沙山間各處有開展乾硬的粘土平地。駱駝在沙山的棱脊上走着。從平地上看過去覺得牠們很小。我們曲折地走，並時常更變方向來避免那難行的沙山的頂，竭力設法在平地上走。

不久我們望見末謬次的一些垂絲柳并且走過最後的幾塊泥土。現在除了細黃沙以外，沒有別的。目力所及祇見些草木不生的高沙山。我雖看了這個景象並不驚奇，也不因此中止前進——這却是一件奇事。我應當想到這個時令太晚，並且危險也太大。若是時運不好，我們將失去一切。但我一刻也沒有猶豫，已決定要去戰勝那沙漠。無論我須走得如何疲乏，纔能和闊河，我亦不倒退一步。我的意志已很堅決，勝過了一切障礙。

但是在這裏我已看見僕人用鐵鍬剝平道路，使駱駝走上去較為容易些。

黃昏時我們已走了十六哩路，便在一小塊四面全被高的沙山包圍着的平地上支下帳篷。那裏有兩棵垂絲柳，我們的幾隻駱駝一口便將牠們的皮剝去。後來我們必須將駱駝繫住，免得牠們夜間跑回湖邊去。我們向地下掘水，但是因為沙土乾燥得如火絨一般，我們便作罷了。

我們的狗哈謨刺忽然不見了。我們走上沙山去用口吹着喚牠，但是那狗却不回來。顯然牠是比我們聰明，已經從小道跑回去了。但是約爾達士無論如何總是很忠實的隨着我們。

半夜以後，沙漠上起了極大的西風；到黎明我們起始裝載行李的時候，沙山上的沙都被風颳起來，天空中浮着一大片紅黃色的霧。後來我們對於那颳起成片細沙，遮蔽天日的暴烈東風也習慣了。

我們繼續向東南前進；但是等我們確知麻札山不伸向那方以後，我決定改向正東面走。這個方向可望是到和闐河最短的路程。伊斯蘭·巴手中拿了指南針領路。他爬上尖塔似的高沙山，我們推察他是要尋一條駱駝可走的道路。有一隻駱駝在沙山頂上忽然躺下，姿勢很是笨拙，四隻腳便立不起來，直待我們將牠滾下六十呎到較為堅實的沙地上。正午時我們停了一回，大家（連約爾達士那末一隻羊）都喝了一次水。那水的溫度在八十六度以上。

駱駝已將水櫃外面包着的蘆草吃了。在夜間住宿的地方，一點生物或草木也看不見，連一片樹葉或一個飛蛾都沒有。我們在早晨和夜間給每隻駱駝吃幾口植物油。

四月二十五日，我們被一陣東北風和飛沙驚醒。天色昏黑起來，四外的沙漠都變了形狀。附近的一座沙山看過去好似遠處的高山一般。

等那些水櫃再裝在三隻駱駝背上的時候，我聽見水激動的聲音便去察看櫃內的水。我很驚訝地發現所有的水祇可支持兩日了。我問我的僕人們並且提醒他們說我曾叫他們帶足十日用的水。引導人約爾契說我們兩日之內便可到和闐河。我不敢責罵他們，因為那時我自己應當留意他們從湖中汲了多少水。我們才走了兩日，不如回去一次轉為妙些。旅行隊可以保全，也不致於喪失生命。但我不敢回去。我完全相信那引導人。在所有僕人之前，我吩咐伊斯蘭·巴去負責管理我們的水。我們自己每日的水量須減少，駱駝更是一滴沒有了。

從那日以後，我和我的僕人都徒步行走。四圍盡是沙的山梁，平原和支梁。

我們的駱駝『老人』疲乏起來，馱的物件必須卸下。牠在一次休息的時候，喝了一口水，並吃了一把從牠鞍裏所取的乾草。沙山還是六十呎高。整個旅行隊有一種沈憂和不吉的氣象。大家都不談話。除了風聲，駱駝困倦的呼吸聲和陰沈的銅鈴聲以外，一點別的聲音也沒有。

伊斯蘭·巴忽然喊道：『一隻烏鴉！』那不祥的鳥在我們頭上繞了幾圈，在沙脊上歇了幾次腳，然後從塵霧中飛去。我們想着牠必定是從東方的樹林中和水邊來的，便覺得胆壯些。

片刻之間，我們的駱駝『大黑』也疲乏了，所以我們祇得支起帳篷。『老人』的馱鞍裏的乾草都分給我們的駱駝吃了。我祇用些茶，麪包，和罐頭食物。僕人們吃了些茶，麪包，和炒大麥粉。木柴用盡了，所以我們捨了一隻板箱煮茶。惟一的生物是兩隻蚊類，但是牠們或者是隨着我們來的。

四月二十六日，我在黎明的時候，獨自動身。我手中拿着指南針，並數着我的脚步。每一百步便是一點好處，每一千步便增加一些我得救的希望。天氣漸漸地熱了。四外一切比在坎地裏還要安靜。所缺的祇有墓碑而已。沙堆的脊現在高到一百五十呎。那些疲乏的駱駝必得統統經過牠們。我們的情形是絕望了。正午時太陽如同一個旺的爐灶。我自己也疲乏得要死，必得休息一會，但是還不能夠，先要再走一千步才能休息。

我在軟的沙地上走得乏極了，便躺下仰臥在沙山頂上，將我的白帽子拉下遮住了臉。休息真是甜蜜。我微微睡着了，夢見在一個湖邊住宿。我聽見樹中的風聲和波浪打到岸邊的聲音。但是忽然我被那使人憂愁的銅鈴聲驚醒。我便坐起來。一隊慘淡的駱駝來到了。牠們的眼中含着要死的神氣，目光懶怠無力。牠們的呼吸沉重而發出一種污濁的臭味。

現在祇有六隻駱駝了，伊斯蘭·巴和卡姆姆領着牠們。『老人』和『大黑』剩在後面。摩漢默德·沙同那引導人和牠們

在一起。

我們在一塊不過和一椀船上的甲板一般大的硬地上住下。我連帳篷也不支了。我們大家都在露天下住宿。夜間仍是寒冷。我們晚上住下的時候，精神常比白天好；因為夜間能够休息，還有水喝，並且天氣亦較涼快。

我們的兩隻力竭的駱駝在那天晚上帶到了帳篷裏來。當六點鐘的時候，我對僕人們說：『讓我們來掘點水罷。』每人聽了都很高興。卡栖姆拿了一個鐵鍬立刻去掘。祇有那引導人約爾契對別的僕人開玩笑，說這裏也許掘到六十托（一托是六呎）深才有水呢。他們便問他從前所說四日可到的河在那裏。後來等掘到三尺深，沙地漸變潮濕的時候，他更覺得羞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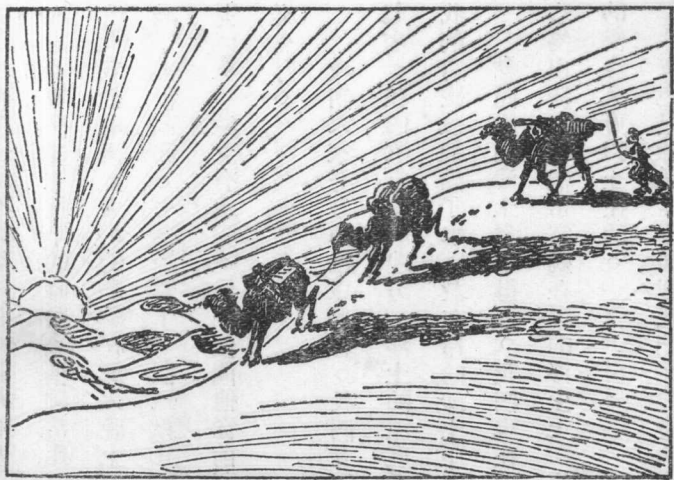
我們大家努力得難以形容。我們五個人一齊捨命的工作。井邊四圍的掘起的沙堆漸漸的高起來。井裏的沙須用桶拉起來。在四呎半深的地方，沙土的溫度祇有五十五度，同時在空氣中有八十四度。水櫃裏的水被太陽曬得到八十五度。我們將鐵瓶裝滿了水，放在冷的沙土中，並且盡量的喝，因為不久我們可以再將鐵櫃裝滿水了。

愈向下掘沙土愈來得濕。我們現在可以將牠們壓成球也不會散。每個人掘得乏了便讓別人來替。我們的上身赤着很容易出汗。我們常常躺在濕的沙土上，使我們的熱血涼些。駱駝，約爾達士和羊都在井邊不耐煩的等着。牠們知道牠們的渴終久可以止住的。

天色已漆黑了，所以我們在井邊的小凹處點了兩支臘燭頭。

井水有多深呢？若是我們掘一晝夜和明日整日，必定可以得着水。我們本着絕望的決心去工作。我坐着留意卡栖姆。他在十呎深的井底下被上面的燭光照着，形狀很是奇怪。我等候着那第一滴的水的反光。

忽然卡榭姆停止工作，鐵鍬從他的手中脫落。他氣閉似地叫了一聲。便躺在井底上。我恐怕他中了什麼疾病，大聲喊道：『怎麼一回事？』



我們幾隻駱駝在日落時走一下個沙堆

他回答道：『沙土是乾的了。』這彷彿是從墳墓中發出的聲音，好像是替我們不幸的旅行報死的鐘聲。

沙土乾得如火絨一般。我們所耗的力量都白廢了。我們將所有的那些水差不多都用盡了。我們工作得出了極多的汗，但是完全沒有一點用。僕人們一句話也說不出，躺在地上，希望在睡覺中忘掉白天的憂愁。我和伊斯蘭談一回，講到我們情形的危險。但和闊河不會離我們很遠。我們必定要成就這事。我們祇有一日的水。現在要用三日。祇好一天每人喝兩杯水。此外約爾達士和羊各喝一碗。駱駝已經三日沒有水喝了。牠們連一滴水也不能再得。我們所有的水也不及一隻駱駝足一次所用的十分之一。

等我用毛毯捲着身體躺在地氈上的時候，那些駱駝還臥在井邊妄想的等着水和平時一般地耐心順服。

我們將無用的物件如爐子和帳篷中用的毛毯，小床等拋棄以外，在四月二十七日一早動身。我一個人步行先走。沙山現在祇有三十呎高了。我覺得有些希望。但沙山忽然又長大了兩三倍，我們的情形又覺得無望。

天空滿遮着薄雲，因此太陽的炎威稍爲好一點。我走了四小時以後，便停下等着其餘的人馬趕上來。駱駝仍是毅然不屈。我們看見兩支野鵝向西北飛去。牠們引起了我們的希望。但一支野鵝飛一百二十哩路算得了什麼？

我因爲走得辛苦並且缺少水喝，便覺得疲乏，就騎上了『布喀拉。』我覺得駱駝的腿軟弱地戰慄，所以我又跳下來蹣跚地走。

約爾達士一刻不離那我們少量的水而搖動作響的水櫃。我們停下休息了不少次。有一次，那忠誠的狗到我前面來搖尾哀鳴，並注目的看我，好像問我是否完全沒有希望了。我指着東方大聲喊道：『有水，有水！』那狗向那方向跑了幾步，但又失望地走回來。

沙山現在有一百八十呎高。在最高的山頂上我用望遠鏡向四方察看。除了高而起伏的沙山，一片無際的黃沙以外，看不見別的物件。無數的沙山起伏不平地一直伸到東邊的天際，隱沒在極遠的霧中。我們必須要經過這些沙山再經過地平線外的那些沙山！不可能的！我們沒有力量！人和畜類都一天比一天軟弱。

那兩隻駱駝『老人』和『大黑』不能隨我們到夜間住的帳篷裏。摩漢默德沙和那引導人（他們從來就領着那兩隻駱駝）單身到帳篷裏來。摩漢默德沙告訴我們說『老人』已經躺下，頭和脚直伸在沙土上，『大黑』立着腳腿戰慄，一步也不能再走。當牠的六個同伴在沙山中隱沒下去的時候，牠睜着眼默望着牠們。然後我們的僕人將兩隻快死的駱駝捨棄了，兩隻空的水箱也一併丟掉。

我們夜間醒着的時候，想起那兩隻駱駝可怕得很。起初牠們不過覺得休息的安適。到了寒冷的夜間，牠們一定希望僕人回去捧牠們。牠們的血液慢慢地停住了。那『老人』大概先死，祇剩下『大黑』了。末後，牠亦死在萬籟無聲的沙土

上。不久的工夫，那些移動的沙山將這兩隻殉難的駱駝的屍體覆沒了。

太陽下去以前，西方起了藍色的雨雲。我們希望又復活了。那些雲擴大起來並臨近我們。我們將剛用盡的兩隻空水瓶留着，所有的碗和瓶都放在沙土上，並將帳篷的帳鋪沙山上。天氣愈來愈黑了。我們拿着帳篷幔的幾隻角，立在地上

預備收集生命要素——天上落下的救星，但是那些黑雲等臨近我們的時分慢慢地稀薄了。一個一個僕人便放下帳篷，不高興地走開。那黑雲竟完全不見了。水氣彷彿已在乾燥的熱空中消滅。一點雨也沒有下來。

到了夜間，我們聽着僕人們談話。伊斯蘭·巴說：『我們的駱駝將先一隻一隻的死亡，然後要輪到我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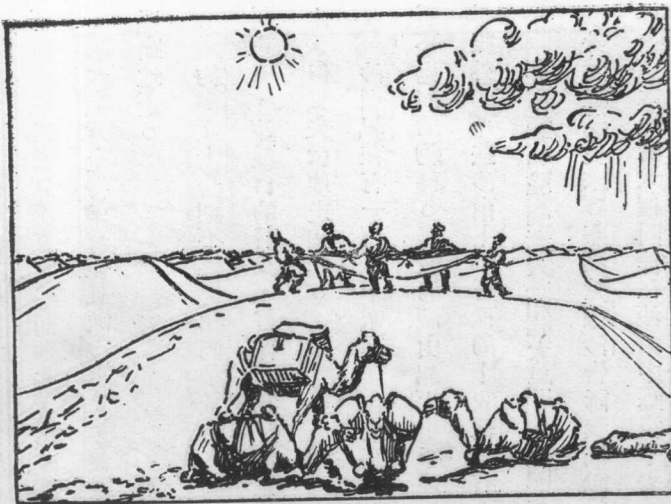
引導人約爾基以為我們是蒙了妖術。

『我們意想以為一直向前走，其實始終是繞着圈子呢。我們枉然地用盡了我們的氣力，還不如躺下不論在何地方死了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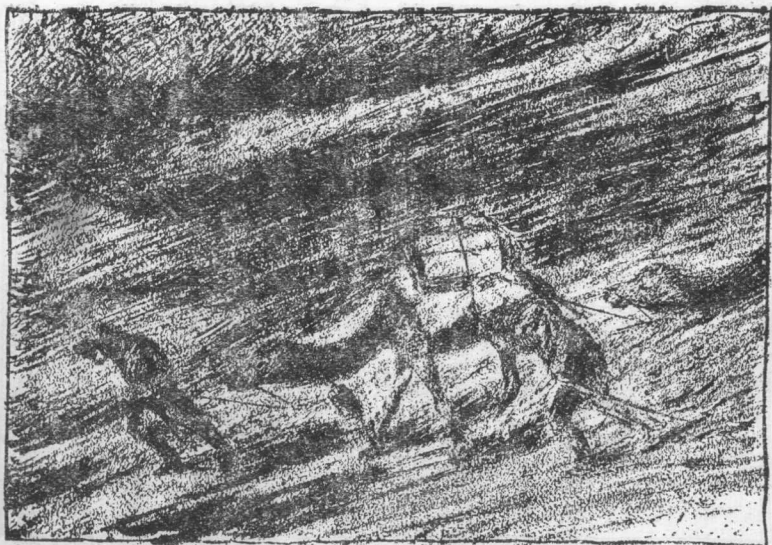
我問他道：『你注意太陽仍然照常的升降嗎？若是一個人繞着圈走，你想他還能每日上午見太陽在他的右方嗎？』

約爾基固執地說：『我們不過這樣想罷了，這是妖術的關係，或者太陽自身也錯亂了。』

我們飲了兩杯水（這是我們整天惟一的飲料）以後，仍覺得渴便又停下休息。



第二十章 旅行隊慘遭不幸



四月二十八日的清晨，一陣我們從不曾見過的大風沙颳過我們的帳篷，將沙土成堆地覆在我們的身體，行李和駱駝上。我們早晨起來，又遇着一天難過的日子，我們立刻看見我們差不多是葬在沙土中一般。一切的物件都滿了灰沙。我們靴，帽，盛儀器的口袋，和別的物件都不見了。我們須用手將牠們從沙土中掘出來。

在風沙中，那日的天色實在沒有一點亮，甚至於到正午，比薄暮還要昏黑。沙天如同在夜間一般。空中蒙蔽着黑色的飛沙。祇有最近的駱駝可以隱約底看見，彷彿一個深霧中的影子。銅鈴的聲音就是在很近也同無聲一般。大聲的呼喊也聽不見了。我們的耳鼓中祇充滿着狂風的怒號。使我們失去聽覺。

這樣的天氣，我們不得不緊挨在一起。若是離開了隊伍，或者一時出了視線之外，即便永久失蹤了。人獸的足跡差不多一剎那間便消滅了。

狂風愈颳愈大。速度每小時五十五哩。颳得最利害的時候，我們

差不多像窒息似的。有時駱駝不願向前走，伸直脖子躺在沙土上。然後我們亦都躺下，將面部壓在牠們的腰窩上。

那天，其中有一隻年幼的駱駝走的時候，顯出站立不穩的樣子，祇得跟在大隊後面。約爾基拉着牠。我走的時候，將手扶着一只箱子，免得迷失道路。約爾基來到我面前，大聲對我的耳朵喊道，那隻駱駝在一個峻險的沙山脊上躺下，不能再使牠起來了。我立刻叫僕人都停住，并吩咐摩漢默德沙和卡栖霞去救牠。過了幾分鐘，他們回來報告我說，那路徑已不見了，他們在旋轉的厚風雲中，尋不到那隻駱駝。因為這關係我們個人的生死，祇得捨去了牠和牠馱着的物件——兩箱的食品，軍火，和毛皮。牠是命該在這閉悶的沙漠中患渴而死。

到了夜間，宿營的時候，我們捨去了其餘的箱子，裏面盛物，毛皮，毛毯，地氈，枕頭，書籍，烹調的器具，煤油罐，盆，一套瑪瑙傢具，和瓷器等物件。一切不需要的物件都裝捆在箱子裏，藏在兩座沙山中間。在較高的山頂上，我們豎了一根杆子，杆頂上結了一張報紙，作為標識。我們祇留了足夠不多幾日吃的食品。其餘有汁的罐頭食物都分給僕人們了。其中雖沒有肉類，他們也很自足地吃着，飢不擇食地將沙丁魚罐中的油都吃盡。我們又取出藏在一個馱物鞍裏的乾草喂駱駝吃，但牠們因為喉管十分乾燥，不覺得一點滋味。到了晚上，我吃我所剩的末一杯茶。現時祇剩下兩小鐵瓶的水留着了。

到夜間狂風平靜下去。四月二十九日，太陽起來的時候，伊斯蘭報告說，一瓶水在頭一天晚上被人偷喝了。人人都疑心是約爾基偷的，尤其是因為第二天早晨不會看見他。

我們同了剩下的那五隻駱駝起身。又從高的沙山上瞭望，各方所見的祇有一片黃沙。雖小如針頭的生物也沒有。但是我們很驚奇的尋着一棵多孔已經枯乾了幾百年，或者竟有幾千年的垂絲柳。這樹自從牠的根部不能吸收水份，死了以

後，不知有多少沙山在牠上面堆積過。

因為狂風之後，空氣中充滿了飛揚的沙粒，太陽的熱力也就減低些。駱駝却還用疲乏的脚步漫漫地向前走。末後的兩個銅鈴很沉重地響着。我們走了十二半小時，中途休息了不少次數。從我們夜間住下的帳篷裏望去，看不見一些東西可以表示那沙漠的邊際。

第二日，四月三十日早晨，剩下的牛油駱駝全吃完了。末一個瓶中還有幾杯水。正在裝載駱駝的時候，我們遇着約爾基口中銜了那水瓶。伊斯蘭和卡栖霞很忿怒地攻擊他，打他的臉，將他攢在地上，用足踢他，若是我不去干涉，一定將他打死了。

現在剩下的水都不够一杯了。我告訴僕人們到正午的時候，我將手帕的一角漬在水中，潤濕我們的唇部。剩下的一些水尙够我們每人飲一小口。正午的時候，我潤了我的嘴唇，但到了晚上，那瓶子已經空了。我不曉得誰偷飲那點水，并且亦無須再查問。沙漠是永無邊限，我們都要死亡。

我們走了一會以後，沙山漸低下去，平均大約有二十五呎。一隻鵲鴿在沙山頂上跳躍。伊斯蘭巴見了那鳥非常的興奮，要求我允許他拿了空鐵瓶向東快去，到近處的水源裝些水回來。但我不答應他，因為現在，他對於我們很需要。

約爾基又不見了。別的僕人都怒不可遏。他們意想他那天晚上偷了水以後，故意不實說路程，希望我們都因渴而死，然後的可以偷我們的銀錢，到沿和闊河的樹林中去藏着。但是我想他們的疑心是無稽的。

那日夜間，我寫了幾行據我想大概是末一次的日記：停留在一個高沙山上，我們用望遠鏡向東觀察，各方都是沙山，沒有一根草也沒有一些生物。我們人類和駱駝都十分的軟弱。求上帝幫助我們！

「五月節」在瑞典家中是一個快樂光明的春節，對於現時經過沙漠的我們却是最難過的日子。

夜間安靜的很，天氣晴爽寒冷（三十六度）；但太陽尚未升起之前，已經和暖了。僕人們從羊皮口袋中擠出最後幾滴的腥臊的油給駱駝吃。前一日我曾滴水未入口中，再前一天，我祇飲了兩杯水，所以渴得難受。我偶然看見那盛着普鱗馬斯（Prims）爐子用的中國火酒的瓶子，我便不能自禁底飲了些酒，這是件很愚蠢的事，但我却飲去了半瓶。約爾達士聽見酒從瓶子裏流出的聲音，搖着尾巴向前面來。我讓他嗅了一下。牠打了一個嚏噴，很不高興的走了。我將瓶子擲掉，所有剩下的酒便流到沙土上。

那毒酒陷害了我。我想走起來，但我的腿不能支持。旅行隊動身了，我便落在後面。伊斯蘭巴引領着路，手中拿了指南針，向正東方前進。太陽已經照得很熱。我的僕人或者想我將要在那懸着的地方死去。他們慢慢地如蝸牛似的前進。鈴聲漸漸的低下去，後來完全聽不見了。在每一個沙山頂上，那旅行隊重現出來，如同一個黑點似的漸漸的變小。到了沙堆中間的每一個空處，他們便隱下一會的工夫。後來我完全不見他們了。但是那深的足跡和太陽（當時太陽尚很低）的黑影使我覺得我自身地位的危險。我無力隨着別人前進。他們將我棄下。各方都是可怕的沙漠。太陽熱烈而且很耀眼。一點風息也沒有。

因此我想起一件最可怕的事。若使這是大風的預兆便怎麼好？不論在什麼時候，我也許即看見黑的條紋，橫在東方的天空，那就是一陣大風沙快來的報告。然後旅行隊的足跡轉瞬便要湮沒，我永遠再尋不着我的僕人，和那些在沙漠中行駛的損壞的船隻——駱駝。

我竭力的站起來，但是又搖擺不定地倒下了，沿了足跡爬一會以後，又站起來慢慢地走，又匍匐着前進。一小時

一小時的過去。從一個沙山頂上我看見了那旅行隊。他們已停止前進。鈴也不響了。我用了超人的力量纔到了他們那裏。

伊斯蘭站在一個山脊上，用手遮着眼睛細細地向東方察看。他又要求我允許他拿了水瓶向東跑去。但他看見了我的情形，便立刻不想去了。



我的探險生涯

息一奄奄而渴患因都駝駱和人

摩汗默德沙俯身躺着，嗚咽地祈求上帝。卡榭姆坐在駱駝的影子下，用手覆着臉。他對我說摩汗默德沙一路上因為不得水喝非常狂忿。約爾基躺在沙上如同死去一般。

伊斯蘭提議我們再去尋找一塊乾的土地，在那裏亦許可以掘出水來。駱駝都躺着。我爬到白的那隻身上。牠正和其餘的一樣，不願立起來。我們的情形是無可救藥，將在這裏離開人間。摩汗默德沙躺在地上，口中胡言亂語，玩弄沙土，並發狂的要水。我們知道我們到了沙漠中的慘劇的末一幕了。但我還不預備完全罷手。

太陽現在炙得如同火爐一般。我對伊斯蘭說：「等太陽落下以後，我們可以拆去帳篷，竟夜的向前走着，現在把帳篷支起來！」駱駝都卸下他們載的物件，整天的躺在太陽下。伊斯蘭和卡榭姆將帳篷紮好。我爬進去，衣服一些不曾脫地躺在一條毛毯上，拿一個包袱當枕頭。伊斯蘭，卡榭姆，約爾達士和那

隻羊都走到陰涼地裏去。摩汗默德沙和約爾基躺在他們跌倒的地方。祇有那些鷄還能振作精神。

在我亞洲旅行的歷程中，這一個帳篷要算所住過的最不快樂的了。

那時祇不過早晨九點半鐘，我們走了不到三英里路。我是絕對的疲乏，連一個手指都不能移動。我以為我是將死了。我幻想我自己躺在墳地的教堂中。那裏的鐘已經不再響動。我的一生恍如一夢的過去。不多幾個小時，我便與人世永別。但我想着最痛苦的是我將使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心中憂急而猶豫不安。若是倍特考斯克領事得到我失去的消息，一定要訪查。他將知道我在四月十日離開麥蓋提。自那日以後，足跡便消滅了，因為已經有過好幾次大風沙。他們一定在家中等候我。一年一年的過去，但仍沒有消息。末後他們便絕望了。

大約在上午，一陣微微的南風颳過沙漠，帳篷上鬆弛的簾子向內凸出。風漸漸的大了。兩小時以後，風很是涼爽，我便用毯子捲着我的身體。

現在一件奇事發生！我忽然的不覺得軟弱，力量也復元了！若是盼望太陽下去，現在已經到了這時候。我不願死去：我不能死在這悲慘的沙漠中！我能跑，能走，又能匍匐而行。我的僕人也許不能活了，但我必須去尋些水來。

太陽落在西方的沙山上，如同一個大紅的礮彈。我的精神極佳了。我穿好衣服並吩咐伊斯蘭和卡榭姆預備動身。那紫色的夕陽照在沙山上。摩汗默德薩與約爾基現在的情形和早晨一樣。摩汗默德薩已經現出死亡的痛苦，毫不能恢復失去的知覺。但約爾基因為晚上冷的原故，蘇醒過來。他緊捏着雙手，爬到我面前，很可憐地叫道：『水！給我們些水，先生！祇要一滴水！』然後他又爬走了。

我說：『這裏無論如何沒有些液體嗎？』

「啊！那不是隻雄鷄麼！」他們就將雄鷄的頭割下，喝牠的血。但是流下的血盛在桶裏祇有一滴之多。他們又看看那頭羊。牠會如狗一般的忠誠，毫無怨色地跟隨着我們，因此大家都猶豫不決。我們若是祇爲延長一日的生命宰殺了牠，就和謀害人命一般的凶殘。但是伊斯蘭將牠牽去，掉轉牠頭的向麥加割斷牠的頸脈。棕紅色而有臭味的濃血慢慢地流出，立刻結成餅狀。僕人便將牠一口吞下了。我亦試嘗了一點，但是很覺得惡心。並且因爲我喉嚨乾燥的原故，牠便黏在那裏，我得趕快除掉牠。

伊斯蘭和約爾基渴得發狂了，他們用一個器具收集些駱駝的尿，和點糖醋，捏着鼻子喝了下去。卡爾姆和我沒有敢過問這飲料。那兩個喝了毒汁的人是完全無力了。他們很劇烈地抽筋，嘔吐，在沙土上躺着，輾側呻吟。

伊斯蘭微微有點復元。天色未黑以前，我們整理行李，將不能再得的物件放在一起，其中有記事本，旅行指南，地圖，儀器，鉛筆，紙張，軍械，子彈，中國錢幣，（約合二百六十金磅）燈，蠟，水桶，罐子，足支持三日的食物，一些烟草和別的物品等。至於書籍祇帶了一本袖珍聖經。其餘如照相機，一千張上下的膠片，（其中約有一百張已經照過）醫藥箱，鞍子，衣服，預備送給土人的禮物，和許多別的物件都捨棄了。我從扔掉的一堆物件中，檢了一套清潔的衣服，全身都換好了；因爲我若是死去，被大風埋葬在這永久的沙漠中，我亦至少可以穿着一套清潔的新壽衣。

我們打算帶走的物件都裝在軟鞍囊中，讓駱駝驮着。所有的駱物鞍鞍都捨棄了，因爲這徒然使牠們增添重量。

約爾基爬進了帳篷，躺在我的毯子上。他因爲染了羊肺中的血，容貌很是污穢而惹人嫌厭。我打算振他的精神，勸他夜間追着我們的踪跡跟來。他一言也不發。摩汗默德薩已是發狂，口中喃喃地叫上帝的名號。我想使他的頭部安適些，用手撫摸他火熱的前額，求他盡力的沿我們的足跡爬着前進，並告訴他我們得着水的時候，必定回來救他。

他們兩個人結果還死在帳篷裏，或相近的地方。以後沒得着他的們消息；等過了一年，他們還行踪不明，我便給了他們每人的孤兒寡母一些金錢。

我們使五隻駱駝都立起來，將牠們互相結住，成了一排。伊斯蘭在前面領着走，卡栖姆在後壓隊。我們未將那兩個將死的人帶走，因為駱駝馱不了他們；並且他們處於那種可憐的情況，在駱峯上實在也坐不住了。我們更希望能得着些水，然後可以裝滿我們還帶着的兩個羊皮口袋，趕快跑回來救那兩個不幸的僕人。

那幾隻鷄吃了死羊的血充飢以後，很是知足，已息着了。帳篷四周比墓地裏還要寂靜些。當曙光併吞了黑暗的時候，最後的鈴聲響動了。我們照常的向東前走，避開最高的山脊。走了不多幾分鐘，我回過頭來對那不祥的帳篷作一次最後的觀望。那帳篷在西方遲遲的落陽中，很清楚地矗着。我離開了那可怖的地方，很是安慰。不久，那處便沉陷在黑暗中了。

等天色漆黑的時候，我點着了燈籠，走在前面，探尋最易走的路徑。一隻駱駝因為在前進的時候勞力過度，猝然倒下，頭頸和四肢都伸直，現出將死的形狀。我們便將牠所馱的袋使那留得殘生的四隻駱駝中最強的一頭『白者』馱着。那將死的駱駝頸上還留着一個銅鈴，但是它釘鏹的響聲已變為沉寂了。

我們前進得十分的慢。駱駝一步一步的走着，很是費力。每隻駱駝必得輪流地停住休息一會。伊斯蘭新得了嘔吐的病，躺在沙地上，如同一條蟲似的，扭轉。在那黯淡的燈光之下，我大步的向前走去。我如此的走了兩個小時。後面的鈴聲漸漸地消滅了。除去我脚底和土磨擦沙沙的聲音以外，沒有什麼可以聽見。

十一點鐘的時候，我用力爬到一個平的沙山脊上，去傾聽並且視察一會。那和圓河必定離這地很近了。我向東方細

看，希望能夠偵着一個游牧帳篷的火光；但是四外漆黑。祇有星光閃耀。萬籟無聲。我將燈放下給伊斯蘭和卡榭姆作一個標識，便仰臥在地上思索靜聽着。我的心境却仍然很安定。

遠方的鈴聲又可以聽見了。雖有時中止，但聲音漸漸地逼近。我等候了一會，對於我們似乎是很久工夫以後，四隻駱駝如同幻景似的向前走來。牠們走到山脊上我的前面便躺下了。牠們或者將我的燈錯看作野火了。伊斯蘭搖擺不定的走着，倒在沙上，用力地低聲說他不能再向前行走，將在那裏死去了。我盡力的鼓動他忍受着，但他不作聲。

這幕慘劇過去以後，我決定除我自己的生命以外，一切的事情都要捨去。我連那日錄和記事冊都犧牲了，祇帶了口袋中常隨身的物件，就是指南針，時表，一對時計，一盒火柴，手帕，小刀，鉛筆，一片雙摺的紙等，偶然還有十支紙烟。

卡榭姆尚能忍耐，當我叫他一同來的時候，他還很高興。他匆匆的拿着那錘子和水桶，但却忘了他的帽子。後來他用我的手帕覆在頭上遮擋陽光。我和伊斯蘭告別，並叫他捨棄一切物件，隨着我們的踪跡前進，以便救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神氣是奄奄垂斃了，也未會回答我。

我對那病的駱駝望了一眼以後，便赶快離開那悲慘的情景，在那裏有一個人和死齋鬥，我們最先的尊大的旅行隊中的老手們因爲上着起見在那裏將結束了沙漠中的旅行。我撫摸了約爾達士一次，讓牠自己去決定牠的行止。牠停留在那裏，因此我永再看不見那忠心的狗了。那時正是半夜，我們好比在海中行駛不意遭了災害，現在却離開那正下沉的船隻。

那燈籠立在伊斯蘭旁邊點着，但牠的光亮不久便息了。

第二十一章 末日

我們如此地在夜間經過沙漠前進，過了兩小時以後，因為很勞苦，以致精疲力竭，並且因為缺少睡眠，便倒在地上昏過去。我穿了薄的白棉布衣服，不久被夜間的冷空氣凍醒，然後我們又向前走，直等不能再支持的時候，又在一個沙灘睡覺。我腳上長到膝部的硬統皮靴使我走路很艱難，有好幾次，我想將牠擲去，但幸而我未曾實行。

又停一次以後，我們從早晨四點鐘到九點鐘走了五小時，那是在五月二日。然後又休息了一小時，再慢慢地走了一個半小時。太陽正照得恨炎熱。我們倒在沙土上的時候，眼前的一切都成黑的。卡爾姆從北面沙山坡上，掘去那邊了一夜溫度尚低了些的沙土。我便脫去衣服，躺在上面，同時他鏟出些沙土，將我的身體覆住直到頸部為止。他自己亦如此的蓋上。兩人的頭離得很近。我們將鏟子插入沙中，上面掛了我們的衣服遮住日光。

我們整天這樣躺着，一言不發，也未曾睡熟，青藍的天空在我們上面拱着，四圍是一望無際的黃色荒沙海。

等太陽落到西方的沙山脊上，我們立起來擲去身上的沙土，穿上衣服，慢慢走向東前進，直到早晨一點鐘。中途時時地停住。

我們當白天熱的時候，行沙土浴，雖然覺得涼爽有趣，但亦使你們很疲乏。我們的力量漸漸衰弱不支，不能如前日夜間一般的走那許多路。口中也不像那幾天的患渴，因為口腔內乾燥得如外面皮一樣，望的的心倒也稍殺了，身體愈來愈萎弱。所有的脈的功用也減少了。血液漸漸的污濁起來，在管中流動得愈遲緩。不久，我們將到了結局，因乾燥而死。

五月三日，早晨一時至四時半，我們毫無生氣地躺在沙土上，連那夜間的寒氣也不能促我們起來再往前走。但到了天明，我們又慢慢地進行。走兩步就休息一次。我們勉強可以走下山坡，但爬上沙坡去却是很費力。

太陽起來的時候，卡榭姆捏住我們的肩膀，很高興地指着東方，一句話也不說。

我低聲地問道：『那是什麼？』他喘息地答道：『一棵垂柳樹』。

終久有了植物！感謝上帝！我們那將絕的希望又死灰復燃了。我們慢慢而又搖擺不定地走了三個小時才達到那頭一叢矮樹——一根橄欖樹枝指示我們說，那沙漠也有邊際了。我們一面咀嚼苦的垂柳樹，一面感謝上帝給我們這個禮物。那小樹立在沙漠上，晒着陽光，如同一朵蓮花似的。但滋養那樹的水源在沙土低下有多深呢？

約在十一點鐘左右，我們又看見一棵垂柳樹；東方另外還有幾株。但我們的力量用盡了，祇得脫去衣服，鑽到沙土裏面，將我的衣服挂在柳樹枝上遮着陽光。

我們一言不發的躺了九個鐘頭。沙漠中的熱氣將我們的臉都炙焦了。七點鐘我們穿好衣服，又向前進。但是走得比從前更慢了。如此在黑夜中摸索了三個鐘頭以後，卡榭姆停住一會，低聲談道：『白楊樹』！

在兩個沙堆中間有三株白楊樹互相離行很近地長着。我們在牠們根邊倒下，非常的憔悴。我們想牠們的根一定從地下得着滋養品，所以拿了一把錘子想掘出一口井來；那錘子從我們的手中滑掉。我們完全無力了，祇能躺下用指甲抓地



我和卡榭姆而行的爭生

面，但因爲一點沒有用處，便不再試了。

我們折下些新鮮楊樹葉拭擦我們的皮膚。後來我們採集了乾枝，在近處的山上舉起一個野火，給伊斯蘭當作標識，但是他是否還活着已是很可疑的了。這個火也許可以引起和闐河邊樹林中的牧人注意。但即使有一個牧人看見這荒涼沙漠中的火燄，多半要害怕並且信這是常在沙漠中的妖怪在那裏使妖術。我們將那火不息地燃着，足經過兩個小時。我們將牠當作一個旅伴，一個朋友，和一個救星看待。今日在海中遇着船沉危急的時候，可以發求救的信號SOS。我們祇有這個火，我們的眼睛看着那火燄。

黑夜將盡了；那太陽——我們最可怕的仇人——不久又將從東方沙堆上起來煩擾我們。五月四日早晨四點鐘的時候，我們動身，蹣跚地前進了五個小時。然後我們便精疲力盡。希望又漸絕了。在東方不再看見那激刺我們生機的垂柳和白楊樹的綠葉。我們四外一望盡是黃沙土堆。

我們在一個沙堆坡上倒下了。卡栖姆沒有力量再給我挖掘沙土。我祇盡力照顧自己。

我們在沙土中靜靜地躺着足有十個小時。但我們仍就活着——是很可奇怪的。我們能否再有力氣勉強支持一夜——我們最後的一夜——之久呢？

天色朦朧的時候，我站起來催卡栖姆走。但他用極小差不多聽不出聲音回答道：『我不能再走了。』

因此我離開我們旅行隊餘存的末一個人，獨自前進，勉強慢慢地走了一會又倒下了。我爬上沙坡，搖擺不定地往那一邊走下，安安的躺了很久，靜聽着。但是一點聲音也沒有！天空的星光如電火把一般的照耀着。我懷疑我還是活在世上，或是已經在死神的山谷中。我點着了了我的一支的捲烟。從前卡栖姆每次必吸我剩下的烟頭；但現祇有我一個人了，

所以我將他一氣吸完。這支捲烟使我覺得稍爲舒適解憂。

我一個人蹣跚而行已經歷六個小時了，等十分乏力的時候，便在一支垂柳樹旁倒下，昏昏欲睡。我恐怕我睡着了以後，便死過去。其實我實在也未會睡。自始至終，四外和墓地裏一般寂靜，我祇聽見我的心跳和時計的滴滴之聲。過了兩個小時以後，我聽見沙土上有沙沙的聲音，看見一個怪人搖擺地走到我身旁。

我低聲地問道：「你是卡栖霞麼？」

『是的，先生』

『來！我們的路程不遠了。』

我們兩人遇見之後，便精神勃發努力前進。我們滑下沙坡，又用力向上走。等我們困倦的時候，就倒下躺着不動。我們的脚步漸漸鬆弛，並且愈來愈覺得不滿意。我們在那裏走如同熟睡的人一般，但仍努力掙扎去救我們的性命。

忽然卡栖霞握住我的臂向下指着沙地。那裏有了很清顯的人類的足跡了！

轉瞬之間我們便覺醒了。顯然那河流一定是在近處！或者是有牧人見到我們的火光曾來這裏查訪。或者是有一隻羊在沙漠中迷失了，那些尋覓的人剛從沙土上走過。

卡栖霞低下身去查看那印跡，喘息地說道：

『這是我們自己的足跡！』

當我們又疲乏又恍恍惚忽的時候，不知不覺地繞了一個圈子。那已經是有了一些時間，我們不能再支持了，便倒下睡覺。這時是早晨兩點半鐘。

第二天，五月五日，黎明時候，我們很解怠地起來，覺得很費力。卡榭姆的形態令人可怕。他的舌頭潔白浮腫，嘴唇成了藍色，面頰凹下，兩目毫無光彩，現出將死的神氣。他得了呢噎症。這是他的致命傷。因此他的身體衰弱不堪了，全身非常乾燥，骨節間差不多作軋軋的聲音，走一步路是很費力的。

天漸亮了。太陽已經升起來。從一個東邊毫無遮擋的沙堆上，我們看見那兩星期以來，一帶如鋸齒式的黃色水平線上，有一條深綠色的線。我們呆如木鷄他停着，同聲驚訝道：『那是樹林』。我接着說道：『和蘭河呀！水呀！』

我們便鼓起餘力，再努力向東前進。沙堆漸漸地低下去。我們經過一塊窪下的地方，想動手去掘，但是仍就軟弱無力。便再往前走。那深綠色的線愈來愈長大，沙堆漸漸低下去，後來完全變了軟坦的平地。我們離那樹林不過百碼了。在五點半鐘，我們到了頭一叢白楊樹林邊，因為很疲乏，就在樹林蔭下睡倒。那裏的花香鳥語，和蠅子營營的鳴聲，很是動人耳目，使我陡覺十分愉快。

七點鐘我們繼續前進。樹林愈來愈密。後來我們走到一條小路，看見有人獸的足跡，便以為那是到河的路徑。隨着他走了兩小時，又在樹林的蔭地裏倒下了。我們軟弱將不能動彈了。卡榭姆仰臥着，如同將死的樣子。和蘭河一定是很近了。但是我儼好似被釘在地上一般。炎熱的天氣包圍着我們。那日的光陰莫非是永無盡頭了麼？每過一小時，我們覺得離死期更近。我們須趁時候尙未很晚以前，努力的走到河邊！但太陽還不落下去。我們的呼吸遲鈍而費力。我們差不多不想活着了。

下午七點鐘的時候，我能勉強站起來。我將鑿刀掛在一個樹叉上，拿牠的木柄當作手杖。倘若我們能帶幾個牧人回來援救那三個將死的人，和取回那遺失的物件，那鑿鐵可以當作一個標識。但我們捨了他們三個人已有四整天了。他們



遠遠的樹林的一條黑線使我們又有了新的希望

一定已經死去。我們到他們那裏還得費好幾日工夫。他們的情形是完全無望。我又催卡姆姆伴我到河邊去喝水。他做着手勢說他不能站起來，並且小聲說道他不久便將死在楊樹底下了。

我獨自勉強在樹林中行走。有刺的小樹和落地的枯枝阻擋我前進。我的衣服撕破了，兩隻手不幸抓傷；但是我漸次努力前進。有時休息一會，有時匍匐着前進，心中很焦灼地看見樹林中的天色漸漸黑暗起來。末後又到了夜間——那是最後的一夜。我一日也不能再支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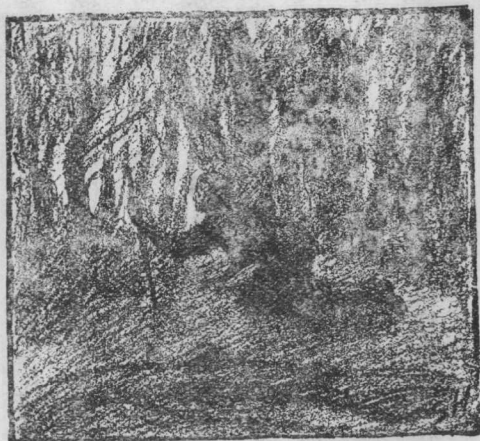
那樹林忽到盡頭了如被火燒過一

樣。我到了一個六尺高的埔邊，它和一片完全沒有樹木的平原垂直。那地面是很堅實，插着一根無葉的乾枝。我知道那是一塊漂浮水上的木頭。我已經到了和蘭河的河床了。但那是和我後面的沙漠一般地枯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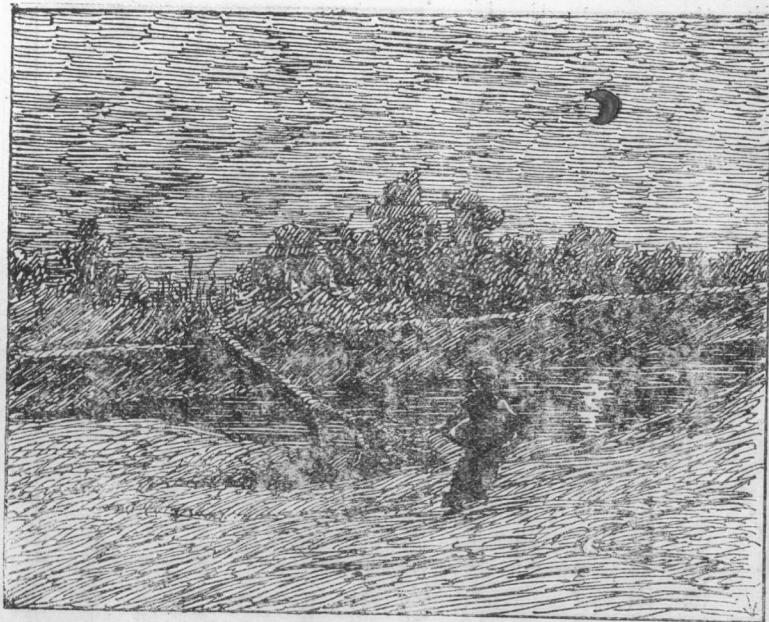
我已經如此屢經挫折到了河邊，是否還將因為口渴而死在這裏？我未曾度過和蘭河，並且確實知道那整個河床是乾固的，非一切都陷在無可挽回的地步，我決不能躺下而死。

我知那河道是差不多向正北。到右方河岸的捷徑是一直向東。但是我不知不覺地始終向東南走，雖然月亮已經升起很高，並且我留心看着那指南

我的探險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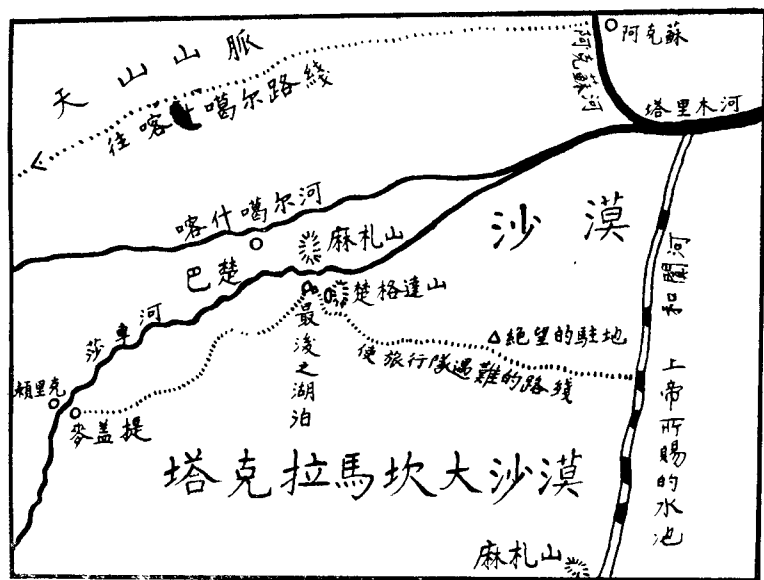
我奄奄一息地爬過那樹林去尋水



針，自己却無法作主，好似冥冥之中有一隻手拉着我走。末後我便不抵抗了，直向東南那月亮的地方走去了。我常常躺下休息，後來便很想睡覺。我的頭倒在沙土上，但須竭力地不使自己睡着。因為我知道像我那樣的疲乏，若是睡着了，決不能再往前走。和闐河的河床和中亞細亞別的沙漠的河床一樣，很寬而平淺。在那荒涼的景色上，漂浮着一層薄的雲霧。當河岸東邊的樹林大體在月下現出的時候，我已經走了約一里路。高埔我邊上長着很密的小樹和蘆叢。一隻倒下的深黑色楊樹幹向河床伸出。牠的形狀像一隻鱷魚似的。那河床和從前一般的枯乾。這處離河岸必定不遠了，那裏我必定躺下去死，我的性命是懸在一髮之上。

我忽然起身，隨即又站住，看見一隻水鳥——一隻野鴨或是一個野鵝——旋轉着翅膀飛升起來，我聽見拍水的聲音。再過一刻，我便立在一個七十呎長十五呎廣的池邊了！在月光之下那水色如水墨一般。那倒下的白楊樹幹的影了反映在水中。

在這寂靜的夜間，我感謝上帝給我如此不可思議的拯救。我若是一直向東走，定是已經迷失了。假使我到了那池子北面，或南面一百碼的地方，我將以為那全個河床是乾涸的。我知道西藏



北部雪地和冰川溶化的水，在六月初從和闐河床流下來，到夏末和秋季便乾了，冬春兩季那河床完全是乾的。我又常聽說在好幾處——有時相隔走一日或一日多的路程——那河流成了旋水將河床刷得更深，河水便整年存在高埔邊的渦裏。現在我已到了那希罕的水池邊了！

旅 行 隊 的 前 進

我在岸邊坐下，撫我脈息，覺得它很弱差不多摸不出來了——每分鐘祇跳動四十九次。然後我再三放量地喝水。那水很涼爽，又如水晶一般的清冽，甜密的滋味也和最好的泉水不相上下。我又渴了一次。我的乾燥的身體如海綿一般的吸收水份。所有的骨節都蘇軟了。動作也不似先前那樣的困難。那硬如羊皮紙的皮膚現在也變軟了。額部漸漸潮潤。脈搏的力量增起來，幾分鐘以後，便到五十六次。血液在血管中流得較為自由些。我覺得很快樂安適。我又喝些水，在那裡看那造福的池水。後來我給那池子叫作科達——佛地——庫爾 (Khoda-verdi-kol) 意思說『上帝餽贈的水池』

池邊的蘆葦長得很密，小樹都成了紛亂的森林。那銀色的新月挂在一棵楊柳樹稍上。忽然林中起了一陣沙沙的聲響。脆乾的蘆葦像被一個推動的身體壓倒了。這是一隻老虎偷看到池邊來喝水麼？我很胆大的等着，想看牠的眼睛在黑

暗中照着。我心中想道：『你來罷。試試看來摧害我那五分鐘前才更生的性命！』但那沙沙的聲音後來沒有了；無論牠是一隻老虎，或者是別的樹林中的動物到池邊來解渴。牠看見一個迷失道路的孤獨的人闖到這樹林裏來，顯然知道最好是回去罷了。

第二十二章 荒野人跡

我已經不再患渴了，並且這樣貿然地喝了些水也不會受什麼害處，是很可奇怪的。

我現在想起卡榭姆，他因為患渴而暈倒在西岸邊的樹林中。三星期以前堂皇的旅行隊到現在得救的時候，祇有我們一個歐洲人存在了。若是我不能誤我的分陰，卡榭姆或者亦可以得救，但是我將用什麼盛水呢？祇可以用我的皮靴吧！因為手下實在沒有別的器皿，我將兩隻皮靴裝滿了水，用那木鏟柄很小心地挑着經過河床。這時雖然月亮已經低下，但我的舊足跡尚可以辨出。等我到那樹林中，月亮完全落下去了，那裡很是黑暗。我忘失了我的足跡，在多刺的叢林中不幸迷路。

我時時大聲叫『卡榭姆！』但那聲音在樹林中消失了。除去聽見一隻受驚的梟鳥的鳴聲以外，沒有一些別的回音。我若是迷失了道路，將永再尋不着我的足跡，卡榭姆也無從得救了。我站在一大叢乾樹枝旁邊，將牠們用火點着，看那靠近的白楊樹都被火焰燒焦，光景很是有趣。卡榭姆不能離得很遠了。他一定可以看見并且聽見那大火，但是他未曾上這裡來。我沒有別的方法，祇可以靜等天明了。

我躺在一棵那火焰燒不到的白楊樹下，睡了幾小時。熊熊的火光保護着我免去獵食野獸的害。

到了天明，那野火還燃着，樹林中升起了一大堆黑烟。現在我很容易地尋着了我的足跡和卡榭姆的所在。他還是同前夜一樣的躺着。他見了我低聲地談道：『我將死了！』

我給他聽聽水的聲音并向他道：『你要喝水麼？』他坐起來，神志昏迷地張開眼睛看着我。我將一隻皮靴的水給他。他拿到嘴邊將所有的水喝得一滴不剩。息了一會，他將那一皮靴的水也喝完了。

我對他說：『現在一同到池邊去罷！』

卡榭姆回答道：『我不能去了』



我生了一大個火使卡榭姆注意

『那麼你須盡力的趕來追我。我將先到水池那裏，然後沿着河床向南走。再見吧。！』

當時我沒有別的方法再可以幫助卡榭姆；我想他已經脫離危險了，

五月六日，早晨五點鐘時候，我又到池邊喝了些水，洗一個澡，並且休息了一會以後，就沿着東邊河岸上樹木叢生的土埔向南走。過了三個小時以後，天色暗了，一陣黑沙土從荒野上颳起來。

我心想道：『這些要算初次颳過那邊沙土上我的死去的同伴身上的沙土了。』

樹林的界限看不見了，整個荒野被霧蒙罩着。走了三個小時以後，我又覺得口渴。我想亦得費些日子才能再尋到一個水源。我離開了頭一個水池科達佛地庫爾是顯然一件很愚拙的事。

我對自己說：『我將回到池邊，并且再去尋找卡榭姆。』

我向北走了半點鐘以後，忽然遇着一個很不好的小水池，便在那裏停住，渴了些水。我因爲一星期不得食物，現在覺着餓得難受。就吃了些青草，樹葉和蘆葦的細芽。連那水池中的蝌蚪試吃了幾個，但牠們的滋味很苦而令人作嘔。那時已經到了下午兩點鐘了。

我心中想道：『我將拋下卡榭姆不顧，在這裏息着等那風沙過去。』

我因此走到林裏去，尋着一叢很密的樹木可以避那狂風的地方，將皮靴和便帽當作枕頭睡覺。這是從四月三十日以來，我第一次得着安適的睡眠。

我在八點鐘的時候醒了。天色很黑暗。狂風怒號着，掠過我的身軀，乾樹枝作出軋軋的聲音。我拾些木材生起一個野火，然後又在池邊渴了些水，吃了一點清草和樹葉，坐着那火焰。我若有那忠心的狗約爾達士陪伴着，是何等好呢！我呼喚了一會，但風聲很大，將牠遮住。約爾達士也永不回來。

當我五月七日天明醒過來的時候，風已經停了，但空中還滿是塵土。我大概尚須走幾日的路程，才能遇到一個牧人。我沒有食物，不能支持久了。我想起這事很是害怕。從這裏到和圖定有一百五十哩遠。像我這樣萎弱的體力，至少得需六日工夫才能走盡那段路程。

四點半鐘，我便動身，在河床中間直向南走。因爲要妥當些，將皮靴裝滿了水，用那木鏟柄挑在肩上像一個牛軛。過了一會我走近河的左岸，那裏看見一個丟棄的羊圈和一口井。等上午的時候，天氣很熱得不能忍受。我走到樹林裏，又吃些青草樹葉和葦芽充飢。不知不覺地已經天黑了。我生了一個火，便在那裏過夜。

五月八日太陽尚未升起的時候，我便動身，差不多整日走着。天色未黑之前，我在一個小島邊發現了一件奇蹟。在那堅硬的河床的沙土上，我看見有兩個赤脚的人趕着四頭馱子向北去的新腳印。我爲什麼不會遇見他們呢？大概他們是在晚上我正睡着的時候經過這裏的。現在他們已離我很遠，若是回轉去趕他們已無用了。

我彷彿聽見一個很奇怪的聲音，立刻停住靜聽着。但樹林中很是寂靜，所以我想那一定是鳥的鳴聲，便再向前進。

但是不對！過了一會，我聽見一個人說話和一隻牛叫的聲音！這不是幻想了。這裏已有牧人了！

我將皮靴中的水倒出，着上這濕的靴子，急速地跑進林中，穿過叢叢的樹，並且在倒下的樹木上跳過。忽然見着羊的咩聲。一羣牲口在山谷裏吃草。當我從樹林中突然出來的時候。那牧人嚇呆了。

我對他說：『薩拉姆，阿利庫不』（Salam aleikum）（祝你平安）他立刻旋轉身去，在樹林裏不見了。過了片刻，他帶來一個年紀較長的牧人。他們離我很遠地站住。我後來便用幾句話告訴他們我的來歷。

我說：『我是一個歐洲人，從葉爾羌河到沙漠裏來的。我的的僕和駱駝都因爲乾渴而死，所有的物件也都已經遺失了。八天以來，我除了吃草以外，沒有別的食品。請給我一塊麵包和一碗牛乳，還讓我在你們身傍休息；因爲我疲乏得將死了。將來我一定要報答你們。』

他們很疑惑地看着我，顯然想我是說謊。但是猶豫了一會，就叫我去。我便隨着他們到一座草舍裏。那草舍是在一棵楊樹蔭下，用四根細杆子支着，屋頂是樹枝築成的。地上鋪着一條已經殘破的氈子我便躺在上面。那年紀較輕的牧人拿出一個木桶，給我一塊纏頭麪包。我謝謝他，吃了一小塊，立刻覺得飽了。然後他又給我一隻木碗盛着最香甜的羊

乳。

那兩個牧人一言不發地站起來走了。但他們的兩隻猛犬還在這裏不住的狂吠。

天晚的時候，他們帶了另一個牧人回來。羊羣已經被驅到附近的羊圈裏。現在他們在茅舍前面生了一個野火，等牠燒燼以後，我們四個人都睡下。

那三人名叫尤薩巴 (Yusup Bai) 托格達巴 (Togda Bai) 和帕息阿渾 (Pasi ahun)。他們替一個和闐的商人看着一百七十隻羊和七十頭牛。

五月九日天亮的時候，我在身旁發現了一碗牛乳和一片麪包放着，但那三個牧人已經走了。我胃口很強地吃過了早飯以後，便出外考察附近的景物。即茅舍是在一個沙堆上，從那處可以望見和闐河的乾河床，靠着河岸邊有一口井是那些牧人的。

他們穿的衣服已是襤褸不堪了。他們將幾塊光羊皮縫結一起，套在腳上，腰邊帶着他們日常所需的茶葉。他們的日用傢俱祇有兩個粗木盆放在茅舍頂上，那裏還有些糧食和一個極簡單三的弦琵琶。其餘尚有一柄斫樹木的斧頭和一個取火鑽子，但是這對於他們沒什麼用處，因為他們祇要口吹，那被灰覆着的餘火便立刻可以熊熊着起來。

那日下午遇着一件很奇怪的事。牧人們都同了羊羣在樹林中。我坐着向河床望去，看見一百隻馱子馱着口袋從南往北走——從和闐到阿克蘇 (Aksu) 去。我是否應當趕快到那領隊的那裏去呢？不，那是沒有一點用處，因為我囊中不名一文！我祇能和黏住似的倚靠着那牧人，和他們住在一起，在他們這地方足足地休息兩日，然後去到和闐去。我想着便躺下睡在茅棚底下。

驀然一陣馬蹄和其他嘈雜的聲音使我驚醒。我坐起來，看見三個穿白衣的商人，騎着馬到茅舍邊來。他們跳下馬，到我們面前，很謙遜地鞠躬。我的兩個牧人朋友曾給他們引路，現在替他們拉着馬。

他們在沙土上坐下，告訴我，他們是從阿克蘇到和闐去。前一日騎着馬在河床上走，掠過河岸左邊長着很多樹木的土丘的時候，看見一個儼然死去的人躺在那處，腳下一隻白駱駝在樹林裏吃草。

他們如同那良善的撒馬利亞教徒似的，停住問他有什麼病。他低聲回答道：『蘇，蘇』（水，水）。他們便差僕人拿了一個瓶到附近的池邊去取水。那個池或者就是救我性命的那一個。後來他們又給那個人麪包和乾果吃。

我立刻準信這個人就是伊斯蘭巴。他曾將我們旅行的故事告訴他們，並求他們來尋找我，雖然他真信我已經死了。那些商人的首領尤薩巴將他的馬讓給我一隻騎，並且邀我同他們到和闐去休息。

但我完全不同意那個主張他們的消息立刻將剛纔極沉悶的情形改變了。我們或者能够回到從前的帳篷那裏去，看望我們離別的僕人是否還活着。亦許也可以得回我們的行李，重組織一個旅行隊。我的錢亦許可以再尋着。前途好像又光明了。

那三個商人借了我十八個小銀幣（約值八個仙令），並且給我一口袋白麪包，便和我告別，繼續他們的旅行。

那牧人們確知我未曾對他們說謊，覺得很羞愧。

五月十日，我整天睡着，覺得如同一個久病初愈的人似的。日落的時候，我聽見駱駝叫的聲音，便走出去，看一個牧人拉着那白駱駝。伊斯蘭和卡賴姆在後面搖搖擺擺地走着！

伊斯蘭倒在我的腳邊哭泣。他心中曾想我們永遠不見面了。

我們圍着火坐着吃麪包和牛乳的時候，伊斯蘭講他的故事。五月一日夜間，休息了不多幾個小時以後，他和那四隻駱駝已經復原，能够隨着我的足跡在沙土上前進。五月三日夜間，他曾看見我們野火，因此很覺得胆壯，走到那三棵白楊樹邊的時候，他搗碎一棵樹幹，吸它的汗水。他因為有兩隻駱駝將要死去，便將牠們馱着的物件在白楊樹邊卸下。五月五日，我們的狗約爾達士因為乾渴死了。再過兩日，那兩隻將死的駱駝力竭而死，其中之一馱着我們測量地面高度的儀器和很多別的重要物件。那時還存着兩隻駱駝。一隻逃走到樹林裏去吃草。伊斯蘭帶着那頭『白的』在五月八日早晨走到河邊。看見那河床是乾的，不禁大失所望，倒在地上將死過去。不多幾小時以後，尤薩巴和別的兩個商人騎着馬經過，給了他水喝。後來他又找着了卡栖姆；現在他們兩人都到這裏了。

在白駱駝的馱包中我尋着我的地圖，日記，中國銀錢，兩支來福槍，和少許的烟葉。因此我在頃刻之間又很富足了。但所有一切測高度的儀器和別的很多必需的物件都丟失了。

我們從帕息阿那裏買了一隻羊。那日晚上，我們在火邊坐着，很是得意。我的脈搏現在每分鐘增到六十次，後來的幾日中漸漸地變成和常人一樣。

次日牧人們將他們的帳篷遷移到一塊較好的草地上去。那裏伊斯蘭和卡栖姆在兩棵白楊樹中間給我造了一個很好的茅亭。我的床鋪是一條破氈，枕頭是我裝中國銀錢的口袋。那白駱駝在樹林中吃草。我們的一隊駱駝中僅有牠存在了。我們每日從牧人們那裏取三次牛乳和麪包。我們心中沒有什麼愁苦，但是我時時想到魯濱孫便有些心動。

五月十二日我看見一個旅行隊在河床上從阿克蘇向南走。那隊的主人——四個商人——一同向前進。伊斯蘭將他們帶到我的茅亭裏來，作了些交易。我們用七百五十個『天崗』（一天崗值五辨士）買了三匹馬，還買了三個馱貨鞍，一

個坐鞍，幾副馬勒，一袋玉蜀黍，一袋麪粉，茶葉，水瓶，飯碗，和一雙皮靴給伊斯蘭穿，因為他的靴子在沙漠中丟失了。我們現在可以自由行動，可以到任何我們要去的地方。



獵夫阿默德麥根

兩個打鹿的年輕獵人來拜訪我。他們打獵是為取得鹿茸，中國人拿來當做藥品的。他們送給我一頭新宰的鹿。第二日他們的父親阿默德·麥根（Ahmed Morgen）也到我們住的地方來了。我們商量好讓伊斯蘭，卡姆和三個獵夫去尋那隻馱着儀器的駱駝，並取回楊樹底下遺的物件。若是可能，他們還得設法到從前那不吉的帳篷地方去。

他們帶了那白駱駝和三匹馬動身了。我一個人便又和牧人在一起。後來過的那些日子使我很難忍。我將我新近冒險的事蹟記在日記本上，

其餘的時候，我躺在茅亭裏讀書。我從遭難的旅行隊裏祇救出了一本書。那書便是人人讀完了以後，可以從頭再念的聖經。那牧人們現在和我熟識，成朋友了。他們很關心我的身體起居。天氣熱得非常利害。但我被樹蔭很好地遮着，時時還有風從楊樹中吹來。有一日幾個過路的商人賣給我一大袋葡萄乾。還有一次，我被一個在我氈席上爬着的黃蝎子從睡夢中驚醒。我夢想到西藏去。等伊斯蘭和別的人將遺失的儀器帶回來以後，便將取道和圖出發。我的力量恢復了。一個人在樹林中休息是愉快的時間。

那援救的旅行隊在五月二十一日回來。伊斯蘭在楊樹邊留下的物件都已尋着。死駱駝的屍體發生了一種不能忍受的臭味。但那馱着沸點溫度計，三個氣壓表和一支瑞典手槍等等的「單峯」駱駝是尋不着了。

沒有測量高度器是決不可以到西藏去的。我必須從歐洲去帶一副新的儀器來。所以我得回喀什噶爾去。我們對那些牧人恭敬的酬謝他們的招待以後，便和他們告別了。我們立刻騎着馬上阿克蘇，那裏離開喀什噶爾有二百七十哩路程。我們在六月二十一日到了喀什噶爾。從那裏我差了一個騎馬的信差到最近的俄國邊境地方的電報局去。那新儀器至少非三四個月不能運到喀什噶爾。我將如何消磨這長久的光陰呢？祇好再到帕米爾去旅行一次。倍特老斯克領事和馬卡特尼先生借了我些必需的儀器。

一日道台請我去吃飯。當我走進他衙門的時候，他指棹上的一隻手槍問我道：『你認識那個東西麼？』這就是與我的測高度儀器裝在一起的瑞典手槍！

我喜出望外地問他說：

『那是從何處來的？』

『這是從和闐下邊和和闐河邊的塔味克克爾 (Tavakkel) 村中一個鄉人那裏得來的』。

『但那隻駱駝缺着的別的物件在那裏？』

『牠們不會找着。但現時正在和闐河邊細細地尋查。你不必憂慮』。

顯然有人將牠們拿去了。這些科學器具平常人看來沒有什麼用途，但對於我是很有價值！我願拿十隻駱駝換牠們回來。

那手槍和牠的發現是另一故事，但必須留在後面再說。

命運支配我回到帕米爾去。

第二十三章 第二次到帕米爾去旅行

我的忠心僕人卡栖霞已經被派在俄國領事管當看門者，我便在一八九五年七月十日帶着伊斯蘭巴，兩個別的僕人和六匹馬離開了喀什噶爾。

次日我們到了阿帕爾 (Utal) 村，這大鄉村是在一個深的軟土山峽裏。那日午後下了一陣大雨，我以後不曾重見過這樣大雨。在日落以前一小時，我們聽見一陣令人害怕如萬馬奔騰地巨聲漸漸逼近。幾分鐘間河床裏滿了流動很急的水，汎濫到岸上將鄉村的大半淹沒。那水如沸騰似的洶湧地衝過來，適當其衝的物件都被泥水捲走。地亦因此震動。急轉的水花如一層霧似的浮在棕色波浪上。一座橋被洪水衝走，彷彿那橋板和橋墩是草做成的。不少被水衝下來的帶根樹木，車輛，傢具，和乾草浮在水面上飄動。那些不幸的村人跑來跑去，大聲呼喚，因為他們的不牢固的土房被水沖走了。母親們背着他們的小孩子，從那深到腰邊的水中逃出。還有別的人民到那已經沒在水中的茅舍裏去拿他們的傢具。楊柳成蔭的甬道也敲翻了，在一個敞開的地方十五間房子被水沖去。還有一個瓜田裏將熟的西瓜亦趕快地被運到平安的地方去。至於我自己和那旅行隊亦險些被水沖走。幸而我們住的地方離開河岸很遠。到日暮的時候，水很快地退下去。第二日早晨那河床又是空的了。

現在我們又將要爬上山去。我們決定從烏魯格特 (Ulug-At) 山道上去。那山道有一萬六千九百呎高，一年之中有十個月被雪封住。

我們在烏魯格特山道中的氈包的村落內休息，雪花正在那地旋轉地飄着。啓耳基茲人想我們的旅行必定很艱難了。

但他們的頭目同了十個人祇要約值三十個先令的酬報，允許將我們所有的行李搬過那隘道中最難走的山脊。

我們很早的動身，經過狹窄的山谷中，轉了不少灣曲，方升上那種險的斜坡。兩邊壁立着極大的山脈，各處可以看見冰川的冰積層。雪約有一尺深。啓耳基茲人背着行李。我們慢慢而費力地爬到山道的口邊。隘口山鞍的地方，有一堆石頭和着木梢布片。啓耳基茲人俯伏在牠前面。

若是上去的道路難走，下來亦極危險。那覆着雪的路像一個繚絲錐似的，不少地方在凸出的山石中間壁直下去。我們在冰上砍出稜邊，慢慢地用繩索將箱子墜下。每一匹馬由兩個人幫着，但是其中有一匹是我



孩小的她和人婦茲基耳啟個一

從和闐河邊的牧人那裏買來的，失足跌下山坡而死。我們自己都手脚着地溜下去。

我們向南前進，經過熟識的地方，沿罕塞刺布河 (Hanserab R.) 走到了因都庫什以後，我跨過四個高的隘口。從那裏我至少可用我的眼睛臨視坎巨提 (Kanjur)。我曾請求英國長官允許我到那裏去，但他們說：『這條路不許旅行者通過。』

我們繼續到了發克約 (Vakir) 隘口。那裏的河水有三條支流：一條從盤吉河 (Pani) 流到阿姆河和阿拉海，一條從塔克敦巴士河 (Tagdumbash-daria) 流到葉爾羌河 (Yarkand-Daria) 和羅布淖爾 (Lop-Nor)，還有一條從隘口南邊發源流到印度河 (Indus) 和印度洋。

到了察克麥克登河 (Chakmakden-Kul)，我知道那英俄國界局是在麥曼約里 (Mehman-yoli) 地方，在這處東北一日的路程。局中的委員正在從事劃分自從維多利亞湖直到中國帕米爾地方，北面的俄國領土和西南的英國領土間的界限。我決定到那國界局的帳篷裏去，所以就差了一個啓耳基茲人送信給英國機刺德 (Gerard) 大將俄國帕凡羅士威科斯啓大將。過了一日，我接到他們兩個人情詞懇摯的請帖。

八月二十九日，我帶了一小隊隨從騎着馬到那裏去，打算在他們兩個帳篷間的中立地支撐我的帳篷。因為我是他們兩國大將的賓客，須嚴守中立。但我想應當先去拜訪帕凡羅士威科斯啓大將因為在馬克蘭的時候，曾在他那裏住過。然而要到他的啟耳基茲大帳篷去，必須經過英國官員的營帳。正想間，忽然我的老友馬克特尼從帳篷裏跑出來，給我一個機刺德大將約我那天晚上吃飯的請帖。所以現在兩方面都很熱忱，我真左右為難，不知道如何可以不得罪任何一方。祇得避在俄國大將那裏，要求他第二日允許我去拜訪機刺德。我住在那裏的時候，天天輪流地去拜訪俄國人和英國人。帕米爾荒山脈上的確向未紮過如此美觀的帳篷。野山羊從那被雪覆着的山頂上望着山谷中五光十色無味的生活，對於這政治的交界地方漠不關心。在那裏，英國有六十個印度軍官的帳篷，俄國有十二個啓耳基茲大毛氈帳篷，其中有幾個覆着白色絨氈，和顏色鮮明的絲帶，非常奪目。有很多哥薩克人，廓爾喀人 (Kurthas)，阿夫里德人 (Afridis)，奧都人，和坎巨提人 (Kanitis) 住在一起。他們吃飯的時候，樂隊奏着英國和俄國的讚子。

英國人好多個是富有名望的。他們的首領吉拉特大將是在印度最勇敢的獵虎者。他曾親自射死二百十六隻老虎，因此打破以前一切的紀錄；還有托馬斯·和爾狄士大佐 (Colonel Sir Thomas Holdich) 是現時亞洲地理學家領袖之一；此外還有馬克斯文內上尉 (Captain Mcswiney) 他和我的交情是永遠忘不了的。過了幾年，他在印度翁巴拉 (Umballa)

當旅長的時候，我又遇見他，以後不久，他便死了。俄國人中有一個的地形學家本特斯啓 (Bendestky) 是有點名望的，他曾當過俄國派到喀布爾 (Kabul) 去拜訪阿富汗回族會長阿利汗 (Shir ali Khan) 的大使之一。當時阿富汗的伯克阿卜都拉曼汗 (Abdurrahman Khan) 也有一個代表在國界委員會中，名叫加拉·摩赫丁汗 (Gulam Moheddin Khan) 是一個寡言笑而令人景仰的老阿富汗人。

我自從經過沙漠中長途的漫遊，現時在麥曼約里參加各種宴會，彷彿是死而復生一般。同那些客氣的官員一同吃席斷不會再因渴而死了。我們在俄國俱樂部集會的時候，哥薩克人拿了煤油火把在帳篷前面站着。在英國人那裏用膳的時候，樂隊奏的歌聲從幽靜的山谷中起了回音。



英國軍隊中的一個阿富汗軍官

帳篷前面還有各種競技給兵丁娛樂。八個哥薩克兵，八個阿夫里德兵拔河，哥薩克兵佔勝了。他們和印度兵賽馬亦先到兩分鐘而得勝。但印度兵却勝了馬上比槍遊戲。有一種遊戲使得每個人，不論歐洲人或亞洲人都笑不可仰的是不同國籍的人賽跑。賽跑的人兩隻腳裝在圍捆在腰上的口袋裏跑，當進行時還得并腳跳過一根繩子。還有駱駝和犁牛賽跑亦很可笑。末一個遊戲是最有趣。兩隊騎馬的啟耳基茲人（每一隊二十個人）相距二百五十碼對面站着，一聲號令，他們如飛地跑來過，在半

路遇着紛紛的相撞。他們很多的人倒摔在地上，有些受了傷在地上被馬拖着走，祇有幾個由這種衝撞裏出來未曾受傷。當時國界已經議定。各處的界石都依法豎立。委員會的工作於是完成了。最後一夜，英國人設告別的宴會的時候，

印度兵圍着一個大火表演該國的劍舞。然後客人們風流雲散了。那地方又復安靜。俟人們去後，一場風雪，掃淨了山谷裏的遺跡。

我同了我的人馬回到喀什噶爾去。途中有四座高山，但是最危險的是經過唐村的葉爾羌河。那河在狹窄的山谷中很是壯觀，從壁立的山間流下來，水勢極大。唐村哈森伯克 (Hassan Bek) 預備渡我們過河。六個伊蘭種的塔及克 (Tajiks) 人一件衣服也不穿，胸間圍着山羊皮，用木排分四次搬運我們的行李。那木排是用交叉的板子撐住十二塊開展的山羊皮製成的，前面用一匹馬拉着，一個會水的人在水中用手臂抱住馬的頸項領着牠過河。但這木排忽然被水流沖下去約有一里路之遠。我們須趁它不會在急流中撞碎之前，將它達到對岸。

我坐在木排中間的一個箱上。這個結構巧妙的奇物被急流沖下去，我在上面看着仿佛是對岸的峭壁逆流疾走上來。那木排震蕩很利害，而又時時傾向兩邊，因此我覺得頭暈昏迷。可怕的急流的波浪聲音愈來愈大，那木排如同受了巫術一般，毫無抵抗地被吸着流過去。在過一些工夫，我們恐怕有撞在巖壁上盡成粉末的危險。但是那會泅泳的塔及克人很有經驗而且計算準確。到差不多要遇着危險的時候，他們將木排撐到一個突出的岩壁腳下的逆流中去，如此我們便平安無事地到了對岸。

第二十四章 我在沙漠中發現了二千年前的古城

我因為患熱症在喀什噶爾住了很久。當時那新儀器亦從歐洲寄到了。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一個小旅行隊又預備妥當要出發。我們一行還有伊斯蘭，三個別人和九匹馬。從喀什噶爾到和闐有三百〇六哩路。我們對於那條路已經有了經驗，這一次路上的困難不致發生阻礙了。途中經過莎車城，是新疆最大的城市，裏面有十五萬人民，其中百分之七十五頸部都生着奇怪的瘤名叫『波哈克』(Bochak)常常長得和人頭一般大。

耶穌聖誕日的前一夜，我在葉城的東部地方度節，那裏鄉間更為荒野，但路上常有泥竇塔以示那古代駱駝隊行走的道。有幾夜，我們住在大客店裏，所喝的水都從很深的井裏汲出來。有一口是一百二十六呎深。

路上有一處名叫庫木·刺巴特·帕特沙喜姆(Kum-Rabat-Padshahim)意思說『沙漠中我皇的住所』，那裏有幾千隻備祀神用的鴿子來回飛翔，空中滿了鴿鴿的鳴聲和兩翅相撲的聲音。每一個過路的人必須將玉蜀米獻給那些鴿子吃。我們因此特地帶了一大袋來，站在那裏喂那美麗的藍灰色鴿子。當時我被牠們團圍地包圍着，牠們很胆大的停在我們的肩胛，帽子和手臂上。高的子上頂上挂着破布表示是為祭祀用的，並且藉此嚇走別的猛鳥。那虔敬的人民告訴我若是一頭鷹來捉了一隻鴿子，那鷹自己必要死去的。

一月五日，我們到了上古時代印度古阿利安語稱牠為庫斯塔那(Kustana)的和闐城。那地中國人幾千年前已經熟悉，但自從馬可波羅傳出去歐洲人才知道的。中國有一個名僧法顯(Fahien)(在紀元前四百年)說和闐是一個偉大的城市，佛教的儀節很是繁縟。

紀元後六三二年，有一段神話關於一個埋沒在沙漠中的古城。傳說當時和闐西邊的皮馬 (Pima) 村中有一座高一二十尺檀香木的光耀奪目的釋迦牟尼像。從前那像是設在極北的和老魯恰 (Ho-lao-to-nia) 城中。一次，有一個先知到這城來崇拜那佛像。城中的人民很暴戾的對待他，將他捉住，從頸部到兩腳都被埋在沙中。一個虔敬的人秘密地給他食品，因此救了他的性命。那先知在這救星未去之前，對他說道：『七日之內和老羅恰城將被天上落下的沙土埋沒，祇有你自己得免』。那虔敬的人警告城裏的人民，但是他們都譏笑他。他便到一個山洞裏去避難。第七日天空果然降下沙土將全城埋沒，其中的人民都悶死。那虔敬的人爬出洞來到皮馬去。當他未到那裏的時候，那神聖的釋迦像從天空飛過，因為他已經選了皮馬代替和老魯恰他安身的地方。

同時——唐朝——有一個中國旅客載述和闐北面的荒野說：『既無水源，又無植物，但常起熱風使人類，馬匹和野獸所獲。人民常常失蹤，因為那個地方是惡魔的住所。十里路以外便是上古時代的都和魯 (Tu-ho-lo) 國地方。那國在很久以前已經變成沙漠。一切的城市都已毀壞滿長着了野生的植物。』

我前年春天到沙漠中去的不幸的旅行真不足為奇，因為現在又毫不自主地到那大沙漠底下的奇怪鄉村了！和闐城四圍沙田中的人民（那沙田也以和闐為名的）告訴我有兩人願意不計多少酬報，領我去看沙漠中埋沒的城子之一。

我在和闐城和在波刺聖 (Borasán) 古村的時候，從土人那裏買了些古代遺物：其中有泥燒的雙峯駱駝；彈琵琶的猴子；本着革倫達 (Garuda)（一種印度半人半鳥的美術品）的；半獅半鷹的怪物裝璜，印度希臘式 (Indo-Hellenic) (Graeco-Budhistic) 瓶子的獅頭，（這件東西自亞歷山大王以後好好的保存着不會受希臘人的影響）；燒得很好的泥瓶泥碗；

佛像；和別的物件。我現在搜獲的古玩，除了上古的抄本和一大些錢幣以外，一共有五百二十三件。我還買了些基督徒用的金錢，一個十字架，和一塊紀念牌一面刻着聖安得累亞·阿味林 (St. Andrea Avein) 在十字架前跪拜的像，反面又有頭上帶半圓光的聖愛里泥 (St. Irene) 像。據馬可普羅說一二七五年，聶斯託利教 (Nestorian) 和查科拜 (Jacobite) 在和蘭都自己設立了教堂。

和蘭城的長官劉大人是一個仁慈可親的中國長者。他幫助我一切事情和購買物件，並對於我去尋訪一個老河床的事也不反對。那裏出產中國人很寶貴的美玉。牠們生在大石塊裏，都是腰子形的，大半是綠色。黃的或白色帶棕斑的玉最為可貴。

一月十四日，我又預備動身了。這一次我這的隨從很少，祇有四個僕人，三隻駱駝和兩隻驢子。從這裏到那聽說埋沒在沙中的城子的路程是很短。所以我祇預備了僅僅幾星期吃的食物，將我的笨重的行李，多半的錢幣，中國護照帳簿等交給和蘭地方一個商人。我願意和我的僕人一樣地在外邊露宿，雖然天氣冷到冰點下六度。

我們須過四個半月才能回到和蘭去。一部份的游歷誠然是和魯濱孫一樣的飄流。我和劉大人告別的時候，他願意贈給我兩隻駱駝，因為他想我的旅行隊太小。但我謝謝他的好意沒有接受。

我的四個僕人是伊斯蘭巴，克林揚和兩個獵夫，阿默德，麥根和他的兒子卡栖姆·阿胡。當我們前年在沙漠中遭難以後，這兩個獵夫曾和伊斯蘭巴一同去探險。我們還帶了兩個答應指示我們古城的人。

我們沿着和蘭河的東支流玉龍哈什河 (Yurun-kash) 到了塔味克克爾村。那裏我曾尋着了我的瑞典手鎗，但其餘的物件却沒有下落。其實我們未曾仔細的尋查，因為所有遺失的物件除去照相機以外，我都已補足了。

一月十九日，我們離開那河，又慢慢地前進向荒涼的沙漠中走去。但現在正是冬天。我們的四個羊皮口袋的冰都凍成冰塊。我們在駐紮的地方向地下掘五尺到七尺深便發現了水。我們若日向東走定離克里雅河（即于闐河）（Keriyá-Daria）不遠了。牠是向北流與和闐河並行的。

在這個沙漠地方的沙山是沒有像前年我們旅行隊失蹤的地方的那樣高。山脊不過三十五呎到四十呎。

第四日我們將帳篷支在一個山谷裏，那處有一片已枯死的樹林可以供給我們很好的燃料。次日我們到那古城遺跡的地方去。我們的引導人稱牠叫塔克拉馬坎（Takla-Makan）或丹丹由立克（Dandan-Uilik）（象牙房子的意思）。大半的屋子都埋沒在沙中。但各處柱有子和木牆在沙山中露着。在一座大約有三尺高的牆上，我們發現了幾個衣泥做成的很美麗的釋迦和別的好佛像，牠們有的是立着，有的是坐在蓮葉上，都穿了寬大的布衣服，頭上有一圈光輪。我們將這些遺物和別的古玩都小心地包起來，裝在箱子裏。我並且將關於這古城所能查考出來的事跡，牠的位置，沙蓋着的渠道，死楊樹的甬道，和枯乾的杏樹園都載在日記本中。我沒有器具可以澈底開掘，並且我亦不是一個考古學家。我願意將科學的考查讓專門家去做。不多幾年以後，他們亦將用鏟子向鬆的沙土中掘下去。我既有了這重要的發現，並且在沙漠中心得了一個新的考古的地方，已是知足了。前幾年我對於古代文化遺跡的考查毫無結果的，到現在終久覺得有了報酬，又興奮起來了。中國古時地理的情形一如現時本地人居住在沙漠邊上，已得了證明。我對於這第一次的發現以為就是日後同樣發現的開端，從當時寫的一段日記中可以看出來了。

我記載着：『至今沒有探險家發現過這個古城。我已經將一個千年來長眠着城的子喚醒了。我站在這裏如同那個太子在迷惑的樹林中似的。』

後來有幾次狂風的時候，我接連地測量了沙山移動的速度。從那速度和流行的風向計算起來，這裏沙漠從古的地城址伸展到現在這南方，約需二千年的功夫。日後的發現證明那古城已經確有二千年了。

那兩個引導人得了他優厚的酬報以後，便回去了。第二日早晨我們繼續穿過沙漠。

空中充滿着細砂。在極濃的霧中，我們連那太陽都看不見了。沙山的高度漸漸增加。我們爬上一座一百二十呎高的沙堆，心中懷疑着是否又要和前年一樣地在那可怕的迷途中走失了。因為那濃霧我們東方一些也看不見。前面好像挂着一幅帳幔，我們彷彿是向一個不測的深淵中走去。但是我們前進並未遇着不幸的事。沙山愈來愈低，漸漸地變成平的軟沙地了。有一夜我們在克里雅河岸旁的一個樹林中住宿。那河有一百〇五呎寬，上面結着厚冰。到這地駱駝盡量地吃了一些草，並因為沙漠中跋涉之後，喝了不少的水。就我們目力所及，沒有一些人類，祇有一個荒涼的牧人的茅舍。我們用木頭生了一個大火，整夜不息，便不覺得冬日的寒冷，在露天睡着也滿足了。

從未有歐洲人沿着這條河一直走到牠那沙漠中的盡頭，並且沒有人知道牠終必入沙的河水流到那裏為止。所以我們決定沿着那河向北走，直到牠的盡頭。那河流可以當我們的引導，因此用不着僕人了。這處一個牧人也看不見。我們已經宰殺了我們的末一頭羊。但是那裏有很多的野兔和小鹿，所以我們不致於受餓。在河岸上我們偶然驚散了成羣的野豬。牠們音聲很嘈雜地跑到深密的蘆葦中去。有時我們還驚動一隻狐狸，牠便很快而機詐地飛跑到林中去了。

那年長的獵夫阿默德·麥根有一次到樹林中去遊行，帶了一個牧人回來。那牧人說他起初以為我們是強盜，他的末日到了。我們便在他的茅舍旁邊紮下帳篷。我將他和他的妻子所給我的新聞都記在日記本中。

我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他回答道：『哈森與胡森』

『那是什麼原故？你有兩個名字麼？』

『是的，但哈森實在是我那住在克里雅地方的雙生兄弟的名字。』

我們在樹林中向北走的時候，時時遇見牧人。我們常帶着一兩個同走，以便向他們打聽各處的林地和他們的名字。我們如此一天一天地愈走愈向北去。那凍結的河伸入到沙漠比我們所猜度的遠得多。我在冰上測量出他的寬度有三百餘尺。益向下益寬，在兩邊樹林中間的河流好多地方很是莊嚴。每日早晨我們看見新奇的景緻。我們將再能走多遠，那河流才沉入四圍的砂中——有些地方沙直伸到岸邊來？最後我決定冒險去穿過那沙漠直到塔里木河。若是河有如此的遠，那處一定是牠的北面邊界。

靠近通谷斯巴斯托 (Tonkuz-Bassite) (掛着的野豬) 的地方，有一個牧人告訴我，若是我們向西北走去，不久可以看見一座古城喀喇當 (Kara-Dung) (黑山) 的遺跡。

二月二日和三日我們都消磨在那古城地方。這裏我們也看見了埋在沙土中的房屋 (其中最大的有二百八十呎長，二百五十呎寬) 和許多別的人工建築物的遺跡，年代是從佛教在亞西亞中部流行以後。這城子的地位細心地經我認定，以便將來考古家可以尋着。

我們隨後經過樹林和蘆葦繼續我們的行程。那河有分成幾個支流變成內地三角洲的趨勢。二月五日我們遇見四個牧人，看守着八百隻羊和六頭牛。兩日以後一個樹林中的老居民摩漢默德巴 (Mohammed Bai) 告訴我們那河流在沙漠中盡頭的地方祇有一日半的路程了。他隱居在樹林中，連是雅庫布會長 (Yakub Bek) (死於一八七八年) 或是中國皇帝管

理着新疆也不知道。他還說近三年中沒有見過老虎。最後一隻將他的牛抓去一頭向北走後，只回來過一次。最終牠忽然走開穿過沙漠向東去了。

我問道：「這沙漠從那河的終點再向北去還有多遠？」康漢默德·巴回答道：「到地上的盡頭處。費三個月工夫才能到。」

第二十五章 野駝駱的極樂園

二月八日，我們在一處支下帳篷，那裏的河流不到五十呎闊。等到第二次駐宿的地方，冰面的寬度祇有十五呎。樹林仍很茂盛。不通水洩的蘆田使我們必須繞道，或者用斧子劈開一條路走。雜亂的蘆葦中常有野豬打的地洞。

在一處沙堆脚下我看見那盞頭處的薄冰殼如一支箭頭似的，覺得很可怕，這是我永遠忘不了的！

我們在草叢中又走了一日，河床都可看見了。我們從最深處的渦裏掘出些水。四面都是黃的沙堆。

當二月一日我們已經聽見牧人們說起那野駝駱。牠是住在那河的三角洲下面的沙漠中。我很高興地盼望看見這奇獸。歐洲人從沒有想到牠存在大沙漠中的這裏。普贈法爾斯啓——他曾在一八七七年帶了一張野駝駱皮到聖彼得堡的家——告訴我說：『這類奇獸祇有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的極東方羅布淖爾沙漠纔有』。比甫斯托夫人將，他的官員和力特爾得爾先生（Mr. Liffedale）曾從那處打死幾頭，帶了回家。據牧人們說野駝駱常三五成羣地出來。他們不到樹林和矮林中，但在空地中徘徊。牠們祇當夏天河水漲到極北得地方的時候，喝一些水，在冬天却滴水不入。牠們常被打鹿的獵夫射死。這些話從好些地方可以證明，譬如有幾個牧人穿的鞋子是用野駝駱腳上的皮趾甲等項做成的。

一個牧人告訴我們說，上帝曾經差了一個神到地上來變作回教僧徒，叫他到嘿茲勒特·易布刺希謨（Hazret Ibrahim）（教長亞伯拉罕）那裏去要一羣他養的家畜。亞伯拉罕很慷慨地允許了那回教僧徒的要求，所以他自已反窮了。然後上帝又叫那回教僧徒將所有的牲口還給亞伯拉罕，但亞伯拉罕不願將他已經給了人的東西拿回去。上帝發起怒來，命令那些牲口從此在世界上無所依歸的漫遊，無論何人見了願意打便可打死。牠們就變成了野綿羊，山羊，野犛牛，野馬和野

駱駝。

老摩漢默德巴的鎗力不能打到一百五十呎以外。他那年曾射死了三隻野駱駝。他告訴我們說牠們最怕帳篷地火的煙氣。牠們聞着燒木頭的臭味，立刻跑到沙漠裏去。

我不是一個獵夫，從前也未會做過。這並非因為佛教的第一個信條是戒殺，但是我常沒勇氣去做這樣殘忍的事。還有一樣我是否應當打死那高貴的動物如野駱駝一類的東西。牠是沙漠中的主人，我却是一個不速之客。但是我常帶着獵夫一同走，不獨是想得到食物，並且是為收集些科學標本。伊斯蘭巴能熟練使用那貝丹（Berdan）來福鎗。阿默德·麥根和他的兒子卡栖姆是專門的獵夫。我的四個僕人都沒有見過一隻野駱駝。我已經夢想很久要看見那威嚴的野獸跑過沙漠。

二月十一日，我們愈來愈努力地向北前進，兩邊的沙山漸漸地高起來，河床也漸漸地模糊了。我們有時祇看見一棵孤獨的楊樹，常見着地不過是些枯乾而脆如玻璃的樹幹。到塔里木河的一直的路中有一百五十哩的荒沙。這段路程比前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五日間那受挫折的旅行隊所經過的還要遠些。現在我們最多祇能帶四個羊皮口袋的水！這是一件冒險的事，但是冬季的寒冷對於我們有益。我們能夠成功？還是又有一件不幸的事等候着我們呢？我們看見沙山長高植物稀少，帶着死氣沉沉的趨向，是否驚怪呢？

二月九日，我們看見野駱駝的第一個記號——一叢淺紅棕色的毛在垂柳樹枝上黏着。第二日，我們又發現了很多新經過沙漠到各方面去的足跡。在十一日我們很敏銳的留心着。獵夫卡栖姆向前走去，肩上負了他那原始的燧發鎗。

他突然停住，彷彿被閃電打了似了。他讓我們止步，蹲伏下去，在小樹林中如大豹子似的爬着走。我們趕快跑到前



我們第一次所遇見的野駱駝

面去，聽見鎗聲響了。那是一小羣野駱駝。牠們都受驚跳起來，向我們這方面注視，然後轉向右邊跑去。但是牠們首領——一隻十二歲的雄駱駝——走了不多幾步便倒下了。

我們在這裏紮下帳篷。那倒下的沙漠王是一個很好的標本。牠有十呎十寸長，身體周圍有七呎寬。我們當天把牠們外皮剝去，反面蓋上炒過的砂，可使這貨儼減輕一點。

我們在一處窪地掘了一口井，但到十尺半深還沒有水出現；所以決定第二日仍住在這裏，不再向沙漠中很遠地走去，以免冒險不能回來。

非愈掘愈往下，過了十三尺半深纔有水滾出來。我們慢慢的沒在一個水桶裏吊起來。駝同駱駝都已喝足，然後又將四個羊皮袋裝滿了。

第二日我們向那不會有人發現的沙漠中前進。一隻駝子馱着野駱駝的皮。河床還可看見，但到了夜間牠在移動的沙山中隱沒了。（這處的高度二十五呎）

斯蘭巴將老的公駱駝打死。我們取了牠峯部的脂肪和幾片肉，並且將駝毛剪下來做毛線和繩子。伊斯蘭巴後來在第二羣的五隻駱駝中又打死了一隻母的。等我去阻止他已經來不及了。她躺下的狀態和別的駱駝平時休息似的。我趕快跑到她那裏去，趁她還活的時候，劃了幾個草圖。她沒有看我們，但是好像因為和那沙漠訣別了，覺得很懊喪；因為在那處，

他從不曾受過傷害。她未死之前，張開嘴嚙咬地上的沙土。我現在禁止僕人們再打野駱駝。

我發現那些野駱駝自衛是這樣的薄弱，覺得可怪。當逆風的時候，我們可以走近牠們二百尺以內。牠們將目不轉睛地對着我們的方向。若是牠們躺着反芻，一定站起來。我們最後遇見的那一羣跑了五十步左右，又往返跑了兩次，便停住很留意地看着我們，似乎奇怪牠們的同伴忘記逃走。因此獵夫不難射中牠們。

我們的三隻馴伏的駱駝看見她們那些野同伴的時候，很是狂暴。這是牠們求偶的時期。牠們大聲的叫喊，用自己的尾巴鞭打牠們的背部，磨擦牠們的牙，口中流着白沫。牠們看見了那死去的母駱駝，發狂起來。我們不得不將牠們縛住。牠們兩眼轉動很可怕的狂喊，夜間牠們常得縛住，不然，一定跑走尋她們沙漠中的同伴去了。

後來幾日，我們看見些成羣和單隻的野駱駝；末後便和他們熟識了，所以不大注意。但是我總常用望遠鏡觀察牠們的行動。我騎在高的駱駝背上向遠處瞭望，很是便利。我看見牠們很不費力地走過沙漠，有時慢慢地走，有時飛跑。牠們的峯較比馴伏的駱駝的小而堅實些。馴伏的駱駝的峯部被鞍鞍和貨物壓下去了。

我們愈走愈向那無人知曉的大沙漠裏去，離開克里雅河的末一個三角州更遠了。到二月十四日我們還能夠看見那老河床的舊跡。我們的幸運很好，每天晚上掘下五六呎深便能得着水。第二日沙山的高度在一百呎以上，有很多的枯樹林。又過了一日我們覺得奇怪，因為在一個窪地發現了一片絲洲長着七十棵大楊樹。我們看見了一隻大豹的足跡，還有很多乾駱駝糞。天氣很冷，但是我們燃料并不缺乏。我們常在未死樹杆的附近住下。我俯臥在沙土上，藉着野火的光寫我的日記；同時我的僕人在那裏預備晚飯，看守牲口，掘一口井，或收集些木柴。我是我所有勘查的地方的君主。從前沒有一白人曾經到過世界上這個地方。我是第一個。每走一步人類多了一點新知識。

二月十七日，羊皮袋空了，但是我們掘下六呎深便已有水。牠流得很慢，我們所得的給僕人們喝足以後剛够裝滿一口袋。第二日沙山高到一百三十呎，北面祇有高的荒原可以看見。僕人們現在神氣阻喪。我們將末一個口袋中的水用完了，晚上盡力挖掘終是無效。鞍中的乾草也都給了駱駝吃。我們瞥見了向北去的一隻狐狸的足跡，便希望那塔里木樹林或者是不遠了。

二月十九日，我們卸拆帳篷的時候，一點水也沒有。我們決定若是夜間再得不着，便回到上次那處水源的地方去。所以我們繼續向前走。又有很多的駱駝的足跡。沙山漸漸地低下來。我們在沙山中間的窪地裏常常看見樹林中風颳來的樹葉。我們爲駱駝的原故在一處蘆葦田裏停住。掘了五呎多深，便發現水，但是味道很鹹連那乾渴的駱駝都不願喝。

不願這些事，我們還決定繼續向北進行，走得不很遠，那沙山便低下多了。從末一個沙山頂上，我們遠遠地望見塔里木樹林的一條黑線。在從前一條河的支流地方，我們遇見一個凍冰的水池，本應當在那住下。但我們想那河流是很近了，不妨再向前進，所以又穿過小片的蘆葦和樹林。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天色昏黑起來。到了夜間我們是在一個極繁密的樹林中。我們便在那裏過了沒有水喝的第二夜。

天明的時候，我們出了那樹林以後，又尋着一個凍冰的水池，便在那裏住下。我們自己和牲口都盡量地喝了些水。第二日我們從塔里木河的冰上走過，河面有五百二十呎寬。我辭退了阿默德麥根和他兒子卡栖姆。他們便回到和圖去。除了工錢以外，我還將驢子給了他們。他們隨帶了野駱駝皮走了。

我們到沙雅 (Shah-yar) 小城的時候，已經過了四十一日了。我們橫渡大戈壁沙漠，繪了一條河的未知的下流的地

圖，發現了兩個古城和那不易走到的駱駝的極樂園。

我不願從我已經知道的路徑回到大本營和圖去。我決定繞着長道經過東方的羅布淖爾，然後由南面馬可普羅曾經走過的路面到和圖。這條路程有一千二百哩。我們的食物都吃盡了，但是可以吃土人的食物。我不曾帶着東部的地圖，預備自己畫一幅新的。我將我的中國護照留在和圖，因為沒有這個我們也許能處置裕如了。我的日記本和圖畫本都已寫滿了，所以在沙雅買些中國紙。我的烟草亦都吸盡了，祇能用中國水煙袋吸那辣的土烟葉。

沙雅的伯克忒密耳(Temir Bek)要看我的中國護照。我拿不出來，所以他不讓我從東邊的路走過。但我們沒有給他知道，暗地裏跑到塔里木河的樹林中去了。

第二十六章 返回一千二百哩

因爲本書的篇幅有限，到和圖去的長途旅行我祇得極簡略地記載一下。我很願意如此，因爲在後一章裏，我可以將最有趣的羅布沙漠和羅布淖爾移動的湖再形容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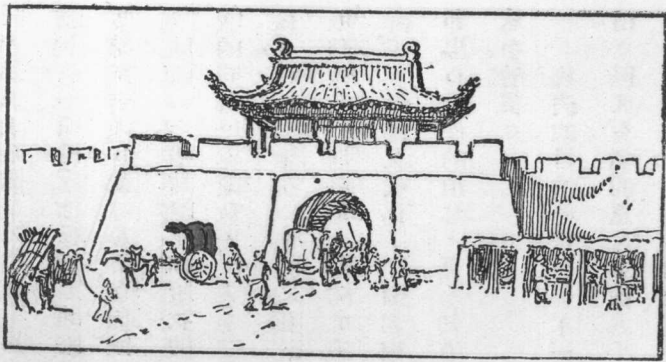
我們由牧人引導經過塔里木河岸的樹林中前進了兩個星期。那個時候野鵝已在各處飛翔。我看見了非常的高興。他們每日三五十隻成羣地飛向東去，有太陽的時候飛得很高，天黑了以後就飛低了。夜間我們可以聽見在天空中牠們的鳴聲。顯然牠們都在一起。

三月十日，我們到了庫爾勒(Korla)小城。一個西土耳其斯坦馬克蘭地方來的商人名叫科爾摩汗默德(Kul Mohammed)(外號「白髮」)很客氣地款待我。他陪着我到焉耆(Kara-Shahr)去。這是一次科學上很有利益的旅行。我冒險去拜訪中國長官文大人。我走進他的衙門直接地告訴他說我沒有護照。

那位和藹有禮的中國長官喜笑着說：「護照麼！你用不着護照的。你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客人。你自己便是護照。」

他又特別優待給我一張公文，許我到他統轄的界內任何處去。

我回到庫爾勒以後，買了一隻火絨色的亞西亞種小狗。我們呼牠叫約爾達士。



喀 喇 薩 的 城 門

不久人人都喜歡牠。三月底的時候，我帶了兩個很熟識路徑的本地人，伊斯蘭和剝撈揚還有三隻駱駝，四匹馬，沿着卡壩河（Konche-Daria）（塔里木河下流最大的東南支流）向東南前進。當時約爾達士太小不能隨着我。我們將牠裝在一隻駱駝背上，筐子裏。牠因為前後地擺動，很覺得暈船的痛苦。牠日後長大起來成了我的最好朋友。牠隨着我經過西藏到北京，又從蒙古和西伯利亞到聖彼得堡。若是不因為防俄國的瘋狗病，牠可以同我到斯突柯木去了。我便將牠交給我的同鄉巴克蘭教授（Backlund）那時的帕爾科發（Pulkova）天文台的台長，去養着，並希望等瑞典准許狗進口的時候，再來帶牠去。但是約爾達士是一隻亞西亞種的野狗，慣於抵抗我們旅行隊各種的讎敵。在帕爾科發家中應有的文明舉動牠一些也沒有。最先牠將四圍半英里以內各處所有的貓咬死。後來牠又太糟塌東西，愛撕那些到天文台來的客人的褲子，末後又咬傷了一個老婦人的腿部。巴克蘭想最好將牠交給離帕爾科發很遠的地方的一個鄉人看養。因此我失了我那忠心旅伴的消息，更不知道牠的一生的結果如何。但是現在牠正年輕作頭一次的旅行，在卡壩河岸躺在駱駝背上的搖籃中啼哭。

我們的地是塔里木河的三角沙洲和羅布淖爾湖。馬可普羅是第一個歐洲人記述關於羅布沙漠和那大羅布城的事蹟。但那有名的意大利商人不知道羅布淖爾湖。中國人幾百年以前却已知道他的存在和牠的地位了，在各個不同時代的地圖上都已經指出那湖的所在。第一個歐洲人到那湖邊去的是俄國大將普繪法爾斯啟（Přhensalsky）在他一八七六到一八七七年的旅行期間。他發現羅布淖爾比中國地圖上所畫更向南一度。那有名的中國探險家李希霍芬男爵便理想是因為塔里木河的三角洲後來年年改變，那湖才向南移動了一度。

普普繪法爾斯以後，四個探險隊——揆立和達爾格來士，達發羅特（Bonvalot）和奧爾良的王子亨利（Prince Henry

of Orleans) 力特爾得爾和比甫斯托夫與他的官員——到過羅布淖爾。他們都按着俄國大將的路程進行，但是他們對於証明再向東去是否還有別的河流這件事很是忽視。我現在要去做這個考查。這是關於羅布淖爾問題初步，引起後來很多的辯論。

我在到三角洲去的路上，已經聽說東面有一條河流從孔雀河發源，在我的先輩走的路的東面變成一帶小湖。牠們是和中國人所測的羅布淖爾在同一個緯度線上。我沿着這些湖的東岸走。那些地方全長滿了蘆葦。一八九三年，俄國上尉科茲羅夫 (Kozloff) 發現了一個已乾涸很久的河流。那處曾經是孔雀河的河床，並且似乎是從那一帶小湖上面的一個地方向東流去。本地人稱他「沙河」或乾河。後來又一次探險的時候，我得有機會畫了牠整個河流的地圖，並且發現了牠的重要。

我們因此沿着那些湖向南前進。路上有不少的沙山，樹林(有些是已經死的老樹)和大片的蘆葦，因此牠們進行很是困難。在一個小村莊提擊立克 (Tikenlik) 我們要將駱駝渡過孔雀河是非常費事。河水還很冷，所以牠們不能涉水過去。我們便將幾隻本地人狹長小船連在一起，上面鋪着木板和蘆葦，先將一隻駱駝渡過去，然後又渡過其餘的兩隻。那些可憐的牲口驚怕起來，拚命地反抗，所以我們必須將牠們用繩纜在那新奇的渡船板上。

天氣已經和暖了。日間的溫度有九十一度零六。晚上我們被蚊子攪擾得很，便將煙油塗在我的臉上手上。有一次，我們將一大片的密的蘆葦燒着，驅除那些吸血的蚊子。蘆葦杆燃燒的時候如放來福鎗聲音一般。我們整夜地聽着。火焰掃過那寂靜的地方照耀得如同白晝。

從庫木奇克 (Kum-Chekken) 一個打魚的地方，伊斯蘭沿着大道到我們預定的地點，那裏三角洲分流的河道合在一

起。我自己僱了一隻二十呎長一呎半寬楊樹做的小船，帶了兩個船夫沿着長河流經過些湖澤和河叉，到了約定的地點。這一段路走得很有趣。我如在安樂椅中似的坐在船上，膝上放着指南針時計和地圖，將我們全個路程畫出來。約爾達士坐在我的腳邊，覺得這次旅行比上次在駱駝背上的搖籃中安適得多。那船夫直立着，將他們薄而寬的漿差不多壁直的伸到水裏。小船在河中前進的很快。船尾起了旋渦。兩旁的河岸很快的掠過去。我們穿過深密的蘆草的時候，有一種輕軋的聲音。我的一個老船夫科班（Kuhban）在這裏打獵有五十年了。他還記得從前這裏尚沒有河流的時候的一切事。二十年前，他曾打死了一隻野駱駝，將牠的皮賣給了第一個到這裏的歐洲人普繪法爾斯啓。



普繪法爾斯啓的友人奇干會長或朝陽的首領與我相識

有一日，一陣極大的黑風沙颶過這曠野。巨大的老楊樹枝緩緩的在風中搖擺。我們不能再坐小船出去，祇得在草屋裏安靜地躺着。裏面住的人民很客氣地招待我，給我們剛捉來的魚，野鴨，和鵝蛋，蘆筍吃。自始至終，我們吃的是本地人的食物。那些東西和鹽，麪包香茶在一起吃却是很好。

不多日子以後，我到了塔里木河岸邊的一個小村莊阿布達爾（Abdul）。這個村莊正是在塔里木河流入羅布淖爾的地方上面。村中盡是最簡單的蘆舍。那八十五歲的老伯克昆奇干（Kunchekan-Bek，

朝陽的首領（The Chief of the Rising Sun）曾經是普繪法爾斯啓的朋友。他極客氣地招待我們，並告訴我們他一生關於河流，湖澤，沙漠，和野獸的故事。他還邀我坐着小船去向東游玩，經過有蘆草的小塘和淡水湖。

在阿布達爾下面，塔里木河分開數條支流。我們沿着一隻前進不多時，看見一叢蘆葦似乎是走不過去了。但是我們的船夫能有辦法。他將船駕駛到一個小道中。這小道很是狹窄。我們既看不見下面的水，又看不見上面的天。在這些蘆葦中的曲折的狹河中，船是永久可以通行的，因為蘆葦已經連根拔去，新的生不起來。這裏一簇簇的植物成行地長着，

還出產鮮美的魚類。牠們是羅布地方土人的主要食物。

我量過最高的蘆葦從根到花有二十五呎長。在水平面的地方，蘆葦的周圍連我們的大指和中指都圍不過來。各處常有被大風打倒和颳斷的蘆葦。牠們很密地鋪在水面上，所以我們可以在上面走。野鵝常在這種地方下蛋。有兩次，我們經過的時候，我的一個引導人身輕如貓似的跳到那斷的亂蘆葦上，兩支手滿抱了很好的鵝蛋回來。

垂晚地時候，我們的船搖出那狹道，到了寬曠的水中。無數羣的野鵝，野鴨，天鵝，和別的水鳥在那裏游泳。牠們就在北岸露宿，第二日到了湖的盡頭，夜間在明亮的月光中回家。這是在亞洲中部有意大利風味的夜間旅行。

從阿布達爾到和闐有六百二十哩路。因為想愈快完了這段路程愈好，我祇可以騎着馬去，所以在諾羌（Charhik）小城痛心的將三隻老成的駱駝賣去。牠們對於我們地理上和考古上的重要發現有顯明的幫



蘆葦叢中的黑狹道

助。我特別的悲傷和那隻會負着我過沙漠和樹林如此多日子的好駱駝分離。每天早晨牠用鼻子輕輕地將我推醒，要我給牠兩塊玉蜀黍餅。但是現在到了分離的時候了。買牠們的商人自己來拉去。我很恨他。當看見那三隻駱駝走出院子的時候，我兩目飽了眼淚。牠們的態度很雄壯，和平而毫無怒色地走去。做新的工作和新的事業去了。



我的探險生涯

不久我們又有別的事要費周折了。行政長官李縣長差了一個人到我住的地方來，要驗我的護照。我回答說我將護照遺落在和闐。李統領因此通知我說向西到和闐的路不許通過，我祇可從來的原路回去！若是我要反抗他的命令從且末（Chachen）和克里雅取近道走，他定要捉住我！我便得在悶熱的夏天經過樹林和沙漠，從我已經畫過的路程去旅行。晚上施統領到我住的地方來拜訪我。他是一個和善而明達的人。他對於我的旅行問的很詳細。

他問道：「去年在塔克拉馬坎沙漠喪失了旅行隊員連自己都險些要因乾渴而死的是否就是你？」

我承認那就是我。他聽了特別的高興，並且讓我細細的講我的冒險的事情。他很注意地聽着。末後我將李縣長的命令告訴他，但是他讓我不必擔憂。

第二天我去拜訪他。

我問他說：『我是否得拘留起來？』

他大笑說道：

李縣長是不要緊的。我是司令，沒有我的話他不能派兵去捉你。你從最短的路回到和闐去吧。我將照顧一切其餘的事。

我謝了他的一番好意，買了四匹馬又和我們的忠心駱駝告別，騎着馬經過且末河的樹林到科帕（Kopa）——那裏有從河牀中取出來的金沙——末後從克里雅到和闐。我們三個滿身灰土騎着馬在五月二十七日進了城。

第二十七章 亞洲中部的一段偵探小說

回到和闐以後，我的第一件事是去拜訪那長官劉縣長。我們那不幸的沙漠中旅行的結果便如同一段驚人的偵探小說似的宣露出來。我們現在知道前年當作救星的些人中有幾個却是匪徒。

尤薩巴——那給伊斯蘭巴水喝因此救了他性命的商人——去拜訪和闐城中的西土耳其斯坦老商人薩伊德·阿克藍·巴 (Said Akhran Bai)，給他一枝手鎗想使他不傳出消息去，並且討他的好。但薩伊德·阿克藍預先受了倍特老斯啟領事的知照，細細地詢問尤薩巴。因此他承認說那枝手鎗是塔味克爾伯克托格達巴克給他的。薩伊德·阿克藍立刻將那軍器交給劉縣長，劉縣長又送給喀什噶爾的道台。這就是那道台還給我的那枝瑞典手鎗。

尤薩巴知道站不住腳了，趕快逃到烏魯木奇 (Urum-chi) 去。薩伊德·阿克藍差了一個伶俐的偵探到塔味克爾村。他在那裏替托格達辛·巴克牧羊。有一日，那當偵探的牧人到托格達辛·巴克的房中去要工錢，雖然進不去，但是已經看見托格達巴克和三個別人在幾隻有土的舊箱子四圍蹲着。箱子裏面的物件都散在土地上。那三個人是獵夫阿默德·麥根和他的兩個兒子卡爾姆·阿渾和托格達薩。當我們的旅行隊在沙漠中喪失以後，他們會陪着伊斯蘭去尋物件。有兩個獵夫會同我到古城和出產野駱駝的地方去過。當時我想不到的兩個僕人是匪徒，而且偷過我的物件。

當時那偵探看够了。他慢慢地向羊羣那裏走回去；但等出了他的主人的視線以外，立刻騎上一匹馬飛奔到和闐去。他失蹤不久，托格達巴克便疑惑事情有點不對，差了些人騎着馬去追他。但是太晚了；他已經走得很遠了。

到了和闐以後，那偵探將他所經歷的事情告訴薩伊德·阿克藍。劉縣長得着薩伊德·阿克藍的報告便派了兩個中國官

員和幾個兵到塔味克力克爾去。

托格達·巴克現在知道逃不了，必須用一個巧法。他想會去犯禁的物件，比失了他的身份和事業好，所以將偷來的物件裝在箱子裏帶到和闐去。他在路上遇見了劉縣長的兵丁，特意說那些遺失的物件在不多幾日以前尋着運到他家裏，現在是給中國長官送去。所以全隊人馬都到和闐去。托格達，巴克和別的幾個賊人住在一個客店裏。但薩伊德·阿克藍亦派偵探在那裏聽得托格達，巴克如何教那三個獵夫回答，若是有人盤問的時候。

所有的報告已經够了，薩伊德，阿克藍便詢問那三個獵夫。他們承認說在冬天的時候，順着沙漠中一隻狐狸的足跡，走到極西的地方一個滿是白粉的沙堆。那狐狸嗅着了我們拋棄的食物的氣味，或者會到那不祥的帳篷裏去過不少次了。

因為往西沒有那狐狸的足跡，獵夫們便斷定這是我們丟棄帳篷和箱子的地方。他們掘了一會，尋着那帳篷。牠尚未被夏天的大風沙覆沒以前，或者曾被風颳倒。去掘出我們留在帳篷裏的箱子是容易的很。他們一點也不知道那多半死在帳篷外的我們的兩個僕人。他們將掘出的箱子用騾子馱着，自己拿了他們的羊皮口袋中剩下的水。

由於某種關係托格達，伯克在塔味克爾得了那些發現的物件的消息，勸獵夫（他們不然是誠實的人）將箱子拿到他的家裏去藏了些日子。阿默德·麥根和卡賴姆·阿渾然後受我僱用同去游覽古城。那一次旅行的時候。他們知道不少事情，但不曾告訴別人。等他們帶了野駱駝的皮回到和闐，劉縣長已經都明白，便捉住他們，打了一次以後，將他們送入監牢裏去。

我回到和闐的時候，劉縣長將所剩下的物件都還給我。但是沒有一樣對於我有大價值的，因為我當時已經有一套新

儀器從歐洲運到。所有露過光和未露過光的玻璃板已經除去藥漬當作塔味克爾地方的玻璃窗了，那大照相器和牠的架子還有什麼用呢？

劉縣長要用刑具拷問那罪犯，使他們吐實。我自然阻止他用那種方法。等末一次詢問的時候，托格達，巴克和那獵夫們互相推諉。劉縣長如同沙羅門似的判斷說，他們每個人都得賠償我所遺失的物件。我算計至少一百鎊，但我說不要他們的錢，因為金錢，不足以抵償那些損失。要給別人作一個警告，劉縣長堅持地主張他們不受罰不能釋放，所以我要求三匹馬的代價或二十鎊。這個賠償無疑的是托格達，巴克担任，因為獵夫沒有錢，我實在覺得他們可憐。

我並不以為奇，若是我的讀者提起這個問題：你不惜你自己，你的僕人和駱駝的生命，和你的行李冒着極大的危險，到那乾涸的沙漠中去作長途旅行，有什麼好處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回答道：雖然現在最好的亞洲地圖指明在東土耳其斯坦有些沙漠地方，但從未有歐洲人經過那裏，所以地面上這個部份的調查還是地理研究中一件未完成的工作。並且在那完全被沙土覆沒的地方，或者可以發現上古文化的遺跡。我們在前兩章內已知曉我發現了兩個古城。我的希望終久成功了。

我還說我希望日後那些荒廢的城子變成專門考古調查的材料。對於這一點，我亦不曾失望，雖然我的希望在十二年後纔能實現。我的朋友匈牙利種的英國名考古家奧利爾，斯坦因 (Aurel Stein) 受印度政府的幫助去担任這個難而有趣的工作。他去查我所發現的那幾個古城是最相宜了。因為他在那裏和在亞洲別處的成功，瑞典地理學會經我的保舉將勒齊烏斯 (Retzius) 金牌獎送了他。

一九〇八年二月初，有一次，他依照我前兩章所說的路程沿着克里雅河冒險前進，經過戈壁沙漠。他拿我的地圖作

指導，但是他是從北往南走正和我的旅行相反。他有一段記載在『契丹沙漠中的荒跡』(Ruins of Desert Catmay) 書中第二卷三七九頁)：

若是我在庫車 (Kuchar) 知道從沙雅得不着引導人，我或者得躊躇一下才穿過戈壁沙漠，到克里雅河去；因為沒有那些引導人我一刻也不能使自己不受艱難和危險。赫定從南邊來離開克里雅河的終點，若是差不多一直向北前進，在路上一個地點定可以遇着塔里木河。但是我們從北進行，情形根本不同了。我們在適當時間內遇見河流的希望完全在乎我們能否正確地經過幾百哩的高沙山到一個特定的地方——克里雅河的終點。那河並不橫穿我們的路徑，但實在是和我們同一方向。我們並且假定那河還流到赫定所看見的地方去。

我現在從經驗中很明瞭若是專靠一個指南針在毫無指示方向的特點的空曠沙漠中，要指導一條正當的道路，是不容易的。我還得注意一件事：赫定的精細的地圖不論如何的可靠，但是因為路線的彎曲，經度的相差定是很大。我們這一次完全假定那經度是對的。我們若是不能遇着那乾河床（這河床是平日河流和沙土掙扎而成的）的紛亂三角洲中的河的盡頭，我們的地位一定是危險了。我們希望在那河床裏掘井，可以得着地面下層的水。但是沒有標識可以知道那真正的河床是在東方或西方。若是我們繼續向南前進，有一個極大的危險：我們的水將用盡，然後我們的牲口——或者不連我們自己——在未到崑崙山的脚下的那些井和綠洲之前，都早已因為乾渴而束手待斃了。

所以他自己的和他的僕人與牲口的生命都信託在我的地圖。倘若那是不可靠，並且指示他到我在沙漠中尋着河的終點的左方或右方去，他一定是迷失途途而不得救了。我所以有一個很大的責任。到現在我都覺得歡喜，因為他信任我的地圖。一個人最極點的孤注一擲是自己的和別人的生命。他有一件事比我好：他從我的記載中知道可以用駱駝或馱子渡

過那些沙山。我從河的終點冒險到沙漠裏去的時候，是完全不明白。斯坦因的旅行是毫無不幸的事地完成了。當各種危險都過去了以後，他記載着：

我很高興的看見一方片山谷似的死樹林和垂楊柳在下面向西南展張着。我們剛經過的高沙漠和這一帶死叢林是和赫定所記載從南前進的時候，末後離開從前河流的乾河床地方一點也不差。我覺得多半一定已經到他地圖上所以指明的第二十四個帳篷了。因此可證明赫定的地圖和我們自己的進行的準確。

幾個月以後，斯坦因和闐河的乾河床向北進行在我的沙漠中旅行十三年以後，聽見他如何形容那救我性命的和我的皮靴汲水給卡榭姆的水池是很有趣的。我引証他書中一段（第二卷第四二〇頁）：

我在四月二十日從麻札山起身沿闐河的乾河床到阿克蘇去。我們經過八次極快的行程，到了和闐河與塔里木河相連的地方的西北。因爲一路沙漠中的炎熱和不斷的風沙，我們覺得很難受。從這種情形我很了解赫定在一八九六年（其實一八九五年）頭一次經過塔克拉馬坎沙漠的經驗。卡榭姆（他後來在牧人的波克薩（Boksam）帳篷遇見赫定在那裏休息）指導我到右河岸二十多哩下面的淡水池。這個淡水池是大游歷家從『沙海』中乾渴而力竭地爭扎以後的救星。在水流停住的河床的岸邊，每離開極遠的距離常有這種水池。那裡的水都很清潔，因此可以証明河床底下定有永久的地面下層的水流。那河床常常在最乾的時季也有一哩多寬。

那引誘我往塔克拉馬坎沙漠中的不祥的旅行的一個地理學上的問題在十八年後又鼓勵斯坦因去依我的原路進行。他和我似的以爲穆斯塔格山脈從西北到東南橫跨沙漠全部。但是他選的時季比我的好；因爲他在十月二十九日（一九一三年）起身，我却在四月二十三日。他起身以後，都是寒冷的冬天。他選的起點又和我的相同——我所發現的長湖的南

頭。進行了十六哩以後，我發現麻札山並不完全穿過那沙漠，便改變我的路程一直向東走，經過沙漠全部。斯坦因走了二十五哩以後，覺得那工作太危險，便拋去不復前進，回到湖邊去，他比我聰明了。他記載着（一九一六年八月號地理學雜誌）：

一八九六年五月，（其實一八九五年四月）赫定從近山的一個湖邊（莎車河所漲出的水都灌注到這湖）起身，向東去作沙漠中的勇敢旅行，但結果喪失了他的旅行隊，連他自己的性命也險些不保。我們取了向東南的路綫，勉強到山中作了三次難受的行程。那些峭險的離得很近的沙山漸漸地高起來，一條線似的對角穿過我們要去的方向。到了第二日，所有一切死的或生的植物都不見了。前面盡是無窮的山脊，中間毫無一方平地。我們須跨過的山脊不久長到二百呎至三百呎高。因為駱駝馱的很重，我們進行得極慢。這是我在塔克拉馬坎所經歷最令人不悅的地面。到第三日傍晚的時候，那僵來的駱駝……有的完全疲乏了，有的現出很累的樣子。次日早晨，我爬上我的帳篷邊的最高的沙山，細細地向天地支界處望了一回，所看見的祇有那一片渺茫可怕的山脊，彷彿是大海中的怒浪忽然停住的樣子。這景象有一種奇怪的引誘。雖然似乎很難抵抗那叫我向沙漠前進的迷人的呼聲，我覺得祇可向北回轉，我當時打定了那難主意却是很對，因為約在三日以後，那裏起了一次大暴風……

他從那回轉的地點到和闊河西岸的小麻札山還得走八十五哩路。他和他的同伴實在是幸運，因為他及時回轉。現在我的情形合他的相仿，不應當打定這樣的主意。我應當繼續向沙漠中前進。我和我的僕人或者因此死亡，但是冒着險去克服無人知曉的地方和力爭不易成功的事業都是有趣的，使我有不可遏止的觀念。

第二十八章 我第一次到西藏

和闐的夏日多可愛呀！在沙漠和樹林中走了很多的路以後休息是多快樂呀！

我記得在老城中過的一個月工夫是很可憐。我整日地工作——畫地圖，寫日記和信札，念書，並且預備到西藏北部去旅行。我一個人很安靜地住在一所寬敞的木亭裏。那裏祇有一間四面有窗的大房，夜間窗上用木窗格關閉住。那亭子是造在一個有高圍牆的園子中間的磚台上。那園子祇有一個門可以出入。伊斯蘭巴和其餘的僕人都宿在一間看守的人住的小屋裏，同時我們的廚房亦在那裏。亭子離開廚房很遠，叫喚我的僕人太不便，我們所以在兩所房子中間按設一個很簡單的鈴。

花園中有十五匹新馬吃他們槽裏的穀粒。劉縣長是特別的慷慨。他每日送來僕人們和牲口吃的糧食。我要求他給我舉荐一個中國人以便帶到北京去，並且在途中教我中國話。一日我的新伴侶來了。他名叫馮師 (Fong Shi)。他是一個曠達的人，並且因為有機會到北京去頗為高興。他立即開始授課。每日將他的新奇的方言記下來。

天氣是很熱；但在花園裏到一〇〇・四度我們也不在乎，因為那裏有很多蔭涼的地方，樹林中還有小河流着。有時起了大風，風聲在樹林中呼嘯，我們可以聽見樹枝輾轉與相擦或折斷之聲。

一日昏夜，和闐起了一陣大風沙。我醒着愉快地聽那外邊怒號的風聲。約爾達士當時已經長成了一隻很好的守家狗，忽然跳起來向着遠處的窗口狂吠。窗上的木窗格已經落下。那狗戰慄而暴怒起來。我爬到鈴子的鐵絲那裏，但鐵絲已經割斷了。我偷着走到洋台邊，看見兩個黑影子，因為狗追得很利害向樹中逃去。我喚醒伊斯蘭巴以後，我們亂放了

幾響槍。次日早晨，我們牆內發現一架梯。那是賊人倉忙逃走的時候遺下的。自從那次以後，我們花園中夜間總有一個更夫守着，每隔一分鐘打三下鼓，因此便不再有賊人來擾我們了。

我們動身的物件都齊備以後，我向那和善的老劉縣長告別，並且送他一個金表和一根表練作紀念。花園中圍着一個大火擺了一桌盛席，請所有幫助過我的人員和自己的僕人吃羊肉，米粉，點心和茶。他們同時還看跳舞，聽絃樂。次日

早晨，我們的牲口都裝好了，我們便起身到克里雅和尼雅(Niya)去。我們在那裏買了六隻新駱駝，然後到了產金的山腳下的一個不著名的祇有幾間石舍的科帕小村。

七月三十日，我們到了西藏高原的山脈中。這便是世上最高大雄壯的天然堡壘。我們從一個山谷上升到一萬一千呎高的達來庫干(Dalai-Kurgan)地方。那處還是在土耳其斯坦種的山中居民塔里克人(Taghiks)住着，一共祇有十八戶人家的帳篷和六千隻羊。我們離開了達來庫干以後，到了那無人居住的荒野，帳篷裏向東前進了兩個月



一個塔力克人或達來庫干山的中民居

遇不着一個人類。

從達來庫干走了一日以後，我們離開末一個好的草原。情形更不好了，青草愈來愈壞，末後完全沒有了。我們離開達來庫干的時候，帶了二十一匹馬，二十九隻駝和六隻駱駝，等經過西藏北部以後，祇剩下三匹馬，三隻駱駝和一隻駝。此外我們還有十二隻羊，兩隻山羊，和三隻狗——我的忠心的約爾達士或『旅伴』，約爾巴斯(Yolbars)或『老虎』

和布魯 (Buru) 或「狼」。另有一隻因為和狼鬥傷祇有三隻腳的看羊的狗也自己隨着我們前進。

我祇有八個常僱的僕人，伊斯蘭巴，馮師，巴比巴 (Papi Bai)，伊斯蘭·阿胡 (Islaw Ahun)，哈馬德·巴 (Ham Dan Bai)，阿默德·阿渾 (Ahmed Ahun)，洛斯拉克 (Roslak) 和庫巴·阿渾 (Kurban Ahun)。我們還帶了十七個從達來庫干來的塔里克人。他們的伯克也一同旅行兩星期，幫助我們經過最難走的隘口。

巴比巴年紀已經五十歲，容貌美秀，長着全黑的鬍鬚和活潑的深棕色的眼睛，穿了一件羊皮褂子，帶着一頂皮邊帽子。他曾當過在喀拉科隴被人暗殺的達爾格來士，在西藏東部遭謀斃的度屈爾來因 (Dureuide Rhins) 和在法屬東印度死的奧爾良的亨利王子的僕人。在帳篷裏的火邊比巴比滔滔不絕地講他在亞洲長途旅行時的奇異故事。

我們最初便察覺塔里克人是不可靠。有一夜，兩個塔里克人逃跑了，後來又丟失兩個。他們都已經預支了工資，所以他們的頭目便得負責。我們到西藏高原去的時候，在那必須經過的曲折的山谷和山脈中，他們是很需要的。

我們的旅行隊分五隊進行。駱駝和牠們的領導者最先起身。次是馬匹，再後是兩隊馱子。最末是綿羊，山羊和牧人。我同了馮師和一個熟識地理的塔里克人常在末後走，因為我忙着要畫一個我們經過的路程的地圖，和各處偉大山脈的草圖，還採集些植物和岩石標本。伊斯蘭巴選擇支紮帳篷的地方，常得注意水源，草地和木柴。等我到的時候，帳篷都已經支好，牲口在稀少的草地上吃食，火已經生着，約爾達士看見遠處的帳篷定私自逃去，在我的帳篷門口候着，搖尾歡迎我，彷彿是那帳篷的主人似的。

那山谷轉向在南而且狹窄了。我們從山谷到了第一個最高的隘口以後，得由塔里克人引導前進。全個旅行隊一點也未損失地走過了。那隘口有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呎高。從那十分尖銳的山脊我們望見形勢雄壯的一片被雪覆着的山脈。隘

口的南面土地又開豁起來。在這裏我們第一次驚嚇了一隻野駱，被狗追趕，便向山中逃去。那三隻脚的狗覺得隨不上旅行隊，等我們動身的時候，無人體恤地獨自站在一塊突出的山谷上吠叫。

布拉克，巴士（Bulak-Bashi）（泉的源頭）是末一個有塔里克名字的地方。再向東去我們須漫遊過很長的無名的區域。那裏從未有歐洲人的足跡。塔里克人稱向南的山脈（從被雪覆蓋着的山脊和山頂中間有冰川流下來）叫阿卡特格（Atch-Tugh）或『遠處的山脈』（The Farther Mountain）。

在這些高原地方，很早便到冬天了。一日早晨，我們被一陣大風沙驚醒。我們的帳篷被風颳倒，必得用繩子和箱子支着。當時雖然還是八月，溫度已經降到二十度。整個荒野都變成白色，所以很不容易去尋找旅行隊足跡。大半的僕人都現出高山的病症，覺得頭痛，心跳。尤其是馮師最爲可憐，病得一天比一天利害。因爲溫度很高，他差不多在馬鞍上騎不住了。再讓他前進便有性命之憂，所以我必得將他送回東土耳其斯坦去。我讓他留着他的馬，給了他錢和食物，還差一個塔里克人陪着他去。他丟了到北京去的機會，覺得非常失望。早晨我們在一個帳篷地火的餘燼邊分離的時候，他實在現出一副傷心的面孔。

我的忠實的僕人伊斯蘭巴亦病了。他痰中帶血。他要求和兩個塔里克人一同留在後面。但他在一個尙有些草的山谷中休息了不多幾日以後，病却好些了。我們的牲口有四日未曾得着青草，但是玉蜀黍總有得吃。馬和駱駝吃的玉蜀黍都由駱子馱着。牠們是不很挑剔，連野駱和野犂牛的糞也可以充饑。我們的玉蜀黍足可以支持一個月。還有別的食物也足以吃兩月半。每晚日落的時候，駱駝吃完青草搖步回到帳篷中來。那裡一塊篷布上倒着牠們每日應得的玉蜀黍。

我向西藏北部前進的時候，帶了一隊病人。我們到了一萬六千三百呎高的地方。夜間天氣降到十三度。每日有一陣



旅 行 隊 遇 着 大 電 雨

夾着冰雹的大風雪從西方颳到高原來。無論天色如何清明，西方却黑暗起來，雪白的山尖中布滿了灰色的雲。一個怒號之聲極快地來到。日中的時候，天色有如日暮一般的黑暗，雷聲隆隆，山谷中起了沉重的回聲。然後一陣大雹雨如敵人的鎗彈似的落下來。無數的小冰球打到我們的可憐的身上，隔着最厚的羊皮褂子也可以覺出來。什麼物件都不見。我們用衣服遮住頭部。四週圍暮色蒼茫，我們的旅行隊便停住。可憐的馬匹很怕冰雹的打擊。但這些照例的暴風雨急急的便過去了。常常隨着下雪，一小時以後，天色清明起來，太陽很光輝地從山後落下去了。

我們現在將要經過阿卡塔格引導人於是領着我們上升，穿過一個峻峭的山谷。那日馬匹是在前面走，我是在牠們的後面。過了不少個小時艱難光陰，我們來到一萬七千二百呎高的隘口，正將越過隘口的馬鞍山嶺時候，日常的雹雨下來了。我們因為看不出道路，不能前進，所以決定暫時停住。帳篷支搭好，牲口也縛住了。青草，木柴和水都是缺少，但

裂縫內的電塊却可以當作飲料。我們又劈開一隻木箱生火。這是一個可怕的住紮地方。四圍雷聲隆隆。地面亦受震動。我們聽不見馱子或駱駝的聲音。到夜間，天空清明，月亮升起來，如同白銀似的照耀着。

第二日，我們察覺塔里克人領錯路了。我們住紮着的隘口並不通阿卡特格，却是一個小山脊。我們必得走下來去尋正當的隘口和訪查那已經迷失道路的一部份旅行隊。

我們找着那旅行隊以後，因為每人都力乏，在河邊尋了一片中等的草地，便支紮帳篷休息了。

現在定好三個塔里克人應當回家去，但其餘的得隨我們前進，直到遇着別的人類。和我們同去的塔里克人要求預支一半工錢，以便託那三個同伴帶回家去。

那日夜間，帳篷內早即安靜了。塔里克人常將玉蜀黍袋和食物箱排成一個小圓堡欄，中間生一個火並且在裏面避風。八月十九日早晨，發生一件驚訝的事。所有的塔里克人都不見了，或許在半夜便跑了！我們因為疲乏都睡的極熟，所以沒有一個人察覺什麼。塔里克人偷走了兩匹馬，十隻馱子，和一些麪包，麪粉，與玉蜀黍。從他們的足跡上看起來，他們顯然是分了幾隊離開我們的帳篷，向各方走去以便使我們昏亂。但是他們預定後來在一個地點會合，再向西前進。

我們讓巴比巴帶了兩個人和三匹好馬去追趕那逃跑的塔里克人。過了一天半，他同了那一羣懊喪的人回來作了以下的報告：

塔里克人走了一段我們須三日所能經過的路程以後，覺得平安無事，所以停止生了一個火。五個人圍住火坐着，其餘的都睡着了。巴比巴到的時候，他們赶快立起來向各方逃去。他向空放了一槍，並大聲喊道：「回來，不然我將開槍

了。』因此他們都回來，跪在地上求饒。巴比巴將他們的錢拿起來，並將他們的手捆在背後。第二日清早，他們動身向我們的駐地來，到夜間十點鐘都很可憐地累得半死似的走到這裏。

帳篷裏面的火光和天上的月光照耀着帳篷前面的公堂，景緻實在美麗。他們被判決縛住，在夜間監守着。

巴比巴和別的兩個人都在他們的口袋和箱子後面睡覺，以補償他們的勞苦。他們因為十分的累，睡得很熟。當時月光很亮的照在覆着一層薄雪的地上。

不多幾天以後，我們已經考察詳細了，便從一個一萬八千二百呎高的隘口，經過那主要的阿克塔格山頂。到了山頂那面，我們走下一個大山谷去。這山谷向東伸出，一望無際。我們隨着她前進了差不多一個月工夫。左邊是阿克塔格具有偉大的山尖，不斷的雪地，和藍的冰川；右邊或我們的路徑的南邊是一帶山脈，極東頭是蒙古人所稱的科科錫里 (Koko-shli) 或綠山。

從沒有人跡到過這些地方。游民和牲口都不能住在那裡。地勢太高了。連在那山脈最低的地方，我們比白山的山頂還高。大半的時候，我們離海面都在一萬六千二百呎上。我們在第一個住紮的地方，已經聽見山神歡迎我們的極大的聲音。日落的時候，奇怪的紫黑雲彩升起來，充滿了那山谷，並且向東如火山岩流似的漂浮過去。我們四圍都黑暗了。狂風差不多將整個帳篷颳跑，所以我們大家必得拉住那帳篷。冰雹如皮鞭似的打到各處。但是五分鐘以內狂風便停止，雲層如大隊兵艦似的向東飛去。雲散以後，升起大霧，又到神妙不測的夜間了。

第二十九章 蒙古人同野驢與野犁牛

我們現在是在世上最高最大的山脈西藏高原的頂上。我們的困難時期起始了。旅行隊經不住稀薄的空氣和不毛的山地。我們的牲口差不多每日有不前進躺在路上的。

現在我們又到了野獸最多的地方了。在一個不生草木的荒野地方野驢和羚羊走到難得的牧場中去。野犁牛以一直到冰川邊的石岩上和石縫中生長的蘚苔維持生活。我們每天看見單隻或成羣的野驢，羚羊，和犁牛。那荒涼不毛的景緻有這些高原中的主人點綴着便有點生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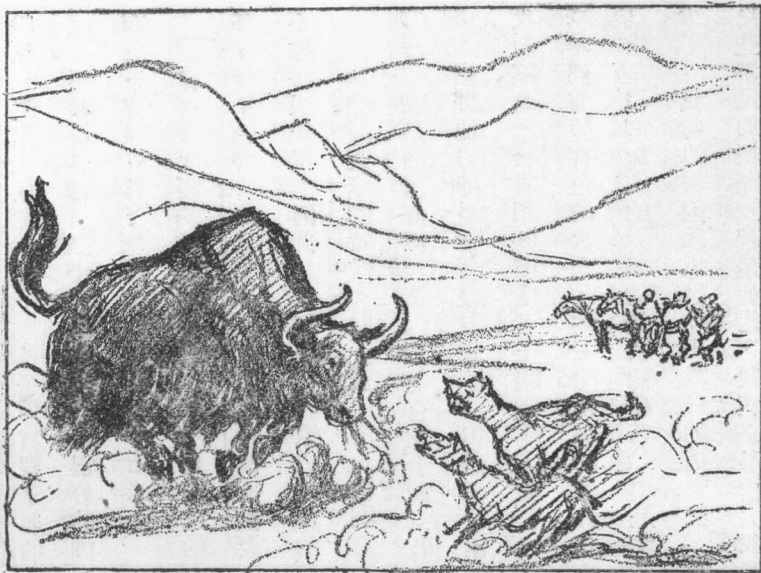
探險隊中的四隻腳的份子——我們的狗——和我們人一般似的注意那些野獸。有一次，一隻好奇的野驢在旅行隊前面跑了兩個小時。牠屢次停住嗅覺而且嘖嘖，然後又往前跑。約爾巴——『老虎』——追那野驢的時候，牠倒轉來闖那條狗。我們看見牠挾着尾巴跑開都大笑起來。

又有一次，我的可愛的同伴約爾達士如飛箭地去追一隻野驢。那野驢便奔向近處的山中逃走，想誘狗去追牠。但是那勇敢的狗却不回來。我們支搭帳篷住宿。黃昏和大半夜都過去了。到三點鐘的時候，約爾達士在帳篷底下蠕動將我驚醒了。牠又悲又樂地叫着到我前面來舐我的臉。牠顯然迷失了我們的路徑，尋了十四個小時以後，或者正巧找着我們的帳篷。

一日，伊斯蘭巴向一隻野驢發了一鎗，將牠的一隻腳骨打碎。牠走的不很遠便躺下了。我畫了一張美觀的草圖。牠從上嘴唇到尾根有七呎半長。牠的身子是深紅棕色的，肚子和腳是白的，鼻子是灰的，蹄子有如馬的一般大，耳朵不很



長，鼻孔大而寬，尾巴和驢子的相彷彿，肺部發達得很。我們將牠的皮留下 牠的肉當我們的很好食品。



愈來愈近了。又後來牠是很近了！忽然停止，用角簸起沙土，尾部在空氣中亂打，轉牠的紅的充血的眼睛。因是我們亦

我的探險生涯

一隻野犁牛和我們的狗爭鬪

一次是一隻八呎長的母牛。牠的舌頭，腰子和骨髓充作了我們很好的食物。牛肉都給僕人們吃。另一次，一隻公牛是不像每次的容易打倒。伊斯蘭巴歡喜地到帳篷裏來告訴我們，他已經離我們一段路的地方打死了一隻大公牛，一共費了七粒子彈。因為牠躺的很近我們第二日要行過的路邊，我便讓伊斯蘭巴給我是示那個地點。我可以畫一個圖。

所以次日早晨伊斯蘭也領着我去。那處是空着，死的野公牛已經不見了。多麼奇怪呀！起初我以為這是尋常的獵夫的奇談。但是不對！從足跡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那犁牛彈傷復元以後 站起來走到一個泉源邊去了。牠在那裏的水池邊走。并在地上掘食物。牠看見我們的時候，仰起頭來，現出很有力而又很怒的神氣。等第八粒子彈打入牠的體中以後，低下牠的角，向我們猛衝過來。我們回轉我們的馬趕快跑。但那犁牛追我們，而且漸漸地趕上來，離我們

停住了。獵夫又打了牠一鎗。牠便旋轉了幾次，牠四面的沙土都飛揚起來。與我們同來的約爾達士將那公牛招怒了。但牠及時避開了危險。第十一粒子彈打穿了牠的心，所以牠猛然倒在牠曾經很自由地過活的地上。

這隻公牛約有二十歲了，是一個很好的標本，有十呎半長。牛角的外緣由根到尖有兩呎六吋，身旁黑厚披散的牛鬃有二呎多長成爲了牠臥下的溫軟墊子。

從這一次經驗可以知道犂牛是不易打死的。除非肩後的部分受了鎗子，牠不躺下來。若是鎗子打入牠的龐大的下額部，牠不過呻吟而搖頭。但若打在一個比較要害地點，牠是很危險且要追趕獵人。牠的生理的構造是適合於稀薄空氣，不會呼吸短促；因此牠能趕上那祇慣於濃密的空氣的獵夫和他的馬。

我們向東走的時候，路上發現了一帶湖泊，其中大半都是鹹的。我用羅馬數字稱呼牠們以代替起歐洲名字。第十四(XIV)湖是高出海面一萬六千七百五十呎。過了一星期以後，我們在一個大湖邊走了十七哩。

荒野地方的景物仍是無趣味。但是每日兩邊的雪白山峯和冰川有新的景況。從未見過人類的足跡。但是有的！一次我們經過達發羅和奧爾良王子的路徑，發現一條或者屬於他們的牲口的毛毯。一路我們用袋收集野犂牛的乾糞。燒着起來牠們有藍紅色的火焰，並發生很強的熱力。牧場愈來愈難得了。這是最壞的一件事。驢馬都一隻一隻地倒下。我們自己尚幸沒有死亡的。駱駝是最能耐苦；但是牠們的腳趾與沙土磨擦覺得苦痛，所以我們給牠們做了套子。打獵的機會很少了。我們的狗因此祇得將死牲口的肉充飢。我們的情形愈來愈形緊張。至終我們疑惑在末一隻牲口倒斃以前，能否遇見些游民的帳篷。若是如此，我們必得捨去我們的行李，徒步而行，等到我們遇見人。

其實我們已經有些日子未曾打着什麼食物，將我們的末一隻羊殺了。第一隻駱駝倒斃以後，僕人們將最好的肉割下

充飢。一日早晨，我的忠心的馬死在帳篷之間。我已經騎了牠十六個月了。

九月二十一日，我們在對角橫着路的一個湖的西岸邊支塔帳篷。我們看不見那湖的東南岸，我們能想像我們是立
在一個海灣邊。我們沿着那湖向東北前進，因為繞道而行，所以多費了兩日的工夫。一日，我們被一陣從未遇見過的大
暴風困住在湖邊。天色黑暗得極快。藍的湖水變成深灰色。水面上起了白的多沫的怒浪。山脈都被濃厚的雪遮住。冰雹



我的探險生涯

四十
九塊
的石板
堆成
的紀
念碑

上面
刻着
頌揚
的山神
的文
字

我們現在祇剩五隻駱駝，九匹馬，和三隻驢子了。牠們將最後的
穀粒食盡。所剩的麵粉尙足支持一個月，所以那幾匹馬每日有一捲麵
包食。

九月二十七日，我們離開那多湖的山谷，向東北前進，經過一個
隘口。在隘口的那邊遠處，我們驚散了一羣約有一百頭的犁牛。伊斯
蘭巴向牠們放了一槍。那受驚的犁牛分開兩羣。其中一羣約有四十七
頭直向我和隨着我的塔力克人奔來。一隻大的公牛在前面。等離開約
一百步了，牠們看見我們即轉向旁邊去。伊斯蘭巴又放了一槍。那公
牛衝過來等快要將馬和上面騎的人擲到空中的時候，伊斯蘭巴轉身
對着牠的胸部打了一槍，將牠打死。我們便在倒下的野獸相近的地方

支搭帳篷。牠的屍體充了我們幾日的食物。

我們現在不能離人類太遠了。在第二個隘口的山頂上，有一個顯然是蒙古的犁牛獵夫所豎立的石堆。我們還看見成羣約有二百隻的野驢。又有兩匹馬死了。我們的旅行隊尚能存在幾日呢？我們的食物差不多吃完了。帳篷，牀鋪，箱子，和標本的重量和從前一樣或者更加重些。

九月終我們到了一個山谷口邊，遇見一個很美麗的奉獻山神的紀念碑『鄂博』(Obo)。這是四十九塊深綠石板(有的是四呎半長)沿邊一塊一塊地放着，如同一個三根木架支着的馬舍似的。石板上有西藏象形文字。我從未見過的一個紀念碑。紫丹蒙古人到拉薩去的路很像有一條是經過這裏。石板上的文字或者有些重要的歷史記載麼？但我不久便發現每塊石板上的記號和排列的方法都一樣。這便是普通的禱告語：

『唵嘛呢叭咪吽一』(Om Mani Padme Hnm!) 珠寶是在荷花中呀！

次日，我們走下花崗岩山脈中的山谷的時候，又發現了一個鄂博和幾處燒火的地方與荒棄的帳篷駐地。一羣犁牛在山坡上吃草。伊斯蘭巴很遠地放了一槍，但是牠們却不退去。一個老婦人跑出來大聲喊叫。我們經她告訴那些牛是家養的。我們走近一點便看得出來，因為家犁牛是比野牛小些。山谷中有一條小河向下潺流。我們在那岸邊支搭帳篷，離那『山中老婦人』的帳篷很近。

離羣索居了五十五日以後遇着一個人類是很有趣的。但是我們都不了解她的語言——蒙古話。巴比巴祇曉得一個字『把』(有)。我知道五個字『阿拉』(山)，『溥爾』(湖)，『科爾』和『木蘭』(河)『戈壁』(沙漠)。但是用這幾個字說話難以使那老婦人明瞭。我們的最先的願望是要買一隻肥羊。我學了羊叫，又拿兩個中國錢給她看。然後一隻羊賣給我

們。不久，那羊肉便在煎鍋中炒了。

那老婦人穿了一件羊皮衣，一雙皮靴，腰間捆着一根皮帶，額部圍着一塊頭巾。她的頭髮結成兩根辮子。她的八歲的兒子亦是如此打扮着，但是有三根辮子。他們的毛氈帳篷是用兩根直杆子支着，再用繩子拉緊。裏面亂放着醬油盆，木碗，柄杓，蠟器，毛皮，生皮，裝着犁牛油羊膀胱，和一大塊野犁牛肉。朝後面的一隻木箱上供着兩個佛像和一些聖器。按我的摩漢默德教徒僕人說這是家中的祭台或家中的『普陀哈尼』(Buddhaneh)家中的佛座)

那家的主人到晚間回來。他名叫多基(Derche)。他是一個專門的犁牛蠟夫。在荒野地方他忽然有了幾個不知道何處來的鄰居却一點不覺得驚奇。他站在那裏如同麻木似的，對我們注目地看，不敢決定我們是眞的人，或者他自己精神錯亂了。

那老婦人和他的兒子大概是告訴我們不是強盜，却是很規矩的人拿錢換東西，還給了他們煙草和糖。因此多基漸漸地溫和了。後來我們將他帶到我們的帳篷來的時候，他是很可愛。他變成我們的親信朋友，然後又當了好幾日我們的引導人，帶我們到同族的人紫丹(Tairtan)的塔吉奴爾(Tainoor)蒙古人那裏去。第一日他便賣給我們三匹小馬和兩隻羊。起初我們很難明瞭彼此的話。我們不了解多基所說的時候，他必大聲喊叫好比我們是聾的。我立即起始向他學蒙古話。最先寫下數目字，然後指着額角，耳，目，口，鼻，手足，帳篷，鞍子，和馬等等得到牠們的名稱。學動詞是更難些。我們先學那些容易的如吃，飲，躺，走，坐，騎，吸煙等等。但是我要知道蒙古話的打字的時候，打了多基的背，他很驚奇的站起來，以爲我發怒了。我繼續地學習。休息了幾日以後，我騎馬走下奈吉木倫(Najimulen)山谷的時候，我讓多基在我的旁邊，問他山谷和山脈的名稱。我要學蒙古話，也非學不可。有時不用翻譯的人是比較有益，但是那麼

必得自己明瞭方言。過了不多幾個星期以後，我可以說那游民的簡單方言。

十月六日，未等大隊預備齊之前，我祇帶了多基和一隻狗約爾達士動身了。我們騎着馬從寬闊的山谷中一里一里地走下去，後來西北的紫丹低地的水平線在我們的眼前了。一天過完了。將到日暮的時候，我們正在經過一帶沙漠地方，然後走進那楊樹叢生的草原中的一個曲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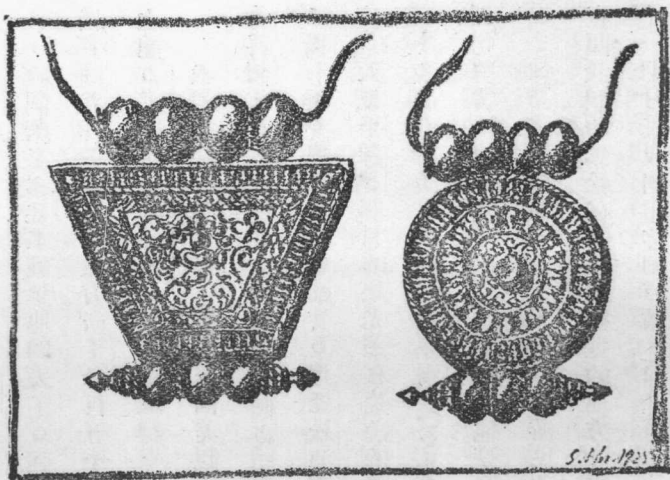
多基停住並指着我們來的方向說，我們的大隊若是沒有人領着必不能尋着我的駐地。他所以得回去領導他們。但他先用手指示我將前進的方向；等我學他做手勢表明了他的意思的時候，他笑起來，點點頭十分高興地在馬鞍上跳躍。然後他從黑暗中走去，我亦向前進行。

夜間是漆黑。那新買的馬顯然是認識他的路，因為牠不住的走。路彷彿是無盡頭的。至終遠遠地發現了些火光。那光亮慢慢地大起來。北面可以聽見犬吠的聲音。過了一會，很多凶狗過來攻擊我們。若是我跳下馬來將約爾達士放在鞍上，牠們或許將那可憐的動物撕得四分五裂了。然後再走了約有三十哩路，我們——馬匹，約爾達士和我自己——到了匡克楚漢果爾 (Yike-Tsohan-Gol) 村。我將馬拴在一個地方。我走進一個帳篷裏去，那處有六個蒙古人圍住火坐着喝茶和搓他們木碗裏的雜拌 (Tamba) 或烤過的玉蜀黍粉。

我對他們問候說：『阿穆爾山員勒』 (Amur San Bane) (貴體如何)

他們一句話不說的向我看。我從盆中喝了一口馬乳，很沉靜地將我的煙管點着。那些蒙古人是十分地驚奇，簡直不明白我是怎麼一回事。我試用多基教我的幾句話使他們明白，但是他們祇一直注目看我。我不能使他們說一句話。

我們所以有時彼此相望，有時看着火，整坐了兩小時以後，聽見馬蹄和嘈雜之聲，知道大隊到了。兩匹馬和一隻驢



蒙古人掛在項頸上的「迦奧」小匣

子（都是從東土耳其斯坦來的老練的牲口）已經死了。當初的五十六隻牲口到現在祇有三隻駱駝三匹馬，和一隻驢還活着了。

多基將一切事情給匡克楚漢果爾蒙古人解說明白以後，我們便成了朋友。我們和他們住了五日，組織了一個新旅行隊。

住在附近的蒙古人聽說我們要買馬匹，將他們的牲口帶來出賣。我們買了二十匹馬。巴比巴是一個馬鞍匠，給牠們做鞍。那地方的伯克孫能（Sonun）穿了一件紅外套來看我，用木盆給我們送些牛奶酸奶和「科密斯」（Kumiss）（發醇的馬奶）。我到他的帳篷那裏去回拜他。門外地上插着一支長槍。帳篷裏面安設着一個家祭的神台。這處完全沒有農業。人民都養着牲口——羊，駱駝，馬和露角的牛。有些人民却是很富。

他們的項頸上都掛着黃銅，紫銅，或銀的小匣，匣裏有泥的或木的佛像和寫着神聖禱詞的紙片。這種匣子名叫「高」（Gao）。我買了很多樣子。牠們裝飾的很美麗的。特別是銀的上面鑲着玳瑁和珊瑚。但那些蒙古人不敢彼此間洩露他們是將聖物賣給一個不信教的人，所以他們夜間偷着到我的帳篷裏來，在黑暗之中將那不知究竟的佛像交給我。

第二十章 在唐古特強盜的區域內

十月十二日我們帶了一隊全新的強壯馬匹和新朋友告別向東前進，經過草原，沙漠和紛的鹽地。我們的左邊是一望無際的紮丹大平原，右邊是西藏山脈。我們夜間在蒙古人的帳篷村落內住宿，所吃的食品和本地人一樣。過了不多幾日，我們給了多基工錢讓他回去了。強壯高大的蒙古人羅布桑（Lobsang）替他的工作。我們離西寧（Sining）還有一個月的路程，離北京還有一千二百五十哩。冬日臨近了。但是我們已經到了較低的地方，平均高出海面九千呎和一萬呎之間。

我們然後折向北行，到了一個美觀的深藍色的鹽水湖托松淖爾（Tossun-nor）。那個地方差不多沒有人住。但在和魯科爾（Holin-gol）河邊，我們夜間看見火光。那個荒野地方有一種奇怪而神妙的景況。各處豎立着美觀的鄂博，上面有神秘飄搖着的祈禱旂。近托松淖爾湖岸的淡水泉邊，白的天鵝在藍色水面上游泳。溫度已降到冰點下十四·八度。天氣平靜。圓月的銀光照在荒涼的曠野，隨着湖水搖動。

我們沿着淡水湖庫力克淖爾（Kurlyk-nor）的南岸前進的時候，羅布桑嚴重而不出聲地坐在馬鞍上，口中不絕的念那句真言『唵嘛呢叭咪吽』。我問他憂抑的原故。他回答道，我們末次遇見的蒙古人告訴他說不多幾日之前，唐古特（Tangut）強盜到過庫力克，搶了些游民的馬，因此勸我們將所有的軍器預備齊。我便將三杆來福鎗五隻手鎗分給大眾。夜間我們的馬拴在離帳篷很近的地方。帳篷四圍站了些哨兵。我們還仗着那三隻狗給我們報告危險。

十月底我們在喀喇淖爾（Khara-nor）湖邊支搭帳篷。那裏有很多狗熊的足跡，所以我們更得小心看守馬匹。熊類雖

然平常以野果爲生，但在秋末的時候，牠們將要攻擊所遇着的馬匹的。

次日我們向東走，經過一個低山脈中的山谷，路上看見一隻和我們同一方向走的狗熊的足跡。伊斯蘭巴和羅布桑出去追趕。過了一小時，他們飛奔回來，好像見了妖怪似的到我們面前竭力的喊道：『唐古特強盜。』

緊隨在他們後面，約有十二個騎了馬，肩或手中帶着鎗的一隊唐古特人直向我們這邊奔過來。揚起一陣灰土。我們停住趕快預備抵擋。我們剛巧是在一個六七呎高的土坡上。伊斯蘭，巴比，羅布桑，和我自己站在上面，將來福鎗和手鎗準備好。別的人同了那大隊在我們後面利用土坡保護着。僕人們以爲末日將到。他們的膝節都在戰慄。我們將皮衣脫去，我們可以輕便一些去對付這個衝突，但是結果不一定。我們祇有三支來福鎗却要去抵擋十二支。我點着我的烟斗，希望可以使僕人們鎮定些，但是我自己也覺得很難鎮靜。

那些強盜看見將與一個大隊相鬥，忽然在相距一百五十步的地方停住，開了一個軍事會議。他們聚在一起談話，並作手勢。他們的鎗在日光中閃耀。過了一會，他們轉身回去了。我們便騎上馬又繼續前進。那唐古特人在我們右邊走，相隔有兩個來福鎗可射到的距離。他們分開兩隊。一隊走上一個旁邊的山谷，一隊沿着山谷右邊的山脚下跑。他們兩隊都在一起，似乎預料我們將到主要山谷的一個狹道裏去。我們看出我們眼前的危險，所以讓我們的馬盡力地快跑。羅布桑差不多嚇死了。

他說：『他們將從山頂上打我們。我們還是折向另一條路走好』。

但是我催我的僕人盡力向前走，因爲他們都是要緊的。唐古特人又在狹窄路口的山上發現了。我們的情形最是危險。唐古特人或者藏在我們頂上的石頭後面，將我們一個一個打倒。他們選了一個真正如同希臘的德木比利隘口（Thermopylae）。

pylae) ○我們帶了三隻來福鎗是很難得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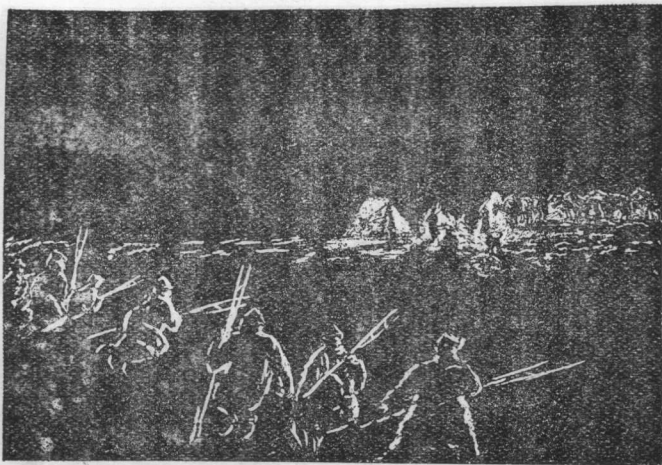
我一面用力吸着烟斗，一面騎着馬前進，到那狹窄的山路裏去。我心中想道：『到了這個地步了，我將被一個子彈打倒。同時我的勇敢的摩汗默德教徒將飛跑逃命』。

但是並沒什麼事情發生。我們平安地經過那狹徑山道，看見山谷的那頭通到一個大平原，覺得脫了險。唐古特人已經不見了。一點足跡也沒有。我們繼續向前進，後來到了一個凍冰的淡水池邊。這水池是在平原中間而且四面被草圍着。我吩咐大衆停住，在那裏支搭帳篷過夜。

我們立刻將馬匹放到草地裏去並且看守着牠們，到天黑然後又將牠們繫在帳篷之間。伊斯蘭和巴比守夜。用不着分外的方法使僕人們驚醒，因為人人都想有大隊的唐古特人再來。有一次普繪法爾斯被三百個唐古特人攻擊。若是喀喇淖爾東面他們的親戚再勇敢些，他們可以多招集些人。

天色剛黑以後，我們聽見極大的呼聲——長而悲哀如同餓的鬣狗和豺狼在夜間的嗥聲。那聲音發生在我們的帳篷的四圍並且很近。羅布桑說這一定是唐古特人的戰略，喊叫專為恐嚇我們並且試探我們的守犬的留心和勇敢。那強盜用手腕和腳膝着地爬過來，可以在黑暗中不給我們看見走的很近。我

們時時希望聽見第一種攻擊的首次鎗聲，我們祇能盲然地回打他們。我們聽了他們所作的聲音，盡力設法鎮定。每一分



鐘內，巴比巴喊兩次『喀巴達』（“Khabarta”）（巡哨的人是醒着麼？）。因為沒有鼓，兩個僕人拚命地打兩隻鍋子。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兩方都未開鎗。唐古特人顯然尚未覺的穩當，所以遲延他們的攻擊。我覺的疲乏便躺下了，聽見巴比巴的不倦的呼喊『喀巴達』直到我睡着。

因此那夜沒有變故發生平安地過去了。等太陽升起的時候，唐古特人已經騎上馬走得很遠，看不見了。

我們將牲口馱好起身向東去。剛離開住宿地方不久唐古特人便跑到那裏都下了馬。我們看見他們在搭過帳篷和生過火的地方挖掘搜查。他們看見空的火柴盒，燭燭頭，和新聞紙知道那旅行隊是由歐洲人領着。無論如何他們不來追趕我們。我們亦不再看見他們了。

現時我們又覺得平安了。經過如此一夜的勞苦，我讓僕人們睡了一日。他們的鼾聲是異常的大。

自此以後，我們常經過唐古特人游牧的帳篷，向他們買羊和牛奶。唐古特人是西藏人的一族，但是他們比西藏人野蠻而兇猛。他們有機會便搶劫軟弱的旅行隊，或偷竊馬匹。有一次，我同了羅布桑未帶武器走進一個帳篷。兩個婦人坐在那裏給她們的孩子喂奶。我將她們帳篷裏面的傢具都記載下來，並問她們各種物件的名稱。那兩個婦人笑起來以為我是瘋了。羅布桑想若是她們的丈夫剛巧在那個時候回來，我們必定遇着麻煩了。還有一次，我們遇見二十五個帳篷。我們雖然互相交易，但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去當我們的引導人。

我們走近一個呼圖克圖格根（Hutuku Gigen）或活佛住着的達賴克特（Dala-ki）廟的時候，山谷便更有點生氣了。我們在那小的擦罕淖爾（Tsagan-nor）（白湖）地方住宿的時候，又聽見近處鬼怪的呼聲。我們相信唐古特人來總攻擊了。但是我是困乏而睡着了。次日早晨，別人告訴我那是狼叫的聲音。牠們簡直走近我們的帳篷邊，曾和我們的狗爭鬪。

次日我們遇見一個約有五十個唐古特人的旅行隊。他們曾到騰卡（Tenkak）小城去買冬日的麵粉，和別的物件。他們在離我們很近的地方住下，夜間在我們的帳篷四外巡掠，希望偷點物件。

後來我們到了一個荒涼的地方。那裏既無人跡，又不見野獸。但是夜間我們又聽見那悲慘的狼嗥。狗吠得喉嚨都啞了。

渡過那半凍的雅克河（Yak River）或布喀科爾（Bukhain-gol）以後，我們看見東方有一個偉大的景物——那極大的科淖爾（Koko-nor）（青海）。湖水的青綠顏色深淺不一。那湖雖然大但沒有像阿比羽克（Abbe Huc）（一八四六年）在他的游記中所說的湖水在岸邊週期漲落是可注目的那樣大而且岸邊時有湖水漲起來。那湖離開海面有一萬呎。冬日唐古特人沿着岸住宿。但是在夏日他們移到高原上的青草地方去了。從湖的北岸我們走的路上觀望這湖盆的南面山脈的景緻很美麗。湖中有一個小石島，上面有些可憐的隱者住着。他們的生活是靠着冬天最冷的時候走過冰面到島上去的香客和游民的樂施。但是在冰上走很是危險，因為行人正在半途中的時候，或許起一陣大風將冰打碎了。但是他們的使命是傳達諸神的所以願意去冒那種險。

湖邊有一羣羚羊在那裏吃草。我們有一回驚嚇了六隻狼臥在山澗中等候着牠們。我們常看見帳篷和不少羊羣。另一日我們遇見六十隻犁牛馱着玉蜀黍去賣給科淖爾的唐古特人。又有一次山谷中彷彿盡是人和牲口。那是一隊德松薩克（Dsunssak）蒙古人從騰卡採辦冬日物品回來。隊中除了婦人和小孩以外，有一千匹馬，三百隻駱駝，三百個騎着馬的人，帶了一百五十支來福鎗。他們經過山谷的時候，那裏充滿了嘈雜的馬蹄聲。

唐古特人向羅布桑問我們的箱子裏有何物件的時候，他不閃眼的回答道大的幾隻裝着兩個兵，小的幾隻裝着一個

兵。我有一個預備在帳篷中用的小的帶煙囪的輕便火爐。羅布桑說這是一尊炮。唐古特人聽見一尊炮得用火燒着頗覺奇怪。羅布桑給他們解說道：這是那軍器預備發放的普通方法。子彈從鎗管中如雨地射到敵人那裏。世上沒有力量可以抵抗這種大陣的彈子。

在喀喇科忒爾隘口 (Khara-kortel) 的那邊，我們到了黃河入海的舊口。直到現在三年之內，我所經過的地方並無一滴水流到海洋中去。但是我離北京上九百哩。我極盼望能到中國國都，但是彷彿不易成功。

愈向東走，鄉野愈覺熱鬧了。我們遇見駱駝隊，騎馬的人，步行的人，車輛和成羣的牛羊。我們穿過四圍滿長着白楊，赤楊，垂柳和落葉松的村莊，經過橋樑，廟宇，和科坦 (Chortens) (聖碑) 末後進了騰卡城。

我曾聽見這城中有基督教會，所以便到教士住的中國房子那裏去。教主荷蘭人里哈特 (Rimhart) 先生已經到北京去。但是他的妻子蘇栖里哈特 (Susie) 博士——一個可親的有才學的美國人——極客氣地招待我，給我和我的僕人設法住所。這個勇敢而有能力的婦人不久遇着一件爲女子所最不幸的事。一八九八年，她同了她的丈夫和兒子到拉薩去。到了內克楚 (Nakch) 他們受迫回來。小孩子死去了。離法國人度屈爾來音 (Dutrenilde Rhins) 一八九四年被人暗殺的地方不遠，西藏人將他們的馬偷走。一切物件丟失了以後，里哈特先生和他的夫人在察楚河 (Tsachu) 岸上休息，看見對面有幾個西藏人的帳篷。里哈特先生泳水渡過河去。他的妻子看見他隱入了一塊岩石後面。因爲里哈特先生曾發現附近有別的帳篷。她以爲他不久便回來。但是他一去便不復返。她等了一天。過了不久日子總沒有消息。無人知道他是淹死還是被人殺了。經過了難忍的悲傷以後，里哈特夫人末後設法到中國再回美國去了。

離開里哈特的厚待的家以後，我到了那有名的庫班 (Kun-dan) 廟地方。全城都是廟宇的建築金黃屋頂之下甚是輝

煌。我去拜訪那僧長——活佛。他給我的朋友羅布桑祝福。我觀覽改革家宗卡巴（Tsong Kapa）的極大的像，還看見一棵奇怪的樹。阿比羽克說每年春天那樹的葉上自然寫着一句真言『唵嘛呢叭咪吽』。但是羅布桑低聲告訴我說樹葉上的那些字是夜間喇嘛自己寫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們動身得很晚。我們在西寧城外停住的時候，天色已經昏黑很久了。一個更夫打着鼓在城牆上慢慢走。我們用馬鞭子打不開城門，便叫那更夫，答應給他一點小費，若是他能開了城門。我們爭論了很久，他派一個信差到道台的衙門裏去請示。我們等了一個半小時，纔有回信來說城門非到天亮不能開。

我們沒有別的法子，祇得在附近的鄉村中住一夜，次日，我們去拜訪中國內地教會的利特里，亨特和荷爾。我在利特里家中住的時候，他們待我非常地客氣。

在這裏我的生活情形和旅行的方法都改變了。我將所有的僕人除了伊斯蘭巴以外都辭退了。我給了他們加倍的工資，還將所有的物件都送他們。我祇留下兩匹馬。他們因為是中國人容易從西寧道台要一張護照回家。

我在那裏祇剩下七百七十兩銀子，距離北京尚有三個月路程。

第三十一章 到北京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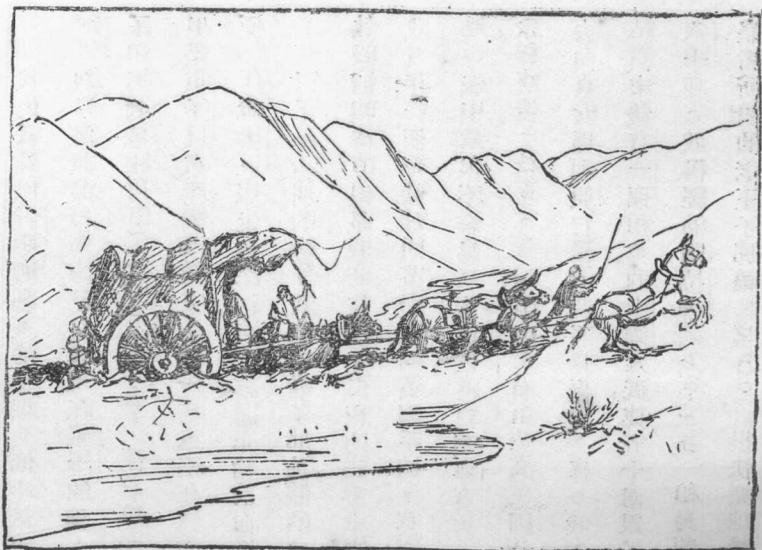
我的長途旅行中所剩下的幾個月的生活很像在上古時代似的，所以我現在快快地陳述我們的冒險事業。

我已經說過伊斯蘭巴是我現在惟一的僕人。他管理我的行李。我們趕着車輛和騾子到平番然後用大的土耳其斯坦車和馬到涼州府。(Liang-chowfu) 渡過思明河(Shi-ming)的時候，我們的第一輛車的輪子如刀似的割那不甚厚的冰。但是車子終久平安渡過去。另一輛車陷在冰中不得出來。車裏面的行李都拿到岸上去。一個中國人——我想起他來還戰慄——脫去衣服走到深河裏去移開車輪前面堆積的冰塊。這一番事情費了四小時才完。

冒了不少別的險，我們才進了那美觀的涼州府的城門，到一個英國教士柏爾祈(Belcher)的家裏去。那處我們受極熱誠的招待。但是我所住了十二夜的禮拜堂裏的溫度却不很暖。祇有星期日裏面才生火。別的日子寒暑表上祇有四度。我買了一個形狀如同茶壺似的黃銅手爐，裏面的灰中放着幾塊炭可以燒一日或一夜的工夫。

我因為很不容易尋着拉車牲口到寧夏去，在涼州府住了多日。我的光陰都消費在城裏城外去查訪。我到松秀橋(Sung-shu-choang)村中儒雅而和善的比國教士那裏去的一次深堪記憶。中國農民隨意地放棄田地上的工作，到教堂中去向貞女瑪利亞行禮。我看見覺得奇怪。我聽說有很多人家是七代的天主教徒。

末後有一個和善的中國人祇要五十兩銀子肯將我自己和伊斯蘭的一切行李用九隻駱駝送到寧夏去。全個路程有二百八十哩。我得經過阿拉善(A-la-shan)和烏蘭阿利蘇(Ulan-alesu)(紅沙)沙漠，和阿拉善中的王爺府那裏。我和中國皇帝所封的老王子那福(Norvo)很快樂地談了一小時。



我的手要凍了。一月三十一日，我們遇見一陣真正的大狂風，簡直不能前進。整個沙漠都被灰沙遮住，看不見了。我們蹲在極小的帳篷裏，穿着皮衣以保護我們的體溫。

在寧夏我亦受兩個好的仁愛的教士皮爾圭斯特 (Pilquist) 先生和他的夫人很親熱地招待。他們是從我的家鄉來的。

從寧夏到北京還有六百七十哩路。亞洲實在是無邊的！要橫過這大陸得走幾個月或幾年的工夫。我們下一個站得經過那有大草原的鄂爾多斯 (Ordos) 沙漠。牠的東西北三面以黃河爲界，南面以長城爲界。駱駝每日走不了很多的路。到包頭去的三百六十哩行程得十八日走完。

我們在黃河厚冰上穿過的河河面有一千二百二十二呎寬。一星期以後，我們經過荒涼的沙漠。那裏祇看見極少的蒙古人的帳篷。我們在古代有名的一些井邊支搭帳篷。這些井普通都是很深。包耶 (Baoyah-ching) 井有一百三十四呎深。天氣極冷，最低的溫度到冰點下二十七・四度。在帳篷裏有的時候是冰點下十六・二度。

最壞的是恒帶冰沙的西北風。風颳過沙漠的時候，我們坐在駱駝中間凍得僵了。我常將燒着炭的手爐放在我的膝上。不然，走的時候

我在一千二百六十三呎寬的地方又渡過黃河之後，進了包頭，住在美國基督教會的瑞典教士赫勒伯格（Helleberg）和他的夫人家裏——這是很可喜的。這些出色而自願犧牲的人們和無數別的教士都在一九〇〇年被拳匪殺死。

我在這裏和伊斯蘭與大隊分離。他們是將繼續向前進，直到張家口去。同時我自己和兩個中國人坐着一輛小藍車由歸化到那鎮上走去。沿路有很多的美國教堂，其中有六十一個瑞典人。所以我到張家口的全個路程中都住在瑞典人的家裏。在張家口我住在拉爾生（Larsen）教士家裏。當時我想不到二十六年以後，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我又同了他坐着汽車從張家口到庫倫直穿蒙古全部。

在張家口我僱了一輛駝轎用兩匹騾子抬着。從南口到北京用了四日的工夫。（現在這條路坐七個小時的火車便到了。）三月二日，我是到北京西北面的平原。我是受了極大的衝動一刻不可忍耐。我不是立在我費了三年零七個月方接近的目的地的前面麼？光陰過得慢，騾子走得更緩，連那兩個騾夫的喊聲也不注意了。

我們穿過鄉村和田園。日落的時候，我隱約的看見樹林中有一個灰色的景物。這是北京的城垣了！我覺得彷彿是去赴一生中最大的宴會。我祇有兩個中國人在一起，所談的也限於幾句極普通的中國話。但是現在半小時以內，我的亞洲旅行將告一結束，我願意再把着這些文化的安慰和缺憾。

我的轎子如一隻船似的搖擺着，從皇城南門城洞下走過。在使館租界中走的時候，我看見左邊有一個大白門，外面站着兩個哥薩克兵。我大聲地問他們那是誰的房屋。他們回答道，「俄國公使館。」堂皇得很！當時瑞典還沒有公使在中國。我從搖擺的轎子中跳出來，過一個大院子走到一所尊貴的中國式的房屋。裏面滿是中國僕人。一個下人傳我的名字。不到兩分鐘，俄國代理公使帕甫羅夫（Pavloff）出來接待我。他極烈地慶賀我完成了我的旅行。他對我說早已經接



我過幾日去吃飯。

那次宴會實在是驚奇得很！在一間普通屋裏擺着一張小圓桌。牆上除了兩張照相以外，沒有別的裝飾。一張是李鴻

到從畢彼得堡外交部來的命令讓我用公使喀西尼公爵住的房子，因為公使現在回國了。

我 的 驛 轎 到 了 北 京

岐曼沙罕地方的摩漢默德哈森先生皇宮復現在我的腦中！這一次我也是從沙漠的深處和精光的蒙古帳篷那裏既疲乏而又囊空如洗，一身之外別無長物的到了地，并得着一組客廳，飯廳和臥室。裏面鋪飾着中國地氈，絲質繡花品，古玩，值錢的銅器，和康熙與乾隆時代的瓷器！我真窮的很，須有三日的工夫才能將全身服飾從一個漂泊的窮漢改變到一個上等人。但我不等完全改裝好，便去拜訪各國公使並去赴宴會。

在北京最快樂的事情是和世界有名多智的老政治家李鴻章相見。他亦被認為當時最富的中國人之一，但他很儉樸而謙遜地住在一所曲折的房子裏。那個時候北京的街道是很狹小不潔。人民不同現時似的坐汽車，馬車或電車。連人力車都尚未到北京。因為街上的灰和極遠的路程，人們不能步行，所以祇得騎馬或坐轎。

李鴻章快樂微笑地接待帕甫羅夫和我。他問了我的旅行和計劃以後，約

章和俾士麥克(Bismarck)一張是李鴻章和葛拉德士同(Gladstone)。

我們吃的是西餐，還有很多香賓酒。由一個人繙譯我和李鴻章談到前年（一八九六年）他到莫斯科去赴加冕禮和到美國與別的幾個歐洲國家的游歷。我們還說到我在亞洲的旅行。我們的談話之中有些針鋒相對的地方。從李鴻章的經驗上論起來所有到北京來游歷的歐洲人都有自私自利之心，到這裏來祇為得些好處。他相信我亦是如此的，所以爽直地對我說：『自然你到這裏來是將要在北洋大學得一個教授位置吧？』

我回答道：『不，謝謝你！就是閣下給我部長的薪金讓我當一個教授我亦不願意就。』

談到瑞典皇帝的時候，他用「王」的稱號，意思就是藩屬的君長。帕甫羅夫對他解釋說瑞典的有自主大權的皇帝。他和別的歐洲皇帝一樣。我於是問道：

『閣下上年為什麼不到瑞典去游歷？你離得很近了。』

『我沒有工夫去游歷那裏的國家。但是給我講講瑞典和你們瑞典人的生活。』

我說：『瑞典是一個大的快樂的國家。冬日既不甚冷，夏日又不甚熱。那裏沒有沙漠和大草原，祇有田地，樹林，和湖泊，並無蠍子和毒蛇。猛獸也很少。沒有財主，也沒有窮人——』

說到這點李鴻章阻止我再往下講。他翻轉身去對帕甫羅夫說：

『多好的一個國家！我勸俄皇去取了瑞典』

帕甫羅夫覺得難為情，並且不知道如何岔開這句話。他回答道：『閣下，這是決不能的！瑞典皇和俄皇是最好的朋友，彼此並無惡意。』

李鴻章然後向我說：

『你說你已經游歷過新疆，西藏北部，察丹，和蒙古南部。你究竟爲何經過我們的藩屬省份？』

『爲得是查訪那無人知曉的地方，畫牠的地圖，考察地理，地質，和植物的情形。最要緊的是查查是否有些合式的地方可以給瑞典皇帝來歸併。』

李鴻章快活地笑着舉起手來並且高聲道：『妙極妙極。』我得着了報復。但他撇開中國藩屬地方瑞典最終勝利的問題，想由別一方面使我陷入迷津，他隨即問道：

『原來如此！你亦研究地質學的。那麼若是你經過一個平原看見遠處有一座高山，能否立即說出來那山中有金子沒有？』

『不能！我先得到那山上細細地將其中的礦物鑑定一次。』

『呵，謝謝你！那是不需要技術的。我亦可以辦到。問題是得遠遠地決定有沒有金子。』

因爲這個原因，我必得承認失敗。無論如何，這次辯論是有價值的，因爲李鴻章是當時最有名的政治家。我們吃飯的時候這樣不息地談話。吃完以後我們和他告別，坐了轎子回家。

我在北京住了十二日以後，便回張家口去。同時伊克蘭已經帶着行李到那裏了。我決定從蒙古和西伯利亞回家。當時西伯利亞鐵路祇築到葉尼塞（Yenisei）東面的干斯克（Kansk）。我所以得坐馬車和雪床走一千八百哩路。

到了聖彼得堡以後，我頭一次到擦斯科塞羅（Tsarskooselo）皇宮去拜訪尼古拉皇二世。後來的幾年中，我常看見他。我從瑞典使館收到一張片子上面寫着『皇帝見客的日子和鐘點』還有到擦斯科塞羅去的火車和到宮中去的馬車的詳

情。一個侍者將在車站上迎接客人，然後同他到皇宮裏去。從車站到皇宮去的路上，我被塞加西亞（Circassians）或哥薩克騎兵擋住幾次，必得拿出片子証明我是那准許的客人。

那皇帝穿了一套大佐的軍裝，樣子簡單而又謙遜很像一個平民似的。他對於我的旅行是極關心，又極熟悉亞洲內部的地理。他將一大張中亞細亞地圖放在桌上，以便我指出我的路程。他用紅鉛筆畫出我的重要停處，如喀什噶爾，沙車河，和闐·塔克拉馬坎，和羅布淖爾等等，並且故意的指到普增法爾斯所探險過的地方中我所到的幾處。他聽見我曾經在帕米爾的英俄劃界居住過幾天是特別高興。他坦白無私地問我對於俄國與英屬印度在『世上之屋脊』地所劃的界線有何意見。我祇得按我的斷案來說在平地上用人工的碑石爲界，因游民們散漫來往的關係，容易發生糾紛。不如沿着那分水嶺與都庫什山脊爲界比較自然而又簡單些。

俄皇便蹙着眉用腳頓地大聲嘆道：

『那正是我自始至終所說的。但沒有人告訴我那件事的實情。』

後來他聽見我又打算到亞洲中部去探險，讓我等快動身的時候告訴他我的計劃和一切情形，因為他要盡力地幫助我。他後來現出他的允許不是空話。

過了不多幾日，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十日，我從芬蘭坐船到斯突柯木。我的父母，姊妹，和朋友都在碼頭等候。我們相見時候的快樂是難以形容。我不是差一點便回不來嗎！當日我去見我的大恩人那老皇帝。他很尊重地接待我。但是沒有像我在學生時代所夢想的諾登瑟德回到斯突柯木的那樣慶祝會。全城的人祇想到那將開的大展覽會。

五月十三日，我和兩個朋友預備了一個親熟的小宴會給安德立（Andree）送行，因為他將同兩個伴侶到斯匹次北爾

根去，然後坐了他的汽球（『飛鷹』）經過北極到白令海峽（Bering Strait）。安德立說了一番感動的話，慶賀我從亞洲游歷了多年回來，並且得着特別機會帶成續到瑞典。他自己正起始一件事業，將來的結果是不可得知。我回答說，我很熱誠地希望他渡過海洋和冰地的工作將來可以光榮地成功。我們現在說他前途平安的幾個人等他成功回來的時候，或者再可以齊集來歡迎他。那麼現在的憂慮便變成快樂了。

他在五月十五日離開斯突柯木。七月十一日，他從斯匹次北爾根的北岸坐了汽球飛去。那『飛鷹』號便在地平線外不見了。他永未回來。到現在還沒有他和他的同伴的幸運消息。但是他的光榮的事業是永遠存在的。努力去飛行北極冒險事業的第一人，要算是瑞典人，這是我們足以自豪的。

那日夜間安德立動身了幾個小時以後，皇帝在宮中預備八百人的宴會慶賀展覽會的開幕。夫里若夫納森完成了橫貫北水洋的旅行當我回家兩個星期之前，在斯德哥爾摩受歡迎。這次輪着我了。大家飲了祝賀的酒。當時這事的記載是如此的：『皇帝站起來兩次。他的聲音是如此的優美嘹亮而深沉。』發出了鐘鼓之音。他走到客人中間昂首昂然給我演說了一番。他有一段話說『納森冒了他的生命的危險，並且用了堅決的精力會到北冰洋的冰地中去尋陸。瑞典國的人民斯文赫定亦冒了同樣的危險，用了同樣的堅決的精力去尋水——水在亞洲中部的大草原和沙漠中是不常有的。皇帝的責任常是重大，但是他的特權常是可貴的。我現在有一個特權代表瑞典國家對聚集在這裡人民政界的和社會的代表陳說，要求大眾一齊高呼斯文赫定的名字。』

我的老父也到會。他聽見了皇帝的尊敬的話是至少和我一樣快樂。

若是要記載關於差不多全歐洲的地理學會為我開的歡迎會是很可以編成一本書。巴黎，聖彼得堡，柏林，和倫敦的

歡迎會最爲熱烈。我受了無數的獎牌和尊稱。我特別地感激我的老教授柏林地理學會的李希霍芬男爵，法國總統非力克斯福身 (Felix Faure)，巴黎地理學會的米倫愛德華 (Milne Edwards) 和洛隆波那帕脫 (Roland Bonaparte)，聖彼得堡的老年塞門諾夫 (Semenoff)，威爾斯皇太子 (Prince of Wales) (後來愛德華七世)，我的老朋友倫敦皇家地理學會會長克力門馬坎 (Clements Markham) 和很多別的人物。倫敦地理學會送給我一個大金牌——創力者的金牌 (The Founders' Medal) ——並舉我爲一個名譽會員。我在倫敦的時候，常去拜訪非洲探險大家亨利史坦利。他後來是我終身的朋友。當我接得許多聘請 (龐德少校 (Major Pond) 亦在其內) 約我到美國去演講的時候，史坦利是我的最好的顧問。那個到美國去的旅行未能實現，因爲我腦海中有別的計畫。

第三十二章 回到沙漠中

一八九九年，夏至節（六月二十四日）丁香花正開的時候，我動身到亞洲中部去作第四次的旅行。我的主要贊助人是鄂斯加皇帝和厄曼紐厄爾諾貝爾（Emanuel Nobel）。我的儀器，四隻照相機，二千五百張乾片，文具，畫圖器，衣服，書籍，和送給土人的禮物——總之一切的行李——共重一千一百三十基克蘭姆，用二十三支箱子裝着。旅行時的重要物件是一隻倫敦來的詹姆士（James）牌可摺的船，帶着桅杆，帆篷，槳，和救生帶。

和父母，兄弟，姊妹告別是旅行中照例最難過的事情。但將來還有快樂的日子，因為我每到一站經驗着新的尙未有人知曉的景物。我極希望那空曠的地方和孤獨的路上的冒險事業。

離動身不多幾個月以前，我去拜訪俄國皇帝，告訴他我的新探險計畫。他多方幫忙。所有的運費，車費和鐵路上的關稅他都允許我免除，還要派二十個哥薩克兵分文不取地保送我去。我對他說那些人太多，四個兵便可以了，所以我們決定只用四個兵。這個哥薩克兵的問題是和陸軍總長庫魯特京大將商定的，

我須坐火車走三千一百八十哩路才能到俄屬土耳其斯坦的安第善（Andishan）。在裏海東岸的克刺斯諾服斯克（Krasnovodsk），有一輛客室車預備好給我作為在亞洲俄羅斯旅行時的住所。我可以在各個城子隨便居住多久，並可以指定將我的車子掛在那一次火車上。我的車子總是在末一節，所以從後面的平台上，我可以看見一切掠過的風景。

我到安第善的時候，伊斯蘭巴在那裏等着我了。他穿了一件藍外套，胸前掛了皇帝給他的金牌。我們快樂的再遇見又去試一次我們共同的幸運。我吩咐他趕快帶了我的行李到奧士（Osht）去，再和幫我們到喀什噶爾去的馬夫安排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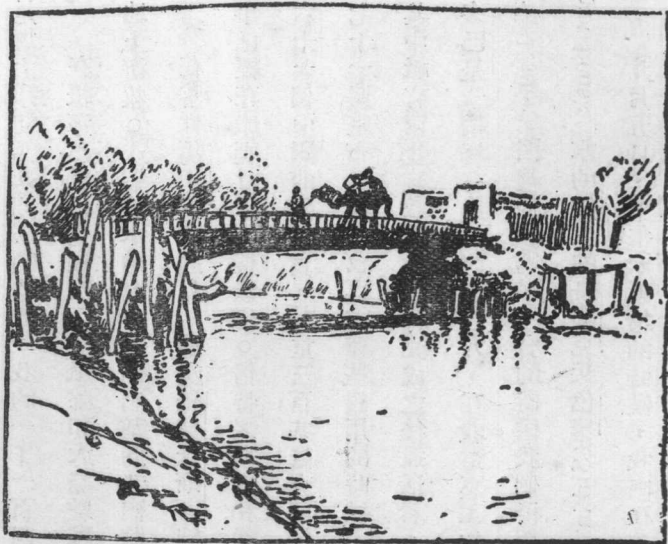
我住在我的老朋友薩特塞夫大佐家裏。

我同了七個僕人，二十六隻馬，和兩隻都祇約有一個月大的小狗，約耳達士和多甫勒特(Dovlet)，在七月三十一日起身。在那到喀什噶爾的二百七十哩的艱難山路中，我必得經過阿拉海和羅布淖爾中間的天然界限東柏藍(Tong-Burun)隘口。全部亞洲在我的面前了！我覺得沙漠中和山頂上有多少的新發現等我去獲得，在這三年的旅行中我的主要的方針是專去拜訪無人到過的地方。我的一千一百四十九張地圖中的一大半是代表到現在尙未考查過的陸地。

在帳篷裏又聽見樹梢上的風聲和大駱駝隊的鈴聲是一件快樂的事。啓耳基茲人各同往昔一般的帶了他們的牛羊在草地上游牧。一個淺水的地方，他們幫助我們將馬匹渡過那危險急流的奇悉耳組河(紅河)。

在喀什噶爾我祇遇見老朋友倍特老斯啓總領事，佐治馬卡特尼和亨特立克神父。瑞典教士何格倫德同他的家族與同事已經在城裏立了一個教會。倍特老斯啟和從前一般地不但口說而且實地的幫助我，我用一萬一千五百個盧布換了六百六十一個中國的銀元寶，共重三百基羅克蘭姆。我將牠們分裝在幾隻箱子裏以免被人偷竊，或完全遺失。當時一隻元寶值七十一個盧布，後來我再需要些錢用的時候，每隻元寶漲到九十個盧布。我們買了十五隻很好的巴克特里亞種駱駝，但其中祇有兩隻到我們的旅行完成之後還活着。在派尼亞斯·哈傑(Nias Hai)和土多巴(Tardu Bai)當旅行隊的首領。土多巴是一個極有用的白鬚老人，在我這裏工作直到旅行終了。法組拉(Faizullah)亦是一個可靠的駱夫。我用年輕的卡德(Kader)因為他能寫字，有的時候我們得用東土耳其斯坦文字寫信。我從喀什噶爾帶了兩個從塞米烈辰斯克(Semir-yetchensk)來的俄皇的哥薩克兵色琴(Sirkin)和瑟諾夫(Chernoff)。其餘兩個將在羅布淖爾我的駐紮的地方來會合。

九月五日，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我們在烈日底下動身。在釘鑰的大銅鈴聲中，馱了極重的牲口在喀什噶爾城外的山



從喀什噶爾城外一個小村的中橋上走過

谷，和田園，中前進。鄉間各處盡是光平的黃土。駱駝和馬匹四圍黃沙飛揚。西北方面的山上漸漸地黑暗起來。一陣狂風將灰沙揚起成濃厚的雲霧。這是大暴風雨的預兆。過了一會，大雨落到地上，雷聲隆隆不已，我們是震聳了，地面也震動，彷彿是世界末日快到了。沒有一分鐘工夫，我們都浸得透濕。泥土變成柔軟而且如肥皂一般的滑，駱駝走起來好似麻醉了一般的搖擺。牠們滑倒的時候，泥土四面濺起來。空中有很尖的呼聲彷彿是有新的災害似的。我們常得停住。將倒下的駱駝上的負載卸下，幫牠們站起來以後，再裝上去。我們在塔克拉馬坎進行的時候，若是有一陣大暴雨，旅行隊不致於喪失了！現在這一陣雨反而有害了。我們在一個田園裏支搭帳篷的時候，天色漸漸地暗起來了。

(Lailik)，對面是麥蓋提村。我們的不幸的沙漠中的旅行便從那裏起始。離麥蓋提不遠，在葉爾羌河右岸，我們看見一隻駝船出賣。牠是同在沙車渡旅行隊和大車過河的船彷彿。我們化了一個半元寶買來。牠有三十八呎長八呎寬，裝了貨物以後，吃水不到一呎。從本地人打聽着葉爾羌河在巴楚相近的地方分開幾條狹的支流，我們便又造了一隻不到那駝船一半大的小船。我們希望不論情形如何，可以坐着這小船一直到羅布淖爾。

駁船頭上造了一層甲板，上面支着我的帳篷。船的中部有一間黑氈子蓋着的艙以備作照相的黑房，裏面有桌子，架子和兩個盆盛着洗乾片用的清水。船艙後面藏着笨重的行李和食物。在船尾的甲板上有一個泥火爐，我的僕人圍着吃飯，所以我一路上可以有熱茶喝。船的左邊有一個狹道從船尾通到船頭。

在我的帳篷門口，放着兩支箱子當一個瞭望桌子，一隻小箱子當椅子。從這裏我可以很清楚地看着那河流，畫一張詳細的地圖。帳篷裏面有地氈，被鋪和常用的箱子。

碼頭那裏的情況却是熱鬧，木匠正在開鋸或錘釘，鐵匠正在鍊鐵——一切的工作都由哥薩克兵監督着。但是秋天已經到了。河水每日地淺下去。我們必得趕快工作。諸事都齊備以後，我們便將那駁船下水。約有三個月之久我將以這船爲家，坐着在永沒有細細畫過圖地河上走九百哩路程。晚間我給我們的工人和鄰居一次聚會，帳篷裏點着中國燈籠，鼓，絃樂和我的百音琴都一齊地奏起來，赤足的舞女披着長辮子，穿着白衣服，戴着尖帽子，圍着火很美觀地跳舞；因此葉爾羌河岸上充滿了過節的精神。

九月十七日，我們都預備好，要出發了。哥薩克兵領着旅行隊經過小樹林動身，取道阿克蘇和庫車城前進，兩個半月以後在河邊一個指定地點和我相會。

伊斯蘭巴，卡德和我自己都上了船。我們共有三個船夫帕爾塔 (Palta) 那塞 (Naser) 和阿力姆 (Alim)，兩個在船尾，一個在船頭。他們拿了長杆子以便船靠河岸太近的時候，可以將牠支開。第四個人卡櫛姆管理一隻小船，船上有鷄，瓜類，和青菜彷彿是水上田園似的。大船上還繫着兩隻羊。我們的兩隻小狗，多甫勒特和約爾達士自從動身以後，便在船上很安適。

在我出發的地方，河流有四百四十呎寬，九呎深，每分鐘水流的速度是三呎，水流的體積是三千四百三十三方呎。我到下午吩咐開船。我在有樹木的兩岸間很快樂地順水下去。一轉灣以後，賴里克便看不見了。

我們的船到了第二個轉灣離岸很近的淺水中，有些船夫的家族——婦人和小孩——已在那裏候着，預備送別。他們趕快涉水過來，餽贈我們牛乳，雞蛋，和青菜。我給了他們些銀錢。

不久我便坐在我的寫字桌邊，面前放着表，第一幅紙，指南針，鉛筆和望遠鏡。我向外望那在沙漠中蜿蜒的大河。我們如同蝸牛似的帶着房屋前進，所以總覺得如同在家中一樣。那風景徐徐而又寂靜地溜到我的眼前。在每一個轉灣的地方，有新的多樹的土角，深密的樹林，或擺動的蘆葦發現。伊斯蘭巴放了一杯茶和麪包在我的桌上。我們的四外沉靜得很。除了有時河水冲着泥中的樹枝起的波聲，船夫將船支開河岸，或我們的狗互相追逐，或在船頭上向岸上的牧人（他們如同石像似的呆立在樹枝搭的帳篷外邊看我們的船走過）吠叫以外，一點聲音也聽不見。我已經入到河上生涯，牠擺蕩的情形我都感覺着。對於牠的常態的智識亦與日俱長了。我從未有過這樣有詩意的旅行。我現在想着還很高興。

船忽然停住了！船身刮着什麼了。船頭和河床裏埋着的楊樹幹緊攏在一起，船身便旋轉一邊過來。好像太陽在天空中捲轉似的。我乘此機會測量河流的速度。但是帕爾塔和他的同伴立刻跳到水中，將船漂浮起來。然後我們順流下去，直到天色暗黑的時候。我們駐下。在河程上這是第一次。將船繫住以後，僕人們便都上岸去生火，預備一餐飯。兩隻小狗爬到岸上，在小樹中追逐了一會，回到船上我住的帳篷裏來。僕人都睡在火邊。我尙未寫完當日的記載以前，伊斯蘭巴拿米布丁，烤野鴨，黃瓜，酸牛奶，雞蛋，和茶來給我吃。兩隻小狗亦吃了些。帳篷的門開着，水上月光在旋流的河水面上，蕩漾湖洄，天空的景色令人陶醉。我捨不得離開那里森森的樹林和銀光閃爍的河流的景緻。

爲要節省時間，我們一待太陽升起便又動身。茶在船尾那裏煮着。我們已經動身，我方穿好衣服洗完面。帕爾塔拿了一根杆子坐在我的前面，口中還唱着一個荒誕無稽皇帝游行的歌。岸上一個牧人當我們慢慢地經過他所游牧的地方的時候，回答了幾個問題。

『在你的樹林中有什麼野獸？』

『牡鹿，小鹿，野豬，狐狸，狼，大野貓和野兔！』

『沒有老虎麼？』

『沒有，我們很久不見老虎了。』

『這條河什麼時候才凍冰呢？』

『再過七八十天。』

我們必得赶快進行。秋季水量退得很快。過了兩日路程以後，每秒鐘已經減到二千三百五十立方呎。風是我們最惡的讎敵。船艙和篷帳的功用如同風帆一般。逆風的時候，船的速度減少，順風的時候，船前進得比我們所希望的速度還快。一日我們走了不遠，一陣暴風起來，船隻非靠岸不可。我然後坐了一隻鱗板，支起風篷，乘着一陣急風很快地向上游前進。那大船，河岸和樹林都在灰黃色的霧中隱下去了。我覺得平安獨自很爲快樂。我後來將帆篷和桅杆卸下，躺在船底上隨流沖去。

風停止以後，我們便繼續前進。有時伊斯蘭巴自己搖着船到岸上去，背着鎗在草莽中游行。他常帶了野鷄和野鴨回來，我的菜素因此可以變更些。有一次他帶了別的僕人一同去，離船有七個小時。我們末後看見他們在一個地方躺着，

睡得很熟。那大船一點聲音不出地經過，他們也不醒過來。我差了一個人坐了舢板上岸去，將他們驚醒帶回船來。

野鵝開始要移動，都聚在一起預備長途飛行到印度去。我們帶着一隻在賴里克所捕的野鵝。牠的翅膀已經剪去，隨意在大船上走。牠常常到我的帳篷來看我，留下牠的拜客名片——羽毛（形狀如同菠菜似的）——在我的氈子上。我們停船住宿的時候讓牠隨意河中游泳。牠總自己會回來。聽見牠的同伴在天空的鳴聲，牠必定仰首注目地看牠們。牠或者想到恒河（Ganges）岸上的芒果樹和棕實樹。

九月二十三日，我們到了麥蓋提人所警告我們過的要緊地點，因為葉爾羌河在那處分為數條湍急支流。河床狹窄了。我們極快地被水流沖下去，四圍的水如沸的激起泡沫。我們到了一個急流。河道既狹窄，灣曲又尖銳。船因為駕駛得不好很猛地撞在岸上，將我的箱子差一點落到水中。我們尚未恢復過來，又沖過兩個急流。河流已經沖刷了一小段新河床。這裏沒有樹林，但河中尚有垂楊樹，沖下來的樹木和白楊樹幹堆在一起成了些小島。一直下來河水都起旋渦。我們前進地極快，猛然撞着地的時候船差不多要翻過來。有時我們的船和河中漂流的樹木撞在一起，費很多事才能解脫。因為好幾條支流分了河水，河身便淺下去。末後我們所經過的河床變成如此的淺，所以全個船在泥中攔住。我差船夫到附近的村莊去求救。他們帶了三十個人回來。大家將我們的行李搬上岸去，然後一點點地將大船拖過那淺的地方。過了這裏，祇有一處最急的河流了。我一個人坐在船上。僕人們用一根長繩將船拉住免得牠在急流中覆沒。船從急流的邊上滑下去，然後如同一個蹺板似的傾落下來。河床狹窄了。我們時時很小心免得沖下去的時候，船隻撞壞。

我們還是在新成的河床中。那裏岸上既沒有草木，動物也極稀少。各處祇有些蘆葦和野豬與小鹿的足跡。一隻鷹停着看我們，還有幾隻從河流上面飛過去。我們的狗使我很高興。牠們如同快樂的精怪似的從船頭跑到船尾。起初牠們見

了在河流中如同鱈魚似的漂動的楊樹幹大聲呼叫，但不久牠們也看慣隨牠們去了。後來牠們又發明了一種新玩意。在旅行中途的時候，牠們跳到水中，再泳水到岸上，隨着我們前進並且玩耍。在灣曲的地方，我們的船得離開牠們所跑的河岸，牠們便泳水過來。牠們重復了數次這種不必須的運動。末後過們疲乏了，泳水到船上在甲板上休息。

新的河床完了。我們又在老的大樹林中間漂流。河水迂緩起來。樹林愈來愈大。秋天已經到了。樹葉都變成紅黃色。但是白楊樹的頂還很密，所以沒有日光射到我們身上。我們好像在威尼斯（Venice）運河中前進一樣。但是這裏並無皇宮，祇不過樹林而已。小艇夫在他們的船篙上睡覺。樹林中盡是一片神妙的景象。聽見仙童潘彼得在那裏吹簫，或看見滑稽的仙女從深密的樹林出現對我也意中事。一陣風吹過樹林。金黃色樹葉落在明朗的河面上。我因此想到婆羅門教徒（Brahmins）獻給神聖的恒河的黃花園。

葉爾羌河造成了極老期的河道灣曲。

按河道的灣曲由水流被阻礙蝕河岸而成，分內灣外灣，歷時愈久灣曲愈近圓形。

在一個地方祇差九分之一便成一圓圈。還有另

一處我們得漂流一千四百五十密達才能前進一百八十密達的路。又一處再有十二分之一即成一圓圈。不久大水將那一段狹窄陸地沖斷，于是河流就不經過那老灣曲的地方了。

我們前進得很慢。河水退下去。天氣漸漸的冷起來。我不知道我們在未到目的地以前是否將被冰雪阻住。

第三十三章 我們在亞洲內地最大的河上的生活

到了九月底，我們四外的景色完全不同。樹林沒有了，各處盡是大草原，麻扎山在地平線上如同一片很清晰的雲地矗立着。那山脈有的時候在我們前面，有的時候在我們的右邊，等我們不向東北而向西南轉的時候，簡直在我們的後面了。

再過一日，我們遠遠在北方積着雪的天山頂模糊地矗立着。麻扎山漸漸地明瞭起來，界綫愈來愈清楚。到了晚上我們在那山脚下住宿。那裏有一個帳篷。和氣的本地人到河岸邊來賣他們用捕機或羅網所捉得的野鴨，野鵝和魚類。我差那處的伯克到附近路上的村莊去買我的船夫穿的皮衣，皮靴和我們吃的米，麪粉，和青菜。我給了他應需的款項，還約好在一個定點相會。我們怕他偷款潛逃，因為都不認識他。但他不敢欺騙我們，將他的責務盡的很好以後，來到那預定的地方。

我們小船的舵夫卡極姆很能捉魚。他做了一個魚叉，在一個小河流所成的瀑布地方叉魚。過了不多幾日以後，我們看見麻扎山的一段楚格塔格（Chok-tash）。我那不幸的沙漠中的旅行會從楚格塔格的南頭起身。我想再到那個地方去看我們會取水太少的湖泊。這湖是與一條河相連。我們將坐着英國舢板船旅行。伊斯蘭和我一同去，但是忘了帶來福鎗。若是我們太久不回來，家裏的人便得在夜間生一個烽火。

乘着後面極快的風，我們的船從河中動身，經過一處狹窄地方，到了第一個湖泊。湖中長着很多蘆葦。但是仍有開鏖之處。十四隻雪白的天鵝在那裡游泳，很高興地看着我們的船隻。等我們離得很近，牠們飛起來喧噪，但飛了不遠，

又停下來了。

這湖有一個長狹的地方通極南邊的綽爾科爾 (Chol-kol) (沙湖)。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我會在那湖的南頭住宿過。我們從那裏上岸。帕爾塔和兩個本地人會隨着我們在岸上走。伊斯蘭和別的幾個本地人看守着船。我和帕爾塔向楚格達山走去，他後來沿着東面山坡回到帳篷來。

我們走到山脚下再爬到頂上費了很久時候。當時太陽離地平線處相近。我在山頂上休息了一會。從南到東的景緻使我起了奇怪的念頭。我望過去山頂都如熾熱的火山似的發出紅光。牠們彷彿是埋葬我的已死的僕人和駱駝的土堆一般。老年的摩漢默德沙呀！他現在在比哈士特 (Bihash) 地方棕樹下的天國的泉水，潤濕他的咽喉，他能原諒我麼？

我是三個存在的人中之一。那邊遠處我們曾在沙堆中支搭帳篷。我沒有注意太陽已經落下去了。我彷彿聽見沙漠中有一個喪歌的聲音。天色漸漸的黑暗起來。我看見一個鬼影從陰沉的沙堆中衝過來。末後我被一隻從山坡上跳下來的鹿驚醒。帕爾塔亦喚我說：『先生，帳篷離得很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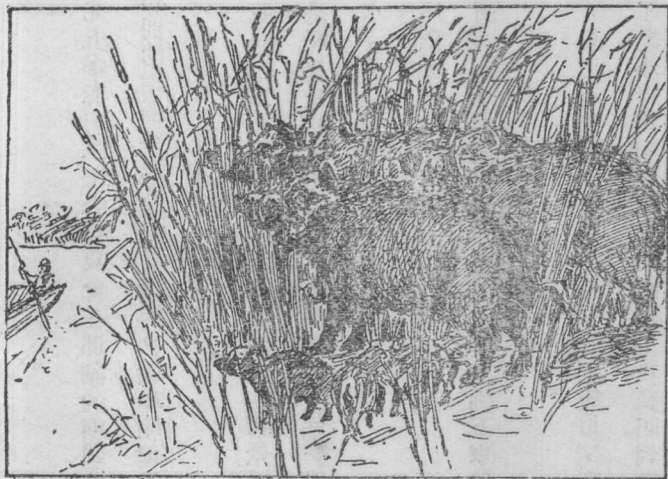
山坡是很峭峻。天色已經黑暗，所以我們必得小心。我們下來到了平地，向北走了二十四哩。我不慣於徒步，覺得很費力。末後火號發現了。向那裏走去是挫折人的。火光彷彿是極近，但走了幾小時才到。夜半的時候，我又回到船上的帳篷內。這是旅行中第一次費力的日子。但是後來還有別的呢！

我在十月八日離開那深堪記念的地方，繼續向彎曲的路前進。自此以後，我們總有一兩個熟識地方可以指教我們的牧人在船上。正在我們前面一隻鹿泳水過河。伊斯蘭趕快將鎗取出來，但是離得太遠，又太慌張，未曾打着牠。那美觀的野獸一跳便上了岸，如一條箭似的在蘆葦中隱沒了。

到日暮的時候，我們在謨耳（More）地方的樹林中支搭帳篷。我的愛犬多甫勒特好幾日牠很墮喪動作也異乎尋常。跑到岸上，在小樹林間盡力地尋覓，末後抽筋而死了。我失了牠很傷心。我們在奧栖得着牠的時候，牠還是一隻可憐的小狗。現在已經長大可望成爲一隻很好的狗了。當時我們船上的一個客人，一個回教徒名叫毛拉（Mollah）掘了一個坑，用我們的末隻羊的皮包起牠來。念了一番禱告。將牠埋了。多甫勒特離開了我們以後，船上覺得孤寂的很。

愈向前進，水流得愈慢了。船夫沒有很多工作。除了帕爾塔以外，我們大家都聽着毛拉在船尾大聲讀從前先知伊斯蘭克復東土耳其斯坦的時候的故事。樹林中的綠葉一日一日地凋零下去。紅黃的顏色顯明起來了。我們經過一個兩面有高石柱的如同廊屋似的地方。伊斯蘭開了那百音琴以作消遣，瑞典國歌『卡門』（Carmen）和瑞典軍歌的聲音使空氣不復沉默。一頭狐狸暗地裡跟着沿岸游過來的一隻野鴨。蘆葦中宿着一羣野豬，老的是黑色的，小的是棕色的。牠們站着注視我們，然後完全轉過身來，從樹林中嘈雜地跑走了。

我每日毫不移動地坐在我的瞭望桌邊工作十一小時。那河流的地圖不能稍有間斷。十月十二日夜間，溫度第一次降到冰點以下。自此以後，樹林中的綠草地立刻不見了。有風的時候，河面上滿覆着颳下來的樹葉，所以船上的人或者以爲是在黃紅木嵌成的地板上溜去似的。從樹林狹窄的地



一 羣野豬

方，我們有時可以望見塔克拉馬坎沙漠中最近的沙山。

有四個牧人在岸上看羊。我們的船毫不出聲地走過的時候，他們正圍繞地火坐着，嚇得心慌意亂，站起來如同箭似的飛奔到樹林中去。我們走到岸上大聲地喊，並去各處尋找；但是他們永不會回來。他們或者將船當作一個來害他們的鬼怪。

十月十八十九兩日起了狂暴的黃風（Sarik-duran）。河面上浮着的樹葉如同大西洋北部（Sarasso Seas）的海菜一般。我們必得停船。我上岸去步行經過樹林到了沙漠的邊上。末後風平靜了。夜間我們藉着月光和燈籠前進，用四根乾楊樹幹在帳篷邊生了一個野火取暖。

次日在一個彎曲地方，毛拉說離河岸有些路的樹林中有一個回教堂名叫麻札科哲（Mazar Khojam）。除了卡德以外，我們都到那裏去。那小廟是極簡單用樹幹和木板直埋在沙土中，四面圍着一道籬笆，幾根杆子上飄動着旗幡和布片。毛拉如一個大法師似的恭恭敬敬地念了一句禱告。方才極安靜的樹林中便被大聲的『阿拉胡——阿克巴，拉，伊拉哈，伊爾，阿拉』（Allahu akbar, la ilaha il Allah）震動了。我們回到大船以後，卡德亦想去祈禱先知要求獨自按着我們的足跡到那聖廟去。但他不久回來了，彷彿是一羣凶惡的鬼怪跟在後面似的。他獨自一個人去，覺得極不舒適，誤會每棵矮樹是一隻野獸，聽見旗幡的飄動聲便驚嚇起來。

卡德駕着一隻小船在前面漂流，以便測量水的深度，還可以警告我們河中的沙灘。他拿了一根杆子立在船尾上，忽然將竿子支到河底，因為用力太大，拔不出來，便倒翻入水中。我們大家都笑得不止。

十月二十三日，船上的生活極為快樂。河流緊靠着旅行大道。一個騎兵在樹林邊出現以後，忽然不見了，但不久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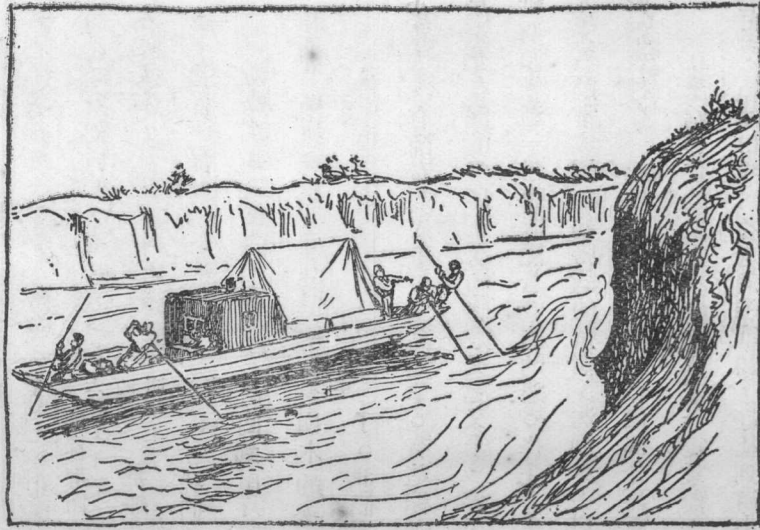
同着一隊騎兵回來。他們讓我們停住，所以我們走上岸去。他們在一塊氈子上放着不少瓜類，葡萄，杏子，和新烤的麪包。後來我請他們中間最出色的一位到船上來，一同前進。其餘的在岸上保衛我們。過了一會，又有幾隊游民出現。他們是從阿發特（Avat）來的——西土耳其斯坦商人。但後來又是三十個騎兵從樹林中飛奔出來。這一次是阿發特的伯克自己來拜訪我們。他和那些商人都上了船。伊斯蘭巴爾候他們喝茶。船一直向前進。岸上的馬隊愈加多了。我們上岸支搭帳篷住了一日。附近所有的人民都到岸邊來看我們的奇怪的船。八個放鷹的人和兩個帶着鷹的騎馬的人來邀我們去打獵，還將打着的一隻鹿和四隻野兔送給我們。

我們離開這個厚待賓客的地方的時候，我的氈子上擺着許多碗的鮮果，船上添了足夠吃好幾個星期的食物。我們還得了一隻新狗名叫哈謨刺（Hamra）牠得過些日子才能馴服。

過了兩天，四外的景緻完全改變了。我們來到水勢較大的阿克蘇河從北流入的地方，完畢葉爾羌河上的紆徐而曲繞的旅行，現在這向東流水量增大的河名叫塔里木河。景緻奇怪得很。我們離開葉爾羌河右岸上的末一個地氈處，將船停在左岸邊住了一日，考查兩條河相遇地方的潮流。

再過了一日我們開船。牠在旋水中回轉一次，但後來在急流中却平穩了。河水是渾灰色，河面寬淺，灣曲到也不甚利害。有很長一段河流是差不多成一直線。兩岸極快的掠過。和閩河的乾河口向南張着。不多幾年以前，那條河曾經救我的性命。

我們第一次在塔里木河邊住宿。許多羣的野鵝排成箭頭式地飛過向印度前去。有一羣在離船很近的地方停下。我們因為食物足夠了，未曾為難牠們。第二日早晨。牠們又向前飛去。我們餓熟的那隻野鵝因而困惱，注目看着牠們。其中有



河床中極快的走了兩日。兩邊盡是壁立的高河岸，上面不斷的有大塊沙土滾到河中，河岸彷彿是出烟一般。

情形還是極緊張。每人都很小心。我們前面的卡賴姆大聲喊道：『停住！』水流中阻着一根楊樹幹，因此漂流の木頭

一隻未曾飛走，或者是疲乏了，但不久覺得孤獨，便又飛翔起來追隨牠的同伴的無形的足跡凌空而去。牠知曉牠們下站的停處，定可以赶上牠們。我們的從賴里克來的船夫還不如野鵝熟識道路。他們離賴里克愈來愈遠，便迷惑了不知道如何可以回去。但我允許到那個時候幫助他們，在這裏塔里木河的水量有二千七百六十五立方呎，每分鐘水流的速度是三呎至四呎。夜間溫度降到十六度；地面都凍冰，但到白日又溶化了。常有整塊的沙土從壁立的河岸上滾到河中。有一次，我們正走過的時候，遇着這種情形。船的右邊全都濺滿水，船身搖動的極利害。在另一個地方，一個婦人獨自拿了一個筐子裏面裝着十個雞蛋，上來向我們攬賣。當時船尾離岸很近，所以我們能够在船走的時候，將筐子拿上來，擲了一個銀幣給她。

水流得很急。各處湧起來，成一個漏斗形的旋渦。有時我們彷彿要極猛地撞在突出的地上。所有的竿子都支到水中，但仍沒有用處。那水流却能帮助我們將船沖開那危險的地方。我們在一個差不多直的新成的



本地人看着我們的大船駛下河去

和樹枝都積成了一個小島。我們直向那阻礙物猛衝過去，祇離開數百呎了。我們四圍的水怒號飛沫且作唧唧之聲。祇有神仙能使我們不傾覆了。當那危險似乎不能免的時候，阿力姆拿了一根繩子，跳入冰冷的水中，然後泳到岸上，將船的速度減低，慢慢地從那阻礙物旁邊走過。

那船在我們住宿的地方搖蕩了一夜。

我們顯然又

回到兩岸都長着樹木的老河床了。我們遇見不

少牧人，有的看着八千或一萬隻羊。有些棕灰色鷺鳥聚集在泥的半島上，牠們是又肥又笨，停在那裏祇將頭轉過一半拿眼隨着我們的船。岸上各處本地人支着鵝掌或蝙蝠翅勝式的魚網，沈到水中以後，將網枝并在一起拉起來，捉着的魚便都在裏面了。

在下站停住的地方，我們買了一隻雄雞。剛到船上，牠便和我們的老雄雞爭鬪，趕牠到河中。因



在鐵機中捉住

此牠們必得分養在兩隻船上。然後諸事都很好。一隻啼的時候，另一隻必隨着叫。我們又買了一隻小船。便由伊斯蘭和毛拉在大船之前划行。我們因為後來將需用火把，所以還買了些油。船上添了一個新旅客——一隻小黃狗。牠承繼了前一隻狗的名字多甫拉特。牠來到以後便立即看守大船。天亮的時候，所有一切的物件都滿覆着霜。樹林已經脫葉，光着枝幹等候冬季來到。每天有成千的野鵝飛過，到較暖的地方去。有幾羣是很大，前面有一隻領頭，後面的野鵝都排着人字飛行，一邊有數百碼長。



我的探險生涯

從小船在上冰中捉魚

現在晚上的天氣約有十二度。庇蔭的灣中河水開始凍冰。船篙上都都結着冰。我們穿上冬日的服裝和皮衣，到晚上在大火旁邊取暖。我不知道再能走多遠就被冰凍住。我們極早便動身，直到日暮才停船。

十一月十四日夜間，所有的船都被冰凍住，得用斧子鑿開。從那日以後，我們便在河水流動不凍冰的地方停船。我們漂流過一個地方，那裏有四個人和四隻狗守着些馬匹。那四個人見了我們好似逃命一般快地跑去，但是他們的畜類却在岸上隨着我們走了幾個小時。四隻狗大聲的吠。我們船上的狗也對叫着，聲音嘈雜得很。這裏的本地人好像比上游的更為胆小。有一次，我們在岸上住宿的時候，附近的一個茅屋裏的人都逃走，連爐子中的火也不管了。我們在後面大聲呼喊，想向他們說些話，但祇能拉住一個小孩。他是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不多幾日以後，我們從一間茅舍中尋着一個舵夫。他是一個獵虎的人。我向他買的一張虎皮現在還在斯突柯木我的書房中。

這叢樹林中的居民對於獵虎算不得勇敢。老虎咬死了一隻牛或馬，吃飽以後，便到深林中去休息，等第二天夜間再來吃。牠常常隨着牧人或牛類所走過的路前來。當時牧人們已經在那通到貧瘠的動物臥下的地方的來路上掘好一個坑，口上安設一個捕機。老虎踏着的時候，重的鐵框便將牠的腳挾住。牠無法脫掉這捕機帶着牠回去。因為不得食物，牠便消瘦得可憐，終久必致於餓死。過了一星期以後，獵夫才敢出來，騎了馬按着那容易尋找的足跡走近老虎身邊，牠將打死。

我們和獵夫在一起的時候，初次遇見羅布人。他們住在岸上的蘆草舍中，以魚類為主要食品。有一個羅布人指給我們看他們捕魚的方法。他在河岸和一個突出的泥岸之間，長狹的水灣的口上張了一個魚網。水灣已經凍冰。他沿着外邊划船前進，盡力地伸槳打冰，每打一次將魚網慢慢地向岸邊移動一些。魚都退隱到水灣上去，所以末後他將緊靠岸的冰打破的時候，魚都要奔到河中去，反被網捉住。這個方法既快面又巧妙我們買了許多魚。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們到了河水流入一個新河床的地方。水流的速度照常的很大。那處的伯克來警告我們，但是他却敢上船和我們一同走。岸上不再看見樹林，祇有五十呎高的沙堆。各處長着些小的白楊樹林，有的長在河床中。我們有幾次上岸的時候，看見新的老虎足跡。

自始至終我們是沿着塔里木河愈走愈向亞洲內地去了。

第二十四章 和冰塊奮鬥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們遇着一件極危險的事。那日正和平時相反——大船先走，小船隨在後面。河過狹窄而且水流很猛烈。我們剛轉過一個峻峻的灣以後，看見前面不遠有一棵大白楊樹。樹根已經被河水沖刷得露在泥外面，樹幹也倒下了，如同一座橋似的橫跨着三分之一的急流的河面上，離開水面約有四呎。小船要從樹幹底下拖在水裏的樹枝中間划過是極容易。但那隻大船若很快地向那阻礙物衝過去，船上的帳篷，器具，和黑房定要撞掉，多半或者因着黑房的阻力，船也翻身，結果我的行李和所有的成績都將遺失了。情形是十分緊急。大家都喊叫設法。船篙撐不到河底。河水如沸騰似的旋轉。再過一分鐘，我們的船定要覆了。我趕快將地圖和分散的物件捆在一起。賴里克人拚命地用他們臨時所做的大槳划船。水流的吸力使我們的船直向樹幹底下衝過去。但是我們的船夫竭力的設法，將船駕駛到樹梢頭的旋渦中。阿力姆跳到冰冷的水中，拿了一根繩子游到左岸，竭力地向那邊拉我們的船；所以帳篷和船艙祇不過被楊樹的最外的枝幹略為損壞一些。

若是這件危險事情在夜間遇着便將怎樣！我不敢回想牠。

不久，伊斯蘭巴拿些新煮的魚，麵包，鹽，和茶來。我剛要吃的時候，聽見河的上游有極凶的求救聲。那是小船被河中看不見的楊樹幹撞翻了。水桶，麵粉箱，水果箱，麵包，餅乾，船篙，和船槳都在水流中旋轉。羅布人用小船將牠們撈上來。卡榭姆緊握住那楊樹幹，跨在上面呼喊求救，水一直沒到他的腰邊。羊已經泳到岸上去。那隻公鷄浸濕地立在翻身的船上。但錘子，斧子和別的鐵器都不見了。我聽說卡榭姆已經被救起便立刻去吃魚，但是已經冷了。我們生了



大船走得極快一向在橫裸河中樹的圖去

幾個大火，晚上烘烤一切的物件。

次日，一個伯克帶了兩隻小船和我們一同走，所以現在共有十隻船了。我們向那最大的沙漠托卡斯庫木（Tokast-Kum）（九個沙山）的橫嶺漂流下去。那裏的右岸上有二百呎高不生草木的沙山。山脚被河流分解，沙土一點一點地滑下來，等冲到下流便成爲河岸和河灘。

我們在那裏停了一小時走上沙山去，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每走一步沙土便鬆落下來。從山上向河流和沙漠望過去景緻非常雄壯。水和沙互相爭雄。這裏有了生物，河中有很多的魚。樹林也不少。但南面是一片沉沉寂靜乾燥的荒沙。

我們的羅布人說從浮面結冰開始，再過十日全個河才凍住。十一月二十八日，我被船邊的奇怪的釘鏢到鏢的聲音驚醒。這是第一次河上有多孔的冰塊漂流下來。

篷內，免得我的手寫字的時候凍傷！』

到一點鐘時冰都化了。但在夜間溫度降到三度。早晨我走出去的時候，河中滿是各種大小的圓形浮冰，彼此相靠着如同許多白邊的盤子一般。牠們使我想到全個河未凍以前，上帝送給牠的花圈。冰塊在剛升起來的太陽光中照耀着彷彿



是金鋼鑽似的。牠們釘鏢的聲音好似打破瓷器。磨擦的聲音好似圓鋸切糖塊。不久岸邊便結着整塊的冰，一天比一天大起來。在我們停留的地方，浮冰撞在船邊的力量很大，使船都搖動了。我們的狗起初見了冰塊或聽見牠們的聲音便吠叫。但不久便習慣了，甚至在船走的時候，跳到兩旁的冰塊上去。等船在灘上擱淺的時候，看着冰塊仍然漂流下去却是奇怪有趣。

我們又在大沙山脚下前進，所見的鳥類祇有鷹，野鷄，和烏鴉；野鴨和野鵝都沒有了。到傍晚小船上點了中國燈籠和油火把照着我們進行，直等夜深才停船。我亦有一個燈籠放在桌子傍邊，以便夜間作事。走盡沙灘，便是深密的黃蘆草。天氣

很冷，我們必得搭帳篷。但因為水流得急，我們在黑夜中看不清楚靠上岸的地方，

我吩咐一隻小船上前去將蘆草燃着。不久彷彿是全個河岸都着了火。我們前面布了一幅畫景。紅黃色的火光將河水照得如溶化的金子似的。小船和船夫被背後的火光照着，現出烏黑的影子。蘆草爆烈不息。我們將船停在一個未着火的地方。

十二月三日，我們經過一個地點，看見岸上有一個火號和騎馬的人，便走上去。他們是被哥薩克兵差來告訴我們說大隊在下游停住，離這裏不過幾日路程。

次日，水流得很急。我們的船極快地在浮冰中走過。我們時時擦過河岸，撞在岸邊的冰上。在卡牢爾我看見伊斯蘭巴同了一個白鬚的老人在岸上。他是我們一八九六年認識的朋友巴巴比。他穿了一件深藍外衣，戴了一頂皮帽。我們停

住船讓他上來。他很親熱地向我問候。不久便和我忠心的僕人在一起了。

塔里木河每秒鐘的水量還約有二千立方呎。但岸邊的冰塊漸漸地大起來，中間的水面愈來愈窄了。在一個淺的地方，我們的船駛過一根沒在水中的楊樹幹的時候，船頭完全露出水面然後嘩嘩地落下去。若不是因為後面的浮冰極猛地沖過來，那船定必攔住。

十二月七日是我們快樂的旅行的末一日。我們知道大隊是在揚基庫爾（Yangi-Kol）（新湖）停住。離那裏還有些路程，河面便完全凍着。三個伯克和一大隊騎兵在岸上隨着我們走，但我們祇許揚基庫爾的伯克上船。他笑嘻嘻地坐在我的帳篷前面，神氣是最快樂的。

河水直向東南流。左邊是一個草原，那裏有稀疏的楊樹和參差樹林。右邊是些極大的沙山，中間有淺的湖泊，河道有的地方很狹，因此船走過的時候，將兩邊的冰撞破發出很大的響聲。

瑟諾夫，尼亞斯，哈機，和法沮拉加入了其餘的騎馬的人們。到了黃昏的時候，我們又點着燈籠火把繼續前進，決定到那大隊駐紮的地方去。末後左岸上發現一個大野火，我們的大隊便在那裏了。

我們末一次下錨以後，趕快跑到岸上去蘇活那凍僵的四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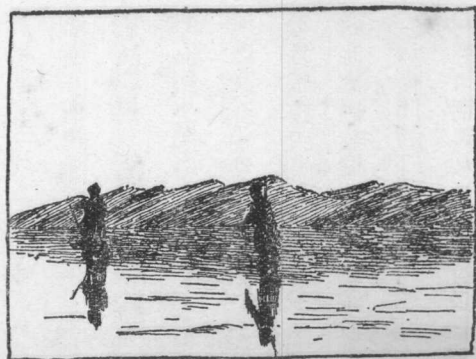
我將揚基庫爾當作大本營有半年的工夫。牠的地點很好，幾方面我們都有鄰居，離開庫爾勒城祇有三天的路程，南邊和西邊是那大沙漠。

次日早晨，我休息够了再查看我們的駱駝和馬匹以後，我們將兩隻小船移到一個庇蔭的小圓海灣裡。那處的水在冬日直凍到底，因此我們的船如同嵌在花崗岩床裏似的。從此以後，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一個郵差從喀什噶爾，帶到了

一大捆家鄉來的信件，所以我第一件事是寫回信，交給那信差帶去，我們在庫爾勒買了些食品，蠟燭，毛氈，布疋，和帆布等物。我給船夫雙份工資，并希望他們平安地到家。尼亞斯，哈機因為偷了物件被我辭退，我讓伊斯蘭巴當旅行隊長；士多巴和法沮拉看管駱駝；巴巴放鷹和管理馬匹，還有一個十六歲的小孩庫爾班（Kurban）當他的信差；一個羅布人奧得克去背回我們從鄰居那裏買來的水，木材，和畜食；哥薩克兵督察一切。因為色琴又識字又能寫，我所以教他觀察氣象。

自此以後，我們在揚基庫爾有一個很好的田場。我們用杆子和成把的蘆草，給我們八隻馬造了一間馬房。兩隻小船當作馬槽。我的帳篷是搭在陸地上，裏面裝了一個火爐。但另外又造了兩間蘆舍，地上鋪着草和毛氈。我所有的箱子都放在那裡。僕人們的帳篷和草舍，馬房，駱駝所馱的物件和木材，將我的房子圍起來成一個四方院子，中間長着一棵大楊樹。樹根邊一個火生着不熄。周圍我們鋪了一張席子預算客人可以坐着喝茶。那裏常可以聽見談笑和交易的聲音。除了同我們一船來的約爾達士，多甫拉特和哈姆拉和同大隊來的約爾巴以外，庫爾勒的伯克又送給我們兩隻特別好看靈敏的狼狗，名叫馬士卡（Mashka）和塔加（Tarka）。牠們的身材高大，毛色黃白，性情活潑，但却不慣受夜間的寒冷；所以我們給牠們做了兩件絨衣，牠們立刻成了我的愛物，睡在我的帳篷裏。等晚上我將牠們的絨衣包裹的時候，牠們十分地感激。和別的狗相比，牠們的身材好像是細弱些。但是牠們不久便稱雄起來，將附近的一切狗類當作奴隸。牠們爭鬪起來極其伶俐，很快地咬住對方的後腿，將牠們旋轉過來以後，立刻又放了，讓牠們在地上滾着曝曬。

夜間看守的人在帳篷和茅舍間來回地走，並且照顧加火，所以牠果然直到次年五月才滅。各處的人民都曉得我們的村莊。商人和旅行者從遠處來看這些怪物，而且和我們交易。那裏的羅布人稱我們的地方叫多拉·薩爾甘·由依（Tura-



我的兩個僕人在冰上走

Saqlan ni) (上帝所造的房屋)。我想這個名字等我們離開了好些年以後還會存在。但到我們動身的次年的春季，潮水將那河岸和我們所放棄的茅舍冲走，祇有我們臨時的城子的影像還存留着，但是這種影像日久也要消滅了。

我極盼望到西南方的沙漠中去，所以和當地的老年人討論了很久。有的人告訴我沙漠中埋沒着的古城和財寶的故事。我將塔克拉·馬坎地方的故事記得如何清楚呢！別的人不知道沙漠中藏着什麼祇知道那裏去是要死的。他們對於那神妙的荒地祇叫作『那個沙地』。

在用駱駝去穿過沙漠富有危險性的旅行出發以前，我決定先試着走幾日。河水現在都已凍着了。但是冰還是太薄，不足以載駱駝的重量。所以我們從這岸到那岸鑿了一道運河，用大船將駱駝運過去。哥薩克兵，幾個本地人，馬士卡和塔加和我們一同去。我們並不帶帳篷。我們查看了那凍得堅硬的湖泊巴錫庫爾和揚基庫爾，橫過牠們中間一個很大的三百呎高的沙岬。這兩個奇怪的支湖是很細長的（巴錫庫爾有十二呎長）。牠們都從東北向西南流，中間有三百呎高的沙堆隔開。牠們有小支流和塔里木河相連。在每個湖的西南頭常有一個很低的河灘。河灘那面又有一個如湖似的窪地，但是却没有水。我希望有了這些窪下的地方，可以不難經過沙漠了。

湖中的冰塊好比水晶似的透明，玻璃似的光亮。我們向深的地方一直望下去的時候，水似乎是藍色。我們看見黑背的大魚在海藻中游泳。色琴用兩柄刀給我做了一雙冰鞋。羅布人看見我在冰上畫着白的圓圈，很是高興。他們從來未見

過這種遊戲。

我回到多拉·薩爾甘·由依以後，有一天，一個本地人騎着馬飛奔到我們村中的院子裏來，交給我一封那有名的法國旅行家查理波樟（Charles E. Bonin）來的信。他住的村莊離我們北面祇有六哩路。我立刻騎着馬到他那裡去，將他帶到多拉·薩爾甘·由依一同很快樂地住了幾日。他穿了一件紅長褂，帶了一個紅耳護，形狀和一個進香的喇嘛似的。他非常和善而有學問，是在我全個旅行中所遇見獨一的歐洲人。除了他以外，亞洲最深的荒地中，祇有我一個歐洲人。

第三十五章 大沙漠中危險的旅行

十二月二十日，我動身作一個沙漠中的新旅行。這一次若是幸運不佳，結果或者和我們到極西的和闐河去旅行一般的不吉利。塔里木河岸上我們的大本營離開南邊的且末河約有一百八十哩。路上的沙山比塔克拉·馬坎的還高些。

我祇帶了四個僕人——伊斯蘭巴，土多巴，奧得克，和庫巴——七隻駱駝，一匹馬，和兩隻狗——約爾達士和多甫拉特。另有四隻駱駝，巴比巴和兩個羅布人組成一個小旅行隊隨着我們走，四日以後再回來。那四隻駱駝專馱着木柴和幾袋大冰塊。我們的七隻駱駝之中有三隻亦馱着水和木柴。其餘的馱着食品，林舖，儀器，和廚房用的器具等等。我因為不會帶帳篷，整個冬天都露宿在外邊。我們所帶的水和食物計算起來足夠支持二十日。若是橫過那沙漠得需二十日，我們將死亡了；因為在那處再不能希望得着一點水。

駱駝又都從渡船中過河，然後在右岸或西岸馱上馱子，由多土巴領着沿塔那巴格拉第 (Tana-barladi) 小湖前進。到了南頭，在那約有一呎厚的冰上，鑿了些洞，駱駝都末次喝足了水。

自從這一次停止以後，我們繼續進行經過塔那巴格拉第湖和西南面第一個乾涸的窪地中間的最初的低沙脊。沙漠中這些橢圓形沒有沙士的地點名叫『拜厄』 (Bayir)。我們經過的第一個『拜厄』的北面還長着蘆葦，所以駱駝不致於受餓。

次日我們經過四個『拜厄』。牠們的底下是鬆灰土。駱駝踏着陷下一尺多深。有風的時候，旅行隊四圍颳起一陣淺灰色的雲霧。領導的人是最難受，末後的人最為好些，因為駱駝走過在灰土上壓了一個堅實路道。所以我騎着馬在末

後壓隊，整日的工夫且鼓中充滿了銅鈴的聲音。

景物是和月球的面上一般的發死。既沒有一片風吹來的樹葉，又沒有一點動物的足跡。從未有人類到過這裏。風總是從東方吹來。我們東面被峻峭如山似的沙堆遮庇住。牠們如沙牆一般地伸出來有三十三度，但是向右去在每一個『拜厄』的西邊，沙山向風的斜坡漸漸地低下去。整個沙漠之中土質都是如此的。我們經過平的『拜厄』的時候，沒有什麼困難。惟獨那沙堆的峭坡使駱駝困乏。所以最大的問題是這一帶的『拜厄』伸出有多遠呢？從『拜厄』的南頭的每一個新的沙脊上，我們極望看見第二個『拜厄』。不論成功或失敗，一切都靠着那『拜厄』了。

我們在第四個『拜厄』的南頭駐紮。我們必得節省我們的木柴，晚上祇能用兩根生火，早晨祇能用一根了。夜間帳篷裏已經冷得可以穿皮衣，但早晨爬出去更是冷些。我的馬喝我洗過的水，所以我不敢用肥皂免得弄穢。

在第二個窪處，我們看見白色甚脆多孔的野駱駝骨。牠們在沙土中湮沒有多少年才因那沙堆的移動露現來去呀？

耶穌聖誕節前一日早晨，月光照着我們。空氣差不多很清爽。太陽升起來的時候，顏色有血一般地紅。那不毛的沙堆被日光照着，正同火山中噴出來的岩流似的。駱駝和人類的長的黑影照在地上。我吩咐巴巴同了援助的旅行隊回去。我的七隻駱駝因此馱得更重了。

我在先走。道路更爲艱難。沙土加多，『拜厄』的窪處漸漸地小了。從一個『拜厄』，我爬上了那彷彿是無窮的凸處，末後到了頂上，望見底下更高的沙堆中第二個『拜厄』。第十六個好像是一個黑的張着口的地獄洞口，四圍有一圈白鹽。我從鬆的沙土上滑下來，在底下等候着大隊。僕人們垂頭喪氣，想我們愈在沙漠中前進愈加艱難了。我們支搭帳篷住宿。那是聖誕節的前一夜，却沒有聖誕老人來拜訪。我們的水雖然足能支持十五日，木柴也够十一日，但覺的必須

節省地用，所以立刻捲着毛皮睡覺了。

聖誕節早晨，我們被一陣大風沙驚醒。沙土從所有的沙山頂上如黃羽毛似地旋轉起來。整個天地變成灰色。什麼都看不見。一切物件滿被沙土滲入。兩年半以後，我取出我的日記本以備修飾一下的時候，沙粒還從書頁中落出來。我的筆寫在紙上如同銼子似的。

我們看見一隻野鵝的骨骼。牠一定從印度飛來或飛到印度去的時候，因為疲乏落到地上死了。我們白天住的帳篷四圍盡是如山一般高的沙堆。天氣沉悶，使人要早早睡覺。

『拜厄』中間縱橫的沙脊長高了。牠們南面的坡向窪處低下去有三十三度。整個旅行隊滑下沙坡的時候。景緻頗為奇怪。駱駝脚步踏的極穩，帶着面上一層沙土溜下來牠們依然豎在僵硬排開的四條腿上。

我們還有兩袋半冰，但木柴差不多已經用完。末一根燒了以後，再不能溶化冰了。我們如在往常緊急的時候一般，將馱鞍犧牲，裏面的稻草分給駱駝吃，木架子當作柴火燒。

我們還沒有走到一半路程。但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們忽然得着出乎意料之外的鼓勵。我們爬了不少時候以後，終久到了一個沙脊頂上，望見第十三個『拜厄』和一點草黃色的東西。這是蘆草呀！沙漠中的植物呀！下一個『拜厄』中亦有蘆草，我們因為駱駝的原故，便住宿那裡，化了一整臺的冰給那有病的駱駝喝，使牠們的胃口可以好些。每一件事情豈不是都靠着牠們嗎？我們用蘆草生地火，因此可以省些木柴。

日落的景緻頗為美觀。襯着深紅色的背景，現出紫藍色的雲層，上邊是金光閃亮，下部是黃得和沙漠一班。海波浪似的曲折沙脊，在火焰通紅的傍晚天空中成爲一幅模糊素描的側面寫真。那寂寞寒冷的新夜黑暗中帶着閃爍的星光從東

方起來將沙漠遮住。

溫度降到冰點下六度。我在前面走領路，同時也可以取暖。前夜的美景都不見了。四圍盡是陰慘的荒野。風亦很大。在一個新的『拜厄』，我發現了一棵死的垂柳樹，用牠生了一個小火，一隻駱駝，已經疲乏，所以庫巴拉着牠在大隊後面走。但到天黑的時候，庫巴一個人前來。伊斯蘭和土多巴晚上去拿草給那隻疲乏的駱駝吃，看見牠已經張着嘴死了，但是身體還熱。土多巴哭了一會，因為他愛那隻駱駝。

我們又看見幾棵垂柳樹，而且在平地上掘了一口井。到四呎半深，便有水出來。水很可以喝，但出得不快。我們又將井掘深了些，水比較多些。每隻駱駝喝了六桶水。那個地方極爲動人，所以我們次日住了一天，看見了些狐狸和野兔的足跡。還有一隻差不多全黑的狼在沙山頂遁走不見了。每隻駱駝喝了十一桶水，便可以走十日路程，不用再喝了。

一八九九年末一日，我們走十四哩半路。這是在大沙漠中我們歷來所走的最長的路程。道路雖艱難，但那沒有沙土的窪處却幫助我們不少。我們在第三十八個『拜厄』支搭帳篷。太陽從浮雲中隱沒去了。次日再起來的時候，我在日記本上寫了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

我們剛走了八哩半路，沙漠又是荒蕪不毛。夜間下了雪。所以早晨我們醒過來的時候，沙山上滿覆着一層薄的薄片。颳的是南風。到下午起了真的大風雪。雪塊從黑雲中如同白花氈似的垂下來。我們不致於再有渴死的危險了。

在一棵垂柳樹邊駱駝又休息了一日。我們必得寬容牠們。牠們的日子實在是長。雪不住地地下着。我沒有帳篷。我躺在火邊念書，但因為雪花落在書面上，必得不住的抖我的書。到次日早晨，我們都被雪覆着。伊斯蘭用一把蘆草帚掃我的毛衣和氈子上的雪。溫度降到冰點下二十二度。我們坐在火邊洗面穿衣的時候，向着火的一面是八十六度。背後是水

點下二十二度。

我們又支搭帳篷。末一根木柴也燒了。我們凍得發僵了，便夢想到塔里木河岸上我們秋天所生的火。駱駝在早晨全是白的，如同大理石剛刻的一般，牠們呼吸出來的水氣，在鼻口下凍成冰條。那被雪覆着的沙山在當時透明的空氣中，作一種奇怪的藍色。

一月六日，我們看見西藏的極北山脈在南面很清顯地劃出來。我們住宿的地方很是困苦，所有的燃料都用盡了。不能再看見一些別的引火的物件。我的自來水筆內的墨水已經凍結，所以我必須用鉛筆作書。僕人們都擁擠在一團緊挨着睡覺，爲能多保持他們的體溫。

次日的旅行對於我們是適意的。我們走到一個地方，那裏有很多枯乾的死楊木在沙中豎立着。我們停留在這地方，生起一個够烤熟一頭象的大火。這些中空的樹幹被燒得扭曲爆炸並且裂開來。到了晚上，我們在地上挖掘幾個坑，先將燒紅的木炭填進去，再用沙蓋上。後來我們就睡在一塊背板上，和中國客店裏一般的溫暖。

一月八日的早晨，我允許我的同伴我們下次的地火將在且末河升起。他們對於我的話很懷疑，因爲乾的樹林已經到頭了。但是我們前進不遠，在向南的小白沙堆上，發現一條黑線。我的同伴要在初次的樹林中息下，但是我還向前進行。在天尚未昏黑之前，我們到了一個河岸。這河在那處有三百呎寬。冰凍的河面被雪覆着。那一夜我們欣賞一個燦爛的月光。穿過沙漠危險的旅行已經在二十日之內完成了。我們祇失去一隻駱駝。

又走了幾日，我們札駐在且末——一個五百戶的小城。我睡在從科巴來的我的好友托克塔麥特伯克(Toktanet Bek)的家裏。他年紀已經七十二歲，現在是那裏的首領。

休息了幾天，我起始向西作一個小旅行。我不會見過這地方接連沙漠的部份，但是比甫斯托夫和洛布羅斯啓（Robt Orovski）到那裏去過。在這次旅行中，這要算是獨一無二的地方不是我第一個去的。來往是一百二十哩的路程。我祇帶着奧特克，庫巴和一個從前曾被力特爾得爾僱傭的毛拉薩。我們有七匹馬，一隻狗約爾達士，食物，暖衣，但是沒有帳篷。

一月十六日，我們在新鮮寒冷的氣候中出發。有時馬蹄踏在光地上得得的走着，有時磨壓在雪地上咿啞的作聲。道路常常的夾在形如擁擠起來的刺蝟似的焚亂垂絲柳中間，便如走廊一樣。我們不時須停半個小時，生一個火來溫暖我們自己。

我們越過喀拉莫蘭（Kara-Muran）的乾河床和在山脚下很高地方的急流莫爾維河（Molia）我們遇見一個遊人帶着一條被狼咬傷得很利害的狗。一月二十二日，我們醒過來，身上滿蓋着雪。那時我們騎馬在一呎深的雪中走，很是困難。奧特克展開了一條毛氈護着我的頭。但是在晚間被雪壓下，我醒轉來，覺着臉上有一堆冰冷的東西。

我們來到幾處古代的遺跡，測量了一番。那些遺跡中有一座三十五呎高的塔。我們靠近了安得爾（Anbere），便走回且末那裏。我們必要忍受在水點下二十六度的溫度。

回到我們大本營的路程是很遠。最初沿着且末河走，後來渡過冰凍的河，再到了在兩旁的乾舊河床。夜間狼羣在我們的營帳外面嗥叫。我們必須好好的看守馬匹。我們的小團體自從毛拉薩加入以後，愈加堅固了。他在歸途的旅行中，始終替我們辦事。我們時時遇見老虎的足跡。

一次，一個牧童指給我們看一個既不是謨罕默德又非釋迦牟尼的奇怪的墓地。我們掘出了兩口樸素的楊木舊棺材。

在了一口棺材裏面，躺着一個臉色和羊皮紙似的白髮老人，身上的衣服都已裂成碎塊。還有一口裏是一個婦人。她的頭髮在背上用紅綠帶捆紮着。她穿了一件帶裙子的外衣，袖子緊貼着身體，頭上圍着一塊印花布，腳上穿着紅襪。那牧人告訴我們這樣墳墓在樹林裡很多。這些大概是俄國人的屍體。他們在一八二二年後從西伯利亞逃來。

在河岸旁有些周圍二十二呎半，高二三十呎的楊樹。它們的樹枝向四圍盤繞着像一個烏鱧魚的臂。我們離開且未之後，到了塔里木河的舊河床，名叫厄忒克·塔里木 (Etek-tarim)。河床上長着許多樹木。向西還有二百呎高的沙堆。以後我們沿着新塔里木河找着了較好的道路。

在杜刺爾 (Dural) 村北邊的一個樹林中，我們湊巧遇見一個從北面森格爾 (Singer) 地方來的獵駝者阿卜都拉希 (Abd-ur-Rahim)。他和他的兄弟馬來克·阿渾 (Malek ahun) 帶着他們的妹子和她的姪孫到杜刺爾 的一個伯克 那裏去。現在他們正回到對着戈壁沙漠的天山最前面的庫魯克塔 (Kunk-tash) (枯山) 家中的路上。他是全個沙漠中兩三個知道阿爾提米錫，布拉克 (Almish-bulak) (六十個泉) 的獵人的一個。幾年前他曾陪伴過俄國的旅行家科斯羅夫 (Kozloff) 到那地去。我下一個計畫便是經過羅布沙漠順便解決那個移動的羅布淖爾的問題。要經過沙漠沒有一個起點比阿爾特米錫·布拉克還要穩妥。阿卜都拉希和他的兄弟沒有異議和我一同去。我們商定了這次旅行我仍僱用他們的駱駝。

二月二十四日，我們進了我們自己的村莊土拉薩爾干尤。在這村莊幾里外面，我們遇見了色琴和兩個新來的哥薩克兵沙都爾 (Shagdur) 和瑟頓 (Cherdon)。這兩個人戴着高黑羊皮帽子，穿着深藍色的制服，和光亮的靴子，肩上掛着帶弔鉤的軍刀。他們在壯麗的西伯利亞馬上對我們行軍禮的時候，報告他們的行程。他們費了四個半月功夫，從外拜喀

勒(Transbaikalia)的赤塔(Chita)起身，經過迪化，焉耆和庫爾勒到這裏。

他們都是二十四歲，並且是喇嘛教徒，現在外拜喀勒的哥薩克軍中服務。我歡迎他們，並且希望他們能夠為我們服務。我預料他們的舉止定受非常的稱讚，他們像兩個正直的哥薩克人，是我用過最好的人中的兩個。

當我們騎馬進我們的村莊以後一會兒，我很驚奇地看見好像一隻老虎立在街的中心。但不全都是那樣危險。這老虎在幾天前被人打着了，隨後在這個地方凍得硬如石頭一般。我便剝了它的皮。

在我離開的時候，我們的村莊比從前發達了許多。有幾個新建的帳篷。一個俄國來的商人自己造了一所售賣織物，衣服，外套，帽子，靴子等等的商店。還有回教徒和哥薩克人在他的店裏開了一種俱樂部。他們聚在那裏吃茶談天。別的商人從庫車和庫爾勒運來茶，糖，茶壺，磁器和各種對於旅行隊有用的物件。鐵匠，木匠，成衣匠，在多拉薩爾由依開他們的舖子。那地已發展成爲全鄉聞名的商業區。那主要的大道亦分了一條灣曲的路到我們的村莊裏。

我們的動物班中又增加了兩隻新生的小狗，帶着黑白的斑點，和蓬鬆的毛衣。他們的名字叫馬林啟(Malenki)和馬爾契克(Malchik)他們的壽命比較我們所帶的別的狗長些。

馬匹和駱駝休息了以後，已經肥胖強健了。駱駝因爲在求偶的時期是半野不馴，所以必須拴着，免得踢人咬人。單峯駱駝特別的危險。它的嘴必須戴着籠頭，四隻腳用鏈子縛在鐵柱上。牠們的嘴的四圍帶着白沫儼如正預備「噴草」。(當駱駝發怒的時候，就將牠反芻的草噴出，飛沫四沾，污穢難聞，人不敢近)。

我們離開的時候，一隻駱駝起來很大的攪擾。一次，在晚上從牧場裏被驅逐進來的時候，牠忽然脫離牠的同伴跑走了。兩個看守人和一個哥薩克兵騎上了馬追趕牠。牠的足跡很是清楚。牠跑過了水凍的河，到了塔里木東方的沙漠，向

庫魯克塔前去。我們驚動了很多人去尋找。這個逃走的駱駝又跑下荒山，經過不毛的曠野，如風似的向庫車去。牠又從那裡回來，最後進了珠勒都斯（Yulduz）山谷。在那裏追蹤的人便尋不着牠的足跡。牠以後實在情形便沒有人知道，成了一件神密之事。一個鄰居聰明的老人告訴我們這種馴良的駱駝有時變成很痴癲的狀態，和那些野弟兄們一樣的易受驚嚇，這時牠若看見一個人便向沙漠逃去，整日夜跑着，好像被惡魔所纏繞牠似的，直到心房停止力竭而死。別人以為這駱駝在林中見了一隻老虎因此受驚嚇而瘋狂的。

我們所養的一隻野鵝比較好多了，因為牠自覺自重的如同一個警士在帳篷外面巡行。牠的同胞在印度息了四個月，成羣結隊的即將回來。在沒有到牠們祖先生長的地方安居以前，我們日夜聽見牠們在天空中呼鳴，互相活潑的談話。我們相信這些禽類中循着舊有的習慣，劃分草地的界限很是清楚，如同羅布士人劃分魚場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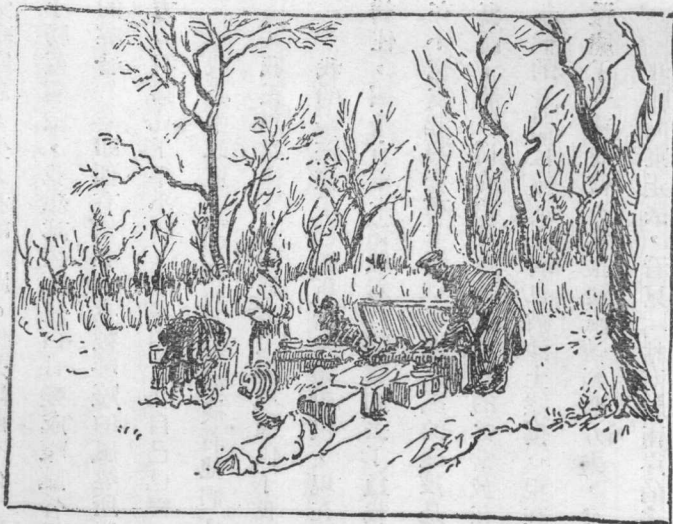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章 我們在羅布沙漠中發現了一個古城

三月五日，我們又將預備離開我們的大本營。這次我帶着哥薩克人瑟諾夫，一個駝夫法沮拉，兩個羅布人奧得克利達科害 (Khodai kulha)，和穆薩 (Mussa) 同帶着我們的幾匹馬的另一個羅布人這些馬如果受不住沙漠中的困苦，我們要將牠們送回來的，此外還有獵夫兄弟阿布拉布奧馬來克·阿渾騎了兩隻他們自己的駱駝，其餘六隻我也僱用了，又帶着六隻我們自己的駱駝和一些食料，兩個帳篷，與七個盛水的羊皮袋。從奧栖來的兩隻狗約爾達士和狼犬馬士卡也同着我們一齊走。

其餘的旅行隊留在大本營。巴比巴 (Pardi Pai) 很威武地直立在哥薩克人和回教徒中間。這是我見他的末一次。當我離開村莊十二日以後，他便死去了，葬在荒漠的山麓，揚基庫爾河岸的墓地上。

春日又到了。白天溫度升到五十五度，晚間也在三十二度以上。我們從孔雀河的厚水上渡過。在對方我們看見一行石塚和塔，表示古代會聯接西方和中國的路。

我們從荒蕪的平原向庫魯克塔山腳進行。這些淒涼嶢嶢的山帶着各種棕紫黃灰和紅的顏色，向東鋪展，最後走到極遠的沙漠中纔看不見。每隔一段長距離，我們遇見一個泉源。有一個在古班契克 (Kurban-chik) 的喉部是一百三十呎深。還有一個名叫布根都布拉克 (Bajenu-bulak)。當我每天早晨起來的時候，瑟諾夫一定將的小爐點着。但是今天在布根都布拉克，風將帳篷的布吹到爐管上去，一剎那間帳篷冒火焰了。我祇能救出我的可貴的記錄圖紙。這不幸的事使帳篷縮小了不少。我們盡力設法修補牠。



我們沿着乾河的河岸前進。四圍盡是荒野的土地，沒有一點植物。並且因為風颳的力量，地面高低不均成了奇怪的形狀。天空很清明，炎熱得不能忍受。

我們在東方地平線上看見一條棕黑色的線鋪張開來好像向天邊發展。

我的探險生涯

我們離開孔雀河和牠的森林。起初幾天，南方地平線上森林的黑帶，我們還可以望見，但是不久走到黃灰的沙漠地，便不見了。

這次旅行的一個目的就是測繪一千五百年前涸乾的古河床圖。孔雀河常在那地流過。這河床是科斯羅夫所發現，但是他因為沒有機會工作，僅指出了牠的位置。在一個從前中國道路上的營盤地方，我們向這乾河床的兩個彎曲處前進。在那裏我們給仍存留的遺蹟測量拍照。一個塔有二十六呎高，周圍一百〇二呎。那裏有一道帶四個門洞的大圓牆，和很多類壞房屋牆壁。從房頂上看去，有一塊曾作為坟墓的地方骷髏頭好像從牆洞鑽出來。

三月十二日溫度到七十度。除去我那隻灰馬以外，穆薩將所有的馬都帶回去。我將冬衣也差不多全交給他拿走，但是不久便懊悔了。

在營盤我們仍然尋着了活的楊木，但向東不遠樹林便稀鬆起來，餘下的樹幹和墓碑似的一般地立着。

『喀喇布蘭』(Kara-buran)！黑沙漠風來了！站住吧！』我們便慌張起來。我們的地位不可靠了，想找一個較妥當的駐所。第一陣狂風沿着地怒號。這裏看起來較比西南方平坦得多。我便向那方面移動一點。又有一陣狂風捲起了滿地的沙土。我急忙回來免得失去我的同伴。但是在鐘時刻暴風和彈子一般的射來，極猛烈地掃過地上乾熱的沙漠。我差不多氣塞窒息，失去我的歸路。但是以前不久，風會從背後吹來，所以我想趕快頂着風跑回來。飛沙擦傷了我的臉面。我用手臉蓋着臉，我想試從那使白日變成矇朧昏黑的烟障裏看出去，但是我看不見一點東西，聽不見呼喚的聲音。其餘一切的聲音——即便有鎗聲，也被呼嘯的風聲所阻住。我聚集我所有的力量和風奮鬥，但是必須時的站住，轉到順風的地方。我掙扎了半小時，然後相信我自已已經在旅行隊之前。各種足跡都湮沒了。

我心中想道：『假若我不立刻找着他們，狂風再繼續下去，我將絕望地迷路了』。

我正想站住，不意瑟諾夫湊巧握住了我，領我到大隊裏去。

我的帳篷柱子已經折斷成爲兩根，現在祇有一半可以用了。我的同伴很困難地將帳篷繫在一個小土山邊，用大繩牢縛住，四邊有重木箱堆着。駱駝卸去了負載，順着風的方向躺着。牠們的頸項和頭都平伸在地上。僕人們用外衣裹着擠在不能支起的篷布下面。在地上風的速度是每秒八十六呎，當然離地面十二呎得快兩倍了。風吹來的沙子穿過帳篷廳到裏面，將一切的物件掩蓋住。我的常常放在地上的床也看不見了。箱子上都蓋着一層黃灰色塵土。無論什麼都滿着沙。我們的身體發癢，皮膚也被沙土擦傷。現在一定不能生火預備一餐了。我們祇得吃麵包充飢。風終日終夜不息直到次日還颯了一些時候。當最後風轉到西方去，又回復了安靜以後，我們覺得很頭暈和久病初愈一般。

我們向東走去，看見『枯河』兩岸的多孔灰色的樹幹形狀如同樹乾屍一般。牠們不會被風沙所銷滅，這是很可奇怪

的。

三月十五日，我們離開河床向雅當布拉克（Yardang-bulak）泉源走去，路上常看見野駱駝的足跡。這是亞洲內部極邊的第三個區域，我遇見那些神聖的獸類——沙漠的主人。它們住在地球上人跡罕到的地方，差不多沒有受過傷害。瑟諾夫打死了一隻小的雌駱駝，牠的肉頗受歡迎，因為我們所存的一點肉已經壞了，並且那預備着一羣羊來到雅當布拉克和我們相遇的老羅布獵人啓耳基帕凡（Okirgüi Pavan）大概已在風沙中迷失道路了。

這些野駱駝成爲普通談話的資料。阿卜都·拉希已經獵狩這野獸有六年的功夫，一共打死了十三頭，因此可以推想牠們是很不容易捉着的。但是我們的領導人熟習它們的習慣如熟習馴駝的一般。這些野獸在夏日裏每八天喝一次水，但是在冬日祇要十四天一次。牠到泉源邊去和在沙洋中依着航海地圖行走一樣的有把握。牠能在十二哩外嗅到人味然後如風的跑了。牠遠遠地避開野火的烟霧，很久不敢走近繫過帳篷的地方。牠見了馴良的駱駝便逃走，但是不怕那些小駱駝，因為牠們未曾被人使用過，牠們的峯還沒有因馱載物件和鞍子改變形狀。牠祇在泉源邊飲水，並不滯留；在生長蘆葦的地方却最多住三天。在牠們求偶的時期，雄獸和瘋顛一般的爭鬥，勝者得着雌獸——有時竟有八頭之多，失敗者獨自垂頭喪氣。所有的雄獸都帶着可怕的痕跡，表示牠們愛情決鬥的結果。

我們離開了泉水，將七個滿裝着冰的羊皮袋和兩大束蘆葦馱在一頭駱駝背上，向東南走向庫魯克河（Kuruk-daria）的乾河去。阿卜都·拉希在前面走。忽然他從駱駝上很輕便地滑下來，招呼我們站住。瑟諾夫和我跟着他慢慢的潛行到一個小山後面的好地方。幾百步外臥着一頭暗色的雄駱駝正在咀嚼反芻的草，離他不遠有三頭雌駱駝臥着，還有兩頭雌的正在吃草。那雄獸向我們這邊伸出牠的脖子，張大牠的鼻孔，停住了咀嚼。牠忽然地起來四圍看了一看。牠已經嗅着

我們了。我用一個望遠鏡很清楚地看見牠們。我們放了一鎗。三頭僵臥着的雌駱駝和彈簧一般的起來。牠們全羣都一步一躍的跑開去。使那淡色的塵土在牠們身上旋轉。在一分鐘內，那羣野獸都圍成一個小圓點，向沙漠內部跑去。當時我們除去灰白的塵烟以外，看不見一點什麼。阿卜都拉希斷定的說他們將三天不站住。

過了一會，我們突然遇見一頭孤獨的雄駱駝。牠大概是疲困不堪。我們打了一鎗以後，牠跳起來好像有魔術似的不見了。

庫魯克乾河床現在大概有三百呎寬二十呎深。在兩岸我們找着成千成萬的介殼，陶器的碎片，石斧等等。各處還常有楊木矗立着。一次我們看見一個有花的帶釉的大陶器，和帶小圓耳的藍碎片。從前河中未有水的時候，一定有人賴住在岸上。

我們的飲料已經缺乏了。但是這地離阿爾提米錫布拉克 (Altmiş-bulak) 不遠。我們回到山脚去，走了很長一段路，從霧中看見黃色的葦田和深黑的柳樹林子。當旅行隊靠近水面的大浮冰息下以後，阿卜都拉希背着一枝來福鎗潛行到沙漠田的東邊，因為他在那裏曾經看見一羣和從前那羣一般多的駱駝——一頭深黑的雄駱駝和五頭幼的。我對於觀察這些神聖的野獸的生活和特性從來不會厭倦，所以我隨他一同去。但是我常憐恤那些駱駝，便默禱子彈不要射中牠們。當我們需要肉食的時候，也不能禁止打獵了，並且阿卜都拉希以獵駱駝為職業，當然是斲輪老手。風從那吃草的獸羣方面向我們這邊吹，所以牠們不能料到我們的埋伏。但是因為距離太遠，阿卜都拉希必需繞道走近到一個不能看見的範圍以內。那時我坐着拿望遠鏡看，留意那些尊貴的獸類的形狀和動作。牠們很安靜的吃草，時時抬起頭來細看地面。牠們雖然慢慢地咀嚼，但是很費力，所以葦梗在牠們的牙齒中磨擦的時候，我們可以聽見折裂的聲音。

當槍發了之後，這羣野獸頭朝着我們和閃電一般的快跑但是他們不久便突然轉身頂着風去了。其中一頭四歲的小雄駱駝不能再向前走，便跌倒在地上。當我們趕到的時候，牠還在咀嚼。牠想爬起來，但是因為乏力，又跌倒了。我們將牠宰殺，在牠的前峯中發現了一顆從前獵人打進去的子彈。

現在我們又有幾天肉可吃了。我們的駱駝必須在我們渡過再一個沙漠以前，休息一會。看牠們在草地上得意的情形，和在晚上站着咬冰是一件很可樂的事。泉水是鹹的，但是冰是甜的。到了晚上，有一羣八隻野駱駝前來飲水，不過很是微幸，因為牠們及時驚覺，如晚上的影子似的不見了。



駱駝在颶風成溝的深溝裏走着

我們在三月二十七日向西南前進，帶着所有充滿着水的羊皮袋和四頭馱着蘆草的阿卜都拉希的駱駝。他自己祇敢伴着我們走兩日的路程，就回家了。我們走了十八哩路，來到黃沙漠裏，因為遇着不息的東北風和東風，便陷入六呎到九呎深的溝壑裏面。我們在這低處行走的時候，土山阻住了我們兩邊的視線。有時我們也遇見泥土高梁。

這裏什麼生物的痕跡也看不見。但是第二日又看見了死樹林子和灰色多孔被沙擊剝的樹幹。有些溝裏風將介殼吹在一起，我們走過的時候，沙沙作響和秋天的乾葉一樣。

瑟諾夫和奧得克向前走，去尋找這西南和南南西向非常的溝裏駱駝最可走的路途。下午三點鐘他們忽然停住。我疑惑他們又看見野駱駝了，但是這次有點事情十分不同，並且是很有注意的價值。

他們立在一個小山頂上，在那處他們發見了幾所木屋的遺跡。

我吩咐大家止步。當旅行隊休息的時候，我測量了三座房屋。這些窗子保持現在的位置已經有多久了呢？即是我所不知道的。這些房子座落在小山上約有八九呎高。顯然他們從前是在平地上。風力將四圍的土地蝕去，這些房屋便保護着他們底下的泥土。

經過一番倉促的考查，發現了幾枚中國銅錢，幾把鐵斧；幾個木頭的雕刻是代表一個人握着一根長矛，一個人拿着一個環，還有兩個人手裏拿着荷花。我們祇帶着一把鏟子，但是不息的工作。

在東南方很遠的地方以外有一座泥土的塔。我同了瑟諾夫和阿卜都拉希向那裏去。在這塔頂上我們又辨識了三座別的塔。我們現在還不能決定他們是爲防衛或者是戰時舉行烽火的，或者是有什麼宗教的意味和印度的「斯圖拍斯」（Stupas）一般。

當我們到帳篷以前，天已經漆黑，但是法沮拉生好了一個野火。

次日我很抱遺憾地離開這有趣的地方。我們不能再停留了，因爲熱天已經接近，我們的羊皮袋在我們白天進行的時候不住地滴下水來。

我給阿卜都拉希很多的報酬以後，將他辭退了。我差僕人科達·科拉帶着兩頭駱駝，所有的木頭雕刻品和我們所發現的別的東西回到大本營去。我同着瑟諾夫，法沮拉與奧得克，四頭駱駝，一匹馬和四隻狗經過沙漠繼續向南走了十二哩路之後。來到一個有幾棵活楊樹的凹地。我想附近地下一定有泉源了！我們定要掘一口井！但鏟子在那裏呢？奧得克迅速地自認道「忘在那遺跡的地方了，我願意立刻跑回去找來。」但我很替他憂愁，不過這鏟子是我們生死關頭。這事情

不是沒有危險性的，尤其是起大風的時候。

『假若你尋不着我們的足跡，就向南或者西南走，然後你一定可以到喀喇科善湖 (kara-koshun) 』。

他息了幾個鐘頭。當他半夜動身的時候，我借給他我騎的馬。他們都渴飽了水。

當奧得克在黑暗中動身了兩個小時以後，狂風從東邊起來了。我希望他立刻回到我們這裏來，但是到了天亮還沒聽得他的消息。我們便向西南走去。因為有烈風，天氣熱得比較平常好受些。

經過了一帶的小山，我們在從前駐紮的不毛的荒野中找着了幾塊木頭。人人却很驚奇地看見奧得克除去馬以外，還帶着一把錘子平安地回到那裡了。這是他的故事：

他在狂風中失去我們的足跡，迷失了路，忽然遇見一座泥塔，離那塔不遠地方，發現了幾處房屋的殘蹟。那裏有雕刻美麗的木板半埋在沙中。他將找着的古錢和一些雕刻品都帶了回來。他經過一番找尋以後，我們的營帳和錘子也看見了。他想將木板放在馬上，但是因為馬受了驚嚇把馱負的東西甩下來，然後奧得克自己背了牠們到我們遺留錘子的地方。他不能再背這些重木板。當牠們重新放上馬背上的時候，牠掙脫了，費了很大的力量纔拉住牠。因此奧得克慣下了牠的俘虜品，騎上了馬回到我們的新駐地來。

所以除去我所看見的以外，還有很多的遺蹟了！我第一叫奧得克去拿木板回來。這個工作在我們預備動身以前，他已經完成了。我看了這些雕刻精巧的蝠捲及葉狀花紋眼花都繚亂了。我聽奧得克說那裏還有很多的，雖然他祇能拿兩個樣子來。我打算回去，但是何等的愚蠢呀！我們祇有够兩天的飲料。所有旅行的計畫都要擾亂了。我明年冬天必定回到沙漠去！奧得克担任領導我到他發現木板的地方去。他忘記了錘子是何等的幸運呢！不然我決不能回到那古城，實現這

好像有定數似的重要發現，使亞洲中部的古代史上得着不會料到的新光明。

但是我們現在必須思索如何拯救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牲口。我們急速地向南進行，一會兒經過了泥土，一會兒上了二十呎高的小山。我赤着腳走。太陽自然曬得地上發熱，但是在沙上駱駝的足跡處是涼的。晚上我們住宿的時候，給每隻駱駝一桶水和最後的一袋草。牠們已經有五日後不曾喝水了。我們自己現在祇有一天的水，並且因為接觸過羊皮的原故，氣味很為惡劣。

次日我先向前走。我們料想這地距喀喇科善湖三十八哩路。我上了一座沙山，用望遠鏡仔細查看。遠方除去低的沙山以外，沒有別的。但是那在東南閃耀的是什麼呢？是水或鹽田上的蜃樓？

我趕快地到那處去。這是純潔乾淨的水，雖有一點觸鼻的味道，但是足可以吃。看着駱駝渴水是一件快樂的事！但是我們還要為牠們尋草場並且為我們自己尋點食料。我們現在所餘剩的祇是一袋米和一點茶葉。

我們沿河岸前行，四月二日到了喀喇科善湖（羅布淖爾），從這裏向南看可以望見一片蘆葦叢生的地從東方伸張到西南。這裏的水是全然甜的了。野的鵝，鴨和天鵝在那裏游泳，但是因為離岸太遠不能射中牠們。

第二日的時間專供人畜休息同放場。清涼的東北風一陣陣地吹着。我願上湖裡去洗淨我身上的沙土的心很是堅決。但是船在那裏呢？我們祇可自己造一隻船罷。我們的慾望是有價值的。有志者事竟成。我和瑟諾夫和奧得克向東北走得很遠。那地既沒有樹又沒飄來的木頭。但是我們帶了羊皮和駝鞍上用的木架。

我們到了一個長山嘴的地方站住。奧得克將羊皮展開來，等到牠們堅硬得和鼓面一般。我們用繩子將架子縛在一起，做了一個框架，把羊皮綁在下面。東北風很平穩的吹着。我們可以飄過一片寬的地方到駐地那裏去，我應能夠測出

一串深度。太陽是很熱。我們如能得到涼快的地方就好了。當瑟諾夫坐上之後，這浮飄物差不多要倒轉來。我們坐在邊上，將腳在水裏蕩着。風在背後吹送我們離開了岸。起泡沫的波紋滾滾的過去。當浪花濺起和我們帽子一般高的時候，我們上衣都濕了。我測量出來最深的地方不過十二呎。野鵝和天鵝很吵嚷的鼓翼起來。野鴨靠近水面飛行。牠們臂翅的尖端都碰着了水浪。這個旅行用了兩個半小時。我們的帳篷模糊的現出來覺得很大。我們因為怕冷，急願到岸上去。當後來奧得克在駐地遇見我們的時候，我們的身體僵硬得不能走到火邊去。我是半死了，發抖得很利害。飲了幾杯熱茶上床睡覺之後，體溫纔回復過來。

天空，地面和湖水在日落的時候都充滿了奇異的色彩。猩紅色的太陽光照在沙山上，但是當時下面向西南疾飛的塵雲透出暗紅火燄色。這是個很奇怪簡直是可怕的景緻。湖是藍黑色，我們的白帽受了日光的反射變成紫色。但是波浪很利害的打到岸上來，使我們不能不將帳篷更向裏移。



第三十七章 我們在塔里木支河上的最後幾個星期

我們沿着荒涼的岸上走了兩日多，不見一個人跡。我們缺乏一切東西實在覺得餓。在第二日晚上看見南邊有一股輕煙。奧得克快得像岸上的蜥蜴水裏的魚一般地前進，游過長着蘆葦的湖去，帶了八個漁人，三隻野鵝，四十個鵝蛋，魚，麪粉，米和麪包回來。我們飢餓的危險已過去了。

在庫木察普干 (Kum-chapgan) 我們遇見了些舊朋友。昆奇干伯克已經死了，但是他的兒子托克塔·阿渾 (Tokta Ahun) 當了我們的一個信實僕人。我們將四隻駱駝和一匹馬託付紐麥特伯克看管，帶他們到米蘭 (Miran) 地方的草場去。不久我們有一個旅行隊到西藏去的時候，會到那裏向他要這些牲口。

我同了瑟諾夫，法沮拉，和奧得克坐着小艇回到大本營。但是在那以前，我很快地坐着小艇上喀喇科善游玩了一次。這些湖沼或者濕地較比我四年前來游歷的時候更多長了些蘆葦。最深的地方還不到十七呎。我們掠過一片大曠地，在那裏參演了一段插話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隻死鵝靠着葦邊躺在水上，牠的老伴在旁邊浮游着。我的船夫把槳在水中剝動，船如箭一般向鵝那裏駛過去。牠並不起來祇藉着翼的幫助加快的游泳。牠到了蘆葦的邊上，用力穿過乾的梗子，但是不能再鼓翼了。一個羅布人跳到水裏跟在牠後面游泳。牠沒到水裏去，因為有蘆葦，又在原來的地方升起來。羅布人猛然撲下捉着牠，扭住牠的領子。一切的事情共用不了一分鐘。這隻鵝不能捨棄牠的死伴，這是唯一的辦法可解除牠的痛苦，牠的死我反覺得安慰。

塔里木河下游北面有一個新的支流瑟基·沙普干 (Shirge-chapgan)。我決定要去畫那支流的圖，記錄牠的面積，

但是這裏沒有船。我們的四頭駱駝還不會動身，所以將牠們一對一對的駕在我們的兩隻小船前面，拉着小船在岸上走，到那新的河流那裏去。

我們繼續向北前進，經過新的水道湖澤。有一日，在塔里木河我們遇見瑟頓。他帶了我們的三十五匹馬，六匹驢子，五隻狗，隨從人和食料向西藏北部的山間去。我們的幾個小旅行隊預定在曼達立克 (Mandarik) 山谷相遇。

我們大本營中一切都佈置整齊。駁艇已經預備好。我用木頭和毯子將船前面甲板上我的帳篷改成了一個小艙。我們有很多事要做。我們的大本營真變成了羅布鄉村中的都城。鄉人將他們的爭端和到法庭似的來告訴我們，我們便執行，裁判的職務。

我們其餘的駱駝現在動身向西藏北部的集會場所去。瑟諾夫，伊斯蘭巴，士多巴，和科達科拉騎了馬。約爾達士是隨從他們的狗中之一。牠的身體兩邊雖已經受了野豬咬的重傷，但是等經過沙漠到了山嶺腳下，所有的狗都死去，惟獨牠還活着。

那個旅行隊動身的時候，景緻却是好看。銅鈴釘鑼地響着，大隊便經過了稀疏的樹林出發。自此以後多拉薩爾干由依便荒涼了。所有的工人和商人都束好貨物動身了。祇幾隻烏鴉在空中地咕咕地叫，廚房裏最後的炊烟還噴着。

我惟一的忠心的同伴，哥薩克人色琴和沙都爾仍然跟着我。我同了他們和四個新羅布人在五月十九日離開這裏的大本營，永遠不再回來了。當船隻順着水流向塔里木河下去，繼續已經中斷半年之久水道行的時候，那個地方全部的人民聚在河岸歡迎我們。

我們停住一些時考察河的右岸的湖澤。我測量了在兩湖間的一座沙山，高出河面二百九十三呎。附近別的沙山大約

更高四五十呎。羅布人時常在河流和湖澤相通的水中築堤，使魚類關在裡面，水便變成微鹽，魚更是適口。牠們都捉在一個六十尋長的大魚網裡，網用兩隻小艇拖走。

過了幾天，我們的老友，獵人啓耳基帕凡到船上來。他召集了些人和一隊小船幫助我們渡過新湖澤。蘆葦生長得很密，我們在前進行之先，必須放火燒掉牠們。

五月二十五日，我們在柏格立克科爾（Bergelick）——塔里木河右岸的大湖之一——作了一個奇異的旅行。我們有兩隻小艇，一隻載着沙都爾和兩個船夫，一隻載着啓耳基帕凡，別的搖槳人和我自己。那日風浪皆無，水平如鏡，沙山的倒影和原來一樣清楚。我們向南搖划，測量了三個小時。太陽晒得很熱所以我們須在衣服上洒水使身體涼爽。

在晚上我們到了西岸的中間休息了一會，然後啓耳基帕凡指着在湖岸上的沙山脊，很喪沮地說：『喀刺布蘭』（黑風）。

全部的沙山上升起黑斑紋和橙色的雲，不久便成爲一幅。我們的船夫願意在我們現在的地方過夜，但是我必須回到大船上去上天文表的發條。

『又在湖中拚命地搖槳了！』

我們只要能夠到了河口，便可以逃出危險了。但是爲要到那裏去我們非得經過一個向西伸出的海灣口。

這裏空氣仍然平靜。湖面如玻璃一般。船夫跪着，槳灣曲如弓似的。若使槳不折斷，我們便可以逃出這狂風。否則兩分鐘內船裏充滿了水，我們將不能泅到河岸上去了。

啓耳基帕凡憂悶地喊道：『呀，阿拉！』（啊，上帝！）旋轉的黑沙被暴風颳起過湖的時候，他又說道：『現在已

『到了沙山了。』

過了片刻，沙山和整個東岸都在沙塵中不見了。

我們聽見遠方有一陣隆隆的聲音，很快地逼近來，變成震耳的吼聲。狂風已經到湖上。第一陣風勢吹到我們了。

啟耳基喊道：『搖，搖，一位神靈在此！』

我們的速率加增了。小艇如刀一般地將湖水分開。水在船頭上唧唧地起泡沫。我們坐在船中很爲着急。這地離北岸還有一哩路但是不到一分鐘北岸和西岸都被霧包住了。

片刻之間，暴風來到，很猛烈地打擊我們。假若我們不如期轉過來順着風進行，我們的船一定要傾覆了。

波濤很快地湧起來。浪紋上有唧唧的泡沫，牠船隻上下地掀動。一陣一陣的浪波向我們打過來。我們好似坐在木桶中，水隨着我們船的傾簸前後的飛濺。啟耳基試擇波浪安穩處將船駕駛到其中。我所看見的祇有我們的船隻和差不多成爲黑色的最近的白波浪。其餘一切都在濃霧中完全隱沒了。我們四圍都是黑暗而奇異。夜間將到了。我收起我的剖記本和儀器，預備脫去衣服。再有幾個波浪便足以使我們沈沒。小艇的長而直的船沿在水面上不到兩吋了。

但是忽然遇見了一個奇事。波濤變得很小，顛搖也停止了。啊哈！靠近船右邊的地方發現了一些黑暗的東西。那是在北岸突出的一塊地方的一棵垂柳——一個天然的浪隄！我們得救了！我們上岸將艇中的水倒出去，然後繼續在河中進行。但是天色已漆黑，蘆葦打着我們的臉。我們在暗中摸索了不少時候，看見一個閃動的野火，不久便回到大船上

了。

我們被潮流推送着前進。啟耳基帕凡拿了他的手杖坐在我的辦公桌前面，說些源源不竭的趣事奇聞。空中的魔鬼

又平靜了。四外滿佈着沉寂。有一艘小艇很快地走近，沿着我們的船停住。我聽見船板上有很快的脚步聲。從喀什噶爾來的信差穆薩走到我的桌邊，放下一大束從我家鄉寄來的信件，報紙和書籍。那天晚上我躺着一直看到三點鐘。

以後幾日我們常被風浪耽擱，祇能在風勢稍息的夜間前進。這幾次拿火把的人坐着小艇在我們面前進行。

我們又突然遇見一個信差。他祇帶着一封從帕特老斯啓來的信。這定必是緊要的事。塔什干的總督吩咐兩個哥薩克人，色琴和瑟諾夫，回到喀什噶爾去，因為俄國與亞細亞的交界地方起了亂事。瑟諾夫正在西藏北部，非等他回到我的帳篷來不能辦什麼事。我所以遣一個信差去呼他。

在車格里克尤（Chegelik-ai），一個釣魚的地方，我們必須捨去我們的大船，因為水道太淺容牠不下。我們造了兩艘小船。每艘是用三隻小艇上面鋪着一個平台。平台上我們造了一個架子，用氈子蓋着。我住在一個平台裏，其餘的一個成爲色琴和沙都爾的寓所。同時我在大船艙內沖洗我前幾個星期所照的乾片。這艘船已經在河中駛行了九百哩實在盡了好的工作。我將牠給了那地的土人讓他們去用。

新船是容易駕駛。但是有風浪的時候，我們得不息的將船中的水庫出。我們終久達到阿布達爾，一個老的釣魚的鄉村，這是我們水上旅行的終點。

過了不多幾日，瑟諾夫，土多巴，和穆拉薩帶了四隻駱駝，十四馬來到，將我和我所有的行李送到我們山的中新大營。牲口必須休息幾日，我們纔能動身。天氣熱得可怕，在蔭處的溫度升到一百〇四度以上。空中全是凶殘的牛蠅。這些是駱駝和馬羣的勁敵。若使牲口白天放出去吃草，一定要被幾萬的牛蠅圍住，吮牠們的血，咬傷牠們。因此太陽升起以後，牠們必須關在茅屋裏，等日落了，在河中洗完澡，然後許整夜地在外面。有一夜，我們的駱駝失蹤了。從足跡上

看來，很顯明牠們是跑到山中躲避牛蠅去了。土多巴騎上一匹馬將牠們追回來。牛蠅也攪擾我們。從一間茅屋走到別的一間去是和在槍林彈雨中一般的危險。我們渴望新鮮的高原空氣。

六月三十日晚上五點鐘，我餘下的行李都駝在四隻駱駝和兩匹馬上。當時我們有十四匹馬。駱駝正在裝載的時候，每隻旁邊站着四個人專打牛蠅。一切都預備好，旅行隊便向前進行。沙都爾管理那幾隻還活着的狗馬士卡，約爾達士和兩隻小狗馬林啓與馬爾契克。我們吩咐土多巴將大隊帶到喀喇科善南岸一個地方，那裏有向東南到山間最近的泉源的道路。我們在岸上到那裏去須費整夜工夫。我寧願坐小船走這段路，因此當駱駝隊在曙光中出發以後，祇有色琴，瑟諾夫和幾個我們最後的本地朋友在一起。

哥薩克人將我所寫的信件帶走，因為他們的優美工作，我給他們重大的報酬。和我們作末一次握別以後，他們上了馬，在沙塵中不見了，帶着他們的小旅行隊經過且末與和闐到喀什噶爾去。我覺得在亞洲中部形隻影單，從未帶一個僕人，除去我口袋中所有的以外，沒有別的行囊。因此我當哥薩克人離開以後，不曾停留片刻，便和阿布達爾人告別，坐在等着我的一隻小艇中，兩個羅布人很快的將艇向河的下流搖去。有月光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兩岸。但過了片刻，月光下去了，河流成爲多蘆葦的卑地，天色漆黑。我不解這些船夫如何尋找他們的路途。他們也不談話，祇毫不猶豫地向目的地搖划。星光在流動的水上閃耀。時間慢慢地過去。船繼續不息地向前進行。我時時思睡，但終不得安眠。我在塔里木河上這末一次的旅行因此是最爲刺激了。

當船夫到了岸邊說這是會集的地方的時候，天色還是黑暗。我們走上岸去休息着。過了一會，聽見遠方有一陣吶喊的聲音。這是沙都爾和馬匹到了。我們生起一個火，預備茶用早餐。

黎明的時候，我們看見士多巴帶了駱駝來到。他祇招呼我們說：『薩拉姆，阿勒庫木』(Salam Aleikum)却毫不停留地前去了。我們和船隻告別，上了馬跟着他的足跡進行。

太陽升起了。荒野中滿佈着光彩和熱氣。薄薄的紫雲帶着流金綠邊在地平線上飄浮。西藏最外部的山脈界在沙漠上，看過去很像一件輪廓清楚的上衣襯在淺色幕裏。成千整萬的牛蠅醒過來飛過我們，發出和彈子一般的嘯聲，帶着牠們吸來的血，在日光中照着如同紅寶石似的。

在我們第一個住紮的地方當格力克(Dablik)，那處已經高出湖面六百五十呎，沒有人跡，但是我們給駱駝和馬匹找了一個泉源和牧場。